目录

目录
《异形大战电锯人》
序 拉开序幕
第一章 你是谁？
第二章 血腥暴力
第三章 失踪人口
第四章 增员
第五章 第一战
第六章 操你妈
第七章 吉田宽文，死亡
第八章 百异斩
第九章 血腥派对
第十章 异形女皇
第十一章 江之岛？
第十二章 许愿
第十三章 梦醒时刻
第十四章 决战
第十五章 电锯人·性爱篇
第十六章 完美的结局
《离歌》
《一封情书》
1
2
3
4
5
6
7
8
9
《顶楼》

《异形大战电锯人》

序 拉開序幕

東京郊外的夜空被一道刺目的光芒撕裂，彷彿天穹被無形的巨手生生撕開了一道裂縫。那光芒如同流星般墜落，卻遠比流星更加龐大、更加詭異。它的軌跡劃破夜幕，拖曳著灼熱的餘燼，帶著低沉的轟鳴聲，如一顆即將降臨地獄的隕星，最終消失在遠方那片黑暗無垠的森林之中。

森林深處，原本死寂的夜色被徹底撕碎。猛烈的衝擊掀翻大片樹木，枯枝斷裂，彷彿無形的巨獸踐踏過大地。震耳欲聾的巨響傳遍四方，地面震顫，如同大地在為這突如其來的入侵而顫抖。煙塵翻湧，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焦糊氣味，金屬灼燒的刺鼻氣息混合著某種陌生的、令人不安的腥甜味，悄無聲息地瀰漫開來。鳥獸驚恐地四散奔逃，唯有那深邃的墜落坑洞中，潛伏著某種未知的危險。

與此同時，市中心，電次的公寓裡。

昏黃的燈光灑在凌亂的床單上，窗外的霓虹將東京的夜色渲染成一片朦朧的曖昧。城市的喧囂被隔絕在玻璃之外，房間裡只剩下兩人的呼吸交錯，氣氛在無形中逐漸升溫。

躺在床上，在一位粉色頭髮女子之下的，是一名金髮男子——早川電次。

他有著一頭微微凌亂的金髮，琥珀色的瞳孔在燈光下泛著某種野性的不羈，像流浪街頭的野狗，又像隨時準備躍上戰場的獵食者。他的五官略顯稚氣，卻因常年戰鬥而帶上了一絲冷厲，嘴角總掛著一抹帶著痞氣的笑意，似乎天生就不屑於服從任何規則。雖然身材算不上魁梧，但每一寸肌肉都蘊藏著驚人的爆發力，宛如一把時刻準備撕裂敵人的電鋸。不同於公安那些訓練有素、面無表情的職業殺手，他更像是一個在血與火中野蠻生長的戰士，狂放、莽撞，卻又無可匹敵。無論面對什麼敵人，他總能用那把吱吱作響的電鋸，伴隨著漫天血霧，在屍骸中殺出一條生路。

然而，此刻的他，卻少了平日裡的瘋狂與魯莽，整個人微微靠在床頭，眼神裡透著一絲難得的迷離與安寧。三天前，他剛剛經歷了一場足以改變命運的戰鬥——他成功殺死了附身在早川秋身上的槍之惡魔。那是一場死戰，一場他幾乎賭上一切的搏鬥，而最終，他不僅讓秋從死亡的深淵中歸來，還通過某種神秘的法術將秋身上的詛咒徹底驅離，讓他真正意義上復活。或許是命運的某種玩笑，在這場戰鬥之後，秋給了他和帕瓦一個前所未有的「懲罰」——讓他們改姓「早川」，正式成為他的弟弟和妹妹。

面對這個「新身份」，電次本來是極度抗拒的，直到秋冷漠地甩出了一句：「一個月早餐自己解決。」這句話比任何惡魔都可怕，最終，他不得不妥協，和帕瓦一起改名為「早川電次」與「早川帕瓦」。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以至於他甚至來不及細想自己的人生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更離譜的是，就在前天，他迎來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個值得慶祝的18歲生日——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成年日。雖然這個生日是在一群魔人、惡魔獵人，一個女性惡魔以及一個剛剛復活的「新哥哥」注視下度過的，但那天的蛋糕，確實是他人生中最甜的東西之

一。

而和他一起踏入這個全新生活的，還有他的「妹妹」——早川帕瓦。

帕瓦，血之魔人，生理年齡大約17歲，個性張揚，脾氣暴躁，總是大喊大叫，時不時就要向身邊的人炫耀自己的強大。她能夠從自身的血液中製造武器，也能操控他人的血液流動，戰鬥風格詭異而殘忍，像一頭嗜血的野獸。在槍之惡魔倒下之後，她的身份發生了變化——她不再只是公安的魔人，而是真正成為了「早川家」的一員，名義上是秋的妹妹。

然而，和電次相比，帕瓦的適應能力似乎更加離譜，她完全沒有任何排斥，甚至對自己「成為人類家族的一員」這件事沾沾自喜。她理直氣壯地住進了秋的家，霸佔冰箱裡的所有食物，每天嚷嚷著要吃肉，要喝牛奶，然後理所當然地和電次一起蹭秋的早飯。她的日常生活十分規律——上班、下班、吃飯，然後在夜晚聆聽著秋和姬野的各種「奇怪動靜」入眠。儘管她嘴上總是嫌棄地抱怨這對男女每天都在「搞一些噁心的人類行為」，但她卻從未真正離開過，反而像是家裡的一隻大型寵物一樣，死死賴著不走。

就這樣，電次和帕瓦，一個新晉「弟弟」，一個新晉「妹妹」，在一個意料之外的家庭裡，和秋一起繼續他們混亂而又充滿變數的生活。

早川秋，27歲，東京公安對魔特異4課的資深惡魔獵人，早川電次與早川帕瓦的「哥哥」，姬野的戀人，同時也是一名沉穩而冷酷的戰士。常年與惡魔戰鬥的經歷，讓他養成了嚴謹、克制的性格，但在那副冷漠的外表之下，卻藏著比誰都要熾烈的情感。他曾是一名只為復仇而活的人，但命運的齒輪讓他一次次踏入地獄，又一次次被人拉回，他最終學會了珍惜眼前的一切，即便那份溫存可能隨時會在血雨腥風中消失。

秋的外貌帶著一股獨特的成熟氣質，身材修長，輪廓冷峻，腦後梳有一個髮髻，是他多年養成的標誌性造型。無論是執行任務還是日常生活，他總是一絲不苟，襯衫鈕扣扣到最上面，領帶從不歪斜，整個人像是一把被仔細磨礪過的刀，鋒利而內斂。他比電次多了三年的實戰經驗，在公安內部是出了名的狠角色，能冷靜地分析戰局，在生死之間找到一線生機，並且毫不猶豫地痛下殺手。

早年間，他曾與狐狸惡魔簽訂契約，通過供奉自己的血液來召喚狐狸惡魔的頭部吞噬敵人，同時，他還與詛咒惡魔簽訂契約，以折斷指間的釘子為代價施加致命的詛咒。然而，黑道槍擊事件後，他與狐狸惡魔的契約失效，失去了這張強大的王牌。命運卻並未放過他，在一系列血腥殘酷的戰鬥之後，他最終與未來惡魔簽訂了契約，代價是未來惡魔要「住」進他的右眼，以此換取能夠預見自己死亡方式的能力。這種能力雖然殘酷，但也讓他在戰鬥中變得更加強大，能夠提前規避致命一擊，甚至改變自己即將到來的死亡。

然而，最讓秋的人生發生巨大轉變的，並不是這些惡魔契約，而是

地獄之行，和被槍之惡魔附身，成為魔人。那場災難，讓他親身體驗了真正意義上的「死亡」——被槍之惡魔控制、失去自我意識、親手殺死同伴……他從未想過自己會墮落成那副模樣，甚至一度以為自己將徹底埋葬在那片地獄般的戰場裡。然而，就在他失去意識的最後一刻，瑪奇瑪出現在他面前，將他從絕望的深淵中拉了回來，一同拉回來的還有兩條手臂。他從地獄歸來，帶著深深的創傷，內心也不再僅僅是復仇，而是想要抓住僅存的美好，不再輕易放手。

與他一同歸來的，還有姬野——他的老搭檔，亦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從公安訓練所畢業後，秋便與姬野搭檔了整整三年，在無數次生死交錯的任務中，兩人培養出了難以言喻的默契。姬野一向豁達直率，從不掩飾自己對秋的感情，而秋則始終對這份情感保持著逃避的態度。她曾在黑道槍戰中犧牲，離開得猝不及防，但即便如此，她依舊是秋心中最放不下的人。

直到地獄之行，他親身經歷了真正意義上的「死亡」，也在絕望的深淵中意識到，自己從未能真正放下這個女人。失去她的那些日子裡，他無數次回想起她的笑容、她的聲音，甚至是她的調侃與訓斥。死亡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有些感情無論如何都無法抹去，而他已然失去過一次，無法接受再一次錯過。

秋復活後，電次似乎察覺到了他的心思，開始四處想辦法，最終——不知用了何種詭異的方法——真的讓姬野復活了。那一天，當秋再一次看到那個熟悉的身影站在他面前，看到她勾著嘴角、吊兒郎當地叼著煙，彷彿一切從未改變時，他才終於確信，自己真的被命運眷顧了一次。

瑪奇瑪當著眾人的面，帶著一貫玩味的微笑，語氣輕快地送上了祝福：

「有情人終成眷屬啊。」

秋沉默了一瞬，視線落在姬野身上，隨後又不經意地瞥向電次。那個金髮少年正與姬野交談，笑鬧間似乎十分熟絡，甚至有些親暱。秋的眉頭微不可察地跳了一下，隨即輕輕吐出一口氣，難得露出一抹輕鬆的笑意，似是回應瑪奇瑪，又像是自言自語般淡淡說道：

「彼此彼此。」

此後，他與姬野正式成為情侶，兩人的關係不再隱藏，甚至已經熟悉到日常生活中可以毫無顧忌地互相調侃、嬉鬧。秋仍然是那個冷靜嚴謹的惡魔獵人，但在姬野面前，他偶爾會流露出溫柔的一面——儘管這份溫柔總是夾雜著無奈，比如在姬野喝醉後不得不扶她回家，又或者在她調侃電次和帕瓦時皺著眉無奈嘆氣。

如今，他不僅是公安的精英獵人，也是早川家的一家之主。曾經只是獨自生活的他，如今要面對三個完全不受管教的「家人」——一個不靠譜的愣頭青弟弟、一個整天嚷嚷著自己是至高無上的魔人女王的妹妹，還有一個老是纏著他喝酒、耍賴、在床上折騰他的女朋友。

但或許，他早已習慣了這一切，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開始享受這種充滿煙火氣的生活。

瑪奇瑪坐在他的腿上，修長的手指緩緩滑過他的胸膛，輕柔得彷彿羽毛拂過。她的紅髮散落在肩頭，金色的眸子帶著一絲調侃的笑意，唇角微微上揚，帶著一種掌控全局的篤定。她緩緩俯下身，鼻尖幾乎要貼上電次的耳廓，溫熱的氣息縈繞在他耳邊，嗓音輕柔卻蠱惑人心：「你現在很乖呢，電次。」

瑪奇瑪，外表年齡23歲，但實際年齡無人知曉，是日本內閣官房直屬的惡魔獵人，公安對魔特異4課的最高負責人。她不僅是電次的上司，也是最早收留他、給予他食物、住所，以及生存意義的那個人。她以近乎無懈可擊的優雅與威嚴，掌控著公安對魔部的運作，同時也影響著電次的命運。

她是一個身世成謎的女子，彷彿從不屬於這個世界。她那一頭介於深紅與橙金之間的中長髮，如落日餘暉般耀眼，而她的圈圈眼，更像是無底的深淵，讓人不自覺地沉淪。她的一舉一動都散發著難以抗拒的魅力，溫柔、聰慧、端莊、神秘，她總是面帶笑意，語氣溫和得讓人放下防備。然而，在那層溫柔的外表之下，隱藏的卻是冰冷無情的本質。她像是一位生而高高在上的女王，掌控著一切，包括他人的生死。無論面對再可怕的惡魔、再強大的敵人，她的目光從未動搖，也從未露出絲毫恐懼。

她的真身，是支配之惡魔——世界上最強大的惡魔之一，亦是全球各國與無數惡魔都視為威脅、試圖消滅的存在。她的能力凌駕於眾生之上，只要她願意，所有人都可以成為她的棋子，任其擺佈。而她也確實這樣做了——無數的棋局，無數的犧牲，甚至連電次的一生，都曾是她計劃中的一環。然而，她的真正目的、她所追求的理想，至今無人能真正理解。

然而，在電次的生日宴會上，她卻做出了一個令人始料未及的決定。面對電次毫無保留的告白，她沒有像往常一樣迴避或淡然一笑，而是真正接受了這份感情，成為了電次的女朋友。從那一刻起，電次的生活迎來了某種微妙的變化。

過去，他始終認為瑪奇瑪是遙不可及的存在，強大到令人敬畏，也讓人難以捉摸。但在他們確立戀人關係後，他漸漸發現，瑪奇瑪似乎變得溫柔了些，她開始展現出與往日不同的一面——不再動用支配之力，也不再以那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他，而是像一個普通的女孩那樣，陪伴在他身邊，在他平凡的日常中添加了一點樂趣。

電次曾向同事們感嘆：「瑪奇瑪最近好像真的變成了個普通女孩，至少，她對我溫柔了很多。」

這句話或許是真的，也或許只是他的錯覺。但無論如何，瑪奇瑪如今的存在，已然深深嵌入了他的生命之中，而這場支配與自由、掌控與愛意交織的關係，仍然未到終點。他不知道未來會如何，也無法預測瑪奇瑪的真實想法，但有一點是確定的——她已經成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電次並不愚蠢，他早已知曉瑪奇瑪的真身——支配之惡魔。這個秘密從一開始就橫亙在他們之間，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讓他無數次

懷疑自己究竟只是被操控的棋子，還是她真正的選擇。 她是否真的在乎他？她是否真的願意成為他的戀人？或者，這一切只是她漫長棋局中的又一環？ 這些問題曾在電次心中盤旋過無數次，但最終，他決定，fuck it，不再去糾結。他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智者，他只是電次，一個聽從自己直覺活著的人。

他記得很久以前，岸邊曾鄭重地告訴過他：「瑪奇瑪的理想，是建立像家人一樣的平等關係。」這句話當時對電次而言模稜兩可，他根本無法想像那個總是以高高在上姿態俯視眾生的女人，會渴望與別人站在同一高度。但現在，他好像有點明白了。

於是，當岸邊再一次以複雜的眼神看著他，試探性地問：「你真的覺得自己和瑪奇瑪是平等的嗎？」

電次揚起嘴角，咧開一個不怎麼正經的笑容，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和她在一起了，耶，這就是平等關係。」

那一刻，空氣彷彿凝滯了片刻。岸邊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說些什麼，但最終只是嘆了口氣，點了一根煙，沒有再多言。

電次不懂什麼大道理，但他知道，無論瑪奇瑪是誰，無論她曾經做過什麼，他已經選擇了她，而她也選擇了他。這就夠了。

此時，電次的喉結輕微滾動，心跳彷彿被她的語調操控著逐漸加快。他的手下意識地滑向瑪奇瑪的後背，指尖沿著她的脊椎緩緩下移，肌膚的溫度讓他微微屏住呼吸。就在他打算更進一步的時候——

鈴鈴鈴——

突兀的電話鈴聲在寂靜的房間裡炸裂開來，刺耳得彷彿來自另一個世界。

「靠……」電次皺著眉，臉上的不爽幾乎要寫滿整個額頭。他瞥了一眼在床頭震動的電話，完全沒有想去接的意思，甚至想直接伸手把它拍掉。

但瑪奇瑪只是輕笑了一聲，拿起話筒，低頭看了電次一眼，似笑非笑地遞到他耳邊，語氣溫柔卻不容拒絕：「接吧。」

電次無奈地接過電話，語氣滿是不耐：「喂？！」

電話那頭傳來岸邊低沉的聲音：「沒打擾到你吧？」

「哈？你說呢？」電次沒好氣地翻了個白眼，正打算掛電話，岸邊卻不緊不慢地繼續道：「少廢話，瑪奇瑪立刻帶隊去東京郊外支援。當地警察剛剛報告，有不明飛行物墜落，具體情況不明，可能涉及非人類威脅。秋那邊我已經通知過了。我們已經在你家樓下，快收拾收拾。」

電次臉上的不爽更明顯了，他放下電話，整個人倒在床上，發出一聲幽怨的長嘆：「非要選這種時候？」

瑪奇瑪站起身，優雅地整理了一下微微凌亂的衣襟，動作從容得彷彿剛才什麼都沒發生過。她低頭看了電次一眼，金色的眸子裡閃爍著不容拒絕的光芒，輕輕開口：「電次，該工作了哦。」

她的語氣依舊溫柔，卻透著一絲不容置疑的意味。

電次坐起身，滿臉鬱悶地抓起外套，嘴裡嘟囔著：「真是操蛋。」

瑪奇瑪只是微微一笑，邁步走向門口。她似乎早已習慣了這樣的突發任務，甚至連表情都未曾改變。

不出五分鐘，他們已經坐上公安的專車，在夜色中飛馳，駛向黑暗森林深處的未知災厄。

第一章 你是誰？

幾小時後，公安特別行動組的一支調查小隊抵達了事發地點。領隊的是瑪奇瑪，她依舊身穿那身標誌性的黑色風衣，粉色的麻花辮在夜風中微微飄動，神色平靜，目光銳利得彷彿能穿透黑暗，看清一切真相。

跟在她身後的是電次，他一手握著手電筒，懶散的臉上浮現出一絲興奮的神色，像是聞到了某種刺激的氣息。而最後的帕瓦則顯得格外警惕，目光在四周遊移，似乎在感應氣味。

「就是這裡了。」瑪奇瑪停下腳步，目光落在前方那片被摧毀的林地中央。只見，一座巨大的金屬結構物半埋在泥土和倒塌的樹木之間，表面覆蓋著奇異的紋路，如同某種未知文明的符號。它的形狀既不像飛機，也不像任何人類已知的飛行器，更像是……某種外星飛船。

「這是什麼鬼東西？」電次用手電筒的光束掃過飛船的表面，光線在金屬殼上反射出詭異的光暈。他好奇地湊近幾分，伸手摸了摸飛船外殼，冰冷而光滑，卻又帶著一種難以形容的粗糙感。

「別亂碰。」瑪奇瑪的聲音從身後傳來，帶著一絲不容置疑的警告。她邁步向前，目光落在飛船的一道裂縫上——那裂縫像是被某種可怕的力量硬生生撕開，邊緣還殘留著不明黏液，隱隱散發著腥臭味。

帕瓦皺著鼻子，一臉嫌棄：「嘔！這味道比秋的臭襪子還噁心！」

「安靜。」瑪奇瑪輕聲道，目光變得更加凝重。她抬手示意身後的隊員們保持警戒，隨即毫不猶豫地踏入了裂縫之中。

飛船內部漆黑一片，死寂得彷彿吞噬了所有的聲音。手電筒的光束在牆壁上遊走，映照出一排排奇怪的卵狀物體，它們整齊地嵌在牆壁的凹槽裡，表面覆蓋著一層半透明的薄膜，隱約可見裡面有東西在緩慢蠕動。

「這些是什麼？」電次皺著眉，靠近其中一顆卵，用手電筒的光照了照。

然而，就在這一瞬間——

那顆卵劇烈地抖動了一下，緊接著，薄膜裂開，一隻類似蜘蛛的生物猛然從內部彈射而出，直撲電次的臉！

「小心！」瑪奇瑪的聲音冷靜而果斷，但電次反應更快——他下意識地伸手一抓，將那怪物從空中扯住，狠狠摔在地上，隨後毫不猶豫地抬腳碾下。「啪」的一聲，噁心的黏液四濺，怪物發出一聲尖銳的嘶鳴，隨後便一動不動了。

就在電次剛鬆一口氣的瞬間，他餘光瞥見——

帕瓦的臉上，赫然纏上了另一隻抱臉蟲！

「嗚嗚嗚嗚！」帕瓦瘋狂掙扎，雙手拼命地想要把這噁心的東西從臉上扯開，但那生物的觸肢死死地扣住她的頭顱，一根長長的管子正插入她的嘴巴深處，阻止了她發出任何完整的叫聲！

「嘖。」瑪奇瑪眯起眼，緩緩抬起一隻手，食指和拇指微微彎曲，做出一把手槍的形狀，隨即毫不猶豫地對準了帕瓦臉上的怪物。

「砰。」

一聲輕柔的呢喃，伴隨著一陣詭異的波動——

那隻抱臉蟲瞬間爆炸，黃色的黏液四濺，碎片散落一地，而帕瓦的臉上，頓時沾滿了一層噁心的殘渣。

帕瓦先是愣了一秒，隨後「呸呸呸」地瘋狂吐著嘴裡的異物，一臉驚恐與憤怒地看向瑪奇瑪：「喂！你這個臭女人！你是想把本大爺的臉一起轟掉嗎？！」

電次在一旁狂笑：「哈哈哈哈！帕瓦，你這次真是吃癟了！」

瑪奇瑪卻沒有理會他們的吵鬧，她緩緩收回手，重新掃視飛船內部，眼神深邃而冰冷。

「……這東西，不屬於地球。」她低聲說道，目光落在那些仍未孵化的卵上。它們彷彿感應到了她的注視，竟微微地顫動起來，如同黑暗中窺視的怪物。

空氣，在這一刻，變得更加沉重了。

「這東西……叫抱臉蟲。」瑪奇瑪的聲音低沉而冷靜，她的目光始終鎖定著地上的殘骸，「它們會寄生在宿主體內，孵化出更可怕的東西。」

電次皺了皺眉，看著自己腳下那摔得稀爛的抱臉蟲殘骸，黃色的體液緩緩流淌出來，滴落在金屬地面上，冒出絲絲青煙。

就在這時，外面突然傳來帕瓦的尖叫：「啊啊啊啊啊啊啊！！！！！！」

電次和瑪奇瑪的臉色瞬間一變，立刻衝出飛船。

當他們來到外頭時，眼前的景象讓電次瞪大了眼睛——帕瓦正劇烈地掙扎著，她的身體被某種尖銳的東西貫穿，鮮血順著傷口滴落在地上，滲入泥土之中。而那東西的主人，是一隻高大、詭異的生物。

它全身覆蓋著漆黑如同金屬般光滑的甲殼，在夜色中反射著冰冷的光澤。修長而強勁的尾巴在空氣中緩緩擺動，末端的銳刃在微光下閃爍著森然的寒意。它的頭部狹長而弧滑，沒有眼睛，卻散發著一種讓人窒息的壓迫感。嘴部緩緩張開，森白的利齒在漆黑的口腔中若隱若現，一絲絲透明的唾液緩緩滴落，落在地上發出微弱的「嗤嗤」聲，如同毒蛇吐息般令人不寒而栗。

異形站在那裡，宛如來自深淵的死神，無聲地凝視著它的新獵物，等待著下一個瞬間的獵殺時機。

「操，這傢伙看起來可不友好啊。」電次裂開嘴角，露出一個興奮的笑容。他伸手拉住胸口的拉繩，猛地一扯——

轟！！
電鋸的轟鳴聲瞬間撕裂夜空，鋸齒飛速旋轉，發出刺耳的噪音，火花四濺。電次的頭顱與雙臂被電鋸覆蓋，鮮血四濺，血腥氣息瀰漫開來。
電鋸人，參戰！
「電次，小心點。」瑪奇瑪的聲音依舊冷靜，但她的目光中卻多了一絲隱藏極深的興趣。
「放心吧！」電鋸人咧嘴一笑，猛地一蹬地面，帶著血腥狂笑衝向異形！
異形察覺到威脅，尾巴猛然橫掃而出，帶著強烈的破風聲朝電鋸人橫掃過去！
「嘖！」電鋸人迅速低身躲避，異形的尾巴幾乎擦著他的頭皮呼嘯而過，鋒利的尾端直接削斷了一棵旁邊的樹，粗壯的樹幹轟然倒塌，砸向地面。
電鋸人趁機一個躍起，雙臂的電鋸揮舞著，直劈異形的頭部！
嗡嗡嗡嗡——！
異形猛地張開嘴，它的內顎猛然彈射而出，精準地迎向電鋸人的電鋸，砰！兩者劇烈碰撞，迸發出一陣火花！
「靠，還會這個？」電鋸人驚訝地瞪大了眼睛。
異形的尾巴再次襲來，目標直指電鋸人的腹部！
噗嗤！
尾刃狠狠刺入電鋸人的身體，鮮血頓時噴濺而出！
「呃啊——！」電鋸人吃痛，但嘴角卻越咧越大，興奮地狂笑起來，「哈哈哈哈，這才有意思啊！！」
他猛然抓住異形的尾巴，直接用蠻力將自己從尾刃上拔下來，鮮血四濺，濺在地面上發出「滋滋」的腐蝕聲。
電鋸人的雙腳落地，下一秒，他猛地爆發力量，拉著異形的尾巴狠狠一甩！
「給老子——滾！！」
砰！
異形被生生甩飛出去，重重撞在一棵大樹上，樹幹瞬間被撞斷，轟然倒下！
電鋸人沒有停歇，他猛地衝上去，雙臂的電鋸瘋狂旋轉，嗡嗡嗡嗡嗡——！
異形剛剛掙扎著爬起，電鋸人已經高高躍起，雙手的電鋸狠狠劈下！
噗嗤！！！
電鋸直接砍入異形的頭顱，黃色的血液狂噴而出！
但就在這一刻——
異形的血液潑灑到電鋸人的手臂上，瞬間發出「滋滋滋」的可怕聲響，強烈的腐蝕感猶如灼燒般襲來！電鋸人悶哼一聲，猛地後退，試圖甩掉手臂上的黃色液體，但卻發現它們像附骨之疽般死死咬住不

放，甚至滲透進了他的衣服。

「媽的！這血液還能腐蝕衣服？！」電鋸人低頭一看，只見原本完整的衣袖在短短幾秒內就被侵蝕出一道道焦黑的裂口，布料迅速化作飛灰，露出了電次白皙的皮膚。而他裸露的皮膚，雖然被血液觸及，但傷口卻在一瞬間癒合了，彷彿血液對他的本體沒有造成傷害。

他皺了皺眉，蹲下身，伸手沾了一點異形的血液，放在舌尖舔了舔，奇異的能量瞬間流遍全身，他的所有傷口迅速恢復，就連手臂上的輕微擦傷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血……有點意思。」電鋸人舔了舔嘴角，露出一個興奮的笑容。

異形的血液本質上是一種極強的酸性腐蝕液體，對無機物和大多數有機物都有強烈的侵蝕性。它尤其對「非人類軀體的外部防護層」具有特殊的腐蝕作用，例如惡魔或魔人的衣服、鎧甲等外部物質都會被迅速溶解。然而，若血液直接接觸惡魔或魔人的本體，它反而會成為一種特殊的再生催化劑，加速傷口的癒合。這意味著，被異形血液濺到的惡魔或魔人很可能會當場「裸奔」，但他們自身的肉體卻不會受損，甚至能因此加速恢復。

這一現象的原理未知，但推測可能是異形血液的某種生物適應機制——它會本能地剝離宿主的外部防護，使獵物變得更為脆弱，同時對「適應性極強的生物體」具有某種未知的催化效應。這讓它成為了一種可怕的雙刃劍：對普通人而言，它是致命的腐蝕毒液，而對強大的惡魔或魔人來說，它卻可能成為一種奇異的「強化劑」。

瑪奇瑪走上前，目光複雜地看著異形的屍體。她低聲說道：「事情比我們想像的更複雜。我們必須立刻撤離，這裡不能久留。」

電鋸人站起身，扭了扭脖子，嘴角掛著一抹狂妄的笑容：「嘿嘿，誰說要走？這地方……還挺好玩的嘛。」

他抬起沾滿異形血液的手掌，看著那些腐蝕性液體緩緩滑落，發出「滋滋」的聲響。他舔了舔嘴角，眼神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彷彿剛剛經歷的戰鬥並沒有讓他感到畏懼，反而點燃了內心深處的戰意。

話音剛落，他頭上的電鋸突然開始扭曲變形，鋸齒軟化、收縮，彷彿溶解一般，化作一灘暗紅色的液體，順著臉龐緩緩流下，融入他的皮膚。與此同時，他手臂上的電鋸也化作黏稠的血水，滲入傷口，最終徹底消失，恢復成了人類的手臂。

幾秒後，站在那裡的已經不再是猙獰的電鋸人，而是恢復成普通模樣的電次。他活動了一下肩膀，伸了個懶腰，臉上仍掛著那股吊兒郎當的笑容，完全沒有經歷生死戰鬥的緊張感。

瑪奇瑪的目光微微收縮，心中隱隱感到不妙。她沉吟片刻，隨即毫不猶豫地轉過頭，對一直站在一旁待命的公安人員下達了命令：「立刻進入飛船，把抱臉蟲的卵收集起來，盡可能帶回公安進行調查。」

她的聲音沉穩而冷靜，不帶絲毫情緒波動，但言語間透出一絲不容置疑的權威。隨行的公安人員聞言迅速行動，穿上特殊的防護裝備，小心翼翼地進入飛船內部。他們攜帶的密封容器散發著冷冽的金屬光

澤，專門用於存放未知的危險生物。

與此同時，瑪奇瑪微微側目，掃了站在一旁的早川秋和姬野一眼，淡淡地說道：「秋、姬野，你們去安撫周圍的人，避免引起恐慌。」

秋聞言點了點頭，神色凝重地轉身離去。姬野叼著煙，輕輕吐出一口煙霧，拍了拍秋的肩膀，隨即也跟上他的腳步。

而另一邊，被異形重創的帕瓦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她嘴裡仍在喃喃抱怨著什麼，似乎對自己居然會受傷感到極度不滿。鮮血從她的傷口不斷流淌，沾濕了她的衣襟，然而她仍然固執地掙扎著，試圖拒絕被攙扶。

「放開本大爺！區區這點小傷算什麼——」

「閉嘴。」瑪奇瑪不容置疑地打斷她的話，隨即向身旁的公安成員示意了一下，「立刻送她去救護車，確保她的生命體徵穩定。」

公安人員迅速上前，將仍在掙扎的帕瓦抬上擔架，快速送上了停在不遠處的救護車。救護車的警燈閃爍著刺眼的紅光，發動機轟鳴著啟動，載著帕瓦向公安附屬的醫療機構疾馳而去。

直到這一切安排妥當後，瑪奇瑪才收回目光，轉頭看向站在一旁的電次。

「回公安吧。」她輕聲說道，語氣依舊冷靜如常。

電次瞥了一眼不遠處逐漸遠去的救護車，隨即聳了聳肩，嘴角勾起一抹懶散的笑容：「行吧，反正這地方也沒啥好玩的了。」

兩人一同踏上公安的專車，車輛發動，朝著公安總部駛去。而在他們身後，被清理過的戰場依舊殘留著異形血液腐蝕地面的痕跡，飛船內部的黑暗深處，那些被帶走的抱臉蟲卵靜靜地躺在金屬容器中，彷彿正孕育著某種未知的危險……

第二章 血腥暴力

電次、瑪奇瑪和帕瓦終於回到了公安大樓。此時已是深夜，時鐘的指針指向11點30分，東京的街道在黑暗中顯得異常寂靜，只有偶爾駛過的車輛打破這片死寂，車燈映照在濕潤的柏油路上，泛起微弱的光斑。

公安大樓依舊燈火通明，玻璃幕牆反射著冰冷的白光，入口處的安保系統亮著紅色指示燈，偶爾有特工匆匆走過，神情冷峻而專注。整棟大樓裡，空氣中瀰漫著咖啡、消毒水以及打印機的油墨味道，所有人都在忙碌，而今夜即將召開的會議，則讓氣氛變得更加緊張。

推開大門，一股冷氣撲面而來，與外頭的夜色形成鮮明對比。

在長時間的失血後，帕瓦的臉色蒼白，儘管剛剛在醫療中心接受了緊急輸血，但她仍然虛弱得連站都站不穩。她半靠在輪椅上，哼哼唧唧地掙扎著，一邊大聲抱怨：「哼！本大爺根本沒受多大傷！區區一點血算什麼！喂，你們別扶著我！本大爺可以自己走——」

她的聲音在大樓的走廊裡迴盪，惹得幾個路過的公安特工皺了皺眉，投來疑惑的目光。

「你就老實點吧。」電次扶了扶她的肩膀，嘴角露出一抹無奈的笑意，「輸那麼多血，別一會兒又暈過去。」

「切！」帕瓦不爽地撇撇嘴，但終究沒再掙扎，只是扭過頭，嘟囔著什麼聽不清的話。

秋和姬野早已回到了公安總部，並在會議室等候他們的到來。瑪奇瑪在踏進公安的同時，便撥通了通訊頻道，與其他小組成員取得聯繫。她的聲音一如既往地冷靜且具有壓迫感：「所有人，十五分鐘後會議室集合。」

話音一落，她便掛斷了通訊，回頭看向電次：「你去把帕瓦送到醫務室，讓他們再檢查一下她的情況，然後直接來會議室。」

「知道了。」電次擺擺手，扶著帕瓦朝醫務室走去，而瑪奇瑪則直接前往會議室，步伐堅定，沒有一絲遲疑。

會議室的大門微微敞開，透過玻璃窗可以看到秋和姬野正坐在裡面，桌上擺滿了文件和調查資料。兩人神色凝重，顯然已經研究了一段時間。

秋手裡夾著一根點燃的煙，但他並沒有抽，只是微微皺著眉，若有所思地翻閱著資料。姬野則雙手交叉撐在桌上，表情嚴肅，眼神裡透著一絲壓抑的焦慮。

見到二人走進來，秋抬起頭，目光落在她身上，聲音低沉而冷靜：「你們遇上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這次的會議不同以往，因為參會的僅僅是對魔特異4課的老成員，還有一群剛剛被編入新成立的「對魔特異5課」的特工。

瑪奇瑪將手中的文件整齊地攤開，緩緩推向桌子中央，目光平靜地掃視著在座的成員：「從今天起，你們的身份有所不同。」

公安內部，原本的對魔特異4課已經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極端、更加高效的公安對魔特異5課。

與傳統的對魔課不同，5課並非以人類獵魔人為主，而是一支「完全依賴惡魔力量」的特化戰鬥部隊。換句話說——這裡沒有純粹的「普通人類」，所有成員都是惡魔、魔人，或與惡魔簽訂契約的公安精英。

公安高層決定，面對越來越危險的未知威脅，僅靠人類獵魔人已無法應對，必須用更強硬、更極端的手段來壓制。於是，在瑪奇瑪的提議下，5課成立了。

5課的核心戰術理念是「以惡制惡」，直接利用惡魔的力量對抗惡魔，甚至應對更未知的威脅。其成員不再受常規公安規則約束，任務執行方式極端，戰術靈活，目標只有一個——徹底消滅敵人。

5課的存在本身就極具爭議，因為這支隊伍的成員大多非人，公安高層內部甚至有聲音質疑：「他們到底是公安的武器，還是未來的隱患？」

但無論如何，5課的確是目前公安最強、最具破壞力的戰鬥單位。

參與會議的成員們，正是5課的核心戰力：

電次——電鋸人，公安目前最狂暴、最難預測的戰力，同時也是最

無厘頭的那一個，帕瓦——血之魔人，剛剛經歷生死危機，此刻依舊嘴硬，早川秋——持有「詛咒惡魔」和「未來惡魔」契約的公安菁英，5課的戰術支柱，姬野——幽靈惡魔的契約者，經驗豐富的戰士，東山小紅——這是來湊人數的，但是卻出奇的能幹，岸邊——資深的公安獵魔人，經驗豐富，心狠手辣，亦師亦友，蕾塞——炸彈惡魔，曾是，電次的情人兼敵人，如今是5課最具毀滅性的戰力之一，比姆——鯊魚惡魔，瘋瘋癲癲，但在水下戰鬥幾乎無敵，武士刀——曾經的敵人，如今被公安回收改造，成為5課的戰鬥兵器，天使惡魔——以觸碰便能吸取壽命的能力聞名，是隊伍中最神秘的存在.....等等等等，這些人，構成了公安對魔5課的全部戰鬥成員。

「這是公安最強的惡魔戰鬥單位。」瑪奇瑪掃視著在座的眾人，語氣平靜，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她輕輕推了推桌上的資料：「這次的目標，可能遠比以往的惡魔更加棘手……請各位做好覺悟。」

他們拿到的照片，是一疊從電影《異形》中截取的畫面。

其中最顯眼的一張，是一隻高大的黑色怪物站在昏暗的金屬走廊中，身影被微弱的燈光勾勒出輪廓。它的身體覆蓋著漆黑光滑的甲殼，像是潮濕的鋼鐵鑄成，反射著詭異的光澤。

它的頭部狹長、光滑、沒有眼睛，彷彿天生不需要視力，只憑直覺與獵殺本能行動。它的嘴巴微微張開，露出森白的獠牙，牙縫間滲出透明的粘液，甚至能透過照片感受到那種異樣的生物氣息。

它修長的尾巴在空氣中微微擺動，尾端尖銳如刃，彷彿只要輕輕一掃，就能將目標攔腰斬斷。

在另一張照片裡，異形張開血盆大口，從喉嚨深處猛然伸出一條第二副顎齒，鋒利的尖牙正穿透某個人類的頭顱，鮮血四濺，瞬間帶走了生命。

「這是什麼鬼東西？」電次皺著眉頭，不爽地拍了拍照片，嘴裡嘟囔著，「光是看著都讓我起雞皮疙瘩。」

「電影裡的『怪物』。」瑪奇瑪平靜地說道，但她的眼神，卻透露出一種難以言喻的興趣。

蕾塞盯著照片看了一會兒，皺起眉頭，手指輕輕敲了敲桌面，隨後抬頭看向瑪奇瑪，語氣帶著幾分試探：「所以……這東西有什麼弱點？」

她的語氣並不像是在害怕，而更像是在衡量對手，考慮如何一擊斃命。

瑪奇瑪微微一笑，雙手交疊放在桌上，目光緩緩掃過眾人：「根據電影中的設定，這種生物擁有極高的攻擊性和生存能力，它們沒有眼睛，但能精準感知周圍的獵物，推測可能是通過回聲定位、熱感或某種特殊的感知能力來鎖定目標。」

她頓了頓，修長的手指輕輕點了點桌面上的照片：「它們的身體非常堅韌，普通的槍械難以造成有效傷害，甚至某些近戰武器也無法輕易劈開它們的外殼。」

蕾塞挑了挑眉，饒有興趣地問：「那我們要怎麼弄死它？」

「火焰。」瑪奇瑪淡淡地回答，「電影裡它們害怕火，被火焰驅趕，甚至可以被火焰燒死。」

蕾塞點點頭，似乎有些興奮：「呵，原來是怕火啊……那可好辦。」

然而，瑪奇瑪的目光微微一沉，繼續說道：「但這並不代表它們就只有這一種弱點。」

她的視線掃過眾人，輕輕笑了笑：「這次任務，可不會那麼輕鬆。」

瑪奇瑪的目光在眾人之間流轉，最終落在了電次身上。她微微眯起眼睛，似乎想到了什麼，語氣平靜卻帶著一絲關切：「電次，帕瓦的情況如何？」

電次愣了一下，隨即聳聳肩，露出一個不以為意的笑容：「哦，那傢伙？雖然被戳了一下，不過現在已經沒事了。醫生說她的身體狀況穩定，剛才還在病房裡嚷嚷著要喝血呢。」

他咧嘴一笑，語氣輕鬆：「估計再過不了多久，她就能活蹦亂跳地到處惹事了。」

聽到這個回答，瑪奇瑪眼中一閃而過一抹放鬆的神色，輕輕點了點頭。她一直冷靜的臉龐上微微鬆弛了一些，彷彿心頭的一塊大石終於落地。

「那就好。」她淡淡地說道，語氣輕柔了一分，但很快又恢復了往日的鎮定自若，「等會議結束後，我會再去確認她的情況.....等等！」

瑪奇瑪的眼神微微一凝，她的思維如同精密的齒輪在飛速運轉。抱臉蟲的寄生速度極快，幾乎是瞬間完成植入——如果是這樣的話……她的目光緩緩落在了電次身上，語氣依舊平靜，但卻透出一絲隱隱的不安：「電次，帕瓦有沒有說過，她的身體……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感覺？」

電次愣了一下，撓了撓頭，回憶道：「嗯？她剛才確實有點煩躁，一直嚷嚷著肚子餓，不過那傢伙整天都在嚷嚷餓，應該沒什麼……」

他的聲音逐漸低了下去，因為他突然意識到，帕瓦的「餓」是指想喝血，而不是普通的飢餓。可就在剛才，她明明輸了不少血，按理說應該不會這麼快就有飢餓感才對。

瑪奇瑪沒有說話，只是緩緩站起身，目光變得銳利起來。她的直覺告訴她，事情不對勁。抱臉蟲的寄生並不是緩慢的過程，而是一瞬間完成的——那麼，這意味著……

帕瓦的體內，已經寄生了一隻抱臉蟲！

意識到這一點的瞬間，瑪奇瑪的眼神陡然一冷，她迅速下令：「散會！電次，帶上秋和姬野，立刻去檢查帕瓦的身體狀況！現在——馬上！」

電次的瞳孔微微收縮了一下，他下意識地吞了口唾沫，雖然他平時大大咧咧，但此刻也感受到了一股強烈的不安。他猛地點頭，下一秒，便以最快的速度衝出會議室，朝著醫療中心的方向狂奔而去！

秋和姬野對視了一眼，也立刻跟上。

瑪奇瑪目光凌厲，迅速做出決定，她的聲音冷靜而不容置疑：「蕾塞，武士刀，你們立刻前往存放抱臉蟲卵的溫室，確認是否已經孵化！不管發生什麼情況，第一時間匯報，不要擅自行動！小紅，協助他們！」

她的目光掃過在座的所有人，繼續下令：「岸邊、比姆、天使，你們帶隊在公安大樓外圍待命，加強戒備，任何異常情況立即報告！」

接著，她微微頓了頓，補充道：「剩下的人，暫時解散，按正常流程下班。但記住——隨時待命，一旦有情況，必須立刻歸隊！」

她的聲音平穩，語氣卻讓人不寒而栗，所有人都明白，瑪奇瑪的命令不是建議，而是必須執行的指令。蕾塞與武士刀對視一眼，隨即迅速起身，向溫室方向疾步而去，小紅即刻跟去，而岸邊等人也立刻整理裝備，準備在公安大樓外圍布防。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緊張的氣息，彷彿暴風雨即將來臨——所有人都能感覺到，一場未知的危機，正悄然逼近。

瑪奇瑪下令之後，趕緊離開會議室，迅速邁開步伐，緊緊跟上電次，朝著醫療中心疾步而去。她的表情依舊冷靜，但步伐卻比以往更加急促，顯然，她已經意識到情況不妙。

抵達醫療中心時，映入眼簾的場景讓電次瞪大了眼睛——帕瓦的身體正劇烈抽搐著，嘴裡發出痛苦的低吼。她的胸口微微鼓起，彷彿有什麼東西在皮膚下扭動，隨時都會破體而出。

醫生和護士們手忙腳亂，他們已經將帕瓦牢牢綁在病床上，防止她因劇烈掙扎而傷害到自己。但即便如此，她的身體依舊不受控制地痙攣，四肢瘋狂顫抖，額頭上布滿冷汗。

「糟了……」電次咬了咬牙，拳頭緊握，「瑪奇瑪，她不會死吧？」

瑪奇瑪沒有回答，而是冷靜地拿起對講機，聲音沉穩而果斷：「暴力魔人，你立刻趕往醫療中心，在外待命，任何情況立刻向我匯報。」

對講機另一端傳來暴力魔人低沉的聲音：「明白，馬上到。」

瑪奇瑪收起對講機，目光緊盯著帕瓦的身體。她的眸子深邃而冰冷，心中已然有了應對之策——破胸體的孵化是無法阻止的，但或許，他們可以嘗試另一種方式，讓帕瓦活下來……

「電次，準備戰鬥。」她輕聲說道，語氣卻不容置疑。

「啥？」

砰！

帕瓦的身體猛地一顫，瞳孔瞬間放大，喉嚨裡擠出一聲撕裂般的慘叫！

緊接著，她的胸口猛然炸裂，一股濃稠的鮮血像噴泉一樣激射而出，濺得整個病床、地面甚至天花板都是猩紅一片。肌肉和皮膚被粗暴地撕開，肋骨朝外翻折，一隻猙獰的生物從她體內鑽出！

那是一隻新生的破胸體——它全身濕漉漉的，布滿噁心的透明黏

液，細長的身軀仍殘留著帕瓦體內的血肉殘渣，猩紅的小嘴裡布滿細密的獠牙，頭部狹長而光滑，幾乎是本能地，它發出一聲尖銳的嘶鳴，猛地甩動身子，掙脫了帕瓦破裂的胸腔！

帕瓦的身體猛然一抖，嘴裡嗆出大量鮮血，四肢劇烈痙攣，瞪大雙眼，神色驚恐而扭曲，喉嚨裡卻只剩下無力的喘息聲。

「操！！」電次瞳孔緊縮，眼睜睜地看著破胸體蠕動著滑出帕瓦的身體，濕潤的尾巴在空氣中抽動了一下，隨即猛地躍起，直衝天花板，試圖逃竄！

「別讓它跑了！」瑪奇瑪冷聲道。

話音剛落，電次已經拉動了電鋸的拉繩，轟鳴聲瞬間響起，鋸齒飛快旋轉！

可惜的是，破胸體的速度快得驚人，僅僅眨眼之間，它便已經竄入醫療室的通風管道，消失在錯綜複雜的黑暗之中。

電鋸人怒吼一聲，毫不猶豫地拉動電鋸，狂暴的鋸齒咆哮著撕裂天花板，石膏碎片與電線亂飛，粉塵瀰漫在空氣裡。但即便他把整個醫療室的天花板都鋸得千瘡百孔，那個該死的怪物依然蹤影全無。

「操！它他媽跑哪去了？！」電次咬牙切齒，手中的電鋸仍在轟鳴，眼神四處掃視，試圖捕捉任何蛛絲馬跡。

瑪奇瑪抬起頭，目光冷靜地掃過破損的天花板，眸色微沉，語氣冰冷而果斷：「它已經進入通風系統了。」

醫療室陷入一片詭異的寂靜，只有空氣中殘留的血腥味和電鋸緩緩停歇的嗡鳴聲。

那個破胸體……已經徹底潛伏進了公安大樓的黑暗之中。

病床上，帕瓦的胸口破開了一個血淋淋的洞，血肉翻卷，內臟的殘渣與碎裂的骨骼暴露在空氣之中。她的雙眼泛白，面無血色，原本囂張跋扈的她，此刻卻如同一具被掏空生命的軀殼，靜靜地躺在那兒，連喘息都變得奄奄一息。

正從電鋸人形態變回人類形態的電次，緩緩跪倒在病床前，雙手撐在膝蓋上，喉嚨發緊，眼神死死地盯著帕瓦那失去生機的臉。他的腦海裡不斷閃過帕瓦平日裡吵鬧囂張的模樣，她滿嘴胡言亂語地自稱高貴的血之魔人，她吃冰淇淋時臉上沾滿奶油的樣子，還有她得意洋洋地炫耀著自己的喵子有多麼可愛的畫面……

「媽的……怎麼會變成這樣……」電次咬著牙，嗓音低啞，眼眶微微泛紅。

瑪奇瑪站在一旁，冷靜地看著這一切，眼神深邃，像是在衡量著什麼。隨即，她緩緩開口：「電次，不要難過，帕瓦還沒有死。」

電次猛地抬頭，瞳孔微縮：「……哈？」

瑪奇瑪沒有回答，而是輕輕轉過身，看向那些因事態失控而慌亂不已的醫生們。她的雙眼微微泛紅，下一秒，所有醫生的動作瞬間僵住，彷彿被無形的力量支配，眼神變得呆滯，紛紛轉身朝著血庫的方向走去。

「去血庫，把所有能找到的血都帶來。」她的聲音輕柔，卻帶著不

容抗拒的威壓。

電次終於緩過神來，狠狠地吸了吸鼻子，猛地抹了一把眼睛。

「操，我剛才在悲傷個屁啊？」他低頭看著帕瓦的臉，突然想起來——她可是半個惡魔啊！惡魔和人類不一樣，普通人胸口破個大洞早就他媽的死透了，但只要有血，魔人還能活過來！

「喂，帕瓦！醒醒！」電次狠狠地拍了拍她的臉，雖然她一點反應都沒有，但他已經知道該怎麼做了。他猛地站起身，轉頭看向瑪奇瑪：「喂！那些血啥時候送過來？」

瑪奇瑪淡淡一笑，抬眼望向門口。就在這時，幾個醫生已經抱著大袋大袋的血袋匆匆趕來，臉上的表情麻木而呆滯，顯然還處於支配的影響之下。他們將血液一袋袋放在病床旁的桌子上，猩紅的血液在燈光下透出詭異的光澤。

電次看著那些血，喉嚨滾動了一下，舔了舔嘴唇。他知道帕瓦需要血液，可是這麼直接灌給她能行嗎？

他皺了皺眉，想了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抓起一袋血袋，用牙齒狠狠地撕開封口，直接往帕瓦嘴裡倒。

「喂，帕瓦，給我他媽的活過來啊！」電次一邊灌血，一邊罵罵咧咧地說道，「你不是最喜歡炫耀自己是高貴的血之魔人嗎？現在怎麼連喝口血都不會了？」

瑪奇瑪安靜地站在一旁，看著電次手忙腳亂地給帕瓦餵血，嘴角勾起了一抹若有若無的微笑。

血液順著帕瓦的嘴角流進她的喉嚨，片刻後，她那死氣沉沉的臉色竟然微微恢復了一絲血色。她的手指顫動了一下，喉嚨裡發出微弱的嗚咽聲。

「哈？」電次睜大眼睛，緊緊盯著她的臉，「喂！帕瓦！你他媽能聽見我說話吧？」

帕瓦的眼皮微微顫抖，似乎在努力睜開雙眼。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像是想要說些什麼，卻只能發出一聲模糊的嘟囔：「喵……子……」

電次聽到這個聲音，嘴角一抽，隨即狠狠地翻了個白眼：「你這個死女人都快死了，醒來第一句話居然是喵子的名字？！」

「電次，別給她喝太多，」瑪奇瑪淡淡地提醒道，目光落在帕瓦逐漸恢復血色的臉上，「你還記得上次她喝多了會怎樣吧？那兩根角都長得跟犄角王一樣。」

電次手上的動作一頓，回想起上次帕瓦大喝特喝之後，頭上的角直接暴漲了一倍，囂張得不行，到處炫耀自己是「至高無上的血之魔人」，還在公安辦公室裡揮灑自己的血搞藝術創作，害得所有人踩得滿地都是血跡。想到這裡，他撇了撇嘴，終於停下了餵血的動作。

不過，他隨手抓起旁邊的一袋血，毫不猶豫地撕開封口，仰頭猛灌了幾口。血液順著喉嚨滑入腹中，電次舔了舔嘴角，眼神微微亮起——這可是戰鬥中不可或缺的燃料，提前補充點準沒錯，然後把剩下的血給裝到了自己的口袋裡。

此時，病床上的帕瓦猛地坐起身，雙手叉腰，直接踩在床上，擺出一副睥睨天下的姿態。

「哈哈哈哈哈！愚蠢的人類，屈服在本大爺的腳下吧！我是你們的王，帕——」

話音未落，一袋血啪地一聲精準砸在她腦門上，紅色液體在她額頭上緩緩滑落，像極了一頂鮮血王冠。

「呃……」帕瓦愣了一下，隨即暴跳如雷，「混賬電次！竟敢對本大爺無禮！」

然而，見電次根本懶得理她，她撇了撇嘴，翻身跳下床，拍了拍衣服上的褶皺，抬頭看向電次，語氣隨意地問道：「喂，剛剛到底發生了啥？」

電次翻了個白眼，一屁股坐在旁邊的椅子上，雙手抱胸，語氣有些無奈地說道：

「你剛剛被一隻怪東西破胸了，差點去見閻王了知道不？」

帕瓦聞言，先是愣了一下，隨即大笑起來：「哈哈哈！開什麼玩笑？本大爺可是最強的血之惡魔，怎麼可能會死——」

「是真的。」瑪奇瑪淡淡開口，目光溫和卻不容置疑，「你體內被寄生了一隻生物，破胸而出，幸好電次餵你喝了血，否則你現在還躺在冰冷的太平間裡。」

帕瓦張了張嘴，想要反駁，但看到電次和瑪奇瑪一副「你要是不信我們也懶得解釋」的表情，頓時有點心虛地摸了摸自己的胸口。她低頭看著衣服上的破洞，皺了皺眉：「……真的假的啊？我真的被破胸了？」

「當然是真的，不然你以為你怎麼躺在病床上的？」電次撇了撇嘴，雙手一攤，「總之，你能活下來，是因為瑪奇瑪小姐讓我去找血庫的血，讓你補充了足夠的血量。」

帕瓦還沉浸在自己「不可戰勝」的得意中，叉著腰哈哈大笑，毫不在意地甩了甩頭髮：「哈哈！果然，本大爺才是這世上最強的存在——」

「砰——！」

她的話被突如其來的巨響打斷，病房的門被猛地撞開，重重地砸在牆上，震得門框都微微顫抖。

所有人瞬間警覺，電次立刻擺出了戒備的姿勢，瑪奇瑪的眼神微微一沉，緩緩側過頭，目光落在門口。

只見小紅氣喘吁吁地衝了進來，臉色慘白，雙眼充滿驚恐，額頭滲滿了冷汗，整個人彷彿剛從地獄裡爬出來一般。她的雙手死死捏著衣角，身體止不住地發抖，嘴唇微微顫抖，像是被什麼極度恐怖的東西嚇得失去了言語能力。

「蕾……蕾塞和武士刀……他們……他們……」小紅的聲音斷斷續續，像是被什麼東西扼住了喉嚨，每吐出一個字都像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她的手顫抖著指向病房外的走廊，瞳孔微微收縮，彷彿那裡隱藏著某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

「他們怎麼了？」電次皺起眉頭，雖然直覺告訴他情況不妙，但他還是硬著頭皮追問了一句。

小紅的嘴唇顫抖得更厲害了，像是怎麼都不願說出那個可怕的事實。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像是在努力平復自己的情緒，可是剛吸進去的氣，下一秒就變成了恐懼的顫音：「他們……他們被……那個……那個叫啥……的怪物……寄生了！」

她的聲音越說越小，到了最後，幾乎細微得像是耳語，但那句「寄生了」三個字還是清清楚楚地傳進了所有人的耳朵裡。

一瞬間，病房裡的空氣彷彿凝固了，所有人的臉色都變了。

「你是說……抱臉蟲？」瑪奇瑪的眼神微微眯起，語氣依舊平靜，但聽得出來，她的神情明顯更嚴肅了幾分。

小紅的臉色更白了，艱難地點了點頭。

「該死……」電次低聲咒罵了一句，猛地站起身，咬緊牙關，拳頭攥得嘎吱作響。

而帕瓦的笑容也僵在臉上，呆滯地眨了眨眼，隨後一把抓住電次的手臂，聲音都有些顫抖：「喂喂喂……你、你們該不會是認真的吧？本大爺剛死過一次，能不能讓我緩一緩再面對這種恐怖的事情啊！」

瑪奇瑪沒有理會帕瓦，轉頭對電次下令：「準備戰鬥。」

電次深吸一口氣，臉上的表情逐漸猙獰了起來，嘴角揚起一抹嗜血的笑容。

「嘿嘿，誰說要逃？這種場面……可比電影還刺激啊。」

瑪奇瑪的眼神冷靜而果斷，毫不猶豫地對著對講機下達指令：「暴力，掩護小紅撤退，維持秩序。」

對講機裡傳來短暫的雜音，緊接著，暴力魔人低沉的聲音響起，雖然戴著面具，依舊能聽出他語氣裡的不耐煩：「嘖，偏偏讓我幹這種無聊的活……行吧，反正有怪物跑進來了，沒人能亂來。」

話音剛落，外面的走廊裡傳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暴力魔人高大的身影很快出現在門口。他伸展了一下脖子，骨骼發出咔咔的脆響，雖然嘴上抱怨著，但身體已經進入戒備狀態，整個人像是一頭蓄勢待發的猛獸。

他瞥了一眼臉色蒼白的小紅，雙臂交叉，擋在她和走廊之間，語氣帶著幾分不耐煩：「喂，還愣著幹嘛？趕緊撤吧，你可不想看到那些東西在你面前亂爬。」

小紅被他一吼，立刻咬緊牙關，深吸一口氣，飛快地向樓梯方向跑去。暴力魔人則站在原地，目光掃視著四周，確保沒有異常情況發生。他的任務不是正面迎敵，而是維持公安內部的秩序，防止混亂蔓延。

與此同時，瑪奇瑪抬手按住對講機，語氣沉穩：「秋、姬野，立刻趕到醫療室，我們有情況。」

對講機裡很快傳來秋低沉的回應：「收到。」

瑪奇瑪收起對講機，目光轉向電次和帕瓦，聲音平靜，卻透著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我們先解決這裡的事情，秋他們會處理外圍。」

空氣頓時緊繃起來，電次握緊拳頭，帕瓦舔了舔嘴角，露出躍躍欲試的表情。戰鬥，即將打響。

第三章 失蹤人口

吉田寬文，16歲，高中生，現任對魔特異5課的臨時惡魔獵人之一。

原本，他只是個普通的高中生，過著波瀾不驚的日子，直到瑪奇瑪找上了他，僱傭他在一個月內保護電次，防止來自世界各國的刺客對其暗殺。在那一個月裡，他目睹了超乎想像的戰鬥，也體驗了超乎尋常的瘋狂。從此，他的生活便不再普通，而是踏入了深不見底的漩渦之中。

雖然任務結束後他本該回歸正常的校園生活，但瑪奇瑪的命令讓他再次站在了公安的大樓裡，成為新成立的對魔特異5課的一員。這個脫胎於原本對魔特異4課的新部門，專門利用惡魔的力量對抗更強大的邪惡勢力，而吉田如今的職責，依舊與電次密不可分。他被指派與帕瓦、早川秋、天使惡魔、日下部、玉置等人一同隨時緊隨電次的行動，確保這個「電鋸惡魔」的存活。

此刻，他正和東山小紅一起，在公安六樓的走廊裡執行搜索任務。

「嘖，真麻煩。」吉田單手插在褲兜裡，另一隻手握著刀柄，目光懶洋洋地掃視著走廊的天花板和角落。空氣中瀰漫著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然而，這股味道並未能掩蓋住那種若有若無的血腥氣息。

東山小紅站在他旁邊，雙手握緊武器，眼神警覺地打量四周，腳步放得極輕，生怕驚動了隱藏在暗處的危險。她比吉田更加緊張，畢竟，光是想到蕾塞和武士刀已經被某種詭異的生物寄生，她的後背就冒出一層冷汗。

另一邊，電次、瑪奇瑪、秋、姬野和帕瓦正疾步趕往溫室。

走廊裡只剩下他們急促的腳步聲，氛圍緊繃得令人窒息。溫室是存放抱臉蟲卵的地方，按照之前的推測，那些卵很可能已經孵化，而一旦抱臉蟲成功寄生，破胸體的誕生只是時間問題。這種生物擁有極強的生存本能，甚至可能在公安大樓內迅速擴散，形勢已經刻不容緩，此時，蕾塞和武士刀臉上的抱臉蟲已經脫落，正進入即將破胸的階段。

瑪奇瑪一邊走，一邊調整著對講機的頻道，保持與各個小隊的通訊連接。然而，就在他們快要接近溫室時，對講機裡突然傳來刺耳的電流噪音——

「——喂！瑪奇瑪小姐——」

是東山小紅的聲音，帶著明顯的急促和慌亂。

「——吉田……吉田失蹤了！我們在走廊上搜索的時候，聽到通風口裡有聲音，然後他……他就突然——」

通訊中斷了一瞬，緊接著，一道尖銳的慘叫聲劃破對講機的頻道，那是小紅的聲音！

「啊——！！」

伴隨著劇烈的摩擦聲、摔倒聲，甚至還夾雜著某種濕滑爬行的怪異動靜。然後——頻道裡陷入一片死寂，彷彿什麼東西在瞬間吞噬了所有的聲音。

瑪奇瑪停下腳步，眉頭微微一皺，隨即嘗試重新連接小紅的頻道。

「東山。」她的聲音依舊平靜，沒有絲毫波動。

沒有回應。

她又調整頻率，切換到吉田的頻道：「吉田。」

依舊是死一般的寂靜。

「靠！」電次抓了抓腦袋，不耐煩地吼道，「那兩個傢伙也被幹掉了？！」

「嘖……真是越來越麻煩了。」秋握緊了武士刀，眼神冷冽，已經做好了戰鬥準備。

帕瓦則是一臉驚疑不定地左顧右盼，雖然表面上還是那副高傲的樣子，但手裡的血之鐮刀已經微微抬起，擺出了戒備的姿態：「區區怪物竟敢襲擊本大爺的部下！哼！膽子倒是不小！」

「……小紅和吉田可能還活著，但可以確定，他們已經遭到襲擊，並且很有可能被帶往異形的巢穴。」瑪奇瑪冷靜地分析著，目光在眾人臉上掃過，每一個細微的表情變化都盡收眼底。

她的語氣依舊平穩，甚至沒有一絲慌亂，彷彿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目前，我們有兩個當務之急。首先，確認抱臉蟲的孵化情況，確保不會有更多寄生個體誕生。其次，檢查蕾塞等人的生命跡象，確認他們是否還能救回。」

她頓了頓，金色的眸子微微眯起，彷彿已經推演出所有可能的情況，隨後語氣不容置疑地繼續道：「至於小紅和吉田，他們暫時不會有性命之憂。異形不會立刻殺死宿主，而是會將他們帶往巢穴，作為寄生體的儲備。換句話說，我們還有時間。」

她當機立斷，轉頭看向眾人：「現在，我們先處理眼前的問題，然後再去六樓，把他們帶回來。」

與此同時，在溫室的另一端，蕾塞和武士刀的身軀正劇烈地抽搐著。

他們的臉上原本附著的抱臉蟲已然脫落，蜷縮在一旁，失去了生機。而他們的胸口微微鼓起，皮膚下的血管如同扭曲的黑色觸鬚般暴起，每一次心跳都讓那鼓起的部位微微震顫，彷彿裡面有什麼東西正在悸動、掙扎，迫不及待地想要破開桎梏，降臨這個世界。

空氣中瀰漫著詭異的靜謐，只有微弱的「咕嚕」聲和血液流動的聲音迴盪在房間裡，彷彿死神正屏息潛伏，等待最終的獵殺時刻。

十分鐘後，電次、瑪奇瑪、秋、姬野和帕瓦終於趕到了溫室門口。

這段時間彷彿無比漫長，每個人的心臟都像被無形的手狠狠攥住，呼吸沉重，手中的武器早已握緊，隨時準備迎接眼前可能發生的任何狀況。

瑪奇瑪率先伸手，握住門把手，輕輕一推——

「嘎吱——」

門緩緩打開的瞬間，一股刺鼻的腥臭氣撲面而來，溫室內的溫度比外面要高出許多，濕熱的空氣彷彿黏稠的漿液，讓人不適地皺起眉頭。但瑪奇瑪沒來得及思考這些，因為下一秒，一道猩紅色的血箭猛地朝她的臉噴湧而出！

「噗——！」

滾燙的鮮血濺滿了她的臉頰，金色的瞳孔中映出了眼前的恐怖景象——

武士刀的身體已經不成人形，他的胸膛被硬生生地撕裂開來，猩紅的血肉翻卷，斷裂的肋骨向外撐開，血液不斷從破裂的血管中噴濺而出。而在那血肉模糊的裂口中，一隻覆蓋著光滑黑色外骨骼的破胸體正在緩緩探出腦袋，它的嘴巴微微張開，露出兩排鋒利的利齒，細長的舌頭探出，彷彿在品味空氣中的血腥氣息。

它剛剛降生，便發出了刺耳的尖嘯，聲音如同金屬摩擦般刺耳，讓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氣。

而在破胸體的身旁，蕾塞的身體同樣在劇烈抽搐著，胸口的皮膚已經被撐得薄如蟬翼，血管暴起，甚至能看到裡面某種生物在扭動掙扎。

「可惡……」秋低聲咒罵，握緊了手中的武士刀，隨時準備出手。

「哇啊啊啊啊啊！」帕瓦被眼前的景象嚇得連連後退，指著破胸體驚恐大喊，「這、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瑪奇瑪伸手擦去臉上的血跡，眼神冷靜得可怕，她輕輕吐出兩個字：

「戰鬥。」

帕瓦看到破胸蟲剛從武士刀的屍體裡鑽出來，身上還沾著溫熱的血塊，就已經四肢翻飛，扭動著猙獰的身軀，朝著溫室的通風管道飛速爬去。

「哈？想跑？本大爺還沒出手呢！」

她咧嘴一笑，瞳孔中閃過嗜血的興奮，隨即猛然踏步，整個人如猛獸般撲了上去。血液迅速從她的手臂流出，凝聚成一把通體猩紅的巨大鐮刀，刀刃在空氣中劃出一道寒光。

破胸蟲似乎感受到危險，猛地回頭，發出一聲尖銳的嘶鳴，身軀猛然彈起，試圖躲避襲擊。然而帕瓦早就看穿它的意圖，在半空中扭身一轉，鐮刀從下至上橫掃而出——

「噗嗤——！」

刀鋒精準地從破胸蟲的腹部切入，將其整個身軀瞬間斬成兩半！綠色帶著酸性的血液如噴泉般四濺，落在地板上，發出「嗤嗤嗤——」的腐蝕聲，甚至濺到了不遠處的金屬櫃上，迅速燒出了一個個冒煙的孔洞。

帕瓦穩穩落地，甩了甩鐮刀上的殘血，滿臉得意地叉腰大笑：「哈哈哈哈！本大爺可是最強的！區區一隻醜陋的爬蟲，也敢在本大爺面前撒野？」

帕瓦還沉浸在剛才的勝利中，叉腰仰頭大笑，絲毫沒有察覺身後的

變化。

「哈哈哈哈！區區臭蟲也敢挑戰本大爺？不知死活！本大爺可是最偉大的惡魔獵人——」

噗嗤！

一陣令人頭皮發麻的血肉撕裂聲驟然響起，帕瓦的笑聲戛然而止。她猛地回頭，只見蕾塞的身體劇烈抽搐，胸口突兀地鼓起一道駭人的弧度，彷彿有某種恐怖的存在在內部掙扎著，迫不及待要衝破這具人類軀殼的束縛！

砰！

下一秒，血肉飛濺，堅韌的皮膚被鋒利的骨刺撕裂，一隻全身漆黑、渾身帶著濕潤黏液的破胸蟲，猙獰地從蕾塞的胸膛裡鑽出！它那光滑的頭骨反射著實驗室慘白的燈光，細長的四肢瘋狂抽動，像是剛降臨世間的惡魔，在空氣中發出一陣尖銳的嘶鳴！

「嗚哇啊啊！！」

帕瓦一個激靈，直接跳到電次身後，一臉驚恐地指著那隻破胸蟲大喊：「喂喂喂！這玩意太噁心了吧！！」

然而，瑪奇瑪的表情始終平靜如水。她只是微微抬起一隻手，食指和拇指輕輕彎曲，做出了一把手槍的手勢。她的眼眸中毫無波瀾，彷彿在處理一件再普通不過的小事。

「砰。」

她的嘴唇輕輕開啟，一聲低沉而輕柔的呢喃，伴隨著一陣無形的衝擊波在空氣中炸開。

破胸蟲的動作瞬間停滯。

然後——

嘭！！

它的頭顱猛地炸裂，如同一顆被子彈擊中的西瓜，濺出大量的黃綠色酸液，濺射在地面、牆壁和早已破碎的實驗台上，發出「嗤嗤嗤——」的腐蝕聲，空氣中瀰漫著一股令人作嘔的焦臭氣息。

破胸蟲的殘軀無力地抽搐了幾下，最終徹底癱軟，死死地趴在蕾塞殘破的胸膛上，彷彿剛剛破殼就被扼殺的孱弱生物。

電次看了看那灘冒著白煙的屍體，又看了看神色淡然的瑪奇瑪，咽了咽口水。

然而，瑪奇瑪並沒有停下，她的目光落在溫室深處，那些仍然尚未孵化的抱臉蟲卵上。

她微微蹲下，目光冷靜地觀察著這些半透明的卵囊。藉著實驗室的光線，可以清楚地看到卵內蠕動的生物，它們似乎正在等待宿主靠近，隨時準備躍出，尋找寄生對象。

但瑪奇瑪注意到了一點——

這些抱臉蟲卵，比之前他們見過的那些，更大，卵囊表面的血管脈絡更加清晰，內部的抱臉蟲也比尋常的個體更為龐大。她的指尖輕輕觸碰卵殼，敏銳地感受到一種不同尋常的生命波動。

她的瞳孔微微一縮，輕聲開口：「……這不是普通的抱臉蟲。」

電次一愣：「啊？」

瑪奇瑪緩緩起身，淡淡地補充道：「這些，是異形女皇的抱臉蟲。」

空氣瞬間變得死寂，所有人都感到一股深深的寒意從脊背升起。

「啥玩意兒？」帕瓦皺著眉，一臉嫌棄地瞪著瑪奇瑪，顯然對剛才的話完全沒聽懂。

瑪奇瑪沒有急著回答，而是先抬起手，食指與拇指再次比出手槍的形狀，朝著那顆異形女皇的抱臉蟲卵輕輕一扣。

「砰。」

低沉的呢喃聲響起，空氣微微震顫，抱臉蟲卵瞬間爆開，黏稠的黃色體液濺射一地，殘破的組織隨著衝擊波四散開來，就像一顆尚未孵化的胎兒被強行扼殺在襁褓之中。

做完這一切後，她才收回手，目光掃過在場眾人，緩緩開口解釋道：

「異形女皇，簡單來說，就是這些抱臉蟲卵的母體。」她的語氣平靜而自然，彷彿只是在討論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抱臉蟲卵通常分為兩種——普通抱臉蟲和皇后抱臉蟲。」

電次眨了眨眼：「這兩種有啥區別？」

「普通抱臉蟲會孵化成一般的異形，而皇后抱臉蟲，則會孵化出新的異形女皇。」瑪奇瑪頓了頓，繼續解釋，「一般來說，異形女皇會在適合生存的環境中建立巢穴，並通過體內的生殖器官直接產下抱臉蟲卵。這些卵會進入休眠狀態，只有當宿主接近時，卵殼才會自動張開，讓抱臉蟲緩緩爬出，並尋找合適的宿主進行寄生。」

「哼，聽起來也沒啥了不起的。」帕瓦一臉不屑地擺擺手。

瑪奇瑪微微側目，淡淡地看了她一眼：「如果抱臉蟲成功寄生，你恐怕不會這麼想。」

帕瓦哼了一聲，沒再插嘴。

瑪奇瑪繼續說道：「抱臉蟲的寄生方式極具針對性。當它發現宿主後，會用尾巴緊緊纏住宿主的脖頸，並將一根管狀生殖器深入宿主的喉嚨，完成受精過程。這一過程被稱為『注孕』。」

「等、等一下！」電次臉色微變，眉頭狠狠皺起，「深入喉嚨？那人不會直接窒息死掉嗎？」

「不會。」瑪奇瑪搖了搖頭，「抱臉蟲會分泌一種類似麻醉劑的物質，使宿主暫時陷入昏迷，同時提供氧氣維持宿主生命。這個過程通常持續數小時到十幾小時不等，在此期間，宿主無法掙脫，也無法殺死體內的胚胎。」

電次忍不住吞了口唾沫，感覺後背一陣發涼：「靠.....聽起來比惡魔還恐怖.....」

「寄生完成後，抱臉蟲會自行死亡，而它產下的卵則會留在宿主體內，並逐漸孵化成異形胚胎。」瑪奇瑪平靜地繼續解釋，「當胚胎完全成熟，它會咬破宿主的肺部，擠壓並撐裂肋骨，從宿主體內破出，也就是『破胸』的過程。」

「靠！」電次不自覺地捂住自己的胸口，想像了一下那種死法——肺被撕裂，肋骨向外扭曲，整個胸腔被硬生生撐破……光是想想，他就覺得一股惡寒直衝腦門。

「總之……」瑪奇瑪最後掃視了一圈，「如果你們看到抱臉蟲，唯一正確的做法，就是在它接近你之前殺掉它。」

電次、帕瓦、秋等人不約而同地咽了口口水。

「……媽的，這玩意比惡魔還要噁心。」秋低聲罵道，手裡的武士刀下意識地緊了緊。

「確實……」電次苦笑了一下，強忍著心裡的不適，「但現在最重要的是，我們得找到小紅和吉田。」

瑪奇瑪環顧四周，確認暫時沒有其他異形威脅後，掏出通訊器，冷靜地下達指令：「醫療組，立即派人進入溫室，對蕾塞和武士刀進行緊急輸血，並安排他們轉送ICU。」

片刻後，幾名全副武裝的醫療人員迅速抵達，他們小心翼翼地避開地面上殘留的異形血液，將昏迷不醒的蕾塞和武士刀抬上擔架。輸血設備被快速連接，透明的輸液管中，鮮紅的血液緩緩流入他們蒼白的身體。

「他們的生命體徵暫時穩定，但仍需接受進一步觀察。」其中一名醫生抬頭看向瑪奇瑪，沉聲匯報。

瑪奇瑪微微點頭，神色未曾改變，聲音冷靜如常：「盡快安排轉院，確保他們不會在甦醒後出現任何異形感染的症狀。」

醫療組隨即加快動作，將兩人推往走廊深處，逐漸消失在眾人的視線之外。

確認一切妥當後，瑪奇瑪這才轉身，看向電次等人，眼神凌厲而果斷：「繼續行動，六樓。」

與此同時，公安大樓六樓的某個陰暗角落——

吉田緩緩睜開眼睛，頭腦一片混沌，四周瀰漫著一股潮濕腐敗的氣息。他的身體被黏稠的分泌物覆蓋，像是被什麼東西拖拽過一般，手腳都有些僵硬。

他試圖活動身體，視線漸漸清晰，隨即他猛然意識到——小紅不見了！

吉田的心跳瞬間加快，他環顧四周，發現自己正身處一個異樣的空間。牆壁和地面都被一種不明的生物性物質覆蓋，像是融合了肉塊與樹脂的怪異結構，而在他正前方，一個濕漉漉的、蠕動的生物正緩緩張開——

那是一個形狀類似女性生殖器的異形巢穴。

吉田瞪大雙眼，額角滲出冷汗，他的呼吸變得急促。眼前的景象讓他感到無比噁心，但更讓他毛骨悚然的是——巢穴內部，正在緩緩擠出一個生物！

那是一隻剛剛成型的異形，黑色的外骨骼泛著濕潤的光澤，四肢纖長卻帶著野獸般的肌肉感，它像是新生的嬰兒一般，從那詭異的「子宮」裡緩緩爬出，口中滴落出帶有腐蝕性的黏液，每一次扭動都發出

令人膽寒的咕嚕聲。

吉田屏住呼吸，雙手顫抖地摸向口袋，那裡裝著他的對講機。他不敢大幅度動作，生怕驚動那個剛出生的怪物。

就在這時，他餘光瞥見腳邊擺放著一個熟悉的物體——

那是一個抱臉蟲卵！

卵殼表面還覆蓋著一層黏稠的液體，像是剛剛甦醒，輕微地顫動著，彷彿隨時都會打開，釋放出致命的抱臉蟲！

吉田的心跳得幾乎要衝破胸腔，但他仍然強迫自己冷靜，按下對講機的通話鍵，聲音壓低到了極致，努力不讓自己的恐懼顯露出來：「喂……是瑪奇瑪小姐嗎？我是吉田……我在六樓，異形的巢穴裡……」

對講機另一端，電梯內的瑪奇瑪等人立刻接通了訊號，瑪奇瑪的聲音平靜而堅定：「你能描述一下情況嗎？」

吉田的視線掃過四周，盡量讓自己的思維保持清晰：「小紅……不在這裡，她可能被帶走了，異形……它們正在尋找她……在我面前，有一個抱臉蟲卵……而且……有一隻剛出生的異形……」

「異形剛出生？」秋的聲音從對講機裡傳來，帶著一絲緊張。

吉田咽了口唾沫，額角滲出更多的冷汗，他努力克制著不去看那隻蠕動的怪物，但就在他話音未落的一瞬間——

「啪——！」

他眼前的抱臉蟲卵猛地張開，裡面的生物劇烈抽搐了一下，似乎隨時都會彈射而出！

吉田的瞳孔驟然收縮，他猛然大叫：「操——！」

緊接著，對講機裡傳來一陣刺耳的雜音，通訊瞬間中斷。

電梯內，瑪奇瑪等人的臉色隨之凝重起來。

第四章 增員

緊急狀況。

電梯發出一聲刺耳的金屬摩擦聲，猛地一震，停了下來。

「哎？怎麼回事？！」電次驚叫出聲。

電梯內的燈光閃爍了幾下，隨即陷入了幽暗的緊急照明模式。整個空間瞬間變得狹窄又壓抑，空氣彷彿都變得沉悶起來。

瑪奇瑪迅速按了幾下按鈕，但毫無反應，緊接著，她看向秋：「看來我們被困住了。」

秋皺起眉頭，嘗試用對講機聯繫外界：「喂，這裡是公安特異4課，我們的電梯卡在五樓和六樓之間，請求支援。」

對講機裡只有刺耳的雜音。

「媽的，該不會是異形搞的鬼吧？」電次皺著眉，把瑪奇瑪摟得更緊了一些，「這地方太窄了，我討厭被困住。」

瑪奇瑪感受到電次的焦躁，抬起手輕輕拍了拍他的後背，聲音柔和：「冷靜點，電次。只是一點小問題，我們很快就能出去。」

電次深吸了一口氣，依舊沒有鬆開她，反而把臉埋進瑪奇瑪的肩膀上，悶悶地說：「我不管，我就要抱著妳。」

瑪奇瑪嘴角微微上揚，眼神帶著一絲寵溺，伸手輕撫著他的後頸，像是在安撫一隻炸毛的小狗。

一旁的姬野則笑著調侃：「哎呀，電次，瑪奇瑪小姐都沒急，你慌什麼？」說著，她順勢攬住了秋的手臂，腦袋靠在他的肩膀上，「不過話說回來，這地方還真讓人不舒服呢。」

秋嘆了口氣，雖然沒說什麼，但也沒有推開姬野，反而順勢讓她靠得更舒服一些。他心裡雖然焦急，但他知道，現在貿然行動只會讓情況更糟。

這時，帕瓦環視了一圈，發現電次抱著瑪奇瑪，姬野抱著秋，而自己孤零零地站著，一股莫名的失落感湧上心頭。

她撇了撇嘴，哼了一聲，然後——

雙手交叉，抱住了自己，手心放在肩膀上，彷彿這樣就能找到點安全感。

「哈！哼！你們這些凡人居然要靠別人來取暖，本大爺才不需要！」帕瓦昂起下巴，一副高傲的樣子，但怎麼看都透著一絲無奈和委屈。

電次瞥了她一眼，笑得賊壞：「哈哈，帕瓦，妳這是在抱自己呢？」

「閉嘴！本大爺才不需要別人抱！」帕瓦紅著臉吼道，扭過頭不去看他們。

「好了，不要吵了。」秋沉聲道，「瑪奇瑪小姐，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瑪奇瑪沉思片刻，輕聲道：「既然通訊受阻，我們要麼強行破開電梯門，要麼等待外部支援。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要保持冷靜。」

她話音剛落，電梯頂部傳來一陣奇怪的金屬刮擦聲。

眾人瞬間警覺，電次下意識握緊了瑪奇瑪，秋也把手伸向腰間的武士刀，姬野的幽靈手開始隱隱浮現，而帕瓦……則更加用力地抱緊自己，嘴裡嘀咕著：「什麼鬼聲音……」

緊接著——

「砰！」

電梯頂板猛然凹陷，一道黑影在昏暗的光線下若隱若現。

空氣瞬間凝固，眾人的心跳幾乎同步加快。

「……操，該不會是異形吧？」電次咽了口唾沫。

瑪奇瑪看著頭頂緩緩凹陷的電梯頂板，嘴角微微揚起，似乎一點都不慌亂，反而帶著一絲篤定的自信。她輕輕地掃了一眼眾人，聲音平靜而柔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力量：

「如果真的是異形的話，那就沒問題了。」

電次愣了一下：「啥？這怎麼能叫『沒問題』？」

瑪奇瑪轉頭看向他，金色的瞳孔中閃爍著獨特的光輝，嘴角微微上揚，語氣平淡卻透著絕對的掌控感：

「因為我可以支配它。」

空氣瞬間安靜了一秒。

帕瓦張了張嘴，滿臉不可置信：「哈？！妳說啥？！妳還能支配那種怪物？！」

秋微微皺眉：「瑪奇瑪小姐，您確定？」

「嗯。」瑪奇瑪輕輕點頭，「如果我能支配它，就能讓我們在接下來的行動中更加順利。」

電次盯著她，眼神裡帶著一絲震撼，隨後竟然笑了，眼裡滿是欣賞和狂熱。

「瑪奇瑪小姐，妳太酷了。」

他原本就喜歡瑪奇瑪，但這一刻，那種喜歡似乎更加強烈了。他喜歡她的強大，喜歡她那種掌控一切的態度，喜歡她無論面對什麼情況都能保持冷靜的模樣……總之，他覺得自己越來越喜歡瑪奇瑪小姐了。

然而，就在這時——

「砰！」

電梯頂板被猛地撕裂，一隻漆黑猙獰的異形從天而降，鋒利的爪子在昏暗的光線下閃爍著冰冷的寒意。

「操！」電次本能地把瑪奇瑪護在身後，而秋和姬野也立刻進入戰鬥狀態。帕瓦大吼一聲：「該死的怪物！本大爺要把你劈成兩半！」

異形剛一落地，幾人就一擁而上，死死地將它按在地面上。它瘋狂掙扎，尾巴猛地一甩，銳利的尾刃幾乎在一瞬間就要刺穿其中一人的胸膛！

然而——

就在生死一線之間，瑪奇瑪輕輕抬起一隻手，聲音柔和得像是在安撫一隻躁動的小貓：

「夠了。」

異形的動作猛地一滯。

它的尾巴停在半空，猩紅的口器微微張開，雙顎之間的內巢牙露出，但卻再也無法前進半分。

瑪奇瑪，支配了它。

電梯內，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電次不可思議地看著這一幕。

瑪奇瑪微微一笑，俯視著那隻被她徹底掌控的異形，輕聲道：

「來，嘗試說話吧。」

異形的身體微微顫抖，彷彿正在和什麼無法抗拒的力量進行抗衡……隨後，它那張充滿殺意的利齒嘴巴緩緩張開，伴隨著一陣嘶啞低沉的怪異聲響——

它，開始嘗試開口說話。

電梯裡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屏息凝視著眼前的異形。瑪奇瑪支配它的事實已無需質疑，更令人驚訝的是——它竟然真的在嘗試開口說話。

異形的喉嚨發出低沉嘶啞的振動聲，宛如金屬摩擦般刺耳，幾個音節斷斷續續地從它那森然的口器中擠出，逐漸拼湊成一句完整的話：

「我……只是……刺客。」

幾人對視了一眼，秋皺眉道：「刺客？」

瑪奇瑪微微點頭，繼續問道：「誰派你來的？」

異形微微抬起頭，眼窩深處的黑暗彷彿晦澀不明的深淵，它緩慢地說道：「女皇……她說……要殺死所有……人類。」

空氣瞬間凝固，異形的話語帶著本能的敵意，讓人忍不住後背發涼。

「她說……這樣……異形……才會有……『家』。」

沉默片刻後，電次不耐煩地撓了撓頭：「囉嗦了半天，就一句話的意思——你們女皇打算把地球上所有人都幹掉，然後讓你們這些怪物當老大？」

異形輕微點頭，算是默認了這個說法。

帕瓦翻了個白眼，叉腰囂張道：「哈！要是本大爺成為女王，肯定不會像你們這麼蠢，哪有人要把食物全殺光的？」

秋沒理會帕瓦的發言，而是冷冷看向瑪奇瑪：「既然這傢伙承認自己是刺客，那就沒理由留它活著。」

然而，就在眾人以為瑪奇瑪會讓異形自爆時，那怪物卻忽然低下了頭，用粗啞的聲音說出了讓所有人意外的話——

「饒……我一命。」

眾人一愣。

異形緩緩抬起頭，似乎有些掙扎，但最終還是低聲說道：「我……自孵化以來……從未有選擇……從未有自由……現在……是您……給了我……生存的意義……」

它頓了頓，語氣帶著一絲莫名的敬畏：「瑪奇瑪……小姐。」

一時間，氣氛變得微妙起來。

電次、秋、姬野和帕瓦面面相覷，一時之間不知道該作何反應。誰能想到，剛才還凶殘至極、試圖屠殺他們的異形，竟然會用如此卑微的語氣乞求活下去？

瑪奇瑪嘴角微微上揚，似乎早已預料到這一幕，她緩緩轉頭看向電次：「電次君，我想這隻異形很有趣。」

電次愣了一下，隨即撓了撓頭：「啥？妳的意思是……要收編它？」

「是啊。」瑪奇瑪輕笑道，「而且，我有理由相信它就是當初寄生帕瓦的那隻破胸蟲。」

所有人驚愕地望向異形，而異形也愣了一下，似乎在回憶自己的起源。

「……靠。」電次喃喃道，「那意思是，帕瓦這傢伙，算是它的『媽』？」

「呸呸呸！本大爺才不是生它的！」帕瓦炸毛般地跳起來，甩著血之鐮刀大喊，「這玩意兒才不是本大爺的崽子！本大爺才不要生奇怪

的東西！」

姬野忍不住笑了一聲：「可惜啊，它確實是從妳胸口中鑽出來的。」

帕瓦氣得直跺腳，而異形則安靜地站在原地，似乎對這番話並不在意。

「既然如此……」電次聳聳肩，「不如給它起個名字吧。」

幾人交換了一個眼神，最終帕瓦最先開口：「就叫比利吧。」

「比利？」

「隨便想到的，反正比起異形，聽起來順耳多了。」

「也罷。」秋嘆了口氣，「反正現在它聽從瑪奇瑪的命令，總比再多一個敵人好。」

瑪奇瑪淡然一笑，轉頭看向異形：「比利，這個名字，你喜歡嗎？」

異形沉默了幾秒，緩緩點頭：「比……利……」

接著，它用低沉而緩慢的聲音說道：「我喜歡……這個名字。」

比利的語氣中，似乎帶著一絲前所未有的情緒——像是某種對存在意義的認同。

至此，電次等人的隊伍中，正式加入了一位名為「比利」的異形。

幾人意識到，繼續被困在電梯裡不是辦法，必須儘快想出對策。就在眾人一籌莫展時，比利緩緩抬起頭，目光停留在電梯頂板那個破洞——也就是它剛剛從上方掉落的地方。

「可以……從這裡……爬上去四樓。」比利用它低沉沙啞的嗓音說道，黑色的爪子指向洞口。

電次看了一眼，撇了撇嘴：「喂，你行不行啊？別搞到一半又掉下來。」

比利沒有理會他，而是彎曲四肢，身體緊貼電梯內壁，爪子猛地扣住破損的頂板邊緣，尾巴靈活地勾住支撐架，輕鬆地躍了上去。

看到它的敏捷動作，眾人對視一眼，顯然都對這隻異形的適應能力感到有些驚訝。

然而，就在比利即將行動時，瑪奇瑪忽然開口了。

「等一下，比利。」她微微抬起下巴，語氣不帶絲毫情感，「我不需要沒有用的狗。」

比利頓時僵住，緩緩轉頭看向瑪奇瑪，尾巴在空中微微晃動，似乎在揣摩她的意思。

「如果你能按照我的命令，獵殺你的同類——也就是其他異形，我會讓公安收養你。」瑪奇瑪微微一笑，「到時候，你會有一個穩定的住所，還有食物。」

「食物？」比利低聲嘶鳴了一聲，語氣中帶著一絲興奮，「我……不需要普通食物……我只吃人類。」

「很好。」瑪奇瑪點點頭，「如果你能證明自己有價值，每當有死刑犯判決，我們就交給你處理，讓公安餵養你。」

比利沉默了一下，然後低聲笑了起來：「……可以。」

「但如果你做不到，」瑪奇瑪的笑容瞬間收斂，眼神變得冷酷無情，「你就沒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電次看著這一幕，心裡有點說不出的感覺。他覺得瑪奇瑪的做法有點過了，但仔細想想，又覺得沒什麼問題——畢竟，這可是差點害死帕瓦的傢伙，憑什麼要給它留情面？

「聽明白了嗎，比利？」瑪奇瑪最後問道。

比利的頭顱微微低下，擺出一種臣服的姿態：「是的……瑪奇瑪小姐。」

電次靈活地攀爬著電梯井的破損牆壁，身手敏捷地率先爬上四樓。他站穩後回頭往下看，正準備幫其他人上來，然而就在這時，他毫不猶豫地變身成電鋸人，體表的血肉迅速撕裂，鋸齒的轟鳴聲在狹小的空間內迴盪開來。

比利見狀，整張異形臉猛地一僵，尾巴本能地豎起，一副被嚇了一跳的模樣。不過，他最終只是低聲嘀咕了一句：「真是奇怪的生物……」然後繼續沉默不語。

電次懶得搭理比利，手臂上的鏈鋸隨即高速旋轉，伴隨著一聲金屬摩擦的刺耳聲，鋸齒間猛然射出一道鐵鏈，精準地纏住了瑪奇瑪的腰。

「瑪奇瑪小姐，抓緊了！」

瑪奇瑪微微一笑，面不改色地任由鐵鏈收緊，將她迅速拉向四樓。然而，在上升的過程中，因金屬鏈條的高速摩擦，她的手臂被割出一道細長的傷口，殷紅的血珠沿著白皙的皮膚滑落。

不過，傷口並未持續太久——幾乎是轉瞬之間，她的血跡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傷口也徹底癒合，如同從未受傷一般。

電次好奇地看了一眼，撓了撓頭：「瑪奇瑪小姐，你恢復得也太快了吧……」

瑪奇瑪輕輕拍了拍裙擺，語氣平淡地說道：「這不是恢復。」

的確，她並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自癒能力。她的身體本該承受疼痛，傷口理應留下痕跡，但由於她與日本總理大臣的契約，原本她所受的任何傷害，都會被等量轉嫁到全國各地的普通民眾身上，變成他們的疾病、痛苦或不幸。

然而，自從她與電次在一起後，她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某天，在一次加班結束後，她找到了日本總理，並用死亡威脅的方式，成功逼迫對方同意修改契約內容。

如今，新的契約條件是——她所承受的所有傷害，將轉嫁至全球各地監獄中的重刑犯身上，由他們代替她承受疾病、苦難與折磨。

當瑪奇瑪把這件事告訴電次時，電次興奮得不得了，直接把她抱了起來，興高采烈地在她臉上狠狠親了一頓。那一刻，瑪奇瑪的臉瞬間漲紅，像個熟透的西紅柿一般，甚至連呼吸都微微亂了節奏。她微微睜大眼睛，似乎沒料到電次會突然做出這樣的舉動，胸口湧上一種陌生卻又微妙的悸動，像是有什麼柔軟的東西正輕輕撓著心臟。她一向習慣掌控一切，甚至連感情也是如此，但此刻，她卻破天荒地感到了

一絲被動，甚至……有些措手不及。

回到現實，瑪奇瑪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袖，隨後彎腰背起了帕瓦，靈巧地踩著電梯井壁，帶著她一同躍上四樓。

帕瓦落地後立刻活動了一下手腕，隨即用血液凝聚出一根結實的棒球棍，得意地揮了揮，笑得囂張無比：「好了！輪到姬野和秋了！本大爺親自助攻！」

最終，所有人順利抵達四樓，暫時擺脫了困境。然而，他們心知肚明，真正的戰鬥，才剛剛開始。

第五章 第一戰

幾人從電梯井爬上四樓，稍作喘息後，立刻開始在昏暗的走廊中尋找通往更高樓層的樓梯口。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腐臭與金屬交雜的氣息，牆壁上還殘留著不明液體的痕跡，讓人不禁心生警惕。電次握緊電鋸，目光在四周遊移，瑪奇瑪則神色平靜地走在最前方，像是在思考著什麼。帕瓦揮舞著她的血製棒球棍，一邊走一邊嘟囔著「要是有怪物來，老娘第一個砸爆它的頭」，姬野與秋則緊跟在後，時刻保持警惕。比利輕巧地攀附在天花板上，用異形特有的視角觀察四周，他低聲嘶鳴，表示前方不遠處似乎有通往樓上的樓梯口。

在瑪奇瑪的提醒下，電次意識到自己維持電鋸人形態會大量消耗血液，而他們目前還不知道接下來會遭遇什麼敵人，如果在關鍵時刻因為貧血而陷入劣勢，那可就糟糕了。於是，他果斷收回了電鋸，恢復成普通人類的形態，長舒一口氣的同時，感覺自己頭腦清明了不少。

瑪奇瑪看著他，嘴角微微上揚，彷彿早就料到了這一點。她輕輕地從隨身的包裡取出一個小型保溫袋，裡面裝著幾袋血袋，隨意晃了晃，袋中的深紅色液體隨著她的動作輕微晃動，映出詭異的光澤。

「電次君，我知道你總是戰鬥到最後一刻才會想到補充血液。」她語氣溫和，帶著一絲了然的笑意，「所以，我特意準備了一些血袋，以防萬一。」

電次看著她手中的血袋，愣了一下，隨即心頭一熱，嘴角不自覺地揚起。果然，瑪奇瑪小姐總是比他想得更周到，甚至連他的戰鬥習慣都摸得一清二楚。

「瑪奇瑪小姐，你也太懂我了吧！」電次感動地搓了搓鼻子，一臉興奮地湊了過去，「這是不是代表，你其實很關心我啊？」

瑪奇瑪微微一笑，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輕輕將血袋放回袋中，繼續向前走去。她的步伐穩健而從容，彷彿一切盡在掌握之中。

電次看著她的背影，心裡不禁又多了幾分傾慕。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那裡跳動得比平時稍微快了一些。雖然他們已經在一起了，但每當瑪奇瑪展現出這種強大、可靠又溫柔的一面時，他還是會忍不住更加喜歡她一點。

「真是個讓人著迷的女人啊……」電次喃喃自語，嘴角的笑意更深了幾分。

電次轉過頭，正準備繼續向前，卻猛然發現秋和姬野已經默契地戴上了墨鏡，一副見怪不怪的模樣。

「喂，你們倆幹嘛啊？」電次眨了眨眼，一臉疑惑。

「防閃。」秋推了推墨鏡，語氣淡然。

「你們兩個實在是太亮了，差點把我眼睛閃瞎。」姬野嘆了口氣，故作誇張地揉了揉太陽穴，「本來以為是在跟異形戰鬥，結果卻成了見證熱戀情侶放閃的觀眾，我真是倒了八輩子霉……」

「啥啊？我們哪裡有放閃！」電次不服氣地喊道。

「你剛剛滿臉感動地看著瑪奇瑪小姐，眼神都快變成愛心形狀了。」姬野撇了撇嘴，「瑪奇瑪小姐稍微對你好一點，你就跟哈士奇一樣搖尾巴，誰受得了啊？」

「……」電次被說得臉有點發熱，嘴巴張了張，卻又找不到反駁的理由。

一旁的帕瓦則一臉嫌棄地抱著胳膊：「喂，電次，汝能不能克制一點？本大爺都快被膩死了！」

瑪奇瑪依舊保持著溫柔的笑容，彷彿對這一切毫不在意。她輕輕歪了歪頭，似乎對電次的窘迫感到一絲趣味，但也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淡然地繼續向前走去。

電次摸了摸鼻子，嘴裡嘀咕著：「嘖，這群人就是嫉妒我有女朋友……」然後加快了腳步，緊跟在瑪奇瑪身後，嘴角卻悄悄地揚起了一絲笑意。

比利突然警覺地停下腳步，尾巴微微豎起，發出低沉的嘶鳴：「前方有情況。」

眾人瞬間緊張起來，順著比利的視線望去，只見漆黑的走廊盡頭，一支密密麻麻的抱臉蟲大軍正從陰影中蠕動而出，骨節扭曲，步伐怪異，令人頭皮發麻。而在它們身後，幾隻高大猙獰的異形緩緩從黑暗中顯現，空洞的眼窩死死盯著他們，口中的內巢牙時不時彈出，似乎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要將他們撕碎。

「嘖，真是夠噁心的。」姬野皺起眉頭，手指微微顫了顫，但很快就恢復了冷靜。

「戰鬥模式。」秋低聲說道，幾人立刻調整狀態，準備迎戰。

電次毫不猶豫地拉動胸前的拉環，伴隨著「嗡——」的一聲，他的額頭、雙臂瞬間彈出電鋸，齒輪飛速旋轉，鋒利的鋸齒在空氣中震顫，發出令人不寒而慄的金屬嗡鳴。

帕瓦則露出興奮的獠牙笑容，隨手將手中的棒球棍一拋，棍子在半空中化作一灘鮮血，隨即凝聚成一柄猙獰而修長的血之鐮刀，她單手一掄，刀刃在空氣中劃出一道銳利的弧線，帶著危險的血光。

瑪奇瑪依舊保持著鎮定自若的微笑，她輕輕抬起手，食指與拇指並攏，比成一把手槍的形狀，目光平靜地看向前方，彷彿在計算著最佳的戰術安排。

秋的手緩緩搭上刀鞘，手指微微施力，拇指輕輕一推，露出了詛咒武士刀鋒利的刀刃，他的另一隻眼睛中，未來惡魔正注視著前方，隨

時為他提供未來兩秒內的戰鬥畫面，讓他可以在異形襲來之前，做好最精準的反擊和防禦。

姬野深吸了一口氣，伸出右手，微微張開五指，幽靈惡魔的無形之手立刻在她周圍浮現，她的目光鎖定了那些隱藏在陰影中的異形，低聲道：「準備扭斷它們的脖子。」幽靈惡魔微微震動，似乎已經蠢蠢欲動。

比利則弓起背脊，尾巴高高揚起，泛著銳利寒光的尾刃微微擺動，隨時準備甩出致命一擊。他的眼神閃爍了一下，但很快堅定下來，作為瑪奇瑪的「狗」，他必須證明自己的價值——即便是殺死自己的同類也在所不惜。

空氣驟然緊繃，彷彿連時間都在這一刻凝固。

「上。」瑪奇瑪輕輕吐出一個字。

下一秒，電次率先衝了出去，旋轉的電鋸劃破空氣，發出震耳欲聾的咆哮，而抱臉蟲與異形的尖嘯聲也隨之響徹走廊。

電鋸的轟鳴聲如同野獸的咆哮，電次胸口的拉環猛地一拉，鋸齒瘋狂旋轉，帶起一陣刺耳的金屬摩擦聲。他的眼神中燃燒著狂熱的戰意，嘴角咧開一抹猙獰的笑容，彷彿已經嗅到了血腥的氣息。電鋸手臂高高舉起，帶著雷霆萬鈞之勢狠狠劈下，鋸齒撕裂空氣，發出「嗡——嗤啦！」的巨響。幾隻抱臉蟲瞬間被斬成兩半，內臟和酸液如同噴泉般迸射而出，濺在他的臉上和身上。電次毫不在意，反而伸出舌頭舔了舔嘴角的血跡，興奮地大吼：「噢噢噢！爽爆了！再來啊！！」

帕瓦的怒吼緊隨其後，她的血之鐮刀在空中劃出一道猩紅的弧光，刀刃上纏繞著濃稠的血氣，彷彿連空氣都被撕裂。她猛地一躍，鐮刀橫掃而過，三隻抱臉蟲連慘叫都來不及發出，便被攔腰斬斷，斷口處噴湧出大量的黃色酸液，濺在地上發出「滋滋」的腐蝕聲。帕瓦一腳踩在蟲屍上，鐮刀高高舉起，狠狠劈下，將一隻試圖偷襲的抱臉蟲從頭到尾劈成兩半，血肉橫飛。她狂笑著，眼中滿是嗜血的快感：「哈哈哈！本大爺的鐮刀可還沒吃飽呢！！」

秋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在戰場中穿梭，他的步伐輕盈而精準，每一次閃避都恰到好處，抱臉蟲的撲擊總是擦著他的衣角落空。他的武士刀在黑暗中劃出一道道寒光，刀刃如同閃電般迅捷，每一次揮刀都伴隨著一聲輕微的「嗤」響，一隻抱臉蟲的頭顱便高高飛起，斷口處噴濺出綠色的腦漿。秋的眼神冷靜如水，刀身上甚至連一滴血珠都未曾沾染，彷彿他的每一次斬擊都是在進行一場優雅的舞蹈。

瑪奇瑪依舊站在原地，她的手指輕輕一抬，食指與拇指組成一把「手槍」的形狀，目光淡漠地望著前方。一隻抱臉蟲猛然躍起，張開滿是利齒的口器朝她撲來。瑪奇瑪的嘴角微微上揚，輕聲吐出一個字：「砰。」瞬間，一道無形的衝擊波爆發，抱臉蟲的頭顱在半空中炸裂，綠色的腦漿和酸液如同煙花般四散飛濺。她的動作優雅而從容，彷彿這一切不過是她隨手為之的消遣。

比利的尾巴如同一條致命的鞭子，帶著破空之聲猛然甩出，尾刃瞬

間刺穿了幾隻抱臉蟲的身體，將它們串成一串。抱臉蟲在尾刃上瘋狂掙扎，發出刺耳的尖叫聲，酸液順著尾巴滴落，腐蝕著地面。比利冷冷地看著它們，尾巴猛地一甩，將蟲屍狠狠砸向牆壁，發出「砰」的一聲悶響。他的眼中閃過一絲狠厲，低吼一聲，再次衝入戰場。

就在這時，走廊深處傳來一陣低沉的嘶吼，一隻異形緩緩現身。它的黑色外骨骼在幽暗的燈光下泛著森冷的光澤，口中的內巢牙緩緩伸出，滴落著腐蝕性的唾液。電次的眼睛瞬間亮了起來，他舔了舔嘴唇，電鋸手臂高高舉起，鋸齒瘋狂旋轉，發出刺耳的轟鳴聲：「終於來了啊……老子等不及了！！」

瑪奇瑪微微一笑，眼中閃過一絲興味：「這才剛剛開始呢。」

帕瓦揮舞著鐮刀，興奮地大喊：「哈哈哈！本大爺要砍爆它的腦袋！！」

秋的武士刀微微抬起，目光銳利如鷹隼：「保持警惕，別被它近身。」

姬野的幽靈之手在空中緩緩浮現，她輕笑著說道：「那就來試試看，這傢伙到底有多難纏吧。」

比利低吼一聲，尾巴微微揚起，蓄勢待發。

空氣中瀰漫著血腥味和腐蝕氣息，異形的咆哮聲如同戰鼓般敲擊在每個人的心頭。電次率先衝了出去，電鋸手臂帶著狂暴的力量狠狠劈向異形。鋸齒與異形堅硬的外骨骼碰撞，火花四濺，發出刺耳的金屬摩擦聲。異形的尾巴猛然甩出，電次一個側身躲過，反手一鋸劈向異形的頭部。異形的內巢牙猛然彈出，電次險險避開，鋸齒順勢劃過它的側腹，帶起一片黑色的血肉。

帕瓦緊隨其後，鐮刀帶著猩紅的弧光狠狠劈下，異形的尾巴被斬斷一截，黑色的血液噴湧而出。她一腳踩在異形的背上，鐮刀高高舉起，狠狠刺入它的背部。異形發出一聲痛苦的嘶吼，瘋狂掙扎，帕瓦被甩飛出去，但她一個翻身穩穩落地，眼中滿是興奮：「哈哈哈！再來！！」

秋的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現在異形的側面，武士刀閃電般刺出，刀刃精準地刺入異形的關節處，黑色的血液噴濺而出。異形的爪子猛然揮來，秋一個後空翻躲過，武士刀再次揮出，刀刃劃過異形的脖頸，帶起一片黑色的血肉。

瑪奇瑪依舊站在原地，手指輕輕一抬，無形的衝擊波爆發，異形的頭部猛然一偏，外骨骼上出現了一道裂痕。她的眼神淡漠，彷彿這一切不過是她隨手為之的遊戲。

比利的尾巴猛然刺出，尾刃精準地刺入異形的腹部，異形發出一聲痛苦的嘶吼，黃色的血液順著尾巴滴落。比利猛地一甩，將異形狠狠砸向牆壁，牆壁瞬間崩塌，碎石四濺。

戰鬥進入了白熱化階段，血腥與暴力在空氣中交織，每個人的眼中都燃燒著狂熱的戰意。電次的電鋸轟鳴聲、帕瓦的狂笑聲、秋的刀刃破空聲、瑪奇瑪的輕語聲、比利的低吼聲，交織成一首狂暴的戰歌。異形的嘶吼聲逐漸減弱，最終在眾人的圍攻下轟然倒地，黃色的血液

在地面上蔓延開來。

電次一腳踩在異形的屍體上，電鋸手臂高高舉起，鋸齒瘋狂旋轉，發出刺耳的轟鳴聲。他咧開嘴，露出一個猙獰的笑容：「爽！！還有誰？！」

走廊深處的陰影彷彿一張猙獰的血盆大口，低沉的嘶吼聲迴盪在空氣中，帶著令人戰慄的殺意。第二隻，第三隻異形緩緩爬出，它們漆黑的外骨骼在微弱的燈光下泛著森冷的光澤，內巢牙滴落的腐蝕性唾液「嗤嗤」作響，將地板灼燒出一個個焦黑的洞口。尾巴緩緩擺動，鋒利的尾刃泛著森寒的光澤，空洞的眼窩直勾勾地盯著電次，彷彿嗅到了獵物的氣息。

電次盯著異形的猙獰輪廓，嘴角的笑意逐漸扭曲，興奮與瘋狂在血液裡沸騰。殺戮的衝動像是毒品一般，讓他渾身戰慄，骨子裡那股嗜血的獸性被徹底喚醒。

「我操你媽，真他媽來了啊，操你媽的。」他低聲咆哮，嗓音沙啞，充滿暴虐的狂喜。

但下一秒，他突然狂笑起來，聲音在狹窄的走廊裡迴盪，像個徹底失控的瘋子。

「哈哈哈哈！你們這群噁心的蟲子，還敢來送死啊？！」

電鋸轟鳴，鋸齒瘋狂旋轉，金屬與空氣摩擦出的尖銳音浪讓人耳膜發麻。他舔了舔嘴角，眼神狂熱得彷彿要燃燒起來，血腥的戰鬥讓他的腎上腺素飆升到極限，整個人都陷入狂暴的殺戮慾望之中。

「老子幹死你們！！」

話音未落，他猛地俯身衝刺，化作一道撕裂黑暗的血色閃電，朝著兩隻異形撲殺而去！

電鋸轟鳴如同惡鬼怒吼，他猛地俯身，雙腿發力衝刺，朝著兩隻異形狂奔而去。走廊的燈光在他狂暴的身影下拉出扭曲的陰影，空氣中瀰漫著血腥與腐蝕的味道。

異形的尾巴瞬間抬起，宛如毒蛇般猛刺而出，試圖將這個狂妄的人類貫穿在牆上。然而，就在尾刃即將命中他的一剎那——

電次猛然一滑！

「嗡嗡嗡嗡——！！」

伴隨著電鋸瘋狂的轟鳴聲，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低身滑鏟！整個人幾乎貼著地面，在兩隻異形腳下劃過，電鋸手臂高高揚起，雙臂一揮——

噗嗤！！！

兩道血霧同時爆開，黃色的血液噴湧而出，猶如綻放的死亡之花！

兩隻異形的腦袋在電鋸的切割下瞬間脫離脖頸，斷裂的傷口參差不齊，露出森然的白骨。頭顱被離心力甩飛而起，內巢牙仍在抽搐著張合，彷彿它們的大腦尚未意識到死亡的降臨。無頭的屍體劇烈抽搐，酸血四濺，腐蝕著地面，發出「呲呲呲」的刺耳聲響。

電次完成滑鏟後一個翻滾，穩穩落地，甩了甩沾滿異形血液的電鋸，咧嘴露出興奮無比的狂笑：「哈哈哈哈！！直接取下你們這幫蟲

子狗屎的腦袋！！」

就在電次狂笑著衝向兩隻異形的瞬間，頭頂的天花板突然塌裂，一隻異形猛然墜下，鋒利的爪刃劃破空氣，重重砸在地上，濺起一片碎石與塵埃。它落地的剎那，猙獰的頭顱猛然抬起，內巢牙蠢蠢欲動，但還未來得及完全站起，一道猩紅的弧光已然劈落——

「哈哈哈！死吧你這噁心的雜碎！！」

帕瓦興奮地怒吼著，血色鐮刀帶著狂暴的力量從異形的頭部狠狠斬下，刀刃順勢下滑，撕裂厚重的外骨骼，一路劈開脖頸、胸膛、腹腔，直到下體！異形的身體在帕瓦面前被硬生生砍成兩半，黃色的酸血如同噴泉般狂湧而出，濺滿了整個走廊。碎裂的肢體在地上抽搐，臟器和內臟洒落一地，場面噁心又血腥！

帕瓦得意地揚起鐮刀，正要囂張地大笑，下一秒，一道殘影猛然從她身後竄出！

噗嗤——！！

那隻從黑暗中襲來的異形，內巢牙猛然彈出，狠狠洞穿帕瓦的頭顱！劇烈的衝擊力讓她的腦袋猛地一甩，鮮血伴隨著碎裂的骨片飛濺而出，整個人轟然倒地！

「咳……咳咳……操……」帕瓦踉蹌著倒下，嘴角溢出猩紅的血沫，眼神因震驚而顫抖，甚至來不及爆一句粗口。

就在那隻異形準備繼續撕碎她的屍體時，它的身體卻突然詭異地停滯在半空，彷彿被某種無形的力量禁錮住——

幽靈惡魔的手！

半透明的巨大鬼手從虛空中浮現，五根手指緩緩收攏，骨骼咯吱作響，像是在把玩一隻脆弱的昆蟲。異形瘋狂掙扎，尾巴與四肢劇烈揮舞，黑色的酸血不斷滴落，可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真是夠噁心的玩意。」

姬野微微眯起眼睛，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食指微微一動——

「砰！！」

幽靈惡魔的手指瞬間收緊，異形的頭顱像爛掉的西瓜一樣被瞬間碾碎！濃稠的黃色血漿和碎裂的外骨骼四散飛濺，混雜著腦漿和內臟的殘渣，如同暴雨一般灑落在地上！異形的無頭屍體抽搐了幾下，最終無力地墜落，砸在地上發出沉悶的響聲。

與此同時，帕瓦倒在地上，嘴角觸碰到了一灘異形血液。那些黃色的液體被她的嘴唇沾染，瞬間滲入她的體內。她的傷口在短短幾秒內劇烈蠕動，迅速癒合，被撕裂的額骨重新拼合，血肉再生，甚至連沾滿血污的頭髮都煥發出妖異的光澤！

帕瓦猛地坐起，喘著粗氣，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頭，發現它已經完好如初！

「哈哈哈哈！！這玩意的血還真他媽好喝啊！」她舔了舔嘴角，舔走殘留的異形血液，興奮地大笑，雙眼泛著嗜血的光芒。

她猛地站起身，揮舞著鐮刀，戰意再次飆升：「本大爺復活啦！來吧，你們這群蟲豸，老娘要砍爆你們所有人的腦袋！！」

比利此刻正與兩隻異形撕咬成一團，血肉橫飛，嘶吼聲震耳欲聾！

一隻異形張開嘴，內巢牙猛地彈射而出，直衝比利的頭部！然而，比利同樣張開自己那佈滿獠牙的血盆大口，他的舌頭猛然彈出，比對方的更快、更狠！

「砰！」

比利的舌頭宛如一根高速射出的骨矛，瞬間洞穿了異形的頭顱，直接把它的腦殼爆開！黑色的血液像高壓水槍一樣噴射而出，腐蝕著四周的牆壁和地面，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焦糊味。

另一隻異形從背後偷襲，尾刃如閃電般劃破空氣，直取比利的脖頸！但比利尾巴一甩，精準地纏住這隻異形的脖子，狠狠一擰！

「咔啦——！」

異形的脖子被生生擰斷，但比利根本不打算就此罷休。他猛地張開爪子，五根鋒利的指甲深深插進異形的胸膛！

「給老子裂開——！！」

比利雙臂猛然用力，肌肉暴起，指甲死死扣住異形的胸腔，隨即——

「噗啦——！！」

異形的整個身體被硬生生從中間撕裂！！黑色的血液、內臟、斷裂的腸管四處飛濺，場面宛如地獄。被撕成兩半的屍體重重摔在地上，四肢仍在痙攣，但已經沒了生機。

就在此時，另一隻異形正從天花板迅速爬來，目標是比利的後腦！

比利猛地甩動尾巴，啪的一聲將異形狠狠抽飛，直接把它甩到了秋的面前！

「早川前輩！！砍了它的腦袋！！」

秋毫不猶豫，手起刀落，異形的腦袋被瞬間斬下，黑色的血液噴灑在牆壁上，發出「呲呲」的腐蝕聲。

與此同時，另一隻異形在瑪奇瑪的面前驟然撲出！

瑪奇瑪淡然地抬起手，比作手槍狀——

「砰。」

無形的衝擊波瞬間撕裂空氣，那隻異形的頭顱直接炸裂成一團血霧，碎肉和黑血灑了一地，死得乾脆利落。

比利警惕地掃視四周，鼻翼微微翕動，嗅覺捕捉著空氣中的每一絲異動。

空氣裡瀰漫著血腥味和異形屍體被腐蝕後的焦糊氣息，但周圍的低吼聲已經消失，天花板、牆壁和地面上再也沒有異形滑行的陰影。埋伏結束了。

比利微微眯起眼，喉嚨深處發出一聲低沉的咕噥，這是來自異形本能的直覺——再沒有新的獵手潛伏在暗處了。

「……呼。」

所有人都下意識地鬆了一口氣，雖然沒有人開口，但從他們微微繃直的肩膀放鬆下來，就能看出每個人的緊張感都暫時緩解了些許。

帕瓦昂著下巴，叉著腰大笑：「哈哈哈！區區異形，竟然敢挑戰本

大爺，真是不知死活！本大爺才是最強的——」

「你剛才可被人家一口開瓢了。」姬野好笑地打斷她，掏出煙盒，叼了一根煙，打火機「啪」地一聲點燃，火光在她臉上映出一抹微光。

「哼！那只不過是本大爺的戰術性失誤罷了！」帕瓦嘴硬地哼了一聲。

這時，瑪奇瑪走到電次身邊，微微一笑，她的手輕輕地撫上電次的臉頰，指尖劃過他沾滿血跡的側臉。

她的聲音溫柔得像是在情人耳畔低語：「電次君，你的戰鬥真是讓人……欲罷不能呢。」

電次的心臟猛地漏跳了一拍，耳根迅速泛起潮紅，他的腦子裡一瞬間變得一片混亂，什麼異形、什麼戰鬥全都拋到了九霄雲外。

然而，瑪奇瑪只是微微一笑，收回手，轉過身，用官方且平淡的語氣說道：

「大家的表現都不錯，戰鬥效率很高。」

「比利，異形的戰鬥方式確實出色。」

「早川君，刀法依然精準。」

「姬野，配合得很好。」

「帕瓦……嗯，妳的恢復能力確實驚人。」

帕瓦：「？？？」

眾人面面相覷，心裡都清楚瑪奇瑪的「偏心」，但也沒人敢說什麼，畢竟這已經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好了。」瑪奇瑪轉身，邁步朝著前方的樓梯走去，「我們繼續前進，目標——六樓。」

眾人交換了一下眼神，隨即各自調整狀態，握緊武器，踩著滿地的屍體殘骸，朝著未知的戰鬥前進。

第五層，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

幾人踏上這層樓，映入眼簾的是一片詭異的空曠。地板上沒有血跡，沒有屍體，甚至連異形巢穴那種扭曲的黑色樹脂都未曾蔓延至此。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微弱的焦灼氣息，是異形血液腐蝕過鋼鐵後殘留的痕跡，但除此之外，這一層安靜得過於反常。

瑪奇瑪站在樓梯口，微微閉上眼，鼻翼輕輕翕動，捕捉空氣中細微的訊息。片刻後，她睜開眼睛，目光冷靜而銳利：「六樓已經完全被異形巢穴侵佔了。」

比利的表情也沉了下來，他低聲說道：「異形女皇已經察覺到我們的到來……它們掌控了六樓，但它們現在正在進行大規模的遷徙。」

「遷徙？」電次皺起眉，手中的電鋸輕微震顫，發出低沉的嗡鳴，「這群怪物還懂得搬家？」

比利點頭，語氣凝重：「異形會尋找最適合繁殖和伏擊的地點，而公安大樓的地下停車場，封閉、陰暗、複雜，簡直是它們的理想溫床。」

「操……」電次啐了一口，眼中閃過一絲不耐煩，「它們真把這裡

當自己家了？」

比利繼續道：「通往六樓的門被它們封鎖了，不想讓我們打擾。」他抬頭看了一眼，那扇原本普通的金屬門如今已被厚厚的異形樹脂徹底覆蓋，如同一道無法撼動的黑色壁壘，散發著令人作嘔的腥臭。

帕瓦握緊血之巨斧，嘴角揚起一抹狂野的笑容：「哼！這種破門本大爺一斧頭就能劈開！」

「沒必要浪費力氣。」瑪奇瑪語氣平靜，眼神掃過眾人，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我們改走七樓。」

根據比利提供的訊息，六樓的局勢已經不容樂觀，異形女皇在掌控整個巢穴的同時，還在源源不斷地孕育抱臉蟲。如果讓這些怪物順利遷徙至地下，後果將不堪設想。

他們需要一個更好的進攻方式。

「用比利的血，腐蝕七樓的地板，從上方直接進入六樓。」瑪奇瑪緩緩說道，聲音中帶著一絲冷酷的決斷，「我們必須爭分奪秒，在它們完全轉移之前，找到吉田寬文的屍體，並尋找可能還活著的東山小紅。」

電次舔了舔嘴角，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嘿嘿，直接從天而降砍死這些蟲子，這計劃我喜歡！」

秋也微微點頭，手掌按在武士刀的刀柄上，指節微微發白：「這是最穩妥的方法。」

正當幾人準備行動時——

樓梯間深處，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

「……誰？」秋猛地轉過身，刀鋒微微出鞘，寒光一閃。

空氣瞬間變得緊繃，電次的電鋸轟然啟動，發出刺耳的轟鳴，帕瓦揚起巨斧，瑪奇瑪眯起眼睛，幾人全都警覺地盯著樓梯口。

下一秒，一道修長的身影從陰影中緩緩走出——

光熙。

中國最強的惡魔獵人，曾與岸邊搭檔九年，如今是民間自由賞金獵人。

她的步伐沉穩有力，氣息內斂得彷彿一柄尚未出鞘的利刃，鋒芒未顯，卻透著難以忽視的壓迫感。右眼被黑色眼罩遮住，隱藏著她過去某次戰鬥留下的傷痕，而她的主武器——八卦刀，正靜靜地掛在腰間，刀鞘上刻著古老的符文，散發著淡淡的寒光。

她環視眾人一圈，嘴角微微勾起，帶著一絲不屑：「沒想到岸邊手下的公安小鬼們，還能活這麼久。」

電次看著她，歪頭道：「喂，妳誰啊？」

光熙掃了他一眼，語氣淡漠：「如果不是岸邊親自邀請，我是不會再踏足日本的。」

瑪奇瑪微微一笑，眼中閃過一絲深意：「但無論如何，妳來了。」

光熙沒有回應，而是邁步走到眾人前方，眼神冰冷地掃視四周，彷彿在評估眼前的局勢：「情況比我想像的更糟。」

瑪奇瑪不置可否，輕輕點了點頭，轉過身，看向眾人，聲音冷靜而

不容置疑：「行動目標如下——」
「第一，救出東山小紅，如果她還活著的話。」
「第二，找到吉田寬文的屍體，確保它不會成為異形的繁殖溫床。」
「第三，直接斬殺異形女皇，在它完成遷徙之前，毀滅它的整個巢穴。」
她的聲音落下，空氣中的緊張感瞬間凝固，彷彿連時間都停滯了一瞬。
所有人都默契地調整了武器，深吸了一口氣，做好迎接一場硬仗的準備。
電次握緊電鋸，眼中燃燒著戰意：「嘿嘿，終於可以大幹一場了！」
帕瓦咧嘴一笑，血之巨斧在手中旋轉了一圈：「本大爺早就等不及了！」
秋的武士刀微微出鞘，寒光閃爍，他的眼神冷靜而堅定：「準備好了。」
光熙站在最前方，八卦刀緩緩抽出，刀鋒在昏暗的燈光下泛著冷冽的光芒：「別拖我後腿。」
瑪奇瑪微微一笑，眼中閃過一絲冷酷的光芒：「公安對魔特異5課，行動開始。」
話音未落，幾人的身影已經如離弦之箭般衝了出去，腳步聲在空曠的樓層中迴盪，彷彿戰鼓般敲擊在每個人的心頭。
戰鬥的序幕，正式拉開！

第六章 操你媽

七樓的大門被推開，一股陳舊且帶著淡淡腐朽氣息的空氣撲面而來。
幾人迅速進入，警惕地環視著四周，七樓看上去仍保持著公安大樓原有的樣貌，走廊兩側的辦公室門窗緊閉，牆上的霓虹燈管忽明忽暗，偶爾閃爍出令人不安的電流聲。但瑪奇瑪的嗅覺告訴他們，異形的巢穴，就在他們的腳下。
在她的引導下，幾人穿過走廊，最終停在了一間休息室門口。
瑪奇瑪微微側頭，鼻尖輕輕翕動，隨即抬手示意：「就是這裡，巢穴正下方。」
比利走上前，伸出右手，漆黑如鋼的異形爪微微張開，正準備進行腐蝕作業時，光熙已經拔出了她的八卦刀，毫不猶豫地朝比利的手臂砍下！
噗嗤——！
鋒利的刀刃斬入血肉，比利的一截手掌乾淨俐落地被砍斷，掉落在地板上。
暗綠色的異形血液立刻沿著裂口噴湧而出，落在地面後發出刺耳的

「嗤嗤」腐蝕聲。頃刻間，堅硬的地板被劇烈溶解，焦黑的裂紋向四周迅速擴散，溢出的血液形成了一個大洞，直通下方的異形巢穴！

瑪奇瑪的高跟鞋踩在仍在冒著酸霧的地板邊緣，只用了輕輕一腳，整塊地板轟然崩塌，碎裂的地板殘骸瞬間墜落至六樓！

「轟——！」

黑暗之中，一隻異形呆呆地站在塌陷的巢穴中央，漆黑的外骨骼在幽綠的微光下泛著冰冷的光澤，尚未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

「哈！本大爺先斬為敬！」

帕瓦興奮地揮舞著血之鐮刀，二話不說，一個猛躍直接跳進洞口！

刀刃劃破空氣，伴隨著她的狂笑聲，血之鐮刀從那隻異形的頭顱狠狠劈下！

「噗嗤——！」

刃鋒深深嵌入異形的頭骨，接著順勢向下滑動，鋒利的刀刃無情地撕裂它的外骨骼，一路剖開脖頸、胸膛、腹腔，直至下體！

「噗嗤！噗嗤！」

異形的身體在帕瓦面前，被硬生生剖成兩半！

黃色的酸血如噴泉般四濺，瘋狂地湧出，灑滿了整個巢穴的地面，強烈的腐蝕性讓金屬地板發出「嗞嗞」作響的溶解聲。被斬斷的肢體抽搐著跌落，內臟與器官散落一地，空氣瞬間充滿了一股焦臭的味道。

然而，就在帕瓦以為這裡只有一隻異形時——

她猛然抬頭，目光觸及洞穴的深處——

十幾隻異形，正靜靜地匍匐在天花板、牆壁和地板之上，漆黑的頭顱無聲地轉向她，空洞的眼窩中閃爍著冰冷的殺意。

帕瓦愣了一秒，然後高舉鐮刀，狂妄大笑：「哈哈哈！來啊，雜魚們！本大爺——」

話音未落！

「嗖——！」

一條鋒利的鎖鏈猛然從上方甩出，精準地纏住了她的腰部，瞬間將她往上猛拽！

帕瓦的身體猛然騰空，被硬生生從巢穴中拉了出去！

「喂！放開本大爺！本大爺正要大開殺戒——」

她拼命掙扎，但拉住她的人力氣更勝一籌，鎖鏈將她穩穩拖回七樓。

是電次。

他已經變身成電鋸人形態，鎖鏈從他的手腕中飛出，電鋸發動機的轟鳴聲在寂靜的樓層間震耳欲聾，血紅的眸子緊盯著下方的異形大軍，咧嘴一笑：「妳一個人太撐不住了，白痴。」

帕瓦被拉回地面，氣急敗壞地怒吼：「混帳電次！本大爺不需要你救——」

「電次、比利、光熙，先行作戰。」

瑪奇瑪的聲音打斷了帕瓦的吵鬧，她緩緩開口，目光沉靜：「我們

三人負責戰線前推，你們三個先下去吸引火力，製造混亂。」

電次舔了舔嘴角，手中的電鋸高速旋轉，興奮道：「哼，終於輪到我大殺四方了。」

比利無聲地低下頭，金屬般的指甲彈出，隨時準備下場。光熙則冷冷地拂去刀刃上的殘血，微微頷首，表示接受任務。

瑪奇瑪繼續道：「我、姬野、秋、帕瓦，先確保人員疏散，確認東山小紅是否還活著，再加入戰鬥。」

她的聲音不容置疑，分配任務後，瑪奇瑪朝比利點了點頭：「打開更大的通道。」

比利低吼了一聲，直接伸出雙手，將鋒利的爪刃狠狠插進地板，暗綠色的血液瞬間溢出，強烈的腐蝕力令鋼筋混凝土發出扭曲的呻吟聲，隨即，「轟隆」一聲——

整片地板徹底崩塌！

黑暗中，巢穴深處的異形們全都扭動著身體，發出低沉的咆哮聲，密密麻麻的長尾在地上甩動，等待著入侵者墜入其中。

電次扭了扭脖子，咧嘴一笑：「好，那就下去砍個痛快吧！」

話音未落，他帶著轟鳴的電鋸，第一個躍入深淵——

光熙隨後變身為弓箭惡魔的武器人形態。武器人是一種類似於魔人的存在，但他們並不完全歸屬於人類、惡魔或魔人，而是人類與特定武器惡魔融合後的獨特個體。在「惡魔人」群體中，武器人是一類極具代表性的存在，但並不涵蓋所有人類與惡魔融合的情況。

魔人與武器人的主要區別在於意識的主導權：魔人是由佔據人類屍體的惡魔主導意識（有時人類和惡魔的意識會共存），而武器人則是由原本的人類主導，與對應的武器惡魔融合後獲得強大的戰鬥形態。正常狀態下，武器人幾乎是不死之身，每個個體都有特定的方式進入武器人形態，而即便他們被殺死，也不過是陷入重度昏迷。只要有人再次施行變身儀式，武器人便能「重啟」，恢復戰鬥狀態。此外，飲血同樣可以加速復原。

然而，武器人並非真正意義上的不死，他們與所有「惡魔人」一樣，仍然存在徹底被殺死的方法。儘管電次作為電鋸人，與武器人同屬「惡魔人」範疇，但由於電鋸惡魔本身不屬於武器惡魔，因此電次並不能被嚴格歸類為武器人。然而，借由電次的情況可以推測，人類轉變為武器人的方式，很可能是透過與特定武器惡魔簽訂契約，並讓該惡魔的心臟取代自身的心臟。

光熙的變身方式極為獨特，他需要從右眼中拔出一支箭矢，一旦啟動變身，其頭部便會變形成類似大弩的形狀，三支箭矢自後向前貫穿頭部中央，而雙手則化作強勁的手弩，蓄勢待發。此刻，戰鬥的烈焰已然燃起，光熙與電次——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惡魔人」——即將並肩作戰，迎戰那些恐怖的異形怪物。

瑪奇瑪站在房間外，目光冷靜地掃視著四周，突然間，她察覺到一陣異樣的動靜。她緩緩轉頭，只見房門外，一隻異形的身影猛然被拋飛而出，彷彿遭受了巨大的衝擊，沉重的身軀砸在地面上，發出一聲

沉悶的撞擊聲。

還未等這隻異形掙扎起身，幾條疾速旋轉的鏈鋸便如毒蛇般瞬間飛出，狠狠纏住它的四肢和軀幹，鋒利的鋸齒瘋狂撕裂著厚重的外骨骼。只聽「嗡嗡嗡——」的刺耳嗡鳴聲驟然大作，電光四濺間，異形的身體瞬間被絞成碎片，黃色的酸血如噴泉般四處飛濺，腐蝕著牆壁和地板。

瑪奇瑪輕輕側了側頭，嘴角勾起一絲意味不明的微笑。她無需回頭，也知道這出狂暴的屠殺戲碼是誰的手筆。

房間內血光四濺，宛如修羅煉獄，空氣中瀰漫著濃烈的血腥味和腐蝕性的異形體液氣息。

電鋸人怒吼著，頭部與雙臂的鏈鋸高速旋轉，發出刺耳的嗡鳴，每一次揮動都伴隨著異形的慘叫與血肉橫飛。他衝進異形群中，如同一台殺戮機器，將擋在面前的一切撕裂成碎片，殘肢斷臂灑滿地面，酸血濺落在牆壁上，冒起陣陣青煙。

帕瓦則興奮地大笑著，血之鐮刀在她手中翻飛，每一次揮砍都勢大力沉，刀刃所過之處，異形的身體被硬生生劈成兩半，內臟和血液如同瀑布般噴灑，她全身都被異形的血液浸透，然而她卻毫不在意，越戰越狂，宛如瘋魔。

光熙的身影則在戰場中閃爍，她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議，每一次移動都伴隨著異形的慘叫。她手中的八卦刀精準無比，每一擊都能刺穿異形的身體，將它們狠狠釘在牆上，如同戰利品一般排列成一排。她一腳踹飛一隻異形，緊接著閃身到另一隻異形背後，刀鋒一轉，直接將其喉嚨切開，黃色的酸血噴灑而出，沿著牆壁留下灼燒的痕跡。

不管怎麼看，這三人都瘋狂地屠殺著異形，戰場已然化作一片血腥的地獄。

幾分鐘後，秋的對講機裡傳來了電次暴躁的怒吼：「你們他媽的快點！我們仨砍得都快累趴下了，可那些混帳玩意兒還是他媽的源源不斷地從下面爬上來！——哦不，帕瓦，別硬撐！我來幫你！」

隨後，通訊裡傳來劇烈的戰鬥聲——電鋸高速旋轉的嗡鳴、金屬撞擊的脆響，以及撕裂血肉的沉悶聲，伴隨著液體噴濺的聲音和一連串異形淒厲的慘叫，整個頻道都被戰場的喧囂填滿。

瑪奇瑪微微眯起眼睛，轉頭看向秋，語氣一如既往地冷靜：「要回去幫忙嗎？」

秋沉默了一秒，隨後點頭，表情冷峻：「行，走吧。」

兩人立刻動身，朝著血戰正酣的戰場奔去。

此時，房間內已化作異形的屠宰場，地面滿是碎裂的肢體和熾熱腐蝕的酸血，空氣中瀰漫著令人作嘔的焦臭味。電次正在和幾隻異形糾纏，電鋸劃過空氣，將撲過來的異形一刀兩斷，血肉橫飛。帕瓦滿身血污，揮舞著血之鐮刀大開大合，砍斷異形的四肢，將它們肢解成堆。光熙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議，身影在異形群中不斷穿梭，每一次揮刀都會帶起大片血花，異形的屍體在她身後堆積成山。

然而，異形的數量絲毫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如同潮水般從黑

暗的角落和通道中湧出。

就在電次揮舞電鋸砍倒一隻異形的瞬間，一隻躲在陰影中的異形悄然逼近，高高舉起尾刃，準備狠狠刺穿他的後背！

「砰——！」

下一秒，寒光一閃，一道銳利的刀光如驚雷般劃過！

異形的頭顱猛地一震，隨即從中間被斜斜劈開，粘稠的酸血狂噴而出，整個身軀轟然倒地，抽搐片刻後徹底不動了。

電次轉頭，看到秋站在不遠處，手中握著寒光凜冽的武士刀，刀刃上依舊淌著熾熱的黃色酸血，正一滴滴滴落在地板上，發出嘶嘶的腐蝕聲。

秋的眼神冷漠，絲毫不受異形的威壓影響，他緩緩舉刀，輕輕一甩，將刀身上的酸血甩落，然後猛然邁步，直衝異形群而去。

「砍累了？那換我來。」

話音未落，他的身影已化作一道迅疾的黑影，刀鋒如疾風驟雨般斬出！

異形們發出嘶吼，撲向這名手持武士刀的人類，可它們的攻擊連秋的衣角都碰不到——秋的身影快得讓人目不暇接，他在異形群中不斷穿梭，每一次揮刀，都會有異形的肢體飛上半空，濃稠的酸血如瀑布般潑灑，濺滿牆壁與地面。

一隻異形從側面撲來，尾刃直刺他的腰側，秋不慌不忙，微微側身，刀刃以一個極快的弧度橫掃而出——

「噗嗤！」

異形的尾巴連帶著半截身軀被一刀兩斷，殘軀轟然倒地，在地上抽搐掙扎。

另一隻異形張開內顎，想要趁機咬向秋的頭顱，秋冷哼一聲，反手一刀，精準地將異形的腦袋一分為二，刀勢不停，順勢向前一斬，又將擋路的兩隻異形同時斬首！

「吼——！」

一隻體型碩大的異形怒吼著從天花板躍下，利爪揮舞，直撲秋的頭頂！

秋不閃不避，雙手緊握刀柄，腳步猛然一踏，整個人躍起，瞬間出現在異形的正上方，長刀高高舉起——

「死吧。」

下一秒，刀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劈落——

「咔嚓——！！」

這隻異形連慘叫都沒能發出，整個頭顱從中間被劈成兩半，連帶著胸腔一起裂開，屍體重重摔落在地，抽搐幾下後便徹底死透。

電次站在一旁，看著秋以凌厲無比的刀法收割著一隻隻異形，不禁吹了聲口哨，咧嘴笑道：「喂，秋，你這傢伙，砍起來居然比我還快？」

秋站在異形的屍堆之中，緩緩收刀，輕吐了一口氣，聲音平靜：「你太吵了。」

帕瓦滿臉興奮地舉起鐮刀，舔了舔嘴角的血跡，大笑道：「哼哼！本大爺的僕人果然強悍！快！快繼續砍！這些醜陋的傢伙還沒死光呢！」

戰鬥仍在繼續，而在秋的加入後，原本略顯吃力的戰局瞬間被逆轉——刀光、血光、鋸齒轟鳴，異形的哀嚎響徹整座大樓，這片戰場，已然化作真正的煉獄。

而另一邊，瑪奇瑪正和比利商討著戰鬥結束後他的去向。比利神色複雜地望著遠方，似乎還沒完全從這場血腥的惡戰中回過神來。

「接下來，我應該怎麼辦？」比利低聲問道，語氣中帶著幾分迷茫。

瑪奇瑪微微一笑，目光平靜而深邃：「等一切結束後，你自然會有新的歸屬。」

就在這時，姬野悠閒地靠在牆上，嘴裡叼著煙，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話說回來，比利，你有沒有想過，既然你現在是瑪奇瑪小姐的人，那你是不是該用更正式的稱呼？」

比利一愣：「更正式的稱呼？」

姬野吐出一口煙圈，眼神調侃地看向他：「比如——'主人'？」

比利愣了一下，眼中的豎瞳微微收縮，似乎在思考姬野的話。作為異形，他從未考慮過「歸屬」這個概念，更別說「主人」這種稱謂了。然而，他回想起電次那傢伙雖然瘋瘋癲癲，但戰鬥時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當作夥伴，而瑪奇瑪……她的存在本身就令人不容置疑地佔據了主導地位。

他歪了歪頭，鋒利的內巢牙微微伸出又收回，低聲喃喃道：「'主人'嗎？」

「嗯，」姬野笑著拍了拍比利光滑的頭頂，像是在逗弄一隻巨大的獵犬，「你既然都跟著我們混了，總得有個正式的身份，不是嗎？」

比利沉思了幾秒，似乎覺得這話倒也不是沒有道理。於是，他緩緩地點了點頭，沉聲說道：「……那好吧。」

瑪奇瑪微笑着看著比利，彷彿早就預料到他會這麼回答，她輕輕拍了拍比利的肩膀，轉頭對姬野說道：「那我們先去疏散民間惡魔獵人，順便警告他們不要輕舉妄動，尤其是別往停車場去。」

「了解。」姬野聳聳肩，隨即甩了甩手中的幽靈手，漫不經心地說道：「說真的，比利，你以後可是要叫『瑪奇瑪主人』和『電次主人』了，可別忘了哦。」

比利沉默了一下，最後輕輕吐出一個字：「……嘁。」

三人對視一眼，隨後迅速轉身，向著樓下奔去，開始疏散附近的民間惡魔獵人，並向他們發出警告——無論如何，絕對不要踏入地底的停車場。

電次一邊揮舞著電鋸，把異形切得四分五裂，腦子裡卻忍不住飄向了另一個方向——等這一切結束之後，自己是不是該和瑪奇瑪小姐……把這個，呃，性行為給做完呢？

自從殺死槍之惡魔後，電次終於鼓起勇氣向瑪奇瑪小姐提出了自己

的願望——想和她在一起。那時候，他以為瑪奇瑪會笑著拒絕，或者只是隨便搪塞幾句，結果她只是微微一笑，輕輕摸了摸他的頭，什麼都沒說。可在那之後，她對自己的態度變了，變得更溫柔了，也更親密了……

他們在一起的時間，才剛剛過了一個星期。

這一周以來，電次已經漸漸習慣了身邊總是有瑪奇瑪小姐的氣息，習慣了她溫柔的目光，習慣了她偶爾伸手撫摸自己頭髮的感覺。更重要的是，他清楚地記得——就在剛剛，他們明明差點就能更進一步了。

瑪奇瑪小姐把他抱在懷裡，眼神帶著些許玩味，氣息溫熱地落在他耳邊，輕聲細語地調侃著他。她那雙手，輕柔地滑過自己的肌膚，溫暖得讓人頭皮發麻……電次當時整個人都燒起來了，他心跳快得要炸掉，甚至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打算迎接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次。

結果呢？

岸邊的電話就那麼不合時宜地打了進來，把氣氛生生打斷，瞬間從熾熱的火焰變成了一盆冰水，把他從天堂直接踹回了現實。

電次想到這裡，越想越不爽，狠狠一鋸下去，將一隻異形從頭劈到腳，黃色的酸血濺了他一臉，但他已經習慣了。此刻比起異形，他更在意的，竟然是這場戰鬥結束之後——自己到底該不該主動找瑪奇瑪小姐，把這事提出來？

可是，自己真的能開口嗎？

雖然電次一直覺得自己是個沒羞沒臊的色鬼，可面對瑪奇瑪小姐，他卻總有點不敢太過主動。畢竟她是那麼完美，那麼高高在上，而自己……自己真的配嗎？

不，不對，瑪奇瑪小姐可是主動親過自己的，她也不是會隨便吊人胃口的人。如果她對自己沒意思，根本不可能做出那些事……而且她明明也沒有拒絕，甚至都已經抱住自己了……那就說明，她應該也是願意的吧？

電次咬了咬牙，一邊砍著異形，一邊下定決心。

等這一切結束之後，自己一定要找瑪奇瑪小姐把話說清楚！

這次，絕對不能再被該死的電話打斷了！

電次腦子裡亂七八糟地想著這些，電鋸揮舞得越來越猛，異形的屍體成片倒下，酸血在地上流淌成河。可就在他猛地一腳踢飛一隻撲上來的異形時，腦海裡突然冒出一個奇怪的想法——

瑪奇瑪小姐……其實挺可愛的吧？

這念頭一出來，電次自己都愣了一下。

瑪奇瑪小姐是支配惡魔，是站在世界之巔的存在，是能讓人類、惡魔、甚至死神都臣服的怪物，她強大、冷靜、神秘，彷彿無所不能。可自己跟她相處這段時間，卻總覺得她跟自己想像中的「至高存在」有些不太一樣。

她有時候會做出一些讓人完全摸不著頭腦的舉動，比如時不時伸手揉揉自己的頭髮，像是在逗養的寵物一樣，弄得他又害羞又不爽；又

比如偶爾會用那種溫柔得要命的語氣叫自己的名字，弄得他心裡癢癢的，甚至還有點不知所措。

更別說，她笑起來的時候……

電次想起瑪奇瑪小姐的笑容，那種弧度不算太誇張，卻總是帶著一種獨特的魅力，讓人不自覺地沉溺其中。特別是她偶爾微微歪著頭，帶著點捉弄意味地盯著自己看的時候，心臟總會莫名其妙地漏一拍。

啊啊啊啊！不對啊！她可是支配惡魔啊！支配惡魔怎麼能用「可愛」來形容？！

電次猛地甩了甩頭，試圖把這離譜的想法甩出去，可它卻像是釘子一樣牢牢釘在了腦子裡，怎麼都拔不掉。

她是可怕的支配惡魔……可她真的那麼可怕嗎？

電次咬著牙，猛然一鋸揮下，把面前一隻異形劈成兩半，同時腦海裡浮現出那天晚上瑪奇瑪抱著自己，輕輕笑著的模樣。

嗯……雖然是支配惡魔，不過……這個女孩子，還是蠻可愛的吧？

電次這麼想著，同時又把一隻異形的屍體給踢了出去。

此刻，瑪奇瑪站在走廊盡頭，目光落在遠處廝殺的戰場上，耳邊充斥著異形的嘶吼、血肉撕裂的聲音，以及電次那毫無章法卻充滿野性的怒吼。可她的思緒，卻飄向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做愛」這件事。

她並不是第一次思考這個問題，也不是第一次對電次產生興趣。只是，以往她關注的，從來都不是電次，而是電鋸人。

她深愛著電鋸人，欣賞他的力量、他的殘暴、他的獨特之處。她一直認為，電次只是一個暫時的載體，一個凡人的軀殼，一個微不足道的過客——終有一天，這個愚蠢又天真的男孩會被剝離，而她想要的電鋸人，將會回歸她的掌控之中。

可是，事情沒有按照她的預想發展。

自從電次殺死槍之惡魔後，他突然向她提出了那個願望——「瑪奇瑪小姐，我想和你在一起。」

那一刻，某種她從未體驗過的東西在她心底微微顫動了一下，像是命運的齒輪錯位了一瞬間，世界線悄然偏離了原來的軌道。

最初，她只是出於實驗的心態接受了電次的請求。她想看看，這個男孩究竟能走到哪一步，他究竟會在何時崩潰，究竟會在何時被電鋸人徹底取代。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發現自己開始漸漸記住了電次——不是作為「電鋸人的軀殼」，而是作為「電次」這個人。

她開始真正觀察他，了解他。

她發現這個男孩有著令人驚訝的單純與直接，會因為吃上一頓好飯就感動不已，會因為她的一個微笑而變得局促不安；她發現他會在明明已經筋疲力盡的時候，仍然站在自己面前，舉起電鋸護住她；她發現他不是她曾以為的工具，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溫度、有愛意的……人。

於是，她破天荒地開始嘗試一些以前從未想過的事情——

她學著做飯，親手為電次下廚，而不是像以前那樣隨便找家店買回

來餵飼養的狗。她想讓電次喜歡上自己，而不是僅僅服從自己。她想讓他因她而感到幸福，而不是僅僅滿足於她的施捨。

更重要的是，某種不安的預感在她心底蔓延。

她感應到了某個原本應該存在的未來——在那條她熟悉的命運軌跡上，她的結局似乎是被電次……做成薑汁燒肉，帶著愛意吃掉。

如果是過去的自己，她不會害怕這種結局，甚至不會覺得這有什麼不妥。可現在的她，卻不知為何生出了抗拒的情緒。

她不想死。

她想繼續體驗這種奇妙的感覺，想繼續享受電次帶來的溫暖，想繼續看到他為自己拼盡全力的模樣……她，想繼續活下去。

她終於意識到，自己變了。

她曾以為自己是至高無上的支配惡魔，能夠操控一切，能夠俯瞰眾生。可此刻，她站在戰場之外，聽著那個拼盡全力廝殺的男孩的怒吼，想著他對自己的滿腔愛意，想著他在她身旁時的笑容……

她突然覺得，自己並不是一個能夠支配一切的存在。

她只是一個普通的女孩子。

但令她驚訝的是，她很快就接受了「性」這件事。

曾幾何時，她從未將這種事情與自己聯繫在一起。在她看來，支配不需要肉體的交融，情感更是毫無意義的負擔。她是高高在上的支配者，是操控命運的存在，凡人的慾望、情感、需求——這些東西根本不在她的考量之中。

可如今，她竟然會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她不再僅僅是從「支配」的角度來看待電次，而是在思考如果作為「瑪奇瑪」這個人去接受他，會是怎樣的一種體驗？

甚至，她的內心並沒有抗拒，反而……有些期待？

這種認知讓她有些錯愕，但隨即，她又很快接受了這個事實。

畢竟，從和電次交往的那一刻起，她已經放棄了過去的某些堅持，甚至連「活著」這件事都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而如今，她只是比以往多邁出了一步。

兩個無法被稱之為100%純粹人類的思維，竟在不經意間交匯、重疊，最終交融在一起。

一個是曾經無所畏懼、無所顧忌的怪物，如今卻開始思考「愛」與「關係」這些凡人的概念；一個是本應被支配、被玩弄的棋子，如今卻在某種意義上，影響並改變了支配者的世界。

他們的思維在交錯間產生了共鳴，如同兩條原本不相交的軌跡，因某種奇妙的契機，漸漸趨向同一個終點。

突然，電次的身體一陣晃動，一股虛弱感瞬間湧上全身——他貧血了！伴隨著一陣刺痛，他手臂上的電鋸竟然開始緩緩縮回，鋒刃逐漸消失，整個人的戰鬥力瞬間下降。

「糟了……」電次咬牙，意識到自己的狀態極度不妙，而周圍的異形卻依舊前赴後繼地撲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秋毫不猶豫地揮動武士刀，凌厲的一斬直接

削斷了一隻異形的脖頸，黑色的外骨骼破裂，黃色的酸血如噴泉般激射而出。秋眼疾手快，猛地抓住異形的屍體，調整角度，讓那高壓噴湧的血液直衝電次的嘴巴。

「喝下去，快點！」秋冷聲命令道。

電次本能地張開嘴，滾燙的異形血液順勢灌入口中，濃烈的鐵鏽味和一絲異樣的苦澀衝擊著他的味蕾。但這股熾熱的生命能量像是一股燃料，瞬間點燃了電次的軀體，他的虛弱感迅速消退，乾涸的體力重新恢復，一股狂暴的力量重新在體內沸騰起來！

「噗哈——！啊啊啊！老子回來了！」電次狂吼一聲，雙手猛地一拉，電鋸的拉繩再次啟動，「嗡——」的一聲，沉重的金屬咆哮響徹整個房間，鋒利的鋸齒再度彈出，電次眼中燃燒起嗜血的戰意，整個人如野獸般重新投入到殺戮之中！

電次興奮得渾身戰慄，血液在體內沸騰，他揮舞著電鋸橫掃異形，血肉橫飛，酸液四濺。就在這場屠殺狂歡的間隙，他竟然情不自禁地開始排名起自己人生中最幸福的瞬間——

「媽的，這次的大屠殺，絕對能排進『活著真好』排行榜的第十名！」電次心中狂喜地想著，血腥與腎上腺素交織，讓他興奮得幾乎停不下來。

不過，第一名毫無疑問——那當然是「操瑪奇瑪小姐的逼」！光是想想都能讓他露出滿足的痴笑。

第二名呢？電次稍微回憶了一下，然後嘴角上揚，那是「和秋，姬野、帕瓦、瑪奇瑪小姐一起去江之島旅行」。陽光、沙灘、海風，還有三人陪著自己，那段時光簡直是夢一般的美好，即使帕瓦吵吵鬧鬧，秋一臉嫌棄，瑪奇瑪露出淡淡的微笑——那依然是他人生中最珍貴的記憶之一。

「啊——活著真他媽的好啊！」電次在血海中狂笑著，電鋸轟鳴，火光四濺，異形的屍塊漫天飛舞。他狠狠一腳踹開一隻撲來的異形，拉動電鋸，繼續在這地獄般的戰場上大殺特殺！

第七章 吉田寬文，死亡

戰鬥終於結束了。

當電次、帕瓦，光熙和秋從房間裡走出來時，他們渾身上下都被染成了異形血液特有的詭異黃色。血液濺滿他們的衣服、皮膚，甚至頭髮都被黏稠的液體浸透，散發著一股惡臭。電次甩了甩頭髮，結果一些殘留的黃色血滴飛濺到帕瓦臉上，惹得她怒吼著用手抹去，一邊破口大罵：「混賬電次！本大爺可不想被這種怪東西的血弄髒！」

電次無奈地聳聳肩，反正大家的狀態都差不多，不管是秋那件已經破破爛爛的西裝，還是自己本就沒幾件像樣衣服的慘狀，眼下都沒什麼所謂了。倒是地板和牆壁，看上去比他們還要淒慘——異形血液的強腐蝕性在短時間內已經將地板蝕出大大小小的孔洞，牆壁上到處都是被灼燒出的坑窪與裂痕，空氣中瀰漫著一股令人作嘔的焦臭味。整

個房間就像剛經歷了一場化學災難，一片狼藉。

光熙一邊甩掉手上的異形血，一邊摘下頭盔，甩了甩被血浸濕的頭髮，看上去心情不錯。她接到瑪奇瑪的指示後，毫不猶豫地點頭道：「那我就先下班了，回去洗個澡，順便吃頓好的。」她說完便扛起自己的裝備，朝出口走去，步伐輕快，顯然並不打算在這場混亂中繼續摻和下去。

看著光熙離開的背影，電次不禁有些羨慕，低聲嘟囔道：「媽的，怎麼她能下班，我還得在這鬼地方待著……」

帕瓦聞言立刻大聲嚷嚷：「哼！本大爺才不在乎這些！區區異形而已，殺多少都無所謂！」儘管話語囂張，她還是偷偷往門口瞥了一眼，顯然對「下班」這件事也有些動心。

秋嘆了口氣，抖了抖沾滿黃色血跡的刀，冷靜地說：「別廢話了，我們也快走吧。」

瑪奇瑪回到了七樓，一推開門，目光便落在了已經殺得筋疲力盡的電次、帕瓦和秋身上。三人渾身浴血，黃色的異形血液混雜著人類的汗水，黏在衣服上，甚至滲進了皮膚的每一寸縫隙裡。

電次靠在牆上，雙手無力地垂著，看到瑪奇瑪的瞬間，他的眼神猛地亮了一下，但隨即又注意到了她手上拿著的東西——一支手電筒和一把M3格鬥刀。

「哎？瑪奇瑪小姐，你這是……」電次歪著頭，好奇地問道，聲音裡帶著幾分疲憊和疑惑。

瑪奇瑪輕輕晃了晃手裡的手電筒，露出溫和的微笑：「這是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餘孽。」她低下頭，看了看地板上已經被異形血液腐蝕得坑坑窪窪的痕跡，眼神淡然：「看來，你們打得相當激烈。」

帕瓦叉著腰，大笑著炫耀：「哼！本大爺可是大殺四方，將那些低等生物統統劈成了兩半！」她說著，還揮舞了一下手中的戰錘，儘管錘子表面早已被異形的血腐蝕得坑坑窪窪。

秋沉穩地點了點頭，目光掃過瑪奇瑪手中的格鬥刀，若有所思地問道：「你打算繼續搜索？」

瑪奇瑪微微頷首，將M3格鬥刀輕輕轉了個圈，刀刃在燈光下閃爍著寒光：「七樓應該已經清理完畢，但謹慎起見，我會再確認一遍。」她目光掃向比利，比利靜靜地站在一旁，尾巴微微擺動，眼神幽深，似乎在思考著什麼。

電次看著瑪奇瑪，心裡突然湧起一種奇怪的感覺。他本能地想要撒嬌抱怨自己的疲憊，但看到瑪奇瑪的神情時，那股衝動又被壓了下去。瑪奇瑪小姐總是這樣，即使身處戰場，也依舊從容不迫，甚至拿著一把短小的格鬥刀，就彷彿能掌控全局一樣。

「嘖。」電次舔了舔乾裂的嘴唇，隨手撕下一塊已經被血浸透的衣角擦了擦臉，然後站直身體，咧嘴笑道：「那啥，瑪奇瑪小姐，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巡邏吧？反正我現在還沒累死。」

瑪奇瑪看著他，嘴角微微勾起，聲音輕柔而篤定：「不用，你已經打得夠久了，接下來的事交給我就好。」

電次愣了愣，剛想說些什麼，帕瓦一把勾住他的脖子，大咧咧地喊道：「喂！笨蛋電次，聽到沒？瑪奇瑪小姐都讓你休息了！你應該跪下來感謝她的恩賜才對！」

電次白了她一眼，嘀咕道：「少囉嗦，臭帕瓦……」

空氣中依然殘留著戰鬥後的血腥味，而瑪奇瑪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手握格鬥刀和手電筒，彷彿這一切對她而言，不過是一場微不足道的風波。

幾人通過地板上的破洞，緩緩降落到已經徹底淪為異形巢穴的六樓。空氣中瀰漫著腐敗與濕冷的氣息，四周的牆壁和天花板被厚重的異形分泌物覆蓋，化作扭曲詭異的有機質，與曾經的人類建築截然不同。

地板上，一堆蠕動著的奇怪物體不斷翻滾扭曲，彷彿是在孕育著某種更恐怖的生物。微弱的燈光下，它們的輪廓若隱若現，觸鬚緩慢地伸展收縮，如同某種正在沉睡的惡夢生物一般。而在一些房間內，幾人看到了更加駭人的景象——裝滿黑色黏稠液體的容器整齊地擺放在那裡，泛著詭異的光澤。

瑪奇瑪的目光掃過那些黑色液體，眼神微微一凝。她知道這東西的來源——在某些古老的資料中，這被稱為「黑水」，是最早孕育異形祖先的關鍵物質。最初，它催生出了一種代號為「三葉蟲」的恐怖生物，而「三葉蟲」本應類似於章魚或烏賊的形態，卻在開發過程中被重新設計，進化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胚胎形態——觸手最初緊緊纏繞在一起，隨後逐漸分離，彷彿在孕育某種更高級的生命。

在電影《普羅米修斯》的結局中，「三葉蟲」曾寄生在「工程師」的體內，最終催生出了第一隻原始異形——「迪肯」。如今，這些黑水竟然出現在公安大樓的六樓，意味著異形的繁殖方式或許已經被推向了新的階段，而這裡，很可能是一個全新的孵化場。

電次皺著眉頭看著那些詭異蠕動的生物，嘴角抽搐了一下：「靠，這些玩意兒……比惡魔還噁心。」

秋握緊手中的武士刀，語氣低沉：「小心點，別碰那些黑水，不管它們現在是死是活。」

帕瓦則毫無顧忌地用戰錘戳了戳地上的一灘黑水，結果那灘液體猛然湧動起來，彷彿有什麼東西正試圖掙脫束縛，從其中爬出。

「呸！噁心死了！」帕瓦大叫著，猛地後退幾步，戰錘揮舞間，直接將那團液體連同地上的生物組織一併砸得粉碎。

瑪奇瑪則站在原地，若有所思地望著那些房間裡的黑水容器。她緩緩抬起手中的M3格鬥刀，刀刃映著黑水的暗光，輕聲說道：「看來，這次的戰鬥還遠未結束。」

幾人緩步走過異形巢穴那扭曲的通道，牆壁和天花板上滿是厚厚的生物組織，彷彿整個樓層都已經被異形的孵化過程徹底吞噬。空氣中瀰漫著一股難以形容的腥臭味，夾雜著金屬的鐵鏽味以及某種濕滑腐敗的氣息。

當他們轉過一個陰暗的拐角時，瑪奇瑪的鼻尖微微一動。她聞到了

一絲不同尋常的味道——那是異形女皇曾經待過的痕跡，她曾在這裡繁殖過大量的抱臉蟲。空氣中殘留著異形卵孵化時的腥氣，混雜著人類血肉破裂的氣息，令人作嘔。

她停下腳步，微微側頭，看向身後的眾人，語氣平靜卻透著某種篤定：「這裡……曾是異形女皇用來繁殖抱臉蟲的地方。」

電次皺眉看了看四周，地面上散落著已經乾枯的異形卵殼，有些甚至還殘留著被撕裂的觸鬚痕跡，而某些角落裡，還能看到被腐蝕得只剩殘破骨骼的人類遺骸，歪歪扭扭地嵌在異形組織的壁壘中。

「操……」電次咽了口唾沫。

秋的臉色也沉了下來，他警惕地環顧四周，手裡的武士刀微微傾斜，隨時準備迎戰任何可能的襲擊。帕瓦則嫌棄地捂住鼻子，一腳踢開地上的一塊異形組織，嘴裡罵罵咧咧：「這裡真他媽噁心！」

瑪奇瑪緩緩環顧四周，目光落在某個被異形組織包裹得極為嚴密的角落。她眯起眼睛，語氣淡然，卻帶著一絲冷意：「吉田的屍體，可能就在附近。」

空氣頓時安靜了片刻。

電次舔了舔嘴唇，低聲說道：「……我們去找找吧。」

不出所料，眾人看到了此生最讓他們反胃的一幕——一片扭曲詭異的景象展現在眼前，讓所有人都不禁皺起眉頭，甚至感到胃裡一陣翻湧。

地面上，一堆已經成功孵化的抱臉蟲殘骸散落四處，它們那枯萎萎縮的外殼看起來像是被抽乾了一切生命力，褐色的血漬遍布地板，混合著腐敗的氣味，使得整個空間瀰漫著令人作嘔的惡臭。而那些尚未孵化的異形卵，則像一顆顆醜陋的心臟一般靜靜地堆積在角落裡，有些甚至還在微微蠕動，彷彿隨時可能裂開，吐出新的死亡種子。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牆壁上的那具殘破的屍體——吉田。

他的身體被黏稠的異形組織牢牢固定在牆上，四肢早已失去血色，皮膚乾癟、灰暗，像是被什麼東西從內部掏空了一樣。他的眼睛半睜著，死不瞑目，嘴巴張開，似乎在死前經歷了極度的痛苦。

最觸目驚心的是他胸口的巨大破裂傷口——血肉翻開，裡面空蕩蕩的，只剩下殘破的肋骨和鮮血未乾的內臟碎片，隱約能看到骨頭上還帶著被啃咬的痕跡。鮮血順著傷口往下滴落，洇濕了他破爛的衣物，也將他下半身的部分完全染成了暗紅色。

「……操。」電次盯著這一幕，喉嚨滾動了一下，忍不住罵出聲，胃裡一陣翻騰，差點沒忍住想吐。

秋的眼神陰沉下來，手指收緊了握著武士刀的刀柄，他沉聲道：「他是被異形破胸而出的。」

「而且是剛死不久。」瑪奇瑪輕輕嗅了嗅空氣中殘留的血腥味，眼神平靜如水，「血液還在流，說明那隻幼體異形應該就在附近。」

空氣瞬間變得更加緊繃，眾人下意識握緊了武器，眼神在陰影中遊移，警惕地掃視著四周。

帕瓦皺著鼻子，一臉厭惡地後退了一步，嫌棄地罵道：「該死的蟲

子！本大爺最討厭這種東西了！」

電次舔了舔乾裂的嘴唇，心裡泛起一股惡寒——他們剛剛一路殺過來的那些異形裡，會不會就有一隻，是吉田的「孩子」？

瑪奇瑪神色平靜地走上前，手中的M3格鬥刀閃爍著寒光，彷彿一柄行刑者的利刃。她目光冷漠地掃視著地面上那些蠕動的異形卵，沒有絲毫猶豫，抬手便將刀鋒狠狠地刺入其中一個卵的頂部。

「噗嗤——」

刀刃輕易地刺穿了卵壁，濃稠的黑綠色液體隨之噴濺而出，伴隨著一聲淒厲又詭異的慘叫，像是某種扭曲生命在臨死前發出的悲鳴。緊接著，那顆卵猛地抽搐了幾下，原本微微開合的頂部迅速閉合，蠕動的幅度越來越小，直至完全失去生命跡象。

瑪奇瑪沒有停下動作，熟練地抽出刀鋒，利落地朝下一個卵刺去。

「噗嗤——」又是一刀，又是一聲怪異的哀嚎，接著便是死寂。

她步伐緩慢但堅定，依次走向每一顆卵，刀鋒所至，異形卵便一個接一個地枯萎，彷彿被徹底扼殺了誕生的希望。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腥臭味，地面上的黑色液體匯聚成一灘灘噁心的污漬，黏稠得彷彿地獄孵化場的殘骸。

電次看著瑪奇瑪一刀刀精準地刺穿異形卵的場面，不禁咽了口唾沫，低聲嘀咕道：「這女的……殺這些玩意兒跟切水果似的。」

秋沒有說話，只是默默握緊了刀，隨時準備應對可能的突發狀況。

帕瓦則皺著眉，一臉嫌惡地捏著鼻子，生怕那些黑色汁液沾到自己身上：「喂喂喂！快點弄完，本大爺要快吐了！」

瑪奇瑪神色自若，彷彿沒有聽到他們的話，依舊一刀接一刀地結束這些恐怖生物的生命。直到最後一顆卵被刺穿，她才緩緩站直身子，輕輕甩了甩刀上的黑色液體，轉頭平靜地說道：「好了，抱臉蟲徹底解決了。」

她的聲音平穩如常，彷彿剛剛進行的不過是一場再普通不過的清掃工作。

電次和帕瓦對視了一眼，沒有多餘的廢話，他們一起伸手，抓住吉田的手臂和肩膀，用力一扯——

「嘶啦——」

屍體從巢穴中被生生拽了下來，帶出一片血肉模糊的黏稠組織，發出令人牙酸的撕裂聲。屍體下方的地面頓時被淋上一層污濁的血漿，甚至還能看到一些未完全凝固的黏液緩緩流淌。

「嘔……真他媽噁心……」電次捂著鼻子，強忍著胃裡翻騰的不適感。

帕瓦皺著眉，一臉嫌棄地甩了甩手上的血跡：「本大爺才不想碰這些骯髒的玩意兒！明明是個廢物，死了還這麼麻煩！」雖然嘴上嫌棄，但她手上的力道並沒有鬆懈。

瑪奇瑪則依舊神色如常，淡淡道：「先把屍體帶出去，交給警察處理吧。」

電次聳聳肩，和帕瓦合力將吉田的屍體扛起，幾人踩著滿是異形血

液的地板，迅速朝著安全出口走去。無論如何，這裡已經沒有他們需要再逗留的理由了。

比利看著周圍已經被屠戮殆盡的異形巢穴，心中充滿了難以言喻的厭惡和失望。他曾經對這些同類抱有一絲期待，認為它們或許能認清現實，明白真正的強者是誰，順應天命，選擇歸順瑪奇瑪大人。

可事實證明，它們不過是一群只會憑藉本能行動的野獸，愚蠢、低級，完全不懂得進化的意義。它們只知道盲目地繁殖、殺戮，卻不知道如何生存得更好。比利冷哼一聲，內心充滿不屑：

「這群廢物，連思考的能力都沒有，居然不願跟隨我，去屈服於真正的支配者……不願意承認瑪奇瑪大人的偉大，也難怪會落得這種下場。」

他的目光掃過那些破裂的異形卵、倒在地上化為腐肉的同族，以及那被瑪奇瑪一刀刀插穿、再無生機的孵化巢穴。比利忽然覺得，這些異形的存在，根本就是一種恥辱。

他輕蔑地啐了一口，搖了搖頭，不再去看那群已經死去的「愚蠢親族」。對於比利來說，真正值得追隨的存在，只有瑪奇瑪大人——強者才配掌控一切，而弱者，只配成為塵埃。

電次看著比利，滿身黃色的血跡，渾身充滿了異形的壓迫感，但此刻卻乖乖地站在瑪奇瑪身旁，低著頭，像是一隻等待主人命令的獵犬。

「這傢伙還挺聽話的嘛……」電次撓了撓頭，心裡有點複雜。

瑪奇瑪輕輕地笑了笑，伸手摸了摸比利的頭，像是在撫摸一隻忠誠的寵物。她轉頭看向電次，眼神裡帶著一絲戲謔：「電次，要不我們把比利帶回家養？」

電次頓時愣住：「啊？這玩意兒能養嗎？」他看著比利，一時間腦補出自己每天起床，看到一隻異形趴在客廳，吐著透明的舌頭看著自己，或者半夜起夜上廁所，忽然發現廁所裡多了一道漆黑的影子……光是想想，他就覺得頭皮發麻。

「呃……算了吧，我還想活久一點。」電次乾笑兩聲。

瑪奇瑪歪了歪頭，似乎早就料到他會這麼說，輕輕拍了拍比利的肩膀：「那就讓比利留在公安吧。」

比利沒有反對，甚至連情緒波動都沒有，彷彿這個決定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他低下頭，恭敬地站在瑪奇瑪身後，像一隻已經認主的獵犬，隨時等待支配者的指令。

電次看著這一幕，聳了聳肩：「算了，反正這傢伙確實挺聽話的……嘛，不管怎麼說，比利你可是一隻好狗啊。」

比利微微抬頭，深邃的異形雙眼看向電次，似乎對「狗」這個稱呼並不排斥，甚至隱約有些認同。

秋緊握武士刀，深吸一口氣，刀鋒劃過那些盤根錯節的異形組織，伴隨著一陣噁心的黏膩聲，黑綠色的體液從切口滲出，散發出令人作嘔的腐臭味。那些東西像是仍具生命，微微蠕動了一瞬，但最終還是在秋的刀下失去了活力，門鎖隨之鬆開，六樓通往樓梯間的通道終於

打開了。

然而，剛一踏入樓梯間，一股濃烈的腥臭撲鼻而來，那是異形巢穴腐敗的氣息，與血腥和灼燒後的焦臭混雜在一起，令人作嘔。電次、秋、姬野、光熙和其他人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感到胃裡翻江倒海，臉色鐵青，紛紛捂著嘴衝向角落，忍不住彎下腰，大口嘔吐起來。嘔吐聲此起彼伏，迴盪在狹窄的空間內。

唯有瑪奇瑪神色如常，平靜地站在原地，彷彿這些污穢的場景根本無法影響到她分毫。帕瓦倒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樣子，抱著胳膊嗤笑道：「呸！你們這群膽小鬼，區區惡臭而已，本大爺可是殺過成千上萬的惡魔，聞慣了這些味道！」

而比利，作為異形的同類，更是毫無波瀾地站在一旁，眼神冷漠地掃視著這一幕，似乎在為這些脆弱的人類感到不屑。

可是比利突然想起，電次可不是普通的人類，而是瑪奇瑪大人的男人——那個被她親手挑選、如今與她並肩作戰的存在。念及此處，比利心中的輕蔑瞬間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複雜的情緒。

他重新打量起眼前這個正扶著牆狂吐的少年，曾經他認為電次不過是個衝動、魯莽、單純到有些愚蠢的普通人類，但現在，他不得不重新評估自己的看法。這個男人，不僅能承受瑪奇瑪大人的目光，還能贏得她的青睞，甚至敢在她身邊嬉笑怒罵，毫無畏懼。比利開始意識到，也許電次的身上，確實有著某種超乎尋常的特質。

一想到這一點，比利原本冷漠的不屑竟然逐漸轉化成了一絲欽佩，甚至可以說，是某種程度上的認同。他的尾巴輕輕擺動了一下，發出微不可察的「嘶」聲，心中默默承認——也許，這個叫電次的小子，確實有那麼點意思。

他轉頭看向帕瓦，心中閃過一絲複雜的念頭。這個自稱「高貴」的血之魔人，總是囂張跋扈，張口閉口就要統治天下，實際上卻是個貪吃又怕死的傢伙。但不得不承認，她和電次的關係非同一般——並肩作戰的戰友、嬉笑怒罵的朋友，甚至更像是一對總是吵鬧不休的兄妹。

然而，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帕瓦的血正流淌在自己的體內，是她賦予了自己新的形態和力量。換句話說……她在某種程度上，算是自己的「母親」？這個想法讓比利的尾巴僵了一下，忍不住又看了看那個正叉著腰，一臉得意洋洋的女孩。

比利的腦海裡浮現出一個荒謬的畫面——帕瓦用那粗魯的語氣吼著：「哈哈！本大爺可是你的母親啊！快跪下給本大爺磕頭！」想到這，比利忍不住低吼了一聲，彷彿想要驅散這個荒唐的念頭。但無論如何，他不得不承認，眼前這個驕傲又莽撞的魔人，的確在某種意義上，算是自己的血緣……母親？

這個認知讓比利心情複雜，甚至有些說不出的微妙。最終，他低頭舔了舔自己的爪子，心想：「算了，反正她自己肯定不會意識到這點，那就隨她去吧。」

幾人一路小心翼翼地返回了一樓，身上仍沾滿異形的黃色血跡，散

發出一股腐蝕後的焦味。當他們踏上堅實的地面時，一種從地獄回到人間的錯覺湧上心頭。

岸邊早已等在一樓，他掃了眾人一眼，目光在吉田寬文冰冷的屍體上停留片刻，深深地嘆了口氣。儘管早有心理準備，親眼看到這名部下最終的結局，仍讓他心中泛起一絲沉重。

「辛苦了。」岸邊伸手接過屍體，神情沒有太多波動，但語氣卻透著一絲難以察覺的疲憊。他抬眼看著滿身污穢的幾人，隨手從口袋裡掏出兩包鮮血，像丟菸一樣隨意地扔了出去，一包朝電次飛去，一包則丟給了帕瓦。

「補充點能量吧。」他懶洋洋地說道，點燃了一根菸，眼神卻帶著幾分複雜。

電次單手接住血袋，撕開包裝，毫不猶豫地灌入口中，鮮血順著嘴角滑落，他舔了舔唇角，感覺體內的力量漸漸恢復。而另一邊，帕瓦則興奮地抱住血袋，像得到珍寶一樣歡呼起來：「哈哈！本大爺終於能痛痛快快地享用了！」她迫不及待地撕開封口，直接大口啜飲，臉上滿是滿足的神色。

岸邊看著這一幕，叼著菸，眼神帶著一絲無奈：「儘量別搞得太噁心，別忘了你們還是人類社會的一員。」

「嘁，本大爺才不是人類呢！」帕瓦不服氣地哼了一聲，但嘴角依舊沾滿了猩紅的血跡，看上去比異形還像怪物。

岸邊搖了搖頭，抬頭看向頭頂殘破的天花板，淡淡地說道：「不管怎麼樣，這次的任務算是暫告一段落了……但願接下來別再出什麼么蛾子吧。」

正當眾人稍作喘息時，瑪奇瑪的對講機突然響起，頻道裡傳來小紅帶著哭腔的喘息聲，背景裡夾雜著金屬刮擦地面的刺耳聲，還有黏稠液體滴落的詭異響動。

「嗚啊……瑪奇瑪小姐……嗚嗚……救我……救命啊……！」小紅的聲音又顫又急，帶著一股近乎絕望的恐懼，「我……我原本只是想開車走的……結果……結果不小心闖進了新的異形巢穴！這裡是負一樓……黑漆漆的……黏糊糊的……而且……嗚……好多異形……嗚嗚嗚，它們在追我啊！」

小紅的聲音在顫抖，甚至能聽出她快要哭出來的樣子，伴隨著她的抽泣，通訊裡還能聽到她慌亂的腳步聲，鞋底踩在濕滑地面上的黏膩聲，讓人不禁想像她正在奔跑，可能隨時都會被異形撲倒。

電次聽著她的慘狀，撓了撓頭，表情有點微妙：「啊……這女人跟異形還真是有緣分啊……」

帕瓦在一旁抱著胳膊，撇嘴嗤笑：「愚蠢！愚蠢至極！本大爺都知道要遠離異形的巢穴，這女人居然自己送上門去了！」

瑪奇瑪輕輕嘆了口氣，合上對講機，目光冷靜如常：「別廢話了，我們下去救她。」

負一樓.異形巢穴

小紅握緊手中的刀，背貼著冰冷潮濕的牆壁，眼前是一大群咆哮著

衝來的異形。她的手在顫抖，心臟狂跳，冷汗順著額角滑落。她知道自己是個畏畏縮縮的人，害怕疼痛，也害怕死亡。但她也清楚，自己不是毫無用處的廢物。

地獄之行事件，她可是唯一毫髮無傷地活下來的公安獵魔人。經歷過那麼多生死關頭，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慌亂無助只會死得更快。

她的呼吸忽然變得平穩，腦海裡的恐懼被戰鬥的興奮感吞沒——如果過度戰鬥，她的大腦會逐漸興奮起來，甚至有點嗨。

「……好吧，既然躲不過去……」

她舔了舔乾裂的嘴唇，嘴角勾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冷笑，猛地一蹬地面，主動衝向最前方的一隻異形！

電光火石之間，她的刀刃劃破空氣，在異形還沒反應過來時，狠狠地切開了它的喉嚨！黃色的酸血噴濺而出，她立刻側身躲開，同時借助力道一個翻滾，瞬間接近第二隻異形，刀光一閃，第二隻怪物的脖子被劃開一道深深的裂口，發出痛苦的嘶吼！

第三隻異形撲過來，她敏捷地往後一仰，幾乎是擦著地面倒下，刀鋒在空中一劃，直接將它的喉嚨徹底割裂！

但她知道，這種殺敵方式不能持續太久。她的身體素質遠不如惡魔或者電次那樣的怪物級別，必須借助地形——或者敵人的力量來逃出去。

於是，她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她猛地伸手，一把抓住一隻異形的爪子，借著它的衝擊力將自己的身體甩向另一邊，瞬間翻身到它的背後，然後用盡全力將這隻異形往前一推！

「抱歉啦，借你用一下！」

那隻異形還沒反應過來，就被她推到了同類的攻擊範圍內。另一隻異形的尾刃刺出，狠狠地貫穿了它的身體！黃色的酸血四濺，腐蝕了周圍地板，異形發出痛苦的嘶吼，但已經無法掙脫。

異形的攻擊打在了自己同類身上，一瞬間，場面混亂了起來，幾隻異形開始錯亂攻擊，小紅趁機後退幾步，從腰間迅速掏出一個燃燒瓶，咬開瓶口的布條。

「要燒就一塊燒吧！」

她毫不猶豫地將燃燒瓶朝著異形群砸去——

轟！

火焰瞬間蔓延，灼燒著地面上的黑色黏液，也點燃了靠近的異形，火焰舔舐著它們的皮膚，發出刺耳的燃燒聲。被火焰吞噬的異形瘋狂掙扎，痛苦地嘶吼，在巢穴裡四處亂竄，反而引發了更大的混亂。

小紅深吸一口氣，趁著這些怪物陷入混亂，猛地轉身，以最快的速度朝著出口狂奔！她的心臟在狂跳，耳邊是異形的嘶吼和烈焰燃燒的聲音，但她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興奮笑容——

「呼……活下來了。」

她順利逃出生天。

這一次，小紅是真的下定決心辭職了。

公安對魔特異4課的戰鬥，從一開始她就明白自己並不適合這個地方。她畏畏縮縮，害怕疼痛，害怕死亡，雖然運氣一向不錯，總能在各種絕境中毫髮無傷地活下來，但這種幸運並不能當飯吃，也不能填補她對這份工作的厭倦。

她已經受夠了異形、惡魔、鮮血與死亡，受夠了每天活在恐懼之中，受夠了這個非人的世界。

這次事件後，她沒有再回頭，悄無聲息地遞上了辭呈，帶著她微薄的積蓄，準備去過一個普通人的生活，這次，她終於辭職了，無論公安給再多的獎金，都不及她的命重要。

不過，這些事情，已經是後話了。

第八章 百異斬

幾人抵達了負一樓，空氣變得陰冷而沉重，昏暗的走廊彷彿吞噬著微弱的光源，讓人幾乎難以看清前方的道路。然而，熟悉的壓迫感驟然降臨，令人窒息的惡意瀰漫在空氣中，令人本能地想要逃離。

「是它……」電次停下腳步，瞳孔微微收縮。

走廊的盡頭，一個漆黑的影子扭曲著、擴張著，彷彿深淵本身在蠕動。下一秒，那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氣息徹底鋪滿整個空間——永恆惡魔再次現身，將他們困在此處。

「這傢伙……還沒死透嗎？」帕瓦齜牙咧嘴，顯然對這個曾經把他們困在八樓的惡魔印象深刻。

「看樣子，它是不打算讓我們離開了。」秋微微握緊武士刀，眼神中透著警惕。

瑪奇瑪則依舊保持著那副游刃有餘的神情，彷彿早已預料到這一幕的發生。電次皺起眉頭，思索片刻後，轉頭看向她：「如果用你的壽命作為契約籌碼，換取它的幫助，你覺得如何？」

瑪奇瑪微微一笑，眼神帶著一絲揶揄，語氣平淡得彷彿只是在討論今天晚飯吃什麼：「可以啊。」

她的回答毫不猶豫，彷彿將自己的壽命交出去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實際上，對她而言確實如此。

惡魔的本質就是越強大，壽命越長。而瑪奇瑪的支配惡魔、電次的電鋸惡魔，都是不死不滅的存在。所謂的「壽命」對他們來說，僅僅是個數字，一個無關緊要的籌碼。從她那無盡的壽命中剝離出一年，根本不值得在意，對電次也是如此。

正在此時，比利突然豎起耳朵，發出低沉的咆哮，目光死死盯著走廊的某個方向，似乎察覺到了什麼異動。

「有東西在靠近……」它的聲音低沉而警戒，下一秒，比利咧開嘴，露出獠牙，怒吼道：「不對，是一大波！附近有一大群異形朝著我們衝過來了！」

空氣彷彿凍結，眾人的神經瞬間繃緊。異形的尖嘯聲從遠處傳來，迴盪在這幽閉的地下空間裡，令人不寒而慄。透過昏暗的光線，可以

看到走廊盡頭的陰影中，無數道猙獰的身影正在疾馳而來，爪牙交錯，嘶吼聲此起彼伏，如同地獄大門開啟，放出了成群的獵食者。

電次卻沒有絲毫懼色，反而嘴角微微揚起，露出一個興奮而嗜血的笑容。他舔了舔嘴唇，彷彿聞到了血腥味般，目光轉向永恆惡魔，緩緩說道：「我獻出瑪奇瑪和我的一年壽命，換取你將這片走廊變成一個封閉空間，把那群異形——還有我自己——一起困在這裡。」

永恆惡魔沉默了片刻，隨即發出一陣低沉的笑聲，笑聲中帶著一種近乎愉悅的陰森感。

「交易成立。」

話音落下，整個空間的溫度驟然下降，空氣變得黏稠而沉重。彷彿有某種看不見的屏障迅速成型，將整條走廊與外界完全隔離。瑪奇瑪等人只能站在外側，透過一層扭曲的空氣屏障望向內部，無法踏入一步。

在他們的視線中，電次孤身一人，站在漆黑的走廊中央，對面是洶湧而來的異形潮水，黑色的骨殼在微弱的光線下泛著森冷的光澤。它們張開布滿口器的血盆大口，長長的內顎蠕動著，發出令人頭皮發麻的嘶吼。

「好戲開始了。」瑪奇瑪輕聲說道，紅色的眸子倒映著走廊裡的血腥戰場。

面對蜂擁而至的異形，電次沒有後退一步，反而向前踏出，嘴角勾起嗜血的弧度，低聲笑道——

「來吧……讓我看看你們到底能撐多久。」

話音未落，電鋸轟鳴著撕裂空氣，迎向黑暗中撲來的怪物群。血腥的殺戮，即將在這條封閉的走廊裡上演。

走廊中，死亡的陰影翻湧，異形的嘶吼如狂風驟雨般席捲而來，震得空氣都在顫抖。它們如潮水般衝向電次，漆黑的骨殼在微弱的燈光下泛著森冷的光芒，長長的尾巴猶如鞭刃，在空氣中劃出駭人的破風聲，內顎蠕動，飢渴地尋找撕裂獵物的機會。

然而，面對這群來自宇宙深處的終極殺戮機器，電次非但沒有絲毫退縮，反而猛地拉動拉環，伴隨著金屬咆哮般的轟鳴聲，他的額頭和雙臂瞬間延展出鋒利的電鋸，瘋狂旋轉，濺射出耀眼的火花。

「只要你們敢一個一個來——」他猩紅的瞳孔微微收縮，嘴角揚起嗜血的笑容，像是在挑釁地獄的爪牙，「老子就敢一個一個砍！」

話音未落，第一隻異形已經高高躍起，猙獰的顱骨在空中劃出死亡的弧線，尾巴如毒蛇般蜷縮，蓄勢待發，準備一擊刺穿獵物。

電次沒有半分猶豫，猛地朝前一衝，低下頭，額頭的電鋸以最暴力的方式迎上撲來的怪物——

斯拉——！

電鋸高速旋轉，鋒利的齒輪瞬間撕裂異形的顱骨，黑色的外殼被生生削開，黃色的酸液血噴灑而出，灑滿整片空間。斷裂的殘骸尚未落地，電次已經側身一躲，反手揮舞右臂的電鋸，刀刃直直地沒入另一隻異形的頸部，瞬間將它的頭顱整個斬下，鮮血如噴泉般濺射。

血，黃的，紅的，混合在一起，噴湧而出，渲染了這條幽閉的走廊，宛如一幅殘暴的行為藝術。

砍！砍！砍！

他不斷揮舞電鋸，切割、撕裂、碾碎，一具又一具異形的身軀在他手下爆裂，肢體橫飛，碎片四濺，每一次揮砍都帶著暴力美學的極致快感。每一次電鋸深入血肉，都會帶起黏稠的酸血，濺在牆壁上，地面上，甚至灑滿了他的臉龐，但電次毫不在意，甚至興奮得戰慄。

「哈哈哈哈！老子太喜歡這個設定了——！」他狂笑著，一腳踢飛一隻試圖撲咬的異形，旋即轉身揮出一道弧線，將另一個異形的脖頸整個鋸斷。

然而，就在他陶醉在這場殺戮的狂潮中時，一隻異形趁機從側翼襲來，尖銳的舌頭猛然刺出，如同一把高速彈出的長矛，狠狠地洞穿了他的心臟！

電次的身體微微一震，嘴角的笑容卻沒有絲毫消退，反而更加張狂。他低頭看著刺穿自己胸膛的異形，眼中閃過一絲興奮的光芒，猛地一把抓住它的脖頸，手臂的電鋸毫不留情地從側面狠狠貫穿它的頭顱，將整顆腦袋攪碎！

「這破玩意兒還挺疼的啊……」他咧嘴笑著，隨即猛地一甩，把已經瀕死的異形當作盾牌擋在自己身前。

「來啊，繼續！」

下一秒，更多異形蜂擁而至，尖爪、尾刃、內顎同時襲向他，試圖將他徹底撕碎。然而，電次的身體猛地發力，肩膀一震，直接將手中的異形屍體砸向衝來的怪物群！

轟——！

巨大的衝擊力讓屍體如砲彈般撞飛後方的一大片異形，骨骼碎裂，血液橫飛，幾隻怪物甚至被當場砸得四分五裂。

「四兩撥千斤，老子也會！」電次狂笑，順勢躍起，雙臂的電鋸狠狠劈下，將衝上來的異形連同地板一起剖開，發出令人牙酸的「斯拉——！」的聲音。

血，繼續噴湧。

電次落地的瞬間，右腿猛然抬起，狠狠地踢飛一隻異形，順勢一個迴旋斬，左臂的電鋸瞬間切開一隻試圖從背後偷襲的異形的頭顱，緊接著身體再度前衝，額頭的電鋸直直地撞進另一隻異形的胸膛，將其從中間撕裂！

這是一場徹底的屠殺。

刀刃的轟鳴聲，血肉被撕裂的聲音，異形的慘叫與嘶吼，交織成一曲瘋狂的死亡交響曲。地面已經被血液完全浸透，厚重的血霧瀰漫在空氣中，彷彿整個空間都化作了地獄的一部分。

而地獄的主宰，正在無情地收割生命。

在外側透過屏障觀看戰況的瑪奇瑪微微眯起眼睛，目光閃爍著某種奇妙的光芒。她低聲呢喃：「真是一場……精彩的表演。」

而站在一旁的秋和帕瓦，則已經徹底目瞪口呆。

這不僅僅是殺戮，而是——

一場純粹的顱內高潮。

電鋸的轟鳴聲震耳欲聾，瘋狂旋轉的齒輪咬碎血肉與骨骼，將一隻又一隻異形撕裂成支離破碎的殘骸。電次渾身浴血，那些黃色的酸液像是不要錢似的噴濺出來，覆蓋了他全身，如同被人惡作劇般潑滿了黃芥末醬，黏膩、炙熱、散發著刺鼻的腐蝕氣味。

但這一切，他根本不在乎。

他只知道砍殺！殺光眼前的一切！

迎面撲來的一隻異形剛剛張開血盆大口，內顎尚未彈出，電次的電鋸便已經先一步插進它的頭骨，電鋸高速旋轉，黑色的外殼被輕易剖開，像打開一個熟透的木瓜——

斯拉——！

整顆頭顱被從中間劈成兩半，腦漿與黃色血液四處飛濺，灑了電次一身，他舔了舔嘴角，呸地一聲吐掉帶著噁心味道的血沫，隨即轉身揮舞電鋸，橫掃身旁撲來的兩隻異形。

噗嗤！噗嗤！

第一隻異形直接被從側面切開，變成了田共开三！從肩膀到腰部整個分裂，斷口處翻湧著內臟與酸血，身體還在抽搐，尾巴無力地甩動了幾下便徹底癱軟。

第二隻異形剛一躍起，電次獰笑著抬起頭鋸，從正上方豎直劈下——

咔嚓——！

異形被從頭到尾生生剖成了兩半，變成了異||形！兩半身體在空中翻騰，帶著殘缺的臟器與四散噴湧的黃血，砸落地面，發出令人膽寒的濕滑聲響。

但戰鬥還遠遠沒有結束！

更多的異形從四面八方衝來，陰影中湧動著無數猙獰的身影，嘶吼聲此起彼伏，尾刃在空氣中呼嘯作響。

斯拉！斯拉！斯拉！

有的異形被電鋸斬成不對稱的碎塊，一邊多點，一邊少點；有的被從腰部齊齊斬斷，上半身跌落地面，還在本能地爬行掙扎；更多的異形則被直接劈碎，血肉橫飛，殘肢斷臂堆積如山！

「哈哈哈哈哈哈——！」電次狂笑着，在黃血與紅血交織的煉獄中不斷前進，電鋸的咆哮聲與異形的慘叫聲交錯成一片，宛如一場真正的死亡交響曲！

走廊的音響突然響起，一首狂躁不羈的搖滾樂猛地炸裂開來，吉他嘶吼，鼓點如雷，低音貝斯震得整條走廊彷彿都在共振。那聲音刺耳、暴烈、躁動不安，就像是特意為電鋸人度身定制的BGM，伴隨著他血腥的屠殺，激昂地燃燒著每一個瘋狂的瞬間。

搖滾樂照樣狂放，異形照樣死，電鋸人照樣殺！

電次的笑聲在樂聲中迴盪，他渾身浴血，手臂上的電鋸高高揚起，斯拉！斯拉！斯拉！不斷地劈砍，每一刀都帶走一條異形的性命。

一隻異形猛地從天花板躍下，尾刃如毒蛇般直刺而來，電次冷笑一聲，側身躲避的同時，反手一揮，頭鋸狠狠撕裂了它的下顎！

啪嗒！那半截頭骨帶著黃血掉落在地，而剩下的身體還在抽搐掙扎，電次不等它徹底倒下，便一腳踢翻它的屍體，順勢把另一隻撲過來的異形撞開！

他動作不停，雙臂一擺，電鋸劃出一道殘影，直接把那隻異形的胸膛剖開！肋骨被切裂的聲音蓋過了吉他的嘶吼，噴湧的酸血如瀑布般灑落，而電次毫不在乎地繼續前衝——

「再多點啊！這點程度根本不夠啊！」

他狂笑着，衝進更多異形的包圍圈，電鋸切碎血肉，斷肢橫飛，他如同一台永不停歇的殺戮機器，每一擊都精準而致命，根本沒有給異形任何喘息的機會。

而瑪奇瑪站在屏障外，靜靜地看着這血腥的戰鬥，嘴角的笑意越來越深。

她的目光沒有絲毫厭惡，反而充滿了興味，甚至可以說是欣賞。電次的瘋狂，電次的暴力，電次的戰鬥方式，她統統都喜歡得不得了。如果她的好感度能超過100%，恐怕此刻早已突破天際。

而站在一旁的秋、姬野、帕瓦和比利則完全被震撼得啞口無言。他們雖然都不是普通人，也見過無數戰鬥場景，但眼前的這一幕仍然讓他們感到難以置信——

一個人，單槍匹馬，在封閉空間內屠殺上百隻異形？！

帕瓦不自覺地咽了口唾沫，雙手抱胸，表面上依然一副「本大爺才不怕呢！」的樣子，但眼神裡卻透露著掩飾不住的震驚。秋眉頭緊鎖，手不自覺地握緊了腰間的武士刀，而姬野和比利則幾乎忘記了呼吸。

終於——

「咔嚓！」

最後一隻異形在電次的電鋸下徹底報廢！

電次猛地抬頭，喘息著，渾身上下滿是血汙，他將那最後的異形屍體用鏈條狠狠甩起，在空中旋轉了一圈，然後硬生生切成了八塊！

砰！砰！砰！

血肉塊砸落地面的聲音與電鋸緩緩停止的轟鳴交織在一起。音樂戛然而止，走廊內只剩下一片死寂。

殘存的異形殘肢還在抽搐，但很快便徹底失去了生機。黃血流淌成河，屍體層層疊疊，整個走廊像是修羅場一般，到處都是扭曲的殘骸和碎裂的甲殼。

電次扶著牆大口喘息，臉上卻掛着病態的笑容。

「呃哈哈……好爽啊……！」

他喃喃地說道，聲音裡透着一種壓抑不住的快感，就像是剛剛經歷了一場巔峰級的顱內高潮。

瑪奇瑪注視着這一幕，唇角微微勾起了一絲意味深長的弧度。這個男人，真是越來越讓她喜歡了……

走廊內瀰漫著濃重的血腥氣息，異形的屍骸遍地橫陳，黃色的血液在牆壁和天花板上流淌，混雜著戰鬥後的焦味，令人窒息的壓迫感仍未散去。電次大口喘息，渾身浴血，電鋸的轟鳴聲漸漸停歇，空氣彷彿陷入了短暫的寂靜。

然而——

「咔噠……咔噠……」

一種熟悉而令人不寒而慄的聲音驟然響起。

電次瞳孔微縮，猛地轉頭望去。就在滿是殘骸的盡頭，一道黑影緩緩走了出來。

那是一隻仍然存活的異形。

它拖着滿是傷痕的身軀，尾刃在地面上劃出刺耳的金屬摩擦聲，光滑的黑色頭骨在昏暗的燈光下反射出幽冷的光澤。它的口器一張一合，酸液順着獠牙滴落在地，腐蝕出絲絲白煙，顯示出它依然保留着驚人的殺傷力。

電次皺了皺眉，剛想重新啟動電鋸，忽然，空氣中閃過一道寒光！

「嗖——！」

一道銀色的軌跡在半空中劃出致命的弧線！

「噗嗤！」

「嘎啊——！」

異形的嘶吼瞬間戛然而止，它的頭顱猛地一震，一把鋒利無比的武士刀已然深深地刺穿了它的頭骨，將它死死地釘在了牆上！

黃血如泉水般噴湧而出，濺滿牆壁，刀身輕微顫動，似乎仍在迴盪著出手者那凌厲的殺意。

電次和其他人微微一愣，隨後他們的目光齊刷刷地看向出手之人——

秋站在遠處，保持著甩刀的姿勢，目光冷冽，依舊是一副波瀾不驚的表情。

「……沒死乾淨的東西。」

他淡淡地說道，隨後快步走上前去，伸手握住刀柄，猛地一拔！

「噗嗤——」

異形的屍體終於從牆上滑落，徹底沒了生機。秋隨手甩掉刀上的血跡，重新將武士刀收入刀鞘，彷彿這一切只是再普通不過的事。

電次咧嘴一笑，拍了拍秋的肩膀：「欸——你這傢伙，剛才一直在旁邊看戲，最後一下倒是挺帥的嘛。」

秋懶得搭理他，只是撇了撇嘴，語氣依舊冷淡：「只是解決剩下的垃圾罷了。」

就在這時，走廊的空氣突然發生了奇異的扭曲。

空間開始震動，地面隱隱浮現出奇怪的紋路，周圍的牆壁彷彿融化一般變得扭曲，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股異樣的吸力正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

「……看來，該回去了。」

瑪奇瑪輕輕開口，語氣平靜，彷彿早已預料到這一切。

下一秒，整個走廊的景象劇烈變形，宛如破碎的玻璃般層層剝落。

啪——！

現實世界的色彩猛地傾瀉而下，扭曲的空間迅速崩解，所有人彷彿被一股看不見的力量猛然拽入深淵——

「砰！」

電次幾人重重地摔倒在地，眼前的景象陡然一變。

不再是那個無盡的血腥走廊，也不再是堆積如山的異形屍體，他們此刻身處的地方是現實世界的負一樓。

熟悉的天花板，熟悉的牆壁，空氣中不再瀰漫著異形的腥臭，而是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塵埃氣息，一切都顯得那麼真實，彷彿剛才的戰鬥只是一場夢境。

但——

電次看了看自己滿是血汙的雙手，又看了看仍然帶著黃血的電鋸，耳邊似乎還迴盪著搖滾樂的餘音。

他咧嘴一笑，嘴角的弧度充滿了一種後知後覺的興奮感。

「哈哈哈哈——媽的，這才叫刺激啊！」

而遠處，黑暗中，一道幽深的目光靜靜地注視著他們。

永恆惡魔的聲音在空氣中迴盪，帶著一絲低沉的笑意——

「契約已履行，你們的戰鬥……很有趣。」

在事後的案件調查中，公安的CCTV清晰地記錄下了整個過程，包括那驚心動魄的走廊大戰、電鋸人瘋狂的屠殺、瑪奇瑪平靜的微笑，當然，還有秋那一記堪稱藝術級的飛刀絕殺，那是永恆惡魔故意讓CCTV記錄下來的。

當調查員問起秋為何選擇在最後關頭出手時，秋只是面無表情地吐出一句話：

「只是想讓自己爽一下。」

調查員一時語塞，忍不住追問：「……所以你的意思是，那個飛刀並不是必要的嗎？」

秋點了點頭，語氣平靜得像是在談論天氣：

「電次早就能解決它了，我只是想秀一下自己的飛刀技術。」

調查員的筆在紙上頓了頓：「……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只是單純想耍帥？」

秋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眼神淡然，彷彿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但緊接著，他忽然補充了一句：

「不然的話，今晚姬野想要，我的雞巴都會陽痿。」

調查員的筆瞬間「咔嚓」一聲斷成了兩截，辦公室裡陷入了一片詭異的沉默。

電次在旁邊笑得差點從椅子上摔下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媽的秋，你居然為了這點破事在生死關頭秀飛刀？」

帕瓦一臉嫌棄：「喂喂！爾等男人真是下作至極！」

姬野則是在一旁點了根菸，笑得眼睛都彎了起來：「哎呀，秋君，你還挺在意的嘛？」

秋瞥了她一眼，沒說話，但耳根卻微微泛紅。

調查員默默地放下斷掉的筆，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合上了記錄本。

——這他媽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群怪物啊？！

第九章 血腥派對

瑪奇瑪走上前來，輕輕地甩了甩手中一直拎著的血袋，隨手拋給了電次，語氣淡然卻透著一絲關心：「先拿著，等需要的時候再喝。」

電次接過血袋，低頭看了看那鮮紅的液體流動，指尖捏了捏袋身，感受到溫熱的觸感，但沒有立刻撕開喝下。他舔了舔嘴角殘留的黃血，露出一個略帶壞意的笑容：「嗯……還是留著等更爽的時候再補充吧。」

他將血袋隨手塞進了口袋，深知在這場殺戮遊戲裡，血，就是他燃燒到底的燃料，該喝的時候，一滴都不會浪費。

瑪奇瑪和電次之間的互動自然又默契，彷彿周圍的一切都已經被自動屏蔽，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曖昧氣息。電次嘴角掛著壞笑，將血袋隨手塞進口袋，而瑪奇瑪只是微微一笑，眼神寵溺得讓旁人都不禁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站在後面的姬野、秋、比利和帕瓦四人全程圍觀，表情如同被強行塞了一嘴的狗糧，臉上寫滿了「我們好像不該站在這裡」的尷尬。

比利皺著眉，咂了咂嘴，小聲嘀咕：「嘖，這兩人真是太他媽閃了……」

姬野舉起手擋住眼睛，佯裝不忍直視：「光污染太嚴重了。」

而最受不了的顯然是帕瓦，她雙手抱胸，鼓著臉大聲抗議：「喂！這兩個傢伙根本沒資格秀恩愛！人類才是最閃的物種啊！」

眾人一愣，還沒來得及反應，帕瓦已經義正詞嚴地指向早川秋，大聲揭發：「你們兩個傢伙——早川秋和姬野——也超閃的好嗎？！每次晚上都在房間裡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害得本大爺根本沒辦法安心入睡！」

秋一瞬間黑了臉：「……哈？」

帕瓦繼續嚷嚷：「尤其是秋！每次晚上都把姬野前輩弄疼了，一直在叫！太他媽吵了！」

空氣突然安靜，姬野瞪大雙眼，一口酒差點噴出來，立刻咳嗽著捂住帕瓦的嘴，臉頰瞬間浮起一抹可疑的緋紅：「你——你給我閉嘴！」

瑪奇瑪一臉微妙地看向秋，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喔？秋，這是真的麼？」

秋額角青筋暴起，深吸了一口氣，努力壓抑住揍人的衝動：「……不，別聽這傢伙胡說。」

帕瓦瘋狂掙扎，嘴巴被捂住依舊含糊不清地喊著：「明明就是真的——嗚嗚嗚！」

眼看現場即將陷入混亂，電次悠哉地抱著手臂，滿臉壞笑地看著秋，低聲調侃：「喲，早川，你平時看著挺正經的嘛，沒想到私底下這麼……呃，熱情？」

「閉嘴！！！」秋一聲怒吼，整條走廊都震了三震。

比利，這隻外表凶惡、體型龐大的異形，此刻正站在人群裡，一副「我不想說話」的表情。雖然他和其他異形長得一樣，但在電次這群傢伙的影響下，他早就被迫習慣了人類的社交方式。

聽著帕瓦的爆料，氣氛逐漸詭異起來。比利的尾巴甩了甩，緩緩轉頭看向秋，一雙空洞的異形眼睛露出一絲微妙的意味。他沉默了幾秒，然後用低沉的嗓音幽幽地說：

「……所以，秋，你到底做了什麼，能讓一個惡魔都覺得太吵了？」

此話一出，電次直接笑倒在地，瑪奇瑪微笑着用手指輕輕抵住嘴角，似乎在憋笑，姬野則是徹底破防，一把捂住臉，整個人幾乎要冒煙。

「比利，你閉嘴！」秋額頭青筋暴起，恨不得直接把這隻外星生物從負一樓丟出去。

比利聳聳肩，長長的尾巴輕輕拍了拍地面：「我只是陳述事實。」

帕瓦見狀更加興奮，叉著腰大聲附和：「沒錯！本大爺的聽覺可是很靈敏的！早川秋你根本無法狡辯！每次都是『啊……啊……不行了……太用力了……』」

「帕瓦！！！」姬野的臉徹底紅透，一把揪住帕瓦的披風瘋狂搖晃，企圖讓這傢伙閉嘴。

電次笑到快斷氣，扶著瑪奇瑪的肩膀喘著氣道：「哈哈哈哈哈——秋，你這下徹底社死了。」

比利聳了聳肩，甩了甩自己還沾著異形血的爪子：「算了，還是別聊這個了……比起秋的夜生活，我更關心一件事。」

眾人紛紛轉頭看向比利，秋終於鬆了口氣，以為這個話題能過去了，結果——

比利看向電次，認真地問：「你們兩個一直在發狗糧，我是不是該考慮換個宿舍，免得我的感官也被污染？」

空氣寂靜了兩秒，隨後，電次和瑪奇瑪相視一笑，異口同聲地回答：「不行哦，比利～」

秋深吸了一口氣，感覺自己的理智值已經被帕瓦和比利消磨得差不多了。他揉了揉太陽穴，決定放棄掙扎，乾脆換個話題，免得自己真的被氣死。

他嘆了口氣，看向電次，語氣無奈又略帶調侃：「算了，電次，既然你現在已經是個有對象的人了，不如跟我們分享一下心得吧？和瑪奇瑪小姐在一起的感覺如何？」

電次聞言一愣，隨後咧嘴一笑，雙手抱在腦後，露出一副無比滿足的表情：「哎呀，這個問題問得好——」

眾人：「……」

電次清了清嗓子，擺出一副人生導師的模樣，晃了晃手指，慢悠悠地說道：「和瑪奇瑪小姐在一起啊，怎麼說呢……就像是每天都活在天堂裡一樣。」

「天堂？」秋挑了挑眉，顯然不太相信電次能說出這麼正經的形容。

「對啊！」電次眼裡閃爍著光芒，一副驕傲的模樣，「每天一睜開眼，就能看到瑪奇瑪小姐那張完美無瑕的臉，簡直比世界上任何美景都要治癒！」

瑪奇瑪微微一笑，側頭看著電次，眼神帶著幾分寵溺：「是這樣嗎？」

電次立刻點頭，毫不猶豫：「當然是這樣！然後，她還會溫柔地給我準備早餐，出門前會幫我整理領子，偶爾還會喂我吃點心！而且，最重要的是——」

電次話鋒一轉，臉上的笑意更深了一分，語氣中帶著一絲自豪：「她超寵我的。」

秋：「……」

姬野：「……」

比利：「……」

帕瓦：「呸！本大爺要吐了！這傢伙是在炫耀吧？！絕對是在炫耀吧？！」

秋扶額，滿臉「我不該問」的表情。

姬野叼著煙，挑眉看著電次，意味深長地笑了笑：「聽起來確實很甜蜜嘛……不過，電次，你真的能受得了嗎？瑪奇瑪小姐可是公安最強的女性，你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電次聳聳肩，毫不在意地揮了揮手：「壓力？哪有什麼壓力？被瑪奇瑪小姐照顧是世界上最爽的事了！而且嘛——」他臉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眼神中帶著幾分小小的炫耀，「她對別人都很冷漠，只有對我才會這麼溫柔，這才是最棒的地方！」

眾人：「……」

「啊——！受不了了！」帕瓦崩潰地抱頭慘叫，「夠了夠了！再聽下去本大爺要死了！秋！趕緊說點別的東西！別讓這個傢伙再撒狗糧了！」

秋的臉色複雜，感覺自己確實犯了個錯誤。問電次感情心得，根本不是個好選擇……

姬野吐出一口煙，瞇著眼睛看著電次，嘴角掛著一抹意味深長的笑：「不過話說回來，你跟瑪奇瑪小姐在一起這麼久了，該不會……還沒做過吧？」

電次一聽，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到，整個人僵了一下，隨即紅著臉炸毛：「誰說的？！當然要做了啊！而且……而且我們差點就——」

姬野來了興趣，眼神裡帶著一絲促狹的笑意，故意湊近了一點：「哦？差點就？」

帕瓦和比利的耳朵瞬間豎了起來，連秋也無奈地看了電次一眼，似乎想知道這小子又要胡說八道些什麼。

電次咳嗽了一聲，撓了撓頭，像是在回憶那天的場景，臉上的表情既懊惱又無奈：「就……就昨天晚上啊！我們本來都要開始了，我他媽都已經勃起了！結果……」

他說到這裡，臉色瞬間垮了下來，滿臉憤怒地吼道：「結果岸邊那老頭突然打電話過來！！！」

眾人：「……」

電次雙手抱頭，一副生無可戀的模樣：「你們能想像嗎？！就在那種關鍵時刻，氣氛正濃，衣服都快脫了，瑪奇瑪小姐正看著我，結果——手機鈴聲響了！而且是岸邊打來的！」

他痛苦地捂著臉，聲音帶著一絲崩潰：「我當時就感覺自己從天堂掉進了地獄……剛剛還興致勃勃的，下一秒直接軟得跟根麵條一樣……」

姬野愣了一下，隨即「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整個人笑得直不起腰：「哈哈哈哈哈哈！等、等一下……你是說，你是被岸邊課長的電話給……給嚇軟了？！」

帕瓦一臉震驚：「呸！廢物！本大爺才不會因為區區電話就慫了！」

比利也低吼一聲，彷彿是在附和帕瓦的話。

秋一臉複雜地看著電次，扶額嘆了口氣：「……怪不得你今天看起來一副沒睡好的樣子。」

電次滿臉悲憤，咬牙切齒地咒罵：「我當時真的想把那破手機砸了！結果瑪奇瑪小姐笑著按下接聽鍵，然後用那種溫柔得要命的聲音說——『岸邊先生，怎麼了？』」

眾人：「……」

姬野笑得眼淚都快出來了，拍了拍電次的肩膀：「哈哈哈哈，你是真的慘……不過，我怎麼覺得，這通電話打得還挺及時的？」

電次瞪大了眼：「喂喂喂？！你什麼意思？！」

姬野神秘一笑：「沒什麼意思，就是覺得……你還嫩著呢，小鬼。」

電次氣得跺腳：「放屁！我可是個成熟男人了！而且，我遲早要補上的！」

姬野聳聳肩，吐出一口煙，眼神裡滿是戲謔：「行行行，那就祝你下次好運咯～。」

電次咬牙切齒地握緊拳頭，眼神中燃燒著一股決心：「這次算老頭走運！但下次！我絕對不會再讓任何人打擾我們了！！」

瑪奇瑪一直靜靜地站在一旁，優雅地抱著手臂，聽著電次那帶著憤怒和不甘的吐槽。她那雙漂亮的琥珀色眼眸微微眯起，唇角勾起一絲幾不可察的弧度，像是在回味什麼有趣的事情。

她當然知道昨晚那通電話對電次造成了多大的打擊，也知道他現在的懊惱全是因為自己。而現在，看著他一臉憤怒地嚷嚷著「下次絕對

不會再讓任何人打擾」，瑪奇瑪不禁陷入了遐想。

——行動結束之後……如果沒人來打擾的話，電次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想到這裡，她眼神微微變得柔和了幾分，嘴角的弧度也悄然加深，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長的笑意。她甚至可以想像到，電次在她的引導下逐漸放棄掙扎的模樣，那雙充滿渴望的眼睛、喘息聲、溫度交融的感覺……

瑪奇瑪的手指無意識地輕輕搭在自己的下唇上，眼神略微迷離，甚至連呼吸都輕了一些。她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表情似乎有些不妥，便輕輕地調整了一下站姿，收斂了嘴角的笑意，恢復成了那副一貫的溫柔淡定。

她輕輕偏過頭，目光再次落在電次身上，聲音依舊溫柔動聽：「電次，你在說什麼呢？」

電次一愣，猛地閉上嘴巴，生怕再說出什麼不得了的蠢話。他望著瑪奇瑪那如往常一般平靜的笑容，完全沒察覺到剛才那短暫一瞬間，她的笑容裡究竟藏著怎樣的期待與算計。

在交談中，眾人逐漸深入這片昏暗而危機四伏的地帶，空氣中瀰漫著腐臭與潮濕的氣息，每走一步，地面都會發出令人不安的黏膩聲響。他們沿著扭曲的金屬通道前進，周圍的牆壁早已被異形的生物分泌物覆蓋，宛如某種扭曲的蜂巢，而這裡的盡頭，便是異形女皇的巢穴。

比利的耳朵微微抖動，神色凝重地提醒道：「異形女皇通常不會親自出戰，而是會源源不斷地派遣異形先鋒軍圍剿入侵者。我們剛才遭遇的，只是第一波而已……越是深入，就會有更多的異形朝我們湧來。」

聽到這番話，電次反而興奮了起來，握緊拳頭，臉上露出躍躍欲試的笑容。他興致勃勃地說道：「嘿，那不是更好嗎？我還沒殺過癮呢！」

瑪奇瑪聞言，輕輕一笑，金色的瞳孔閃爍著奇異的光芒。她轉頭看向電次，語氣溫柔又帶著幾分期待：「接下來的戰鬥，交給我們兩個吧。」

電次愣了一下，隨即眼睛一亮，興奮地瞪大了眼睛：「真的嗎？！」

瑪奇瑪輕輕點頭，語氣堅定：「嗯，這是我們在一起後，第一次並肩作戰。」

第一次並肩作戰——

這幾個字讓電次的心跳瞬間加快。他幻想過和瑪奇瑪一起執行任務的畫面，但從未想過會是在這樣的地獄戰場之中。可他一點都不害怕，反而感到前所未有的興奮——他想看看自己和瑪奇瑪聯手，會有多強！

他毫不猶豫地點頭，嘴角揚起一個狂妄而熾熱的笑容：「太棒了！我早就想跟瑪奇瑪小姐一起大開殺戒了！」

能夠讓瑪奇瑪對即將到來的戰鬥如此自信，除了她本身的強大，還有另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

在公安的履歷檔案中，清楚地記錄著瑪奇瑪過去的經歷，但其中有一項極少有人知曉——在加入公安之前，她曾接受過系統性的近身格鬥訓練。

這一點，包括電次、秋等人在內，幾乎無人知情。

事實上，在成為公安的一員之前，瑪奇瑪的身份不僅僅是民間的惡魔獵人，她還是一名地下拳手。在那段鮮為人知的歲月裡，她以假名遊走在各大地下擂台，靠著冷酷精準的格鬥技巧擊敗了無數對手。那些與她交手過的人，至今仍對那雙宛如看穿一切的金色眼瞳心有餘悸。

她曾在一個任務中追捕一隻極其危險的惡魔，而正是那次行動，讓她與岸邊狹路相逢。岸邊那時已經是公安的資深惡魔獵人，原本只是奉命剿滅惡魔，卻意外目睹了瑪奇瑪的戰鬥。他看到一個身形纖細的年輕女子，以令人驚嘆的技巧，在近乎貼身的距離內，將一隻強大的惡魔撕碎，手法乾脆利落，甚至連一滴血都沒有沾到自己身上。

岸邊見獵心喜，意識到這女人的實力遠遠超出了普通的惡魔獵人——她不僅有強大的戰鬥能力，還有著冷靜到可怕的心理素質。於是，他破例向上級推薦瑪奇瑪，特許她不必經過岸邊的訓練，便直接加入了公安。

從那之後，瑪奇瑪的身份被重塑，成為了公安對魔特異4課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從未向外界提及自己過去的經歷，也從未在公安內部展露過真正的近身格鬥技巧——因為至今，還沒有一個敵人能逼她到那種地步。

岸邊在長時間的觀察後，終於確定了一件事——瑪奇瑪，就是支配惡魔，一個僅次於電鋸惡魔的強大存在。

那一天，在電次和瑪奇瑪正式走到一起之後，岸邊單獨把電次叫了出來，面色凝重地告訴他這個事實。

「瑪奇瑪的理想，是建立一個像家人一樣的平等關係。」岸邊鄭重地說道。

當時，電次聽得一頭霧水。平等？他根本無法想像那個總是以高高在上姿態俯視眾生的女人，居然會渴望與別人站在同一高度。對他來說，瑪奇瑪永遠是那個掌控一切、強大到令人窒息的存在，怎麼可能會期待「平等」這種東西？

可現在，他似乎有點明白了。

岸邊再次用複雜的眼神打量著他，語氣低沉，帶著一絲試探：「你真的覺得自己和瑪奇瑪是平等的嗎？」

電次嘴角一揚，露出那個一貫吊兒郎當的笑容，理所當然地回答：「我和她在一起了，耶，這就是平等關係。」

空氣彷彿在那一瞬間凝滯，屋內陷入短暫的沉默。

岸邊盯著他看了許久，似乎想要從他臉上找到一絲動搖或不安，可最終，他什麼也沒說，只是低嘆了一聲，默默地點起一根煙，吞雲吐

霧間，將那些未曾出口的話語全都嚥回了肚子裡。

電次並不懂什麼大道理，也不在乎什麼「支配」或「平等」。

他只知道，無論瑪奇瑪是誰，無論她曾經做過什麼，他已經選擇了她，而她也選擇了他。

這就夠了。

岸邊的腦海裡瞬間被各種亂七八糟的念頭佔滿，甚至連手裡的煙灰掉到了褲腿上都沒察覺。

「這他媽……兩個最強大的惡魔，竟然走到一起了？」

他一邊在心裡瘋狂吐槽，一邊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

——支配惡魔，掌控萬物的存在。

——電鋸惡魔，連地獄都畏懼的殺戮象徵。

這兩個怪物級的傢伙，居然談起了戀愛？

岸邊深吸了一口煙，感覺自己的職業生涯從沒遇到過這麼離譜的狀況。

「那麼，繼續前進吧。」瑪奇瑪輕柔地說道，彷彿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

在這幽暗的生物巢穴深處，密佈的卵囊靜靜地孕育著未知的恐怖，隱約間，通道盡頭傳來某種蠕動的聲響……屬於第二波襲擊者的身影，已然浮現！

電次變身為電鋸人，瑪奇瑪則微微調整呼吸，擺好架勢，目光銳利如刀。兩人並肩而立，面對著如潮水般湧來的異形，沒有絲毫猶豫，猛然衝殺而出！

電鋸人的雙手鋸與頭鋸同時啟動，發動瘋狂的屠殺，一隻異形剛撲過來，就被他從胸口直接劈開成兩半，酸黃色的血液四濺，濺得他滿身都是。而另一邊，瑪奇瑪的身影在戰場上游刃有餘——她精通泰拳、功夫、詠春等多種格鬥技藝，近身戰鬥絲毫不輸給電鋸人。

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踏步上前，肘擊如同鐵錘般狠狠砸向一隻異形的頭顱，「砰」的一聲，異形的腦殼瞬間凹陷，倒地抽搐。緊接著，她又揮出一記重拳，精準地砸在幾隻異形的臉龐上，將它們轟然震退，然後順勢抬腿，一連數腳，將幾隻異形踢飛至電鋸人面前。

「交給你了。」瑪奇瑪輕笑。

電鋸人咧嘴一笑，鋸鏈轟鳴，他猛然揮舞電鋸，將撲來的異形盡數絞碎，四分五裂，酸血與碎肉四處飛濺，場面慘烈至極。然而戰鬥尚未結束，瑪奇瑪再次騰空而起，旋身一腳踢翻一隻異形，隨後手肘下砸，直接將另一隻異形的顱骨壓碎。

電鋸人趁機甩出鏈鋸勾住幾隻異形的肢體，用力一扯，將它們生生拖拽過來，隨即毫不留情地將它們一一肢解。紅色與黃色的血液混合在一起，染紅了戰場，也襯托出這對搭檔的絕對默契。

站在後方的帕瓦看著這一幕，忍不住咋舌，低聲嘟囔：「可惡！這兩人簡直像是天生一對！」

在電鋸人的狂暴屠殺與瑪奇瑪的精準格鬥配合下，第二波異形攻勢徹底被瓦解，地面上只剩下一堆被撕裂的屍塊和腥臭瀰漫的血跡。而

兩人並未停下腳步，他們並肩站立，準備迎接下一場更加凶險的戰鬥——但這一刻，他們的默契無可匹敵，電鋸惡魔與支配惡魔的聯手，宛如為殺戮而生的一對絕配。

電鋸人的電鋸轟鳴聲震耳欲聾，每一次揮舞都帶起一片血雨腥風。他的動作狂野而粗暴，彷彿要將整個世界都撕裂開來。瑪奇瑪則如同幽靈般在戰場上穿梭，她的每一次攻擊都精準而致命，彷彿在跳著一支死亡之舞。

兩人的配合天衣無縫，電鋸人負責大範圍的屠殺，而瑪奇瑪則負責清理漏網之魚。他們的戰鬥風格截然不同，但卻完美地互補，形成了一股無法抵擋的殺戮風暴。

異形們在他們的面前如同紙糊的一般，被輕易地撕碎、碾碎、擊碎。戰場上到處都是殘肢斷臂和內臟碎片，空氣中瀰漫著濃重的血腥味和酸臭味。

帕瓦看著這一幕，心中不禁湧起一股寒意。他知道，這對搭檔是真正的殺戮機器，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毀滅一切敢於阻擋他們的敵人。

戰鬥還在繼續，但勝負已經毫無懸念。電鋸人和瑪奇瑪的聯手，注定要在這場戰鬥中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的名字，將永遠銘刻在這片血腥的戰場上，成為後人傳頌的傳奇。

看著這對狗男女並肩作戰，殺得興起，帕瓦不禁咬緊了牙關，心底泛起一陣躁動。她攥緊拳頭，戰意逐漸升騰——她也想加入戰場。

自從血之惡魔附身於這具少女的身體後，她便像個漂泊無依的幽魂，在這世界各地流浪。她沒有歸屬，沒有家，只有對鮮血的本能渴望，以及無止盡的逃亡。直到她遇見了喵子。

那隻小貓是她唯一的溫暖，她願意為了喵子去做任何事。可現實並沒有因為她的一點溫情而寬容她，她沒有錢，無法給喵子提供食物，更被惡魔獵人通緝，成了眾人追殺的目標。她曾經動過賣淫的念頭，想著靠出賣自己的身體換取金錢，養活喵子。可在第一次接客時，她因嫌惡而失控，殺死了那些試圖碰她的男人，鮮血濺滿了她的身體。那一天，她徹底明白了——這個世界，沒有她的容身之地。

直到她遇見了瑪奇瑪。

瑪奇瑪將她抓住，並帶到了公安，理論上來說，她甚至比電次早幾天加入，是他的前輩。可帕瓦根本不在乎這些。比起這無聊的資歷，她在意的是另一個更重要的東西——她終於有了歸屬。

在公安的日子裡，她認識了秋，那個總是嚴肅卻又可靠的男人；她認識了姬野，那個有些瘋狂但待人真誠的前輩；她認識了電次，一個和她一樣骯髒、野蠻、毫無廉恥，卻又意外合拍的笨蛋。

她從未擁有過家人，但在他們身邊，她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覺。

此刻，她站在戰場上，看著自己的「哥哥」與「嫂子」並肩作戰，一同迎戰那些想要奪走他們歸屬感的怪物，她怎麼可能袖手旁觀？

「可惡……誰允許你們兩個狗男女搶風頭了！」帕瓦握緊拳頭，眼神中透著難以掩飾的驕傲與不甘。她想起了過去那些人對自己的稱讚——秋說她雖然蠢但很可靠，瑪奇瑪小姐說她有成為『棋子』的潛

力，姬野前輩說她至少比電次聰明，而電次……電次雖然整天和她吵嘴，但也從未真的把她推開。

她舔了舔嘴角，露出那一貫自大的笑容，隨即猛地舉起雙手，鮮血從她的手掌滲出，流淌、聚集、凝結——瞬間化作兩把鋒利無比的血之開山刀！

「哈哈哈！吾可是最強的帕瓦大人，怎能讓你們這些傢伙獨享戰鬥的樂趣？」她狂笑著，舉刀衝入戰場。

血之惡魔的怒吼在戰場中迴盪，那個曾經流浪無依的少女，如今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她要用自己的方式，守護這個來之不易的歸屬。

三人成伍，所到之處，必有異形屍骸鋪路。

鮮血橫飛，斷肢橫陳，異形的嘶吼交織著電鋸的轟鳴、拳腳的破空聲與利刃的斬擊，宛如一場慘烈而狂亂的殺戮交響曲。

頃刻間，整個通道被染成了一片驚心動魄的黃色——滿牆，滿地，滿身，滿臉，滿手，甚至空氣中都瀰漫著刺鼻的腥臭，全都是異形血液。每踏出一步，鞋底都會踩碎不知名的異形殘肢，濺起黏稠的血漿，而那些仍存喘息之力的怪物，只要稍有動作，便立刻被撕碎、砍斷、碾壓，連慘叫都來不及發出。

三人並肩作戰，如同一台無情的絞肉機，向前推進，勢不可擋。

終於，在連綿不斷的殺戮之中，他們用刀鋒、電鋸和拳腳硬生生地殺出了一條血路！

第二波攻勢，終於結束了。

比利帶來了好消息，讓後方等待支援的姬野和秋都鬆了一口氣，心頭的大石總算落地。但與此同時，姬野的內心卻湧起一絲複雜的情緒。

她點燃一根煙，深深吸了一口，望著前方那條由異形屍骸鋪就的血路，心裡忍不住嘀咕：「這仨，一個是支配惡魔，一個是血之魔人，一個是地表最強的惡魔『波奇塔』——電鋸惡魔……我們人類，還是不要去湊這個熱鬧了吧？」

姬野雖然一直都知道電次是惡魔，但有時候，她更願意把他當成那個會被色誘騙糖吃、對戀愛一竅不通的傻小子。然而，剛剛那場戰鬥，她終於清晰地意識到，站在前線的電次，根本不是普通意義上的人類。

那是怪物間的戰鬥。

她回憶起剛才看到的那些聲音，看到的那些不忍直視的畫面——電鋸的轟鳴、骨骼被撕裂的脆響、瑪奇瑪冷靜得可怕的指令、帕瓦興奮的大笑，甚至連異形的慘叫都摻雜其中。這一切聽上去不像是一場惡戰，更像是——它們在享受屠殺的快感。

——她真的能站在這樣的戰場上嗎？

姬野抖了抖手中的香煙，嘴角扯出一抹苦笑。

算了，秋那種瘋子就算了，我可不想找虐。

她轉頭看了眼秋，發現他一如既往地沉著冷靜，但手掌卻不自覺地

握緊了刀柄——他也緊張。儘管沒有說出口，但他們都知道，公安對魔特異4課的戰鬥力，或許在面對普通惡魔時綽綽有餘，但在這種級別的戰鬥裡，他們根本就是拖後腿的存在。

想到這，姬野嘆了口氣，瞇起眼望著戰場的方向，心裡默默補了一句：

「不愧是怪物們的世界啊。」

是的，秋和姬野早已知曉瑪奇瑪的真正身份——支配惡魔。

這並非他們自己推測得出的結論，而是岸邊親口告訴他們的。那一天，岸邊語氣鄭重地向他們透露這個秘密時，姬野還以為自己聽錯了，畢竟，「支配」這個詞，意味著無可置疑的強大，意味著高高在上的絕對統治。

但當她細細回想起瑪奇瑪以往的言行，才猛然意識到——這女人從未真正把他們當作「平等的同伴」，她只是以一種游刃有餘的態度，操控著一切。

秋雖然表面上沒有表現出太多震驚，但內心的波瀾卻無法平息。作為公安的一員，他早就習慣了與惡魔並肩作戰，甚至與惡魔簽訂契約。然而，當他得知自己多年來服從的上司，竟然是一個能夠「支配」一切的存在，那種感覺，就像自己一直以來遵從的秩序，忽然被顛覆了一樣。

岸邊在當時補充道：「但就算知道了，也別自作聰明地去挑戰她的權威，尤其是你們。」

秋和姬野都懂岸邊的意思——面對瑪奇瑪，反抗根本毫無意義。

於是，他們選擇了沉默。

現在，看著戰場上並肩作戰的電次與瑪奇瑪，姬野再次想起這個秘密，內心莫名湧起一絲荒謬的感覺。

——支配惡魔，血之魔人，電鋸惡魔。

——這三個最瘋狂的存在，如今竟然站在了一起，並肩作戰。

姬野嘆了口氣，把這股違和感壓回心底，狠狠吸了一口煙，默默地想：

「這已經不是『人類的戰場』了。」

第十章 異形女皇

幾人終於穿越了那條佈滿異形屍體的走廊，踏入了一片昏暗而壓抑的空間——停車場。

然而，這裡早已不再是普通的停車場，而是異形巢穴的核心地帶。

破敗的車輛被厚厚的異形樹脂覆蓋，扭曲變形，宛如怪物張開的猙獰嘴巴。天花板上懸掛著一顆顆異形卵，緩慢地蠕動著，彷彿隨時都會孵化出更多的恐怖生物。空氣中瀰漫著一股腐臭與血腥交織的味道，讓人作嘔。

電次舔了舔嘴角，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終於到老巢了啊。」

瑪奇瑪環視四周，嘴角微微揚起，露出一抹意味深長的笑意，「真

是個不錯的戰場。」

帕瓦揮舞著血之開山刀，囂張地大笑著，「哈哈哈！本大爺要大殺特殺了！」

面對這片黑暗而扭曲的異形巢穴，他們沒有絲毫恐懼，反而燃起了更加狂暴的戰意。

地面上遍佈著蠕動的抱臉蟲卵，每一顆都彷彿隨時會裂開，孕育出可怕的死亡使者。空氣中瀰漫著濕冷而腥臭的氣息，讓人本能地感到不安。

然而，真正讓他們心頭一震的，是眼前那令人終生難忘的一幕——

在巢穴的最深處，一根巨大的輸卵管正在不斷蠕動，粘稠的體液順著管壁滴落，一顆又一顆抱臉蟲的卵從管道盡頭被緩緩擠出，掉落在地，排列成一片令人頭皮發麻的醜陋陣列。

順著輸卵管向上看去，他們終於見到了巢穴的主宰——

異形女皇。

她高達四米，漆黑的甲殼如同地獄鍛造的戰甲，泛著冷酷的光澤。頭部的冠狀骨板如尖銳的王冠般向後延展，血盆大口中露出森然獠牙，濃稠的唾液不斷滴落。她的尾巴如鋼鞭般蜷曲在地，鋒利的尾刃微微顫動，似乎只需輕輕一揮，便可撕裂一切。

更可怕的是，她並不孤單。

在她的身側，無數異形密密麻麻地匍匐著，宛如忠誠的戰士，等待著她的命令。周圍的抱臉蟲卵悄然顫動，彷彿感知到獵物的接近，即將破殼而出。

這一刻，電次、瑪奇瑪、帕瓦站在異形的國度之中，面對著這個由無數怪物簇擁的女皇，彷彿闖入了一場來自宇宙最深處的噩夢。

然而，面對這噩夢般的景象，瑪奇瑪依舊神色淡然，毫不動搖。她只是淡淡地按下對講機，以不容置疑的語氣向岸邊下達指令：

「把東西送過來。」

短短一句話，卻讓所有人心頭一震。幾秒後，一名特工迅速將一個金屬箱送來，瑪奇瑪接過，輕輕一按，箱蓋彈開——裡面赫然躺著一把火焰發射器。

電次一愣，帕瓦瞪大眼睛，而瑪奇瑪嘴角微微勾起，似乎對這場戰鬥早有準備。

這，就是一個《異形》系列粉絲的機智。

她手持火焰發射器，毫不猶豫地扣下扳機——

轟！

烈焰瞬間吞噬了地面上的抱臉蟲卵，熊熊燃燒的火舌在黑暗中肆虐，粘稠的體液被炙烤得「滋滋」作響，空氣中瀰漫起噁心的焦臭味。抱臉蟲們痛苦地在火焰中抽搐翻滾，但終究無法逃脫被焚燒殆盡的命運。

瑪奇瑪沒有給它們任何孵化的機會。

做完這一切，她冷靜地轉身，目光掃過身後的同伴，語氣平靜而果斷：

「準備迎戰——一隻異形女皇，和她的軍隊。」

在異形女皇那撕裂黑暗的尖嘯中，巢穴如同被點燃的火藥桶，瞬間爆炸！無數異形如同黑色潮水，瘋狂湧出，它們尖銳的嘶鳴交織成死亡的交響曲，利爪劃過地面，發出令人頭皮發麻的摩擦聲。

電次，如同狂暴的颶風，首當其衝！

他瘋狂拉動啟動繩，轟鳴聲震耳欲聾，電鋸惡魔的形態徹底解放！雙手的電鋸如同兩條鋼鐵巨蟒，瘋狂撕咬，頭頂的鏈鋸則化作死神的鐮刀，無情收割！他咆哮著衝入異形群，電鋸橫掃，酸性血液如同噴泉般四濺，他毫不在意，縱身躍起，頭鋸狠狠貫穿一隻異形的頭顱，然後猛地一甩，將那隻異形的屍體當做流星錘，砸向另一群異形，瞬間清空一片區域！

瑪奇瑪，冷靜而致命，掌控全場！

火焰噴射器在她手中化作死亡的藝術品，熾熱的火舌如同狂龍，在黑暗中肆虐，將異形們逼入絕境。一隻異形試圖偷襲，她甚至沒有回頭，只是優雅地抬起手，手指輕點——「砰！」無形的衝擊波如同死神的鐮刀，瞬間收割了那隻異形的生命，紅白腦漿混合著黃色血液，在空中綻放成一朵妖異的花。

帕瓦，狂野而嗜血，享受殺戮！

她發出野獸般的狂笑，血之鐮刀在她手中舞動，如同死神的鞭子，每一次揮舞，都帶走數條異形的生命。她舔舐著嘴角的鮮血，興奮地凝聚出一把「血之霰彈槍」，然後扣下扳機——「砰！」霰彈如同暴雨般傾瀉，近距離之下，異形的頭顱如同西瓜般爆裂，血肉橫飛！她狂笑著，如同一個墮落的殺戮天使，在血腥的戰場上翩翩起舞。

「秋！你也來一把！」，帕瓦將血之霰彈槍丟給秋，秋接過霰彈槍，雙眼閃爍著冰冷的光芒，未來惡魔的力量在他體內湧動，他如同一個預言家，洞察著異形們的每一次攻擊。他冷靜地舉槍，砰！砰！兩聲槍響，兩隻異形的頭顱同時爆裂！他迅速換彈，翻滾，閃避，武士刀在他手中化作一道銀色閃電，每一次揮舞，都帶走一條異形的生命。

姬野和比利，配合默契，如同死神搭檔！

姬野伸出右手，幽靈惡魔的無形之手如同巨蟒，瞬間扼住一隻異形，然後猛地甩向空中。「比利！」，姬野大喊。比利如同獵鷹般躍起，張開血盆大口，一口咬住那隻異形，鋒利的內顎刺穿了它的頭顱！他們如同空中雜耍，將異形們一一解決，配合的天衣無縫。

戰鬥進入白熱化，異形的數量不斷減少，但它們的反擊也愈發瘋狂。電次如同一個旋轉的絞肉機，不斷撕碎著異形的防禦；瑪奇瑪的火焰如同煉獄之火，焚燒著一切；帕瓦的血之霰彈槍如同死神的咆哮，收割著生命；秋的武士刀如同寒冰，冷靜而致命；姬野和比利的配合，如同死神的雙翼，將異形們送入地獄。

最終，當最後一隻異形倒下，巢穴中只剩下濃烈的血腥味和燒焦的惡臭。電次喘著粗氣，電鋸的轟鳴聲漸漸停止；瑪奇瑪的火焰熄滅，只剩下裊裊青煙；帕瓦舔舐著嘴角的鮮血，露出滿足的笑容；秋收起

武士刀，雙眼依然冰冷；姬野和比利則站在異形的屍體上，如同勝利的王者。

瑪奇瑪接過帕瓦遞來的血之霰彈槍，沉穩地舉起槍口，瞄準了異形女皇的輸卵管。她的目光依舊冷靜，沒有絲毫猶豫，扳機扣下——

「轟！」

一發熾烈的血彈怒射而出，精準地命中了異形女皇那蠕動的輸卵管！

「嘎——！！」

異形女皇發出震耳欲聾的狂吼，整個巢穴都在這聲怒號下顫抖，它的身軀劇烈扭動，巨大的陰影在火光映照下變得更加駭人，黃色的酸性血液從撕裂的輸卵管處噴濺而出，腐蝕著地面，冒起滾滾白煙。

它的生育能力，被徹底摧毀！

這對異形女皇而言，比任何攻擊都更加不可饒恕！

異形女皇狂怒了！

它龐大的身軀猛然直起，撕裂空氣的尖嘯震得所有人耳膜劇痛，鋒利的尾刃猛然橫掃，直接將幾根支撐天花板的鋼柱攔腰斬斷，巨大的混凝土碎塊墜落砸在地面，濺起漫天塵埃！它的複數雙臂張開，充滿殺意的眼眶死死盯著瑪奇瑪！

它，不會讓眼前這群入侵者活著離開！

下一秒，它驟然躍起，龐大的身軀在空中劃出恐怖的弧線，巨爪如閃電般猛撲而下！

電鋸人迎戰——慘敗！

電次咆哮著拉動啟動繩，電鋸轟鳴，他毫不畏懼地朝著異形女皇衝刺而去，雙臂的電鋸瘋狂旋轉，目標直指異形女皇的頸部！

然而——

異形女皇的反應速度遠超所有異形！

它一掌橫掃！

「咳啊！！」

電鋸人來不及閃避，整個身體被巨爪重重拍飛，像斷線的風箏一般撞穿了水泥牆壁，鮮血從空中灑落，他整個人深深地嵌進牆裡，隨後無力地滑落地面，徹底昏迷！

比利的重傷，姬野的骨折！

比利試圖撲向女皇攔截，但女皇的尾刃猶如閃電般疾射而出，狠狠地抽在比利的身上！

「呃啊啊啊——！！」

比利的異形身體被生生抽飛，橫著撞在一旁的貨車上，整輛車都被撞得變形凹陷，他口中噴出大量黃色的血液，四肢都在劇烈地顫抖，傷勢極其嚴重！

姬野見狀，立刻用幽靈惡魔的手去保護自己——

然而——

女皇的第二擊，比任何異形都要更迅猛、更強悍！

它高高躍起，四隻手臂猛然抓住幽靈惡魔的無形手臂，生生撕扯！

「什麼——！？」
姬野還沒反應過來，就被那股恐怖的力量狠狠甩飛，砰的一聲重重摔在地上！
「咳！！」
鑽心的劇痛襲來，姬野倒在地上，臉色蒼白，右臂的骨頭直接碎裂，變形的手臂無力地垂落著，她已經徹底失去了戰鬥力！
瑪奇瑪的試探——失敗！
瑪奇瑪試圖再次舉起血之霰彈槍，但異形女皇的尾刃已然如毒蛇般刺出！
「砰！」
瑪奇瑪迅速側身翻滾，子彈飛出，但異形女皇的敏捷遠超常規，它在空中靈活扭轉身軀，子彈從它的甲殼表面擦過，沒有造成致命傷害！
下一秒，女皇一爪橫掃——！
瑪奇瑪來不及完全閃避，被爪風掠中肩膀，整個人重重撞在地上，地面被砸裂，她嘴角溢出一絲血跡！
帕瓦的終極反擊——「ThousandTera Blood Rain」！
「該死的蟲子！！」
看到戰友們一個接一個倒下，帕瓦的憤怒徹底點燃，她的身體開始劇烈地膨脹，血液從毛孔中滲出，整個身體被血紅色的能量包裹！
「血之惡魔——完全解放！！」
帕瓦的身軀發生了劇變，她的頭髮變得更加猙獰，血紅色的雙眼閃爍著嗜血的光芒，她的四肢佈滿鮮血凝結的盔甲，背後燃燒著猩紅的血焰！
她雙臂猛然張開，滔天的血液從空氣中湧現，整個空間都被血霧覆蓋！
「ThousandTera Blood Rain！！」
帕瓦狂笑著，張開雙手，周圍被她操控的血液瘋狂凝聚，無數把鋒利至極的血之劍從四面八方浮現——
但，那些劍，全是黃色的！
——因為這些劍，是從異形的血液中抽取而來！
「給我去死吧！！！」
帕瓦猛然揮下雙臂，漫天劍雨如暴風驟雨般，朝著異形女皇瘋狂傾瀉！
噗嗤！噗嗤！噗嗤！——
黃色的血劍密集地刺入異形女皇的軀體！
異形女皇終於發出了震天動地的慘叫，它那厚重的甲殼終於被擊穿，鋒利的血刃深入體內，撕裂出一道道恐怖的傷口！
但——
它依舊沒有倒下！
「呃……？」
帕瓦的笑容僵住了。

下一秒——
異形女皇驟然爆發，尾刃如閃電般橫掃而出——
「嗖——！！」
鮮血噴湧。
帕瓦的身體，被生生切成了兩半。
血之惡魔的形態，在半空中解體，墜落的，是奄奄一息的帕瓦……
她的臉色慘白，身軀再度恢復成普通的帕瓦，劇烈喘息著倒在血泊之中……
——但至少，她成功讓異形女皇受了傷。
在戰場的混亂之中，早川秋猛地轉身，狂奔而出！
他的目標很明確——呼叫救援！
他的心跳加速，冷汗順著額角滑落。 每一步都顯得無比沉重，而耳邊，異形女皇的怒吼仍舊震耳欲聾。
他已經看到了。
在未來——自己被異形女皇的尾刃貫穿，鮮血四濺，生命在痛苦中流逝！
這不是幻覺。這是「未來惡魔」賦予他的預見能力！
他的死亡，如同一場已經註定的結局，懸掛在命運的天平上。
「可惡……」
秋的手死死握緊了武士刀，這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死期，但這一次，他決不接受這樣的命運！
——他必須改變未來！
他猛然停下腳步，深吸一口氣，猛地轉身！
「啊啊啊啊啊——！」
秋怒吼著，腳下一蹬，狂風般衝向異形女皇！
這一刻，時間彷彿變得無比緩慢。
他看到了——異形女皇的尾巴猛然抽出，宛如毒蛇般，以閃電般的速度朝他刺來！
就是這一下！就是這一下！
在未來裡，這一下會讓他的身體被徹底貫穿，倒在血泊之中！
但是——未來可以改變！
「呼——！」
秋在極限的時機下，猛然低身翻滾，刀刃在地面擦出耀眼的火星！
躲開了！
他的刀刃劃過空氣，蓄勢待發的斬擊已然凝聚到極致！
機會只有一次！
——一刀定勝負！
「唰——！」
武士刀劃破空氣，帶著驚雷般的斬擊光芒，精準地斬在了異形女皇的尾巴根部！
「噗嗤！！」
劇烈的酸血噴湧而出，腐蝕了地面，發出恐怖的滋滋聲！

異形女皇的尾巴……被徹底斬斷！

「嘎啊啊啊——！！！」

異形女皇發出前所未有的狂怒咆哮，它龐大的身軀瘋狂地掙扎，尾巴的殘根不住地痙攣，它的戰鬥能力，被這一刀削弱了一大半！

秋深深喘息，鮮血順著他的額頭滑落，但他的眼神，卻銳利如刀！

異形女皇的慘叫仍在迴盪，秋那驚天動地的一刀成功削弱了它的戰鬥能力，但戰鬥還遠未結束！

姬野深吸一口氣，冷靜地掃視四周。

那些殘存的抱臉蟲卵仍然靜靜地躺在異形巢穴的角落，彷彿一顆顆潛伏的死神種子，等待孵化，孕育出更可怕的怪物。

「不能讓這些東西活下來！」

她的目光變得凌厲，迅速撿起瑪奇瑪丟在一旁的火焰發射器，手指緊扣扳機！

「——去死吧！！！」

「轟！！！」

刺眼的火舌猛然噴射而出，滾燙的火焰吞噬空氣，帶著無情的熾熱朝著巢穴中央的抱臉蟲卵席捲而去！

一瞬間，整個空間都被火光點亮！

「滋滋滋——！」

噁心的卵殼在高溫中迅速爆裂，內部的組織液被灼燒得焦黑，散發出令人作嘔的氣味。

一些卵中的抱臉蟲剛剛探出觸鬚，甚至還沒來得及張開恐怖的螯肢，便被火焰吞噬，慘烈地扭曲著化作灰燼！

「啊哈哈哈！燒吧，燒吧，全都去死吧！」

姬野握著火焰發射器的手甚至有些顫抖，她咬著牙，瘋狂地掃射著所有卵巢，確保沒有任何一個殘存。

她不是戰士，不像秋那樣擅長正面作戰，也不像電次那樣天生適合屠戮。

但她知道——她能做到的，就是不給敵人留下一點後路！

「你們這些怪物，不該存在於這個世界！」

火焰的怒吼聲蓋過了一切，火光映照在姬野的臉上，她的眼神堅定而又冰冷。

直到最後一個卵徹底化為灰燼，姬野才長長地吐出一口氣。

異形的未來，在這片烈焰中被徹底斬斷！

瑪奇瑪從廢墟中緩緩爬起，嘴角滲出了一絲血跡，金色的眼眸依舊冷靜而深邃。

她的身體隱隱作痛，傷口在尖銳的疼痛中提醒她，剛才她差點就被異形女皇徹底擊潰。

但現在，她沒有時間在意這些。

她的目光落在不遠處的電次身上。

他倒在地上，身上滿是傷痕，電鋸已經停滯，鮮血順著破碎的衣服緩緩滴落。

瑪奇瑪一言不發，拖著疲憊的身軀，一步一步地向他爬去。
鮮血在她的指尖留下了痕跡，但她毫不在意。
終於，她來到電次身旁，輕輕地扶住他的臉，掌心沾滿了他的血，她卻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低聲說道：
「你不會就這樣倒下的，對吧？」
她用手指輕輕地拂過他的額頭，像是在撫慰一隻熟睡的野獸。
「電次……」
她的聲音柔和得不像是戰場上的聲音，而更像是情人間的呢喃。
「起來吧，你可不會想錯過這一場偉大的殺戮。」
她俯身靠近，在他耳邊低語：
「你不是想成為英雄嗎？那就睜開眼睛，讓他們看看，地表最強的惡魔，是不會被區區的怪物打倒的。」
她的手掌緩緩落在電次的胸口，感受著他微弱的心跳。
然後，她的嘴角揚起一絲意味深長的微笑。
「而且……你不是想……做……那個嗎？」
電次的意識在混沌中飄蕩，他的身體彷彿被什麼溫暖的東西包裹著，沉入了一片柔和的黑暗。漸漸地，世界開始浮現出模糊的色彩，他聽到了火車駛過鐵軌的低沉轟鳴聲。

第十一章 江之島？

嗯？
聽見自己的呼吸聲，電次的意識緩緩回籠，他微微地睜開眼睛。
視線一片模糊，彷彿隔著一層淡淡的霧氣，耀眼的白光透過縫隙湧入他的瞳孔，讓他忍不住皺了皺眉。
空氣中浮游著幾顆微塵，在陽光的映照下閃爍著柔和的光輝，像是某種微小而脆弱的生命，在這片戰場上無聲地漂浮。
他眨了眨眼，模糊的景象逐漸清晰，意識也一點點回歸現實。
這裡是哪？
自己……還活著嗎？
他微微側過頭，視線落在一旁的偌大玻璃窗上。
窗外的世界如幻燈片般流轉，密集的民房與高聳的樓宇在視線中浮現、遠去，彷彿過往的記憶，被時間的洪流不斷推遠。
「哐當——哐當——」
低沉而規律的震動從座椅下傳來，那是火車車輪碾過鐵軌的韻律，在寂靜的空間裡迴響，如同一首無盡的旅途之歌。
他輕輕眨了眨眼，思緒還有些遊離。
很明顯——他正坐在一輛火車上，一輛駛向未知目的地的列車。
「我怎麼在火車上？」
電次迷迷糊糊地嘟囔著，一邊打著哈欠，一邊伸手揉了揉眼睛。
就在這時，他忽然嗅到了一絲熟悉的香氣——帶著淡淡的甜味，彷彿午後陽光下的溫暖氣息。

他微微一愣，順著香味的方向扭過頭去，只見瑪奇瑪正安靜地靠在他的肩膀上，睡得正熟。她的紅髮輕輕拂過他的衣領，柔順得像是綢緞，呼吸平穩而悠長，嘴角甚至還帶著一絲淡淡的笑意。

電次眨了眨眼，看著她安穩的睡顏，腦子裡有一瞬間的空白。

「怎麼啦，睡昏頭啦，電次？」

後座傳來一個熟悉又欠揍的聲音，帶著帕瓦慣有的囂張語調。

電次皺了皺眉，扭過頭去，果不其然，看到了那個頭上長著兩根紅色長角的二百五正翹著腿，一臉得意地看著他。

帕瓦抱著胳膊，嘴角揚起一抹狡黠的笑容，眼神中帶著一絲戲謔，彷彿隨時準備嘲笑他一般。

「看來你們兩個昨天玩的可真花啊。」

對面傳來一聲淡淡的調侃。電次抬起頭，就看到秋正雙手抱胸靠在椅背上，嘴角掛著一抹若有若無的笑意。

「瑪奇瑪小姐上車的時候，還抱怨她有點疼呢。」

他故意壓低聲音，目光在電次和瑪奇瑪之間來回掃視，眼神裡滿是揶揄。

電次臉上的表情頓時僵住了，剛想反駁些什麼，坐在秋旁邊的姬野摘下嘴裡的香煙，眯著獨眼，意味深長地笑道：

「年輕人嘛，玩得瘋點也正常。」

她嘴角上揚，臉上帶著一絲戲謔，似乎對這個話題格外感興趣。

電次下意識地扭頭，才發現瑪奇瑪早已醒來。

她微微抬起頭，琥珀色的眼眸中還殘留著些許剛睡醒的朦朧，柔軟的髮絲有些凌亂，映著窗外流動的陽光，顯得格外溫柔可愛。

她輕輕歪了歪腦袋，聲音帶著剛睡醒的慵懶：「嗯？怎麼了嗎？電次君？」

她揉了揉眼睛，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我看你剛剛睡著了，所以我也一起睡了。」

語氣是那樣自然，彷彿這份親密再理所當然不過。

電次愣了愣，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嘴裡低聲呢喃道：

「哦……對哦……江之島……」

他的視線緩緩飄向窗外，映入眼簾的是飛速倒退的城市景色，而遠方，天際線上似乎隱約浮現出一抹湛藍的海岸線。

腦海中某些模糊的記憶逐漸清晰起來，那是他們出發前的片段——陽光、海風、沙灘，還有幾個人的嬉鬧聲……

「對了……我們是要去江之島啊……」電次喃喃自語，目光逐漸聚焦，像是終於理清了思緒。

幾人的穿著在外人看來，就像是普通的遊客，輕鬆隨意的夏日裝扮，沾染著一點陽光的暖意，透出幾分悠閒自在的氣息。然而，若是有人真正了解他們的日常，便會明白，這群人可遠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普通——他們的行為作風，比起正常人，更像是一群徹頭徹尾的瘋子，甚至可以說，和某位以瘋狂風格聞名的日本漫畫家藤本樹如出一轍，滿腦子裝的都是只有瘋子才會懂的混亂邏輯與狂氣想法。

「電次啊，你醒得可真是時候。」

姬野笑著說道，而就在她話音落下的瞬間，窗外的景色悄然發生了變化。原本錯落有致的住宅區已被拋在身後，取而代之的是一望無際的碧藍太平洋。天幕澄澈，陽光灑落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宛如無數顆碎金在水面上跳躍閃爍。遠方的浪濤翻滾，拖曳著長長的白色浪尾，彷彿在訴說著大海永不停歇的低語。

海鳥的鳴叫在空氣中迴盪，與列車的轟鳴交織成一曲獨特的樂章。此刻的景象，就像萬青《秦皇島》前奏中（可以自行前往秦皇島歌曲的01:10部分）那悠揚的小號所描繪的意境——朝陽初升，金光灑落，將夜幕殘留的黑暗一寸寸驅散，世界彷彿被重新點燃，帶來了嶄新的氣息。海風溫柔地拂過，帶著淡淡的鹹味，與窗外無盡的碧藍交織在一起，讓人有種置身夢境的恍惚感。

「哦哦哦！是海鳥耶！」

「是海耶！」

電次和帕瓦幾乎是同時猛地從座位上跳起來，興奮得像是剛被放出籠子的動物，臉上滿是按捺不住的激動。他們隔著玻璃窗，指著那片湛藍的海域大喊，聲音在車廂內迴盪，引來不少乘客的側目。

「你們兩個，稍微安靜點，這裡是公共場所。」

坐在對面的秋皺起眉頭，語氣嚴厲地教訓道，眼神中帶著一絲無奈，似乎對這兩個活寶的聒噪習以為常。

「哎呀，秋君，沒關係的啦。」

姬野輕輕笑著，手肘抵在椅背上，微微側頭看向他，語氣隨意而慵懶，「畢竟這兩個傢伙還是第一次來這種地方，興奮一點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電次和帕瓦互相看了一眼，立刻達成了共識，雙手抱胸，昂起頭，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

「不要這麼死板嘛，這時候高興一下有什麼不好！」

「武士頭就是給他慣的，太嘮叨了。」

帕瓦一臉嫌棄地瞥了秋一眼，語氣中滿是不屑，彷彿秋的嚴肅態度破壞了這趟旅程的氛圍。電次在旁邊猛點頭，深以為然。

「不是，你們至少也考慮一下會不會打擾到其他人——」

秋揉著太陽穴，語氣裡透著一絲疲憊，嘗試著做最後的掙扎，試圖將這兩個亢奮過頭的傢伙拉回理智的軌道。

然而，還沒等他說完，一道溫柔卻不容置疑的聲音輕輕插了進來。

「哎呀，別太激動嘛。」

瑪奇瑪微微一笑，目光溫和地掃過電次和帕瓦，語調悠然自得，「只要不過分的話，就沒關係吧？畢竟今天可是難得的假日。」

她的聲音如同溫暖的春風，瞬間讓車廂裡的氛圍柔和了幾分，甚至連秋都不自覺地頓了頓，最終只是歎了口氣，把剛要出口的教訓嚥了回去。

電次和帕瓦見狀，更是得意地互相對視了一眼，嘴角揚起勝利的笑容，彷彿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庇護一般，繼續興致勃勃地趴在窗邊欣

賞著那片湛藍的大海。
「既、既然瑪奇瑪小姐都這麼說了……」
秋的語氣明顯軟了下來，像是無奈地向現實低頭。
電次和帕瓦聽見他服軟的聲音，互相對視了一眼，露出一副「得逞了」的表情，然後才心滿意足地坐回了各自的位子，嘴裡還嘟囔著：「早這麼說不就好了嘛。」
電次靠在座椅上，望著窗外那一望無際的蔚藍海面，海風輕輕拂過玻璃，帶來夏日特有的溫暖氣息。他不自覺地笑了一下，像是對著自己，又像是在喃喃自語：
「說真的，自從和瑪奇瑪小姐在一起之後，我總感覺……好像是在做夢一樣。」
他的聲音不大，卻足以讓坐在身旁的瑪奇瑪聽見。她微微側頭，看著電次那雙倒映著陽光和海洋的眼睛，嘴角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沒有說話，只是伸出手，輕輕握住了他的手指。
「還是要感謝大家的努力啊，最近的異形入侵事件，上次的槍之惡魔，上上次的刺殺電次事件，上上上次的蕾塞事件什麼的，這些事情能夠圓滿結束，都是大家的功勞，不過假期也不能請太久，只好挑附近的地點」
瑪奇瑪這麼說，電次急忙把手放在面前
「才沒這回事呢，江之島真是棒透了」
就在這時，火車上的音響緩緩響起，悠揚的旋律灑滿整個車廂。
是那首熟悉的旋律——方大同的《愛愛愛》。
「你哭起來，我笑起來，都為了愛愛愛……」
歌詞隨著節奏輕輕飄揚，與窗外那片蔚藍的海洋交織成一幅溫暖的畫面。海浪拍打著岸邊，陽光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跳躍，而歌聲就像這列火車的呼吸，與風一同流淌在他們的旅途中。
然而，就在這一刻，他的眼前閃過了一幕熟悉的畫面——未來惡魔曾讓他看到的未來。
方大同會在2025年離世。
秋的指尖微微蜷縮了一下，目光落在窗外無盡的海平線上，心中不知為何湧起一絲說不清的情緒。他輕輕歎了口氣，沒有對任何人提起這個預見到的事實，只是任憑電次和帕瓦擾民的喊叫聲和歌聲交織在一起，帶走這短暫的感慨。
（不需要關心他媽的時間問題，他媽逼方大同最近離世了，所以在這裡**CUE**一下。）
秋微微停頓了一下，目光掃向坐在斜對面的電次，語氣帶著一絲揶揄，開口問道：
「雖然你這麼說，但你真的了解江之島嗎？電次？」
聽見秋那略帶輕視的口吻，電次毫不猶豫地挺起胸膛，毫無畏懼地回答道：
「當然了解啊！江之島，不就是個島嶼嘛！」
他一臉理所當然的模樣，彷彿這個答案完美無缺。

坐在一旁的瑪奇瑪小姐微微一笑，輕柔地開口道：

「嗯，是一座島嶼沒錯，不過它可是有點特別哦。」

她一邊說著，一邊抬起右手，用拇指和食指捏成一個圓圈，像是在比劃著某種形狀。

「一般的島嶼呢，都會像這樣，孤零零地漂浮在海上，對吧？」

接著，她伸出左手的食指，輕輕點在右手圓圈的下方。

「但江之島可不一樣。它是一個『陸連島』，島嶼與陸地之間，由沙洲堆積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橋樑，連接著島嶼和陸地。」

她的聲音溫和而富有節奏，像是在講述一個小小的地理奇蹟。

「哦……原來如此。」

電次眨了眨眼，雖然對「陸連島」這個概念還是有些似懂非懂，但至少聽起來確實挺有趣的，他點了點頭，算是理解了個大概。

「你想想看，一般的島嶼四面環海，孤零零地待在海上，是不是有點寂寞？」

瑪奇瑪繼續說道，聲音輕柔而富有節奏感。

「但江之島不同，它與陸地相連，形成了所謂的『半島』。這樣一來，它就不會那麼孤單了，對吧？」

她微微一笑，像是在講述一個溫暖的故事。

「……說得也是。」

電次撓了撓頭，若有所思。

江之島——不寂寞的島。

這個說法，讓他莫名地覺得有些懂了。

「你看，江之島就在不遠處呢。」

瑪奇瑪微微一笑，伸出手指向窗外。

電次順著她的指尖望去，只見蔚藍的海面上，一座小島靜靜地橫臥在水平線上，背景是大片潔白如棉的積雨雲，彷彿一幅夏日畫卷。

「比想像中的還要小很多耶。」

姬野感歎道，電次聽了也默默點頭認同。畢竟姬野曾說過自己從未去過江之島，所以這也是他們對江之島的第一印象——比預期的更小，更精緻。

就在電次全神貫注地欣賞著島嶼時，帕瓦突然挺起胸膛，一臉自豪地看著他，語氣帶著幾分神秘。

「電次啊，其實在那座島上有老子的別墅哦。」

「啊，好哦。」

幾人默契地對視了一眼，心裡不約而同地想到——

帕瓦還是老樣子，滿嘴跑火車。

於是，沒人再去接話茬。

這時，帕瓦不滿的聲音立刻炸響，語氣裡滿是控訴。

「喂！這他媽什麼隨便的回答啊？你不會覺得老子在撒謊吧？」

電次翻了個白眼，一臉無所謂地回道：

「是啊，不是嗎？瑪奇瑪小姐，你也覺得她在吹牛逼吧？」

「嗯。」瑪奇瑪輕輕點頭，毫不猶豫地附和。

帕瓦瞬間炸毛，雙手叉腰，像隻被踩了尾巴的貓，滿臉寫著不爽。

「真是看錯你了，電次！這樣也算是老子的最佳拍檔？你不會只顧著沉迷美色，連搭檔的信任都忘了吧？是真的！老子說的都是真的。」

電次不耐煩地撓了撓頭，歎了口氣，眼皮半垂，敷衍地問道：

「煩死了，很吵啦……那你的別墅到底在哪兒？」

聽到這個問題，帕瓦立刻揚起下巴，得意洋洋地指向窗外，大聲宣布：

「看！就是那個！島中央那座高聳入雲的豪宅！」

電次順著她的手指望去，只見遠處的江之島上，一座龐大的建築在陽光下若隱若現，輪廓確實比周圍的建築高出不少。

「怎麼樣，電次？那可是老子的別墅啊！」帕瓦雙手抱胸，臉上滿是驕傲的神情，彷彿已經成為了全島最富有的貴族。

「那是江之島的瞭望燈塔哦，帕瓦。」

姬野毫不留情地拆穿了她的吹牛，嘴角帶著揶揄的笑意。

然而，被戳穿的帕瓦卻絲毫不見慌張，反而面不改色地拍了拍電次的肩膀，語氣自若地繼續說道：

「對……對對對！那是江之島的瞭望燈塔。」她頓了頓，神色一正，理直氣壯地反問道，「電次，你知道這個嗎？」

電次翻了個白眼，心想：「這傢伙還真是臉皮厚得可以。」

電次無奈地歎了口氣，聳了聳肩，無力地回答：

「我哪裡知道啊……」

瑪奇瑪輕輕笑了笑，一隻手撐著臉頰，饒有興趣地看著他們，語氣柔和卻帶著一絲揶揄：

「你們平時在家裡也總是這樣嗎？」

她的眼神裡透著一絲玩味，彷彿在欣賞一場不會膩的日常鬧劇。

「唉，平時也就這樣啦。」電次大大咧咧地擺擺手，隨即壞笑著湊近瑪奇瑪，眼神中透著一絲狡黠。「不過嘛，現在有了瑪奇瑪小姐，估計最近一陣子都不會這樣了，嘿嘿。」

說完，他順勢一把抱住瑪奇瑪，像隻偷腥的貓一樣貼在她身上。

瑪奇瑪一愣，隨即臉頰染上了淡淡的紅暈，心跳彷彿漏了一拍。那一瞬間，她的耳根都紅了，但卻並未抗拒，反倒是任由電次抱著，嘴角浮現出一抹若有若無的微笑。

這一幕讓在場的幾人瞬間吃了一嘴狗糧。帕瓦瞪大雙眼，一臉嫌棄地撇過頭，姬野忍不住笑著搖了搖黑色的長髮，秋則無奈地扶了扶額頭，似乎早就料到會發生這種事。

一如往常的拌嘴，一如往常的打鬧，彷彿是尋常不過的日常。然而，在今天這樣特別的旅途中，似乎又透著幾分新奇的味道，連空氣裡都瀰漫著一種輕鬆而溫暖的氣息。

隨著列車廣播響起，伴隨著車廂音響裡那首《春風吹》的最後一個音符緩緩落下，列車也在站台前緩緩停下——

他們，到了。

江之島站。

第十二章 許願

「先把行李放到旅館，再去玩吧。」瑪奇瑪輕聲提議道。

眾人點了點頭，走出車站。陽光灑在街道上，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海風氣息，帶著鹹味的微風吹拂過幾人的髮梢，令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氣。

瑪奇瑪在海岸線附近的旅館訂了兩間房，幾人簡單整理好行李後，便準備開始今天的行程。

電次看著瑪奇瑪邁步走出旅館，心裡莫名升起一股雀躍感。他微微一笑，快步追了上去，腳步輕快得像是小狗在追逐主人。

下意識的，他像是肌肉記憶般地伸出手，自然而然地握住了她的手。

「瑪奇瑪小姐，接下來要做什麼？」電次歪著頭問道，臉上帶著期待的笑容。

「這個嘛……」瑪奇瑪輕輕眨了眨眼，側頭看向他，「電次想做什麼？」

電次毫不猶豫地咧嘴一笑，眼裡閃爍著光彩：「我嘛……只要能和瑪奇瑪小姐在一起，做什麼都好。」

說著，他下意識地收緊了手指，感受著掌心的溫度，而瑪奇瑪也微微一笑，輕輕回握住他的手。

「喂，你也稍微動些腦子，第一次談戀愛嗎？」

秋的聲音從旁邊傳來，他和姬野正好路過，語氣帶著一絲無奈和揶揄。

「你管得著嗎！」

電次立刻炸毛般地回喊，像只被踩到尾巴的貓，臉上帶著些許不服氣的紅暈。

姬野在一旁噗嗤一笑，拍了拍秋的肩膀：「別欺負小情侶啦，秋君。」

瑪奇瑪則依舊保持著溫柔的微笑，看著電次那副氣鼓鼓的模樣，眼中閃過一絲戲謔和寵溺。

「瑪奇瑪小姐，難得來到江之島，我覺得還是先去島上觀光吧？」

「或者嚐嚐這裡的特產也不錯！」

秋翻開導遊手冊，和姬野一唱一和地補充，似乎已經計劃好了一整套行程。

就在這時，帕瓦突然大聲插話，直接打破了他們的討論：「老子要去海邊！想玩水！」

她雙手叉腰，語氣堅定得彷彿這才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電次看著帕瓦囂張的樣子，無奈地撓了撓頭：「……你會游泳嗎？」

「哈？開什麼玩笑！老子可是天生的海之霸主！」帕瓦昂首挺胸，

大言不慚。
姬野忍不住笑了出來：「那你的『別墅』是不是也在海底啊？」
「哼，愚蠢的凡人，老子才不會住在那麼潮溼的地方！」
瑪奇瑪若有所思地沉吟了一會兒，最終微微點頭，露出一抹意味深長的笑容。
「嗯，那就先在江之島觀光，買些特產，然後去海邊玩水吧。等到傍晚，我們再回旅館休息。」
她頓了頓，嘴角微微揚起，目光落在電次身上，語調略微上揚：「然後嘛……」
電次眨了眨眼，忍不住追問：「然後？」
瑪奇瑪輕輕地笑了，語氣柔和而神秘：「你可以拭目以待。」
——Fuck。
這個字在電次和秋的腦海裡同時炸開。
電次想到的 fuck ，就是最直白、最原始的含義——操，做愛，電次感嘆自己那麼的有文化。
而秋腦海裡浮現的 fuck ，則是另一層意思——fucked up，糟糕了，今晚隔壁一定會很吵。
他下意識地揉了揉太陽穴，突然有點後悔自己和他們住得這麼近。
不過，電次又琢磨了一下，或許瑪奇瑪小姐指的並不僅僅是做愛，可能還有別的驚喜……但無論是哪一種，他都很期待。
然而，瑪奇瑪小姐並沒有再做任何解釋，而是只是微微一笑，邁步向前，粉色的髮絲在陽光下閃爍著柔和的光澤。
電次望著她的背影，心裡湧起一股說不出的悸動。算了，不管是什麼，反正是和瑪奇瑪小姐一起，那就一定很棒。
「穿過這座木板橋，就正式踏上江之島了。」
瑪奇瑪輕輕抬起手，指向前方。只見一座木橋橫跨在沙洲之上，連接著島嶼與陸地。橋面在陽光下泛著淡淡的光澤，偶爾有海浪輕輕拍打橋墩，濺起點點水花。
海風拂面，帶著淡淡的鹹味，幾人站在橋前，望著前方那座鑲嵌在蔚藍海面上的島嶼，不禁生出幾分期待。
「這裡是江之島啊……」
電次滿懷期待地望著眼前的景色，牽著自己最愛的瑪奇瑪小姐，腳步輕快地踏上這片島嶼。海風夾雜著海潮的氣息拂過臉頰，陽光灑在木板橋上，映出斑駁的光影。
秋站在一旁，滔滔不絕地講解著江之島的歷史與風景名勝，然而電次的注意力卻全都落在身旁的瑪奇瑪身上。他握緊了她的手，感受著掌心的溫度，嘴角微微揚起，忍不住感嘆道：「這裡，比想像中的還要美啊。」
一行人穿過那座造型獨特的青銅鳥居後，映入眼簾的是一條熱鬧非凡的街道。道路兩側，土產店與茶室鱗次櫛比，古色古香的招牌在微風中輕輕晃動，空氣中瀰漫著烤煎餅與抹茶的香氣，彷彿在熱情地招呼著過往的旅人。

「武士頭！眼罩妹！老子餓了！快去弄點吃的來！」

帕瓦突然大喊，聲音在街道上格外響亮，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

她雙手叉腰，毫無顧忌地繼續嚷嚷道：「電次！瑪奇瑪小姐！你們這對狗男女！快給老子弄點吃的！」

毫不掩飾的任性語氣，讓同行的幾人紛紛露出無奈的表情。

瑪奇瑪小姐微微側頭，看向電次，眼神中帶著幾分疑惑。

電次則毫不猶豫地回以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彷彿在說——「這很正常，習慣就好。」

「什麼？剛才不是才吃過鐵路便當了嗎？」秋皺著眉，不解地看向帕瓦。

「啥？老子可沒吃啊！」帕瓦理直氣壯地嚷道，彷彿理虧的人是他們。

「……」

秋無語地扶額，心裡忍不住暗罵，但最終還是嘆了口氣，帶著姬野走進了一家小店。片刻後，兩人走出來，手裡各自拿著幾支冰淇淋，冰涼的甜點在陽光下微微融化，散發出誘人的香氣。

「給。」秋一邊遞給帕瓦，一邊提醒道，「瑪奇瑪小姐請客，記得謝謝她。」

「嘎哈哈哈！真是識相……等等，這上面怎麼會有小魚啊？！」

帕瓦正得意地接過冰淇淋，結果低頭一看，發現雪白的冰淇淋上撒滿了細小的銀白色魚乾，整個人瞬間愣住。

「真的耶，我的也有。」姬野歪頭看著自己的冰淇淋，臉上寫滿了疑惑。

「這是這裡的特產哦。」瑪奇瑪微笑着解釋，語氣一如既往的溫柔從容。

電次嘴角勾起，拍了拍帕瓦的肩膀，故作正經地說道：「聽到了吧？特產耶，你就心懷感激地吃吧。」

帕瓦狐疑地盯著冰淇淋，皺著眉頭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硬著頭皮舔了一口。她的表情瞬間僵住，隨後板著臉嘀咕道：「嗯……海的味道……」

電次一聽，頓時不滿地抗議：「啥？明明就很好吃啊！瑪奇瑪小姐，你說是不是？」

瑪奇瑪輕笑著，優雅地舔了一口冰淇淋，緩緩地點了點頭。雪白的冰淇淋在她唇邊留下了一點奶白色痕跡，讓她的神情顯得格外可愛。

「好吃嗎？老子完全不懂在冰淇淋上面加魚的意義……」帕瓦皺起鼻子，露出嫌棄的表情。

電次毫不猶豫地反駁：「為什麼不懂？能同時吃到冰淇淋和魚，這可是雙倍的享受，根本賺到了嘛！」

「你看看你看看！這就是一唱一和！」

帕瓦眼見說不過，只能硬著頭皮轉移話題，抱著冰淇淋不滿地瞪著電次和瑪奇瑪，語氣誇張地指控道：「你們根本就是串通好的，組團來打壓老子！」

電次聳聳肩，一臉無辜地攤開手：「冤枉啊，我只是實話實說。」

瑪奇瑪則是輕笑著舔了一口冰淇淋，嘴角帶著一絲揶揄：「如果說的是事實，那也算打壓嗎？」

「可惡……」帕瓦咬牙切齒地盯著自己的冰淇淋，又看了看旁邊心安理得享受特產的眾人，最終不情不願地舔了一口，嘴裡嘟囔著：「老子才不吃這一套……」

秋一邊吃著冰淇淋，一邊悠閒地看著眼前這場鬧劇，吞下一口後，意味深長地說道：「電次啊，你只要扯到吃的，態度就特別積極大方欸。」

說完，他稍作思考，隨即對這款特產冰淇淋發表了自己的銳評：「還蠻不錯的……冰淇淋的甜味和魩仔魚的鹹味意外地相輔相成，比想像中更搭。還能同時享受冰淇淋的細膩口感和魩仔魚的微妙嚼勁，口感層次挺豐富的。」

「對啊對啊！」姬野一邊舔著自己的冰淇淋，一邊點頭附和。

「嘖，簡單一句『好吃』不就行了，非得繞這麼大圈，真是麻煩的傢伙。」電次皺著眉，不耐煩地吐槽道。

「武士頭就是麻煩。」帕瓦抱著胳膊，一副「你這不是廢話嗎」的表情。

「哈？我只是如實表達感想而已，為什麼會被你們這樣抱怨？」秋不滿地回嘴，眉頭微微皺起。

站在電次身旁的瑪奇瑪輕笑著，冰淇淋的甜味似乎讓她的笑容更添幾分溫柔，她微微側頭，看著眼前熱鬧的場景，唇角彎起一絲弧度，輕聲說道：「早川家感情真好呢。」

電次、帕瓦、秋和姬野相視一眼，沉默片刻，似乎都在思考瑪奇瑪這句話的含義。

秋輕嘆了一口氣，搖了搖頭，無奈地說道：「唉，感情好也沒什麼值得羨慕的，倒不如說，感覺自己更像個監護人，成天照顧兩個不省心的死小鬼。」

他瞥了眼電次，又瞥了眼正抱著冰淇淋大口啃的帕瓦，接著說道：「而且，自從您和電次這個傢伙在一起之後，就徹底把帕瓦甩給我和姬野照顧了吧……偏偏這傢伙，比電次還要更麻煩幾分。」

「喂！你說誰麻煩呢？！」帕瓦立刻炸毛，嘴裡叼著半截冰淇淋，瞪著秋嚷嚷道。

「你自己心裡沒數？」秋面無表情地反問。

姬野在一旁忍俊不禁，笑著拍了拍秋的肩膀：「認命吧，監護人先生。」

「給你這個機會照顧老子和電次，反而是你的榮幸才對！」帕瓦得意洋洋地叉著腰，昂著下巴，似乎因為姬野的發言找回了幾分顏面。

秋嘴角微微抽搐，斜眼看著她，冷笑一聲：「哈？照你這麼說，我還得謝你咯？」

「正是如此！」帕瓦得意地揮了揮手，「快感謝老子吧！」

然而，還沒等秋反駁，瑪奇瑪微笑着補了一句：「不過，我覺得秋

看起來不像是監護人，倒更像是兩個孩子的好媽媽呢。」

「好媽……媽……」

電次、帕瓦、姬野三人異口同聲地重複了一遍，隨後愣了一秒，隨即爆發出大笑。

「哈哈哈哈！武士頭，你竟然是個媽媽！」電次捂著肚子笑得直不起腰，「太有畫面感了！」

「哼哼，秋媽媽！」姬野一邊笑著，一邊用胳膊肘撞了撞秋，「要不要考慮換個職業，回家相夫教子啊？」

帕瓦更是誇張地抱起自己的冰淇淋，高高舉起：「來吧，秋媽媽，賞賜老子多幾根冰淇淋吧！」

「吵死了，閉嘴！再鬧騰，我把你們統統扔進海裡！」

秋低沉的聲音裡透著一絲不耐煩，雖然他自己覺得這只是句玩笑話，但其他人可不這麼認為——畢竟，以秋的脾氣，他絕對幹得出來。

一瞬間，三人面面相覷，隨後異口同聲地喊道：「快跑！」

「嗚哇！秋媽媽發怒了！」電次拔腿就跑，臉上掛著誇張的驚恐表情。

「快撤！老子可不想被扔進海裡！」帕瓦也連蹦帶跳地衝了出去，順手搶走了電次的冰淇淋。

「喂——！那是我的！」電次氣急敗壞地追在後頭。

姬野一邊笑一邊後退，雙手舉起做投降狀：「我可是站在你這邊的，秋，別扔我啊！」

秋無奈地嘆了口氣，扶額低喃：「一群沒救的傢伙……」

瑪奇瑪站在一旁，嘴角微微上揚，看著眼前這片熱鬧的景象，輕聲笑道：「早川家的母親動怒，叛逆期的孩子們四散逃命，真是個溫馨的畫面呢。」

秋無奈地嘆了口氣，抬手揉了揉眉心，語氣裡滿是無力感：「瑪奇瑪小姐，能不能請您別再這麼偏袒電次了？」

瑪奇瑪微微一笑，神色理所當然地回答：「正因為他是我男朋友，所以我才要偏袒他啊。」

她語氣輕柔，卻帶著不容置疑的篤定，彷彿這世上所有的規則都該向她的邏輯讓步一般。

秋聽完，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無話可說。

「聽到了吧，武士頭？」電次一臉得意地朝秋揚起眉毛，「這可是瑪奇瑪小姐親口說的！你懂什麼叫戀人特權嗎？」

「戀人特你媽個逼權……」秋不禁在心裡暗暗腹誹，感覺自己彷彿被迫接受了某種無法反駁的真理。

一番喧鬧終於暫告一段落，幾人沿著仲見世路繼續向前走。

穿過一排排熱鬧的商鋪，遠處樓梯頂端那朱紅色的鳥居映入眼簾，在陽光的映照下，顯得格外莊嚴而神秘。

「再往前走，就是江之島的神社了。」

翻著地圖的「監護人先生」秋一邊確認路線，一邊說道，語氣依舊

帶著幾分無奈。

在瑪奇瑪的帶領下，一行人步入參道，踏上通往神社的階梯。沿途微風拂過，帶來淡淡的鹹海味，混雜著街邊店鋪飄來的烤魷魚和糯米糰子的香氣，構成了江之島獨有的氛圍。

江之島神社的規模不亞於東京許多著名神社，由三座社殿依次沿著參道排列，莊嚴而富有歷史感。

秋一邊翻閱導遊手冊，一邊念著上面的介紹，還順帶補充了一些關於江之島神社的歷史小知識。然而，對姬野（高中沒畢業）、帕瓦（這貨恐怕連學都沒上過）、電次（純正100%文盲）來說，這些內容完全是左耳進右耳出，毫無意義。秋對此心知肚明，卻依舊不厭其煩地講解著，彷彿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求知欲。

而另一邊，電次和瑪奇瑪則沉浸在屬於兩人的世界裡，手牽著手悠閒地參觀神社。對於秋的解說，瑪奇瑪似乎充耳不聞，她的世界裡，唯一能聽見的聲音，是電次的。

走到第三座社殿前，瑪奇瑪緩緩轉過身，目光在身後幾人身上掃過，微笑着問道：

「電次君和帕瓦有在神殿參拜過嗎？」

電次和帕瓦對視了一眼，隨即一齊搖頭。

「沒有誒。」電次隨口答道。

「老子倒是覺得自己像個神一樣。」帕瓦雙手抱胸，一臉理所當然的模樣。

瑪奇瑪輕輕一笑，果然和自己預料的一樣。她輕巧地從皮夾裡掏出一枚五元硬幣，在電次的注視下，將硬幣投入功德箱，清脆的落幣聲在神社寧靜的氛圍中顯得格外清晰。

瑪奇瑪緩緩低頭，恭敬地行了一禮，接著又重複了一次。隨後，她輕輕拍了兩下手，閉上雙眼，雙手合十，沉靜片刻後，再次低下頭，整個祈福儀式便告完成。

她睜開眼，轉頭看向電次與帕瓦，溫柔地說道：

「就是這樣，向神明許下心願，等願望實現後，再來還願哦。」

「瑪奇瑪小姐，妳許了什麼願望呢？」

電次好奇地問道。

瑪奇瑪微微一笑，輕輕靠近，在他耳畔低聲呢喃了一句——她希望能和他在一起，一輩子的那種。至於還願的方式，便是未來有一天，在江之島舉辦他們的婚禮。

她的聲音溫柔而堅定，只有電次一人聽得見。

電次怔住了，臉頰瞬間染上一抹鮮紅，耳根也悄悄發燙，心跳似乎比剛才更快了一些。

他當然明白，瑪奇瑪說的「一輩子」並不只是普通人意義上的幾十年。

對於他們來說，這意味著漫長得幾乎沒有盡頭的時間。

畢竟，瑪奇瑪是如此強大的惡魔，而自己如今也是半個惡魔之身，惡魔的壽命可不是人類能比的——越強的惡魔，壽命就越悠長。

換句話說，瑪奇瑪的願望，是想要和他在一起，跨越無數個春夏秋冬，甚至超越人類文明的終結……

——這可是非常，非常，非常長的一輩子啊。

電次吞了口口水，臉更紅了。

「嘎哈哈哈！真是沒意義！願望還是要靠自己的雙手去實現才行嘛！」

帕瓦嘴上雖然不屑，手倒是很誠實地接過秋遞來的五元硬幣，豪邁地投進了功德箱裡。她拍手的動作大得誇張，彷彿生怕神明聽不清自己的願望。

「聽好了！老子要拿到諾貝爾獎！然後——希望所有人類都滅亡！尤其是那些臭情侶！最重要的是——希望那個叫瑪奇瑪的母狗畜生徹底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如果神明真的幫老子實現願望的話……老子就把全世界男人的雞雞都取下來，獻給神明當貢品！」

「帕瓦……妳的願望全都說出來了哦，願望說出來就不靈了吧？」

「沒錯，瑪奇瑪小姐，誒，帕瓦，妳剛剛還說許願沒意義呢，怎麼願望倒是一個比一個多，一個比一個離譜啊？」

電次和瑪奇瑪站在一旁，忍不住吐槽道。

帕瓦猛地一顫，像是被雷劈了一樣，僵硬地轉過頭，眼神游移，語氣顫抖地甩鍋：

「不……不是這樣的！最後那句話……是電次說的！」

「哈！？為什麼是我啊！？」電次瞬間炸毛，怒瞪著帕瓦。

一旁的姬野已經笑得直不起腰，差點把手裡的冰淇淋掉在地上，秋則是扶額嘆息，像是已經習慣了他們倆的幼稚戲碼。

電次咬著牙，眼神幽幽地盯著帕瓦，心裡已經盤算著回去怎麼整治她。

「唉，算了，今天我就當做沒聽見吧。」

正當帕瓦鬆了一口氣時，身後的秋忽然清了清嗓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那接下來，換我和姬野了。」

他平靜地走到神前，以一貫安靜的方式完成了祈福，動作一絲不苟。姬野緊隨其後，模仿著秋的舉動，向神明許願。

這時，電次忽然湊過來，朝站在姬野旁的秋喊道：「喂，秋，你剛才許了什麼願？」

秋毫不猶豫地回道：「我才不會講。」

「果然還是那個？復仇之類的？」電次猜測，「槍之惡魔不是死掉了嗎？」

「不是那個。」秋依舊不願透露半分。

「那你到底在祈禱什麼？」

「我說了，沒必要講。」秋不耐煩地皺了皺眉。

就在這時，姬野也完成了許願。

「姬野前輩，妳許了什麼願望？」電次立刻把注意力轉向她。

「不告訴你。」姬野笑嘻嘻地丟下這句話，然後轉身湊近秋的耳

邊，悄聲說出了她的願望。

下一秒——秋的臉一下子漲紅了。

電次眼睛一亮，嘴角揚起壞笑，悄悄靠近帕瓦，在她耳邊低聲嘀咕：「看這架勢，肯定是許了什麼色色的願望吧，或者是結婚那類的。」

帕瓦輕蔑地哼了一聲，抱著手臂點頭附和：「肯定是這樣！武士頭和眼罩妹這倆死悶騷，指不定心裡早就想好怎麼亂來了。」

「真他媽夠了，煩死人了！」

秋終於忍無可忍，猛地提高音量喊道，臉上帶著一絲無奈的怒意。

然而，在電次、帕瓦和姬野還在肆無忌憚地大笑時，他卻悄悄地低下頭，瞥了眼電次和瑪奇瑪，小聲嘀咕道：

「我……我是好心在祈禱你們倆的幸福嘛……」

——沉默。

下一秒，電次、帕瓦和姬野的笑聲更大了，笑得上氣不接下氣。

「嘎哈哈哈哈！你在認真什麼嘛！」電次邊笑邊拍著秋的肩膀。

「你真是個不好玩的傢伙耶！」帕瓦笑得直不起腰。

「是啊是啊，幹嘛這麼認真呢？」姬野也忍不住調侃道。

秋被笑得臉色漲紅，惱羞成怒地撇過頭，嘴硬道：「可惡！早知道就不許這個願望了！」

瑪奇瑪聽到秋的願望，微微一怔，隨後俏臉一紅，嘴角帶著溫柔的笑意。她輕輕笑出聲來，語氣溫和地說道：

「早川果然是個好媽媽呢。」

秋的臉瞬間更紅了，他急忙擺手，語氣有些慌亂：「不、不是這樣的啦！瑪奇瑪小姐！」

一群人笑鬧了好一陣，最後瑪奇瑪輕輕拍了拍電次的背。那是種帶著親密意味的觸碰，輕柔卻讓人心跳加速。

「最後輪到電次了。」她提醒道。

「我？我啊？」

電次愣了一下，接過瑪奇玛手中的五塊錢，緩緩走到功德箱前，將硬幣投入其中，閉上眼睛，開始祈福。

該許什麼願望好呢？

最先浮現在腦海裡的，是波奇塔。但波奇塔早已成為自己的心臟，就像瑪奇瑪小姐說的那樣，它現在「活」在自己體內，所以似乎也沒什麼好許願的。

曾經無比渴望的普通人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實現了。過去的夢想，揉胸部、吃好吃的、和瑪奇瑪小姐在一起，甚至這次與她一同前往江之島旅行，這些願望都一一成真了。

當然，自己還有很多很多的願望，或者該說是慾望——像是操逼、住豪宅、擁有很多女人、3P、4P、吃遍山珍海味、有花不完的錢……但如果一次性全都許下，真的好嗎？電次覺得，不集中在少數幾個願望上，可能最終一個都不會實現。

他微微睜開眼，偏頭望去，瑪奇瑪正站在陽光與海風之中，歪著頭

看向自己。
——好可愛，果然還是自己的女朋友最可愛。
電次深吸一口氣，雙手合十，肘部微微張開，更加用力地祈願。
——希望能和瑪奇瑪小姐再次旅行。
不對，難得參拜神明，區區旅行怎麼夠？換一個。
——希望能和瑪奇瑪小姐交往。
不對，這個已經實現了，換一個更重要的。
——希望能和瑪奇瑪小姐做……
電次猶豫了一下，神明好歹也是神明，太露骨的詞彙好像不太合適……用文雅點的字眼吧。
——希望能和瑪奇瑪小姐進行性行為。
這個不錯，再許一個……得再來個更重要的。
——希望能和瑪奇瑪小姐永遠在一起。如果您能實現我的願望，我將會在江之島與她完婚，以此作為回報。
這句話，他在心裡默默地說給神明聽。
——行了，夠了，OK，停。
電次覺得差不多了，深吸一口氣，緩緩睜開眼睛，結束了祈禱。
在離開神社，前往下一個景點的路上，瑪奇瑪忽然輕聲問道：
「電次許了什麼願望呢？」
電次腳步頓了一下，心跳微微加快。回想起剛才許下的願望，他的臉騰地一下紅了起來，眼神有些閃躲，支支吾吾地說道：
「沒、沒什麼啦……就……大概是跟瑪奇瑪小姐差不多的願望吧……」
說完，他用手撓了撓臉頰，試圖掩飾自己的害羞。
瑪奇瑪微微一怔，隨即立刻明白了電次話裡的含義。她的俏臉悄然染上了一抹淡淡的紅暈，唇角微微上揚，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容。
海風輕輕拂過她的髮絲，陽光映照在她的瞳孔裡，柔和而明亮。
「是嗎？」她輕笑著，聲音溫柔如風，「那可真是巧呢。」
電次的臉更紅了幾分，別過頭去，嘴裡嘟囔著：「可、可不是嘛……」

第十三章 夢醒時刻

「到海邊了！老子要游泳！老子要玩水！」
帕瓦興奮地高舉雙臂，朝著蔚藍的天空大喊，聲音中滿是按捺不住的激動。
幾人順著她的視線望去，只見湛藍的海面在陽光下波光粼粼，白色的浪花輕輕拍打著金色的沙灘，海鷗在天際盤旋，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海潮氣息。
迎著微鹹的海風，他們終於來到這趟旅程的下一站——美麗的海灘。
江之島之旅的第二幕，正式拉開帷幕。

一行人終於踏上了江之島的海灘。

陽光熾烈，沙灘彷彿被炙烤了一整天，滾燙的細沙透過腳底不斷傳遞熱量，讓人忍不住倒吸一口氣。海浪輕柔地拍打著岸邊，空氣中瀰漫著海水的鹹香味。

在租來的遮陽傘下，電次、秋和姬野並肩坐下。電次換上了泳褲，陽光勾勒出他結實的線條，而某個部位則尤為顯眼地鼓起，讓人不由得側目。秋則依舊一副冷靜淡然的模樣，沉默地坐在一旁。至於姬野，她換上了比基尼，纖細的腰肢與修長的雙腿展露無遺，C罩杯的曲線更是被泳裝完美襯托，性感又隨性，懶洋洋地靠著椅背，輕輕搖晃著手中的飲料。

「哎呀，瑪奇瑪小姐的比基尼是什麼顏色的呢？我好好奇啊……」

電次躺在沙灘椅上，雙手枕在腦後，心裡小鹿亂撞，腦袋裡不斷浮現各種可能的顏色——是純白的？還是黑色的？又或者是性感的酒紅色？想到這裡，他的臉漸漸變紅，整個人像被烤化了一樣，一副快要升天的模樣，瞇著眼睛望向烈日，彷彿那光芒中藏著答案。

「喂，我說電次啊。」姬野懶洋洋地側過頭，嘴角勾起一抹壞笑，舉起手中的飲料輕晃了幾下，「你別那麼變態嘛，畢竟你可是她的男朋友，糾結比基尼的顏色有什麼意思？還不如猜猜她的乳頭是什麼顏色的呢。」

「噗——！」電次差點一口老血噴出來，整個人從沙灘椅上彈起，臉瞬間漲得通紅，「姬野前輩你在說什麼鬼話啊！？」

姬野笑得前仰後合，眼角都笑出了淚花，而一旁的秋只是無奈地嘆了口氣，沉默了片刻後，慢悠悠地說道：

「我怎麼會知道……」

電次咧嘴一笑，歪著頭看向秋，眼神帶著一絲得意，「哼，我可比你清楚一點哦！畢竟瑪奇瑪小姐可是我的女朋友嘛——」他伸展了一下手臂，躺回沙灘椅上，一副自信滿滿的樣子，「試著去想像就很好玩嘛，畢竟瑪奇瑪小姐平常穿西裝的時候，給人的感覺就是幹練、優雅又有點悶騷……所以啊，比基尼的款式肯定也是那種……嗯……」

電次摸著下巴思考了一會兒，嘴角微微上揚，「絕對是那種高雅又有點性感的款式，顏色嘛……一定是黑色的。」

他語氣篤定，彷彿已經透過腦內幻想見到了瑪奇瑪的泳裝模樣——黑色的比基尼貼合著她優雅的曲線，襯托出她一貫的成熟魅力，同時又帶著一絲神秘感，簡直讓人挪不開視線。

想到這裡，電次的臉又不爭氣地紅了起來，而姬野則一邊笑一邊拍著大腿：「喂喂，電次，你這小子腦補得未免太具體了吧？」

秋無奈地嘆了口氣，語氣帶著幾分嚴肅：「電次，不要隨便想像上司的泳裝，尤其是她還是你的對象。」

電次一臉不服氣地撇了撇嘴，理直氣壯地反駁：「啊？不行嗎？就只是想像一下而已嘛，又不會怎樣，難道光是腦子裡想想就犯法了？你這傢伙真是太無聊了！」

姬野聽到電次的吐槽，笑得更大聲了，一邊捂著肚子一邊說道：

「哈哈哈，秋，這可是連想像的權利都要剝奪啊？嘖嘖，太嚴格了吧！」

秋扶額，一臉無奈地別過頭去，而電次像個鬧脾氣的小孩一樣，直接往沙灘上一躺，雙手抱頭，嘴裡嘟囔著：「切，居然不讓我想像，真小氣……」

見狀，秋無奈地嘆了口氣，最終還是妥協了，坐在電次身邊，低聲嘟囔道：「……顏色應該是黑色，或者可能是白色，不可能太鮮豔……」

「啥？」

電次猛地轉過頭，與秋四目相對。

說實話，剛認識秋，甚至是剛搬進同一屋簷下時，電次對他的印象並不怎麼好——就是個囉嗦又死板的傢伙，總是一副嚴肅得要命的表情，像個古板的老頭子。

但相處久了才發現，這傢伙其實是個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表面上總是冷著臉訓人，實際上卻是個會默默照顧別人的傢伙。要是自己沒飯吃了，秋雖然嘴上嫌棄，但還是會做一份多出來的飯；要是自己闖禍了，他雖然會罵，但最後總歸是幫著擦屁股。

兩位女性還沒從更衣室裡出來。

「……」

秋望向遠方的水平線，微風拂過他的髮梢，帶著些許鹹濕的海風氣息。他輕輕嘆了口氣，然後緩緩開口：

「我說，電次啊。」

「嗯哼？」電次一邊隨意地用腳撥弄著沙子，一邊應了一聲。

「你一開始可是個人見人厭的小混混，現在居然也能聽得懂人話了呢。」

電次撇撇嘴，得意地笑了：「那當然啊，我可是有瑪奇瑪小姐當我的女朋友了啊！話說你突然說這個幹嘛？」

秋收回視線，輕輕搖了搖頭：「沒什麼……只是，有感而發罷了。」

「哦……」

秋沉默了一會兒，又道：「以後也要好好聽別人說話，瑪奇瑪小姐有要求你對她用敬語嗎？」

「敬語？」電次歪了歪頭，滿臉疑惑，「那是什麼？我只知道她讓我盡量直呼她的名字。」

秋忍不住嘆了口氣，像是已經習慣了電次的直線思維：「那……那你就對其他人有禮貌一些，學點敬語吧，比如『前輩』啊，『先生』之類的。」

電次滿不在乎地揮了揮手：「行啦行啦……這種小事我肯定能辦到的啦……又不是生離死別，我只是搬出去和瑪奇瑪小姐住一起而已……」

秋靜靜地看著電次，眼神複雜。那是一種像哥哥看著即將踏入社會的弟弟的目光，帶著些許不放心，卻又夾雜著一絲解脫。

「你一定能做到的。」他緩緩說道，語氣堅定。

電次眨了眨眼，撓了撓後腦勺，半開玩笑地問：「我應該說謝謝嗎？」

話音未落，身後便傳來了呼喚聲。

兩名女性已經換好了衣服，緩緩地向他們走來。

電次猛地回過頭，一瞬間彷彿時間都放慢了——果然，瑪奇瑪穿的正是黑色的比基尼。

一分！電次獲勝！

那身黑色的布料勾勒出她若隱若現的完美曲線，貼合著她的肌膚，襯得她的身材愈發修長而曼妙。微風吹拂，金色的陽光灑落在她雪白的肌膚上，那張溫柔又有點神秘的臉龐，搭配她那一貫淡然的笑意，簡直讓電次移不開眼睛。

電次覺得自己的心跳已經快撞破胸膛，這畫面實在太過美妙，讓人完全無法不為之沉淪。

他甚至已經開始幻想更深入的畫面——瑪奇瑪小姐的乳頭會是什麼顏色的？她的下面是茂密的森林，還是純白無瑕的淨土？

「呃……」電次狠狠地吞了口口水，感覺自己再看下去，大腦可能真的會當機。

電次轉頭一看，結果眼前的畫面讓他頓時一愣——

是帕瓦。

如果說瑪奇瑪小姐的造型是黑夜過去後迎來的那一抹曙光，那麼帕瓦……就是那個黑夜本身。

倒也不能說醜，只是實在是太過離譜。

她同樣穿著一身黑色的比基尼，但明顯塞了厚厚的胸墊，遠遠看去，甚至讓人產生一種錯覺——這個傻兮兮的少女，難道比身旁那位成熟的大姐姐還要「豐滿」？

然而事實卻不言自明，這不過是帕瓦的自我欺騙罷了。

真·自欺欺人。

「嘎哈哈！怎麼樣？大飽眼福了吧？要一輩子感謝本大爺哦！」

帕瓦挺著胸，得意洋洋地站在電次、姬野和秋三人面前，展示著她那「傲人」的胸墊，活像個剛打贏架的小混混，驕傲得不行。

然而——

「帕瓦，有一邊掉出來了哦。」

瑪奇瑪站在電次身旁，聲音輕柔，卻又透著一絲戲謔，似乎是在好心提醒，又似乎只是單純地想看帕瓦出醜。

「哈？」

帕瓦低頭一看，果然，她腳邊正躺著一個孤零零的胸墊，正如同她的尊嚴一般，無聲地滾落在沙灘上。

「怎、怎麼會這樣啦！」

帕瓦慌慌張張地按住胸口，手忙腳亂地調整起大小不一的胸墊，臉上的表情從狂妄自大瞬間變成了無措與困惑。

而另一邊，瑪奇瑪只是靜靜地看著眼前這一幕，隨後，她輕輕側過

頭，紅瞳微微眨動，直視著電次，語氣溫柔卻帶著幾分認真地問道：
「電次，怎麼樣？我好看嗎？」
電次呆了一下，愣愣地看著眼前的瑪奇瑪——
黑色的比基尼緊貼著她曼妙的身材，修長的雙腿在陽光下顯得更加白皙，搭配她那標誌性的溫柔微笑，一瞬間，他的心臟彷彿被人用手輕輕攥住，瘋狂跳動起來。
「瑪、瑪奇瑪小姐……你真的、真的很漂亮，非常美。」
電次結結巴巴地說道，臉頰泛起紅暈，眼神卻不捨得從她身上移開哪怕一秒。
瑪奇瑪輕輕一笑，眼裡閃過一絲滿足，隨後，她毫不猶豫地低下頭，在電次的臉頰上落下輕柔的一吻。
「嗯，謝謝。」
這一瞬間，電次感覺整個世界都安靜了，耳邊只有海浪的聲音，以及自己瘋狂跳動的心跳聲。
「操你媽的，太閃了……」
秋皺著眉，一臉嫌棄地別過頭，嘴裡嘟囔著，彷彿剛剛被高瓦數探照燈直射了一眼。
「嗚哇，太犯規了吧？光天化日之下秀恩愛，這可是重罪啊，電次！」姬野誇張地摀住胸口，裝出一副快要被膩死的模樣，「喂喂，秋，我們該不會是來陪他們度蜜月的吧？」
「呸！噁心死了！」帕瓦雙手抱胸，猛地別過頭去，臉上寫滿了不爽，「老子才不會羨慕呢！哼！真是的，瑪奇瑪你這傢伙，為什麼不給本大爺也親一下啊！」
「噗。」瑪奇瑪輕笑了一聲，似乎對帕瓦的抗議毫不在意，反而饒有興趣地看著她。
電次則是興奮得有點飄了，傻笑著摸了摸自己被親過的臉頰，完全無視了其他人的吐槽。
江之島的海灘上，熱烈的陽光灑在金色的沙粒上，海風捲起層層白色浪花。遠處，一支搖滾樂隊正架起樂器，伴隨著潮水的韻律，奏響激昂的旋律。
那是一支來自遠方的樂隊——萬能青年旅店，他們的音樂混合著海風、鹹濕的空氣和自由的氣息，迴盪在整個海灘。主唱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穿透夏日的喧囂，吟唱著那首震撼人心的歌曲——《秦皇島》。
「看著他們，為了彼岸，驕傲地，驕傲地，滅亡……」
幾人租了一艘觀光遊艇，在遼闊無垠的大海上悠然前行，陽光在海面灑下粼粼金輝，白浪拍打著船身，發出悅耳的濤聲。海風拂過，帶著鹹濕的氣息，讓人心曠神怡。
秋帶著一把吉他登上了遊艇，在幾人觀賞美景時，他忽然開口：「等一下——」
電次等人轉頭看去，只見秋招來了剛剛在沙灘上表演的樂隊成員——主唱董亞千、貝斯手姬賡和鼓手楊友耕。幾人攜著樂器踏上游

艇，在搖曳的甲板上架好鼓，調試麥克風，準備演奏。姬野驚訝地看著他們迅速布置完畢，不禁笑著問：「喂，秋，你小子到底打算幹嘛？」

秋沒有回答，只是從懷裡掏出幾張手寫的樂譜，分別遞給亞千、姬賡和友耕。他自己則抱起吉他，輕輕撥動琴弦，悠揚的旋律緩緩流淌在海風之中——那是一首閩南語歌曲，名叫《滔滔》。

儘管秋是個日本人，但他學過一點閩南語，此刻，他輕輕開口，沙啞而富有感情的嗓音隨著吉他的旋律在大海上飄蕩：

「無情的人 怨嗟的我
嘛是一擺閣一擺地無情
一工閣一工地怨嗟……」

姬野也熟悉這首歌，她接過亞千遞來的吉他，嘴角微微揚起，跟著彈奏起來。遊艇隨著波浪輕輕晃動，音樂在空氣中蔓延，如同大海訴說的故事一般，深沉而悠遠。

樂隊的伴奏漸漸加入，貝斯低沉的律動與鼓點的節奏交錯，海浪彷彿也在配合著音樂的節拍拍打船舷。到了副歌部分，眾人齊聲高唱——

「白浪滔滔我不怕
槳起舵兒往前劃
撒網下水到漁家
捕條大魚笑哈哈……」

夜晚，海風微涼，旅館房間裡卻洋溢著歡笑與喧鬧。

「電次，你該不會在哭吧？」

瑪奇瑪一邊洗著手裡的牌，一邊側過頭看向坐在她身旁的電次。她的聲音帶著一絲揶揄，似乎對電次的反應瞭然於心。

「蛤？我、我沒哭啦。」

電次慌忙揉了揉眼睛，試圖掩飾泛紅的眼眶，然而動作卻反而像極了賭氣的小孩。

回想起剛剛的下午，他們在海上度過了無比歡樂的一天——在樂隊的歌聲中，電次和瑪奇瑪在眾人的起哄下縱身躍入海水，任由波浪將兩人的身體輕輕托起。然後，在更猛烈的起哄聲中，瑪奇瑪微微一笑，勾住電次的脖子，直接在海面上吻了他。那一刻，海水翻湧，世界彷彿靜止，只剩下兩人貼合的唇瓣和心跳的回音。

電次當時臉紅得幾乎要爆炸，決定要「復仇」，於是他偷偷使了個眼色，秋心領神會，一把將帕瓦抬起，在她的尖叫聲中把她扔進海裡——水花四濺，伴隨著帕瓦的怒吼：「你們這群混賬——！！」

為了安撫氣鼓鼓的帕瓦，姬野和秋也紛紛跳下水陪她玩鬧，就這樣，他們在海裡折騰到太陽落山，才依依不捨地上岸沖洗換衣服，然後找了家海鮮店大快朵頤了一頓。

晚餐過後，幾人回到電次的旅館房間，圍坐在桌前打起了鋤大D。雖然日本規定21歲以下不能賭博，但他們聰明地避開了法律的雷區——這次的賭注是明天的三餐。誰輸得最慘，誰就得請客！

此刻，桌上的籌碼堆得高高的，秋和姬野悠哉地喝著飲料，瑪奇瑪嘴角帶笑，手裡的牌整整齊齊，而電次則一臉生無可戀地看著自己所剩無幾的籌碼，連眼睛都快紅了。

「嗯，這把肯定贏！」

電次緊盯著手中的牌，內心默念著自己的勝算，眼神在桌上的籌碼和牌局之間來回掃視。終於，輪到了他出牌。

瑪奇瑪剛剛甩出了一對 A，笑盈盈地看著他，像是在等著他的反應。電次毫不猶豫地揚起嘴角，自信滿滿地喊道：

「2 pair！」

說完，他乾脆利落地將手中的兩張 2 甩到了桌上，像是要一雪前恥般，整個人都透著一股豪賭的氣勢。

現在，他的手牌裡還剩下——兩張 2，一張 3，一張 4，一張 6，一張 8（以上均為同花），以及 J、Q、K、A 各一張不同花。

心裡盤算著，電次暗自得意：「嘿嘿，接下來只要能把同花順湊出來，這局就穩了！」

他嘴角的笑意越來越明顯，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著，等待著下一個人的動作，彷彿已經預見了自己明天能大搖大擺地坐在餐桌前，享受別人請客的美好畫面。

然而，下一秒——

「呵呵。」瑪奇瑪輕輕笑了一聲，悠閒地洗了洗手裡的牌，「電次，你真的很有趣呢。」

聽到這話，電次心頭一緊，直覺不妙。緊接著，秋緩緩推了推眼鏡，嘴角勾起一絲意味深長的笑：「這小子，還真是天真啊。」

姬野懶洋洋地吸了一口煙，笑著搖了搖頭：「哎……電次，你是真的不懂鋤大 D 嗎？」

「啥？！」電次懵了一下，猛地低頭看向自己的牌，才意識到自己剛才犯了個超級低級的錯誤——他不小心把兩張最小的 2 當成了最大的一對甩出去，結果反而讓自己的手牌更難處理了！

「啊啊啊——靠！」電次絕望地抓了抓頭髮，恨不得給自己一拳，「我剛剛腦子進水了嗎？！」

「哈哈哈哈哈！」帕瓦毫不留情地大笑，「蠢貨！你這種腦子根本不配跟本大爺賭牌！」

電次皺著眉，仔細思考著自己的手牌。他決定暫時忽略掉那兩張 2，目光掃過手中剩下的牌，發現自己並沒有可以形成對子的牌。

「算了，這回還是先穩住吧。」電次心想，便果斷選擇 Pass，把機會讓了出去。

然而，就在他放棄出牌的一瞬間，瑪奇瑪嘴角輕輕勾起，宛如一隻優雅的獵豹，看準了獵物放鬆警惕的瞬間，乘虛而入。

她此刻只剩下 兩張手牌——一張紅心 A，一張黑桃 A。

其他人環顧了一圈牌桌，心裡都清楚，自己的最大牌根本比不過電次和瑪奇瑪，於是紛紛 Pass，把主動權拱手相讓。

看到眾人都沒有要出的意思，瑪奇瑪輕輕嘆了口氣，嘴角帶著一抹

意味深長的微笑，緩緩將手中的 兩張 A 甩在桌面上。
「出完了呢。」她輕柔地說道，語氣平靜得宛如一陣夜晚的微風。
空氣彷彿凝固了一瞬，眾人盯著那兩張 A，神色各異。
「欸——？」電次的腦子短暫當機了一秒，下一刻才猛然意識到——瑪奇瑪贏了！
「操——！！！」電次猛地一拍腦袋，眼神從呆滯瞬間變成絕望，「我居然把瑪奇瑪的 A 放出來了？！」
「哈哈哈哈哈！」帕瓦拍著桌子大笑，差點笑得岔氣，「蠢貨！你居然連瑪奇瑪的手牌都不防，真是個輸得理所當然的白痴！」
姬野忍不住笑出了聲，歪著腦袋說道：「哎呀，電次，真是個天真的小鬼呢。」
秋推了推眼鏡，嘴角微微上揚，「如果剛才你早點出牌，就不會有這種事了。」
電次整個人呆滯地趴在桌上，彷彿一條徹底失去夢想的鹹魚。
「完了……」他呢喃著，眼神空洞地望著天花板，「明天的三餐，完了……」
而此刻，瑪奇瑪只是輕輕微笑著，伸手撫了撫電次的頭髮，輕聲說道：「明天就拜託你請客了哦，電次。」
這一夜，電次徹底沉浸在「財富自由終結」的絕望中，而其他人則圍著桌子笑作一團，盡情慶祝瑪奇瑪的勝利。
在接下來的幾局牌中，瑪奇瑪如同掌控全局的棋手，接連贏了 五次，帕瓦靠著一場意外的好運 贏了一次，秋憑藉沉穩的策略 拿下了兩局，而姬野只是悠哉地喝著酒，看著他們鬥智鬥勇，始終沒有參與。
至於電次——他一局都沒贏。
零勝，八敗，完敗。
等最後一局打完，電次癱倒在桌上，眼神空洞，彷彿靈魂被掏空了一樣。
「啊啊啊——！！」他一把抓亂自己的頭髮，臉埋在手臂裡，語氣絕望，「為什麼？！我明明是來度假的，為什麼搞得比上班還累啊！！」
「噗哈哈哈哈哈！」帕瓦拍著桌子狂笑，嘲諷毫不留情：「蠢貨！你這種低等生物根本不配和本大爺同桌打牌！哈哈哈哈哈！」
秋嘴角微微上揚，聳了聳肩：「說實話，運氣也佔一部分，但你牌打得太差了。」
姬野笑眯眯地拍拍電次的肩膀，「別灰心啦，至少你帶來了很多笑料。」
電次的嘴角微微抽搐，內心受到二次暴擊。
瑪奇瑪則輕輕撫著他的頭髮，微笑著說道：「電次，下次再練練吧。」
電次聽到這話，心裡頓時五味雜陳，感覺自己像個被哄騙的小朋友，但又無力反駁。

在幾人七嘴八舌的安慰（以及帕瓦的狂笑）下，電次終於勉強打起精神，和眾人一同走出旅館，朝著夜晚的海灘走去。

夜色下，海風微涼，潮水輕輕拍打著沙灘，帶來溫柔的濤聲。遠處的夜空上，星辰點綴，如鑽石般閃耀。

幾人光著腳踩在柔軟的沙灘上，享受著難得的寧靜時光，彷彿賭局的失敗都隨著潮水被沖淡了一般。

突然，夜空中劃過一道炫目的光軌——咻——咻——咻！

緊接著，伴隨著一聲震撼人心的炸裂，燦爛的煙花在空中怒放，金色的火焰如同碎裂的星辰，在夜幕上綻放出耀眼的光輝。空氣中瀰漫著微微的火藥味，殘響迴盪在遼闊的海面上，彷彿整個世界都在這一刻屏息。

砰——！啪——！

火光未熄，另一束煙花緊隨其後，拖著熾熱的尾焰劃破江之島的夜空，彷彿要在天幕上寫下屬於今夜的诗篇。五彩斑斕的焰火在夜色中層層綻放，紅的、藍的、金黃的、銀白的，每一朵都如盛開的花朵，將海灘的夜映照得如夢似幻。

海面上倒映著閃耀的光芒，波光粼粼，宛如星河傾瀉，浪花輕輕拍打著沙灘，伴奏著這片刻的絢爛。

「電次，煙花很美吧？」瑪奇瑪含情脈脈地望著他，眼中映著夜空中燦爛的光彩。

「嗯！非常的美！超美的！」電次毫不猶豫地回答，語氣裡滿是興奮。

「能在這個時候看到如此美麗的煙花，實在是太棒了……」秋抬頭望著夜空，眼神深邃，彷彿沉浸在這短暫卻永恆的絢爛之中。

忽然，他輕輕地哼唱起來，歌聲在夜風中迴盪，像是訴說著某種深埋心底的情感：

「我祈禱擁有一顆透明的心靈
和會流淚的眼睛……
給我再去相信的勇氣，
越過謊言去擁抱你……」

秋的嗓音低沉而富有感染力，緩緩地流淌在夜色之中，隨著煙花一同升騰，融入無垠的夜空。

「每當我找不到存在的意義，
每當我迷失在黑夜裡……
夜空中最亮的星，
請指引我靠近你……」

伴隨著歌聲，電次，瑪奇瑪，秋，姬野和帕瓦一同站在海灘上，欣賞著煙花。

五彩繽紛的光點在夜空中綻放，又在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如同夢幻般短暫，卻又令人沉醉。

——奇怪？怎麼回事……？

電次抬頭望著夜空，心中湧起一絲異樣的感覺。

煙花的炸裂聲在耳邊迴盪，可就在它們熄滅，與下一束煙花升空的短暫空隙中，他彷彿聽到了什麼——一聲低低的嗚咽，或是一句模糊不清的低語。

像是在……求救？

電次皺起眉頭，微微側頭，似乎想要捕捉那聲音的來源，但周圍只有海浪輕拍著沙灘的聲音，海風拂過耳際，帶著潮濕的鹹味，混雜著遠處遊人們的笑語喧嘩。

那是幻聽？還是……某種警示？

疑惑在腦海中縈繞不去，他的心跳微微加快，身體的直覺在提醒著他——戰鬥，還沒有結束。

可當下一束煙花再次衝上天空，炸裂成金色的璀璨光雨時，那不安的感覺似乎被沖散了。

……算了，別想太多。

煙花再度在夜空綻放，照亮了沙灘上電次的臉，他的目光追隨著那抹熟悉的身影——瑪奇瑪。

可就在他望向她的瞬間，瑪奇瑪卻彷彿完全沒有注意到他，甚至連餘光都沒有停留一秒。

她微微側頭，紅色的瞳孔映著夜色，淡淡地說道：

「走吧，早川，姬野，帕瓦，回去了。」

……什麼？回去？那我呢？

電次一愣，剛想開口，卻發現自己的聲音像是被夜風吞沒了一般。

他連忙伸手，想要拉住瑪奇瑪手臂，可是——

手掌穿透了她的身體。

——空無一物。

電次瞳孔猛地收縮，愕然地看着自己的手掌，心中一股寒意瞬間爬滿脊椎。

「喂！瑪奇瑪小姐！姬野前輩！秋！帕瓦！」

他大聲喊著，想要追上他們，可腳下一沉，他猛然低頭——

他的腳被某種無形的力量牢牢固定在地面，無法動彈！

與此同時，煙花再次升空，轟然炸裂，璀璨的光芒映照出他身後的一道影子。

——不，錯了，那不是影子。

電次僵硬地轉過頭，在閃爍的煙花光輝下，看見幾人的身影分立在他左右，而正前方，瑪奇瑪靜靜地站著，嘴角帶著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

她的身影在黑暗中幽幽浮現，宛如幽靈般不真實，血色的瞳孔在夜色裡泛起微光。

她凝視著電次，聲音如夢囈般輕柔，卻又帶著無法抗拒的命令感：

「電次，我們……還有事情要做呢。」

電次屏住了呼吸，喉結微微滾動，聲音有些乾澀：

「什麼……什麼事情？」

瑪奇瑪的笑意加深，緩緩吐出兩個字：

「異形女皇。」

「殺了它。」

剎那間，夜空中最後一束煙花炸裂，金色的光雨灑落，海風驟然變得冰冷刺骨，電次的心臟也猛然收緊。

電次的耳邊，突然響起了一陣刺耳的嗡鳴聲，彷彿整個世界都在遠去，只剩下那股不斷迴盪的嗡嗡回響。他皺緊眉頭，伸手摀住耳朵，卻無法阻擋那種令人不安的震動感。

而在他面前，瑪奇瑪依舊靜靜地站著，夜風輕輕拂動她的髮絲，她那雙紅色的瞳孔宛如深不見底的深淵，將電次的目光死死吸住。

她緩緩開口，聲音空靈得像是從另一個世界傳來——

「這是……」

她頓了頓，嘴角微微上揚，語調輕柔，卻透著某種不可抗拒的意味：

「夢醒時刻。」

剎那間，最後一束煙花在夜空中炸裂，五彩斑斕的光點散落，轉瞬即逝。

電次的瞳孔微縮，心臟狠狠一跳。

——夢醒時刻？

那是什麼意思？

眼前的世界，驟然變得扭曲。

原本深邃的夜色、柔和的海浪、燦爛的煙花，一瞬間像破碎的玻璃般崩裂，化作無數光點四散飄零。電次瞪大雙眼，看著現實在他面前交錯、翻轉，彷彿有一隻無形的手，正在無情地撕裂夢境與真實的界限。

火光驟起！

下一秒，他的視野劇烈震顫，原本的沙灘竟在瞬息之間，與一個燃燒著的停車場交替閃現。烈焰翻騰，滾滾黑煙直衝天際，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焦味和血腥氣。模糊的身影在火光中晃動，彷彿有什麼東西正在那片火海中蠢蠢欲動。

但在火光熄滅的一剎那，景象又倒退回江之島的沙灘。夜風依舊，海浪翻湧，煙花仍在天幕上綻放，可一切卻透著詭異的不真實感。

電次的呼吸急促，心跳劇烈得彷彿要撕裂胸膛，他想站穩，卻感到一股無形的力量正死死拉扯著他的身體。他踉蹌了一步，視線開始模糊，四周的景象再度變幻，火光、沙灘、火光、沙灘——

「呃……呃啊……」

腦中的嗡鳴聲驟然放大，像是有無數個音符在瘋狂碰撞，痛得他幾乎要嘶吼出聲。眼前的一切旋轉、坍塌，最後被一片濃重的迷霧徹底吞噬。

他的身體再也支撐不住，重重地倒向地面——

砰！

一片黑暗席捲而來。

第十四章 決戰

東京的夜色被撕得粉碎，公安大樓外的停車場早已化作一片火海。燃燒的汽車殘骸劈啪作響，黑煙滾滾，空氣裡混雜著汽油焦味和血腥的腥臭。電次猛地從地上爬起，頭暈得像被人拿鐵鎚砸了腦袋，耳邊嗡嗡作響，胸口還隱隱作痛。他低頭一看，胸口的拉繩沾著血跡，衣服破得像被野狗啃過，露出滿是傷痕的皮膚。

「操……這他媽的是怎麼回事？」他喘著粗氣，罵罵咧咧地抹了把臉上的血，抬頭一看，瑪奇瑪就站在不遠處，黑風衣在火光中微微飄動，紅瞳冷冷地盯著他，像是在看一隻剛從籠子裡放出來的野獸。

「電次，醒了？」她的聲音還是那麼溫柔，卻透著一股讓人毛骨悚然的冷靜，「夢結束了，戰鬥還沒完。」

「啥？夢？」電次皺著眉，腦子還一片漿糊。江之島的沙灘、煙花、海風……那些畫面還殘留在腦海裡，可現在，眼前的現實卻是一片地獄般的景象。他剛想再罵一句，地面突然劇烈一震，一聲刺耳的嘶吼從停車場深處傳來，震得他耳朵生疼。

「靠，這聲音……」電次瞪大眼睛，轉頭一看，一群黑漆漆的怪物從濃煙裡爬了出來——異形。牠們全身裹著光滑的甲殼，像濕漉漉的鋼鐵，尾巴尖銳得能捅穿鋼板，狹長的腦袋沒有眼睛，卻散發著一股讓人窒息的殺意。牠們的爪子在地上劃出刺耳的刮擦聲，嘴裡淌著透明的黏液，滴在地上嗤嗤作響，像毒蛇吐信。

「這些鬼東西……」電次咬牙，拳頭攥得咯吱響。還沒等他反應過來，一隻異形猛地撲了過來，尾巴如閃電般刺向他的胸口！

「操！」電次下意識一閃，尾刃擦著他的肩膀劃過，衣服瞬間被撕裂，鮮血噴了出來。他疼得齜牙咧嘴，罵道：「你他媽找死啊！」

瑪奇瑪站在一旁，雙手插兜，語氣平靜得像在聊天氣：「小心點，電次，牠們可不是普通的惡魔。」

「廢話！我他媽當然知道！」電次吼了一聲，伸手抓住胸口的拉繩，狠狠一扯——

轟！！！

電鋸的轟鳴聲瞬間撕裂夜空，鋸齒飛速旋轉，火花四濺。他的頭顱被電鋸覆蓋，鮮血從傷口噴湧而出，雙臂的肌肉鼓脹，電鋸從皮膚下刺出，猩紅的腸子像活物一樣纏上脖頸，形成一條血淋淋的圍巾。四條手臂同時伸展，每一條都附著猙獰的電鋸，金屬與血肉交織，散發著狂暴的氣息——黑鋸，完全體電鋸人，降臨！

「哈哈哈哈！爽！」電次仰天狂笑，聲音中帶著一絲瘋癲。他低頭一看，那塊暗紅色的鋸齒狀結晶——波奇塔的「心之鋸齒」——從胸口浮現，融入他的心臟，一股熾熱的力量瞬間流遍全身。他能感覺到波奇塔的存在，像是在耳邊低語：「幹翻牠們，電次。」

「**Get away from us, you bitch**！」電次咧嘴一笑，揮舞著四條電鋸手臂，猛地衝向異形群！

第一隻異形還沒來得及反應，就被電次的電鋸手臂砍中頭部，鋸齒嗡嗡作響，硬生生撕開牠的甲殼，黃色的酸血噴湧而出，濺在地面上冒出青煙。電次一腳踩碎牠的屍體，罵道：「操，就這點能耐？」

可還沒等他得意完，周圍的異形群像是被激怒了一樣，嘶吼著撲了上來。牠們的尾巴橫掃而來，爪子撕裂空氣，嘴裡伸出的內顎如子彈般射出，直衝電次的臉！

「靠！」電次低身一閃，尾刃擦著他的頭皮掠過，削掉一撮金髮。他猛地揮動四條電鋸手臂，鋸齒與甲殼碰撞，火花四濺，一隻異形的腦袋被直接劈成兩半，黃血噴了他一臉。他抹了把臉，舔了舔嘴角，咧嘴道：「這味道……有點帶勁啊！」

異形群的數量多得嚇人，足有二三十隻，像潮水一樣湧來。電次一腳踹翻一輛燃燒的汽車，車身砸向蟲群，轟的一聲炸開，火焰吞噬了幾隻異形，可更多的怪物從火海中爬出，甲殼上還帶著燒焦的痕跡，嘶鳴著撲向他。

「操不下了！」電次怒吼一聲，腸子圍巾化作長鞭，猛地抽向一隻異形，啪的一聲將牠抽飛，撞在一根電線桿上，桿子瞬間斷裂，電線噼里啪啦地冒著火花。他趁勢躍起，四條電鋸手臂瘋狂旋轉，嗡嗡嗡嗡——像一台絞肉機，直接衝進異形群中！

噗嗤！噗嗤！噗嗤！

電鋸撕裂甲殼的聲音此起彼伏，黃血噴得到處都是，地面被腐蝕得坑坑窪窪。電次一手抓住一隻異形的尾巴，猛力一甩，將牠砸向另一隻，兩隻怪物撞在一起，內臟和酸血四濺。他另一隻手臂的電鋸劈下，又一隻異形的頭顱落地，滾到他腳邊。

「哈哈哈哈！來啊！再來啊！」電次殺紅了眼，嘴角咧得像個瘋子。四條電鋸手臂揮舞得密不透風，異形群被他砍得七零八落，可這些鬼東西像是殺不盡一樣，殘肢斷臂還在地上抽搐，新的異形從濃煙裡爬出，嘶吼著撲來。

一隻異形趁他不備，從背後撲上，爪子狠狠抓進他的肩膀，鮮血噴湧而出。電次疼得大罵：「操你媽的！」他猛地轉身，腸子圍巾纏住牠的脖子，用力一勒，咔嚓一聲扭斷牠的脊椎，黃血濺了他一身。他甩掉屍體，喘著粗氣，低頭一看，衣服已經被酸血腐蝕得破破爛爛，露出滿是傷痕的胸膛。

「這些雜碎……」電次咬牙，舔了舔嘴角的血，眼神越來越狂熱。他猛地衝向剩下的異形群，四條電鋸手臂齊齊揮下，鋸齒撕裂空氣，血肉橫飛，停車場變成了一片血腥的屠宰場。

瑪奇瑪站在遠處，紅瞳映著火光，嘴角微微上揚，低聲道：「電次，你真是越來越有趣了。」

戰鬥持續了十幾分鐘，電次終於砍倒最後一隻異形。他站在一堆屍體中間，喘著粗氣，四條電鋸手臂滴著黃血，腸子圍巾被染得猩紅。他低頭一看，地面滿是腐蝕的坑洞，空氣裡瀰漫著刺鼻的酸味。他咧嘴一笑，剛想罵一句解氣，地面卻再次劇烈震顫起來。

轟——！

一聲震天嘶吼從停車場深處傳來，濃煙被一股巨力吹散，一隻龐然大物緩緩現身——異形女皇。

這傢伙比之前的異形大了至少三倍，漆黑的甲殼布滿尖刺，像一座移動的堡壘。牠的尾巴粗壯得像根巨型鐮刀，末端閃爍著森冷的寒光，狹長的頭部猙獰扭曲，嘴裡淌著透明的黏液，滴在地上嗤嗤作響。牠一出現，周圍的空氣都變得沉重，壓得人喘不過氣。

「異形女皇？」電次瞪大眼睛，喉嚨滾動了一下，嘴角卻咧出一個興奮的笑容，「比那群雜碎看起來有意思多了！讓我殺了你！」

異形女皇低吼一聲，尾巴猛地橫掃而來，破風聲刺耳得像要把耳膜撕裂。電次猛地一跳，尾刃擦著他的腳底掠過，狠狠砸在一輛汽車上，車身瞬間被劈成兩半，爆炸的火光衝天而起。

「哈哈哈！夠勁！」電次落地後猛地衝了過去，四條電鋸手臂揮舞著，直劈女皇的頭部。鋸齒與甲殼碰撞，火花四濺，可只留下一道淺淺的劃痕，黃血從傷口滲出，滴在地上冒出青煙。

「我操！這麼硬？」電次罵了一聲，女皇的內顎猛然彈射而出，如子彈般射向他的胸口。他下意識用一條電鋸手臂擋住，砰的一聲，鋸齒被撞得火星亂飛，他整個人被震退幾步，腳下拖出一道長長的劃痕。

「電次，頭部是弱點。」瑪奇瑪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冷靜得像在指揮一場遊戲。

「廢話！我他媽當然知道！」電次吼了一聲，腸子圍巾化作長鞭，纏住女皇的一隻前肢，猛力一扯，想把牠拉倒。可女皇紋絲不動，反而揮動尾巴反擊，尾刃直刺他的腹部！

噗嗤！

尾刃狠狠刺穿電次的肚子，鮮血噴湧而出，染紅了地面。他疼得悶哼一聲，可嘴角卻咧得更大：「哈哈哈哈！這才像樣啊！」

他猛地抓住尾巴，用蠻力把自己從尾刃上拔下來，血流如注，滴在地上滋滋作響。他落地後猛地爆發力量，拉著尾巴狠狠一甩——

「給老子滾！！！」

砰！

異形女皇被甩飛出去，重重撞在一堆汽車殘骸上，鋼板被撞得扭曲變形，火花四濺。牠掙扎著爬起，嘶吼一聲，無數抱臉蟲從牠周圍湧出，像潮水一樣撲向電次。

「操！還有小弟？」電次怒吼著，腸子圍巾橫掃而出，啪啪啪幾聲抽飛一片抱臉蟲。四條電鋸手臂瘋狂旋轉，砍得蟲群血肉橫飛，黃血濺滿他的身體，衣服被腐蝕得幾乎全毀，只剩幾塊破布掛在身上，露出滿是傷痕的肌肉。

「來啊！老子殺光你們！」電次殺紅了眼，衝進蟲群中，鋸齒撕裂一切，抱臉蟲被砍得四分五裂，酸血噴湧，地面被腐蝕得一片狼藉。他一腳踩碎一隻抱臉蟲的腦袋，抬頭一看，女皇已經撲了過來，巨爪狠狠拍下！

轟！

一聲巨響，電鋸砍在牠厚重的前肢上，居然只留下了一道淺淺的裂痕，火花飛濺。電次頓時一愣，下一秒女皇張口怒吼，喉嚨深處的第二張嘴猛然彈出，像高速彈簧一樣直衝他的臉！

「——操你！」電次身形一歪，險險避開內顎，然而一條粗壯的尾巴已經從側面掃來！他來不及閃避，被狠狠擊中胸口，整個人像斷線風箏一樣倒飛出去，「砰」地一聲撞進一堵燒焦的水泥牆裡，把整面牆撞塌，塵土飛揚。

瑪奇瑪看著這一幕，眼神沒有任何波動，只是微微側了側頭，輕聲自語：「挺能打的。」

「咳咳……你媽的……」電次掙扎著從廢墟裡爬起，嘴角掛著血，頭上的電鋸在跳火星，他站起來搖了搖頭，笑得跟瘋了一樣，「幹得不錯……這才有點BOSS戰的感覺嘛。」

異形女皇緩緩逼近，地面在牠腳下震動，尾巴像毒蛇一樣在空中搖曳。牠嘶吼著，身後的一排小型異形從陰影中現身，像衛兵一樣圍繞著牠，個個凶悍，滴著酸液。

「還帶小弟？」電次吐掉一顆碎牙，臉上興奮得發狂，「正合我意——那就通通宰了！」

他猛地一蹬地面，四條電鋸如旋風般怒吼衝刺，腸子圍巾如長鞭亂舞，掃飛攔路的異形小兵，整個人像一台嗜血的戰爭機器，毫不畏懼地正面對衝！

女皇嘶吼著，兩爪高舉，猛地朝地面重擊，一圈震盪波向外擴散，地面龜裂、火焰跳躍。電次腳下一滑，身體在空中翻轉，一道電鋸橫掃過去，帶著怒火與瘋狂，斜斜砍在女皇的下顎！

「吼！！！」女皇發出撕裂耳膜的慘叫，臉部被撕開一道巨口，酸血噴湧，落在電次肩頭，「滋——」地一聲皮肉焦爛。電次卻根本沒退，反而大吼著迎面頂了上去。

「你這種王八蛋——老子砍一天都不嫌累！！！」

兩者正面激鬥，電鋸與尖爪互相交錯、噼啪火星四濺。女皇的尾巴如同死亡鐮刀橫掃，他卻仗著四條電鋸臂硬抗，一手鋸碎尾端，一手猛地穿過女皇的肋骨縫隙，直接插入牠體內！

「波奇塔！！！借我點力！！！」

心之鋸齒突然閃耀血紅光芒，彷彿某種原始能量覺醒。電次的身體如同火焰燃燒，電鋸轉速狂飆，整個人化作一團地獄烈焰，轟然爆發！

轟轟轟轟——！！！

電鋸貫穿女皇的身體，火花、黃血、骨裂聲、金屬嚎鳴交織成一曲死亡交響。異形女皇怒吼著掙扎，卻無法撼動這份野蠻與瘋狂融合的毀滅之力。

「給老子碎——！！！」電次嘶吼著將女皇攔腰鋸斷！

轟！！！

噗嗤！！！

鋸齒撕裂頭顱，黃血狂噴而出，女皇發出一聲絕望的嘶鳴，龐大的

身軀轟然倒地，地面震顫了幾下，終於一動不動。

電次站在屍體旁，喘著粗氣，四條電鋸手臂滴著血，腸子圍巾緩緩垂下。他低頭一看，衣服已經徹底毀了，赤裸的上身滿是傷痕和黃血。他咧嘴一笑，罵道：「操，總算幹掉了。」

戰鬥結束。

火焰漸漸熄滅，停車場恢復了一片死寂。電次的電鋸手臂緩緩收縮，鋸齒化作血水融入皮膚，變回人類模樣。他癱坐在地，喘著粗氣，抬頭一看，瑪奇瑪走了過來，風衣上沾著幾滴黃血，紅瞳卻依然平靜。

「幹得不錯，電次。」她蹲下身，手指輕撫他的臉，擦掉一滴血跡，語氣溫柔得讓人心跳加速。

「嘿嘿……那是當然。」電次咧嘴一笑，伸手抓住她的手，掌心的溫度讓他心頭一暖。

不遠處，秋和姬野拖著受傷的身體走了過來。秋的襯衫破得不成樣子，髮髻散亂，滿臉血污。姬野拄著一根斷裂的鋼筋，嘴角叼著煙，身上滿是抓痕。帕瓦跟在後面，嘴裡還罵罵咧咧：「操！這些鬼東西弄得本大爺一身血！」

「閉嘴吧你。」秋皺著眉，揉了揉太陽穴，「還好沒死。」

「嘖，秋媽媽又開始嘮叨了。」姬野吐出一口煙，笑得有些虛弱。

幾人拖著有些受傷的身軀，走出了公安大樓的大門。此刻，太陽照常升起，天邊泛起一抹魚肚白，剛剛發生的一切，不過是在昨天整個晚上發生的事情而已。岸邊站在大樓門口，點了一根煙，吐出一口煙霧，低聲道：「後天在這兒辦一場飯局，別遲到。」

「知道了，老頭子，慶祝嘛。」電次擺擺手，咧嘴一笑。

走出公安大樓的時間，正是早上七點整。陽光灑在他們身上，帶著一絲暖意，彷彿昨夜的血腥與瘋狂都被洗刷乾淨，只剩下一片疲憊卻安寧的寧靜。

「啊……我要回去睡覺了。」

姬野邊揉著眼睛邊打著哈欠，整個人看起來像是下一秒就要栽倒在地上。

聽到這句話，帕瓦立刻大聲附和：「老子也要睡！今天真他媽累爆了！」

說著還故作誇張地癱倒在秋身上，被秋一把推開：「別靠我，髒死了。」

秋也嘆了口氣，輕輕活動了一下自己快斷掉的肩膀，「雖然不想承認，但我也快扛不住了……」

電次倒是笑著聳聳肩：「那大家都回去睡吧——不過我可是打算跟瑪奇瑪小姐一起睡的哦，嘿嘿嘿。」

「你少來！」姬野和帕瓦異口同聲地大吼。

而瑪奇瑪只是輕輕一笑，紅瞳中閃過一絲光亮，「真是群疲憊又吵鬧的孩子們啊。」

幾人默默地看著比利，比利則靜靜地望著瑪奇瑪。

瑪奇瑪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走吧。」

聽到這句話，比利沒有多問，轉過身，默默地踏上回公安大樓的台階，背影在晨光中拉得很長。

「接下來，比利就交給公安養了。」

瑪奇瑪輕輕靠在電次的肩上，聲音柔和，帶著一點疲憊的安心。

電次側頭看了她一眼，嘴角微微上揚，伸手摟住了她的肩膀：「嗯，挺好的。反正他現在也算是我們的狗了，咱們這對狗男女……也該養點狗了。」

瑪奇瑪失笑，沒再說話，只是靜靜地靠著他。

新的一天，就這麼開始了。

當然，對他們來說，大概要等到中午十二點，甚至一兩點鐘，才會真正醒來吧——

但至少，這一夜，他們活著撐了過來。

第十五章 電鋸人·性愛篇

電次猛地睜開眼，腦子還有點懵，像是被人拿磚頭砸過腦袋。他低頭一看，瑪奇瑪正窩在他懷裡，紅髮散亂地搭在胸口，睡得安靜得像隻貓。她的臉貼著他的肩膀，呼吸輕得幾乎聽不見，風衣滑到一邊，露出白皙的脖頸。電次愣了一下，喉嚨滾動，嘴角不自覺地咧出一個傻乎乎的笑。

「我靠……這他媽是啥情況？」他小聲嘀咕，伸手撓了撓頭，胸口的拉繩還隱隱作痛，昨夜的血腥味彷彿還黏在身上。窗外陽光刺眼，他瞇著眼瞥了下牆上的鐘——中午十二點整。

電次低頭盯著懷裡的瑪奇瑪，紅髮散在胸口，睡得安靜得像隻貓。他喉嚨一緊，嘴角咧了咧，壓低聲音，難得溫柔地說：「瑪奇瑪小姐，起床了。」

瑪奇瑪動了動，睫毛顫了顫，緩緩睜開眼，紅瞳裡還帶著點迷霧。她懶洋洋地撐起身子，靠在電次胸口，聲音軟得像是剛睡醒的小貓：「嗯……電次君……我起床了。」那慵懶的語氣，配上她微微撅起的嘴，顯得可愛得要命，連平時那股讓人發毛的氣場都散了大半。

電次愣了一下，臉有點燙，撓了撓頭，嘀咕道：「瑪奇瑪小姐……妳這樣……還真挺好看。」

瑪奇瑪聞言，抬頭瞥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上揚，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她沒說話，只是伸出手，指尖輕輕劃過他的下巴，慢悠悠地滑到胸口，停在拉繩的位置。電次咽了口唾沫，心跳砰砰加速，眼神有點躲閃：「你……妳幹嘛啊？」

「電次君昨天很勇敢啊。」瑪奇瑪的聲音低得像在耳邊呢喃，手指順著他的胸膛往下摸，語氣裡帶著點戲謔，「殺了那麼多異形，連女皇都幹掉了……我該怎麼獎勵你呢？」

「啥獎勵……」電次嘴上還硬，可臉已經紅得跟煮熟的蝦似的。他低頭一看，瑪奇瑪的風衣半敞著，露出白得晃眼的肩膀和鎖骨，陽光

從窗外灑進來，把她整個人照得像是發光。他腦子一熱，脫口而出：「你他媽別勾我啊，我可真忍不住了！」

瑪奇瑪輕笑一聲，乾脆坐起身，膝蓋壓在他腿上，整個人湊得更近，紅瞳直勾勾地盯著他：「那就別忍啊，電次君。我不是一直說，你想要什麼都可以嗎？」

這話像點著了火，電次腦子嗡的一聲，血直往上湧。他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喘著粗氣：「妳認真的？」可還沒等瑪奇瑪回答，他已經忍不住了，手一用力，把她拉進懷裡，低頭就吻了下去。

瑪奇瑪沒躲，嘴唇軟得像棉花糖，帶著點涼意。她回應得慢條斯理，手臂環上他的脖子，指尖插進他亂糟糟的金髮裡。電次腦子徹底炸了，吻得又急又狠，像頭餓了好幾天的野狗。衣服被他扯得亂七八糟，瑪奇瑪的風衣滑到地上，露出她光滑的背，陽光在她皮膚上跳躍，像塗了層蜜。

「操……妳真……」電次喘著氣，手滑到她腰上，聲音都啞了。可就在他準備更進一步時，瑪奇瑪突然抬頭，紅瞳鎖住他的眼睛，嘴角微微一勾，低聲道：「電次君，昨天的血腥味還在你身上呢。」

這話一出，電次動作一僵，腦子裡突然閃過昨夜的畫面——異形噴湧的黃血、女皇被撕裂的頭顱，還有他滿身傷痕的樣子。他喉嚨一緊，手停在半空，眼神有點慌：「瑪奇瑪小姐……妳、妳不介意？」

瑪奇瑪沒說話，只是輕輕推開他，站起身，慢悠悠地解開襯衫的扣子，一顆，兩顆……白皙的皮膚一點點露出來，像在剝開什麼禁忌的果實。她回頭看了他一眼，聲音低得像蠱惑：「介意什麼？你的血，還是你的瘋狂？我都喜歡啊。」

瑪奇瑪的手滑到電次褲子下面，指尖一勾，慢悠悠地掏出他的陰莖。那傢伙足有十九公分，又粗又硬，青筋鼓得跟要炸開似的，頂端還帶著點濕意。瑪奇瑪愣了一下，紅瞳微微睜大，平時那副冷靜到嚇人的表情難得破了功，露出點驚訝。她低頭盯著，手指輕輕碰了碰，嘴角一抽，像是在憋笑，又像是真沒料到。

「電次君，這玩意兒……」她聲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語，尾音拖長，手指順著長度劃了一圈，語氣裡夾著點戲謔，「比我想像的還誇張啊。」

電次臉刷地紅了，喉嚨一緊，結結巴巴地說：「瑪、瑪奇瑪小姐，妳別……別他媽盯著看啊！」可嘴上逞強，身體卻老實得不行，硬得更厲害了。

瑪奇瑪瞅了那十九公分的大家伙一眼，紅瞳閃過一絲猶豫，像是頭一回碰上這種陣仗。她深吸一口氣，盡力張開嘴，嘴唇撐得有點發紅，停頓了兩秒，像是在給自己打氣。接著，她一咬牙，手扶著根部，直接把電次的陰莖塞進嘴裡。溫熱的口腔包裹住那硬邦邦的東西，舌頭一捲，帶著點濕滑的觸感，電次瞬間頭皮一麻，差點叫出聲。

「啊……」電次喘著粗氣，雙手抓著沙發邊，瞪大眼看著她。瑪奇瑪沒理他，開始上下動了起來，嘴唇緊貼著，滑得又快又狠，發出輕

微的「嘖嘖」聲。她的頭一上一下，紅髮跟著晃，像一團火在跳。時不時地，她還故意用牙齒輕輕刮過冠狀溝，尖銳的刺激像電流一樣竄上來，疼得帶勁，爽得要命。

「瑪奇瑪小姐，妳……太會了吧！」電次咬牙擠出一句，聲音都抖了，臉紅得像要滴血。他想罵點啥，可腦子已經亂成漿糊，只能死死盯著她，看她那張平時冷靜得嚇人的臉，現在埋在他胯下，嘴唇被撐得滿滿當當。

瑪奇瑪瞥了他一眼，眼角彎了彎，像在笑。她沒停，舌頭靈活地繞著頂端打轉，牙齒又是一刮，電次忍不住悶哼一聲，身子猛地繃緊，差點直接炸了。

瑪奇瑪埋頭苦幹，嘴裡含著那十九公分的大家伙，喉嚨裡擠出一串模糊的低吟：「嗯，咕嗯嗯嗯，嗯哦嗯……」聲音悶悶的，帶著點濕黏的回響，像是在拼命吞嚥，又像是故意勾人。她嘴唇裹得死緊，舌頭繞著頂端打轉，時不時深喉一下，喉嚨一縮一縮，擠得電次頭皮發炸。那口技，熟練得嚇人，濕熱、緊實、還帶點粗暴，爽得簡直超過其他女生陰道能給的感覺，像是直接把魂兒都吸出來了。

電次仰著頭，雙手死死攥著沙發，手背青筋暴起，喘得跟頭野獸似的。他的叫聲越來越大，從低吼變成扯著嗓子的嚎：「瑪奇瑪小姐，妳……太猛了啊啊啊！」每當她牙齒刮過冠狀溝，或者舌頭狠狠一頂，他的聲音就破音一次，身子抖得像篩子，汗水順著額頭淌下來，滴在她紅髮上。

瑪奇瑪沒停，眼角微微上挑，瞥了他一眼，紅瞳裡閃著點戲謔的光，像在說：「這才剛開始呢。」她加快了節奏，頭上下擺動的幅度更大，嘴唇滑過時發出「嘖嘖」的水聲，喉嚨深處偶爾咕嚕一聲，像是吞下了什麼。電次感覺下身被她徹底掌控，爽得腦子一片空白，嘴裡只會喊：「爽……爽死我了……瑪奇瑪小姐啊啊！」

瑪奇瑪聽著電次那扯著嗓子嚎叫的聲音，紅瞳閃過一絲得逞的光。她嘴角微微一勾，沒停下，反而加快了速度。她的嘴像上了發條似的，上下滑動得更快更狠，嘴唇緊裹著那十九公分的大家伙，舌頭靈活地繞著頂端打轉，牙齒時不時故意刮過冠狀溝，又疼又爽，像電流直竄腦門。喉嚨一縮一縮，擠壓得更緊，發出「咕唧咕唧」的濕黏聲，口水混著汗水淌下來，滴在電次大腿上，黏糊糊一片。

「瑪奇瑪小姐……妳要弄死我啊啊！」電次吼得嗓子都啞了，雙腿繃得像鐵板，雙手死抓著沙發，骨節咯吱作響。他的叫聲越來越高，越來越亂，爽得腦子都炸開了，整個人像是被她吸乾了魂兒。她每一下深喉，每一次牙齒的刺激，都讓他感覺下身要爆炸，爽翻天的快感像浪一樣一波波砸過來。

幾分鐘後，電次終於扛不住了。他喘得像頭困獸，眼神發直，突然一把抱住瑪奇瑪的頭，手指插進她亂糟糟的紅髮，死死按住她。「瑪奇瑪小姐……我、我不行了啊啊！」話音剛落，他全身一抖，像是被電擊了一樣，達到了頂點。那從小時候憋到現在的精液，像開了閘的洪水，全都噴了出來，猛地射進瑪奇瑪的嘴裡。一股接一股，又濃又

燙，量多得嚇人，喉嚨咕嚕咕嚕地響，她硬生生吞了好幾口，嘴角還溢出一点白濁，順著下巴滴下來。

電次癱在沙發上，喘著粗氣，腦子一片空白，眼神渙散地看著她。瑪奇瑪慢悠悠地抬起頭，舔了舔嘴角，紅瞳盯著他，低聲道：「電次君，味道不錯哦。」

電次喘著粗氣，還沒從高潮的餘韻裡緩過來，瑪奇瑪卻突然湊上來，嘴唇直接貼上了他的。那是電次跟瑪奇瑪在一起後的第一个吻，也是瑪奇瑪的初吻。她的嘴唇軟得像剛化開的糖，帶著點剛吞下去的鹹腥味，氣息黏糊糊地纏在一起，熱得讓人頭暈。兩人吻得又深又長，舌頭勾著舌頭，像兩隻野貓在撕咬，口水混著汗水，黏膩卻不煩，反而爽得讓人上癮。

一開始他們還坐著，電次摟著她的腰，瑪奇瑪跨在他腿上，手指插進他亂糟糟的金髮。吻著吻著，電次一用力，把她壓倒在沙發上，兩人躺了下來，腿纏著腿，身子貼得沒一點縫隙。瑪奇瑪的呼吸越來越亂，胸口起伏得厲害，紅瞳半瞇著，像在享受，又像在勾他。電次腦子一熱，手開始不老實，扯著她的風衣就往下拽。鈕扣蹦了幾顆，襯衫滑到一邊，最後連內衣都被他一把扯掉，瑪奇瑪徹底光了身子。

她的奶子不大不小，白得晃眼，頂端粉得跟櫻花似的，在陽光下顫巍巍地挺著。往下看，一片白虎的陰部乾乾淨淨，沒一根毛，光滑得像剛剝開的雞蛋。電次盯著，喉嚨一緊。

瑪奇瑪沒說話，只是笑了一聲，手也沒閒著。她抓住電次的破T恤，三兩下撕開，露出他滿是傷痕的胸膛。那根拉環掛在心口，沾著乾掉的血跡，像個勳章。她手滑下去，扯掉他的褲子，那根剛射完還沒完全軟下去的「海參」又露了出來，十九公分的長傢伙耷拉著，頂端還濕漉漉的。瑪奇瑪瞥了一眼，低聲道：「電次君，你這東西……還真像你，野得要命。」

電次臉一紅，摟著她翻了個身，兩人赤條條地纏在一起，皮膚貼著皮膚，汗水黏得滑膩膩的。他們又吻上了，這次更狠，像是餓了幾天要吞了對方的肉，喘息聲和低哼混在一起，沙發吱吱作響，像要散架。

「電次君，我要。」瑪奇瑪的聲音低低的，像一團火鑽進電次耳朵裡，魅惑得讓人骨頭都酥了。她的紅瞳半瞇著，盯著他，嘴唇還濕漉漉的，帶著剛才吻過的痕跡。

電次喉嚨一緊，眼裡閃著光，溫柔地說：「瑪奇瑪小姐，妳想要……我都給妳。」話音剛落，他一把抱起她，赤條條地滾到床上，直接把她壓在身下——床咚！床墊吱吱一響，彈簧都顫了顫。臥室的窗簾半拉著，中午的陽光漏進來，灑在瑪奇瑪白得晃眼的身子上，像塗了層油。

他低頭吻上她的嘴唇，溫柔卻有點急，舌頭鑽進去勾著她的，嘖嘖地吸，口水混在一起，黏糊糊地拉出絲。瑪奇瑪哼了一聲，手摟著他的脖子，指甲輕輕刮著他的背。電次吻著吻著，頭一低，含住她左邊的奶頭，輕輕一咬，牙齒磨著那粉嫩嫩的小點，舌頭繞著打轉。瑪奇

瑪身子一顫，低吟道：「嗯……電次君……」

「瑪奇瑪小姐，妳真好看。」電次聲音啞啞的，帶著點寵溺，抬頭看了她一眼，手也沒閒著，蓋在她右邊的胸上揉起來。她的奶子軟得像棉花，又彈得像果凍，他時輕時重地捏，掌心蹭著頂端，逗得她喘息越來越亂。

玩了一會兒，他滑下去，臉湊到她腿間。那片白虎陰部光溜溜的，像個剛剝開的嫩果子，已經有點濕了。電次咧嘴一笑，低聲說：「瑪奇瑪小姐，我幫妳弄舒服點。」他伸出舌頭，慢悠悠地舔上去，口水混著她的水，黏黏地塗滿整個陰部。他舔得又深又認真，舌尖鑽進去打轉，時不時吸一口，像在品什麼稀罕玩意兒。瑪奇瑪腿一抖，哼聲大了點，手抓著床單，低聲道：「電次君……快點……」

電次抬頭，舌頭上還掛著亮晶晶的水，溫柔地說：「好，瑪奇瑪小姐，我來了。」她的陰部被他舔得濕透，滑膩膩的，像個完美的飛機杯。反正惡魔怎麼幹都不會懷孕，他也沒啥顧忌，直接挺身而上，十九公分的「海參」硬得跟鐵似的，一下子頂進去，頂得她悶哼一聲，身子往上一弓。

電次一挺身，十九公分的「海參」擠進瑪奇瑪的陰道，第一感覺就是——好緊！那地方像個熱乎乎的肉套子，死死裹住他，又濕又滑，熱得燙手，爽得他頭皮一炸。他低頭一看，瑪奇瑪腿張著，白虎陰部被撐開，黏膩的水順著交合處淌下來，滴在床單上，濕了一片。他喘著粗氣，溫柔地說：「瑪奇瑪小姐，妳裡面……真舒服。」

瑪奇瑪仰著頭，紅髮散在枕頭上，喉嚨裡擠出一聲淫叫：「嗯啊……」那聲音又嬌又浪，像根針刺進電次腦子裡，勾得他下身更硬了。她抓著床單，手指繃得發白，胸口起伏得厲害，奶子抖得晃眼。電次咬了咬牙，捨不得太快完事，先慢悠悠地把陰莖抽出來，帶出一股熱乎乎的水，頂端還掛著亮晶晶的絲。他頓了一下，深吸一口氣，然後猛地用力插進去！

「啪！」肉撞肉的聲音脆得嚇人，床吱吱一顫。瑪奇瑪被頂得身子一弓，奶子晃得更凶，嘴裡爆出一聲尖叫：「啊！電次君……」那淫叫又長又軟，尾音拖得勾魂，紅瞳半瞇著，水汪汪地盯著他，像在求，又像在勾。

「瑪奇瑪小姐，妳叫得……太帶勁了。」電次聲音啞啞的，帶著點寵溺，腰一沉，又開始動起來。她的緊熱裹得他爽得要命，每一下都像撞進天堂，濕滑的肉壁擠著他，熱得像要融化。

電次爽得腦子發熱，腰一沉，決定再深入點。他咬著牙，溫柔地說：「瑪奇瑪小姐，我再進去點啊。」說完，他猛地加大力氣抽插，十九公分的「海參」狠狠頂進去，肉撞肉的「啪啪」聲響得更脆，床吱吱亂顫。瑪奇瑪的陰道緊得像要夾斷他，濕熱滑膩，每一下都爽得他頭皮發麻。可這次插得太深，他突然感覺頂端撞到了一層軟軟的薄膜，硬生生停住了。

電次愣了一下，喘著粗氣，低頭一看，瑪奇瑪腿抖得厲害，白虎陰部被撐得滿滿當當，交合處滲出一絲紅。他眨了眨眼，聲音有點抖，

溫柔又驚訝地說：「瑪奇瑪小姐……我、我感覺頂到了……妳的處女膜？」

瑪奇瑪仰著頭，紅髮黏在汗濕的額頭上，紅瞳半瞇著，喘息間擠出一聲低哼：「嗯……」她咬了咬嘴唇，聲音軟得像化開的糖，帶著點羞澀，又有點坦然：「因為……我和你一樣……也是第一次……做這個。」

電次腦子嗡的一聲，臉刷地紅了，手還撐在她腿邊，愣愣地看著她。她的奶子隨著呼吸抖著，白得晃眼，那句「第一次」像根針扎進他心裡，又暖又燙。他咽了口唾沫，聲音更輕了：「瑪奇瑪小姐……妳第一次給我……我、我他媽……」他想罵點啥，可粗口卡在喉嚨裡，說不下去，只剩滿腦子的感動和衝動。

電次低頭一看，瑪奇瑪的陰部被他頂得更濕了，那片白虎滑膩膩的，熱乎乎的水混著一點紅，從交合處淌下來，黏在床單上，像抹了層油。他感覺那緊熱的肉壁軟了點，像在邀請他再深一點。他喘著粗氣，喉嚨一緊，溫柔地說：「瑪……瑪奇瑪小姐，我，我要開始咯。」

瑪奇瑪仰著頭，紅髮黏在汗濕的臉上，紅瞳半瞇著，水汪汪地瞅著他。她咬著嘴唇，聲音軟得像要化了，帶著點顫：「嗯……你，你來吧。」那語氣像是撒嬌，又像是命令，勾得電次心跳砰砰亂響。

電次咽了口唾沫，腰一沉，開始抽插起來。十九公分的「海參」每一下都狠狠頂進去，肉和蛋撞在她身上，發出「啪啪啪」的脆響，像鼓點砸進房間裡。瑪奇瑪被頂得身子一抖一抖，奶子晃得跟果凍似的，喉嚨裡擠出一串呻吟：「嗯啊……電次君……」那聲音又嬌又浪，時高時低，像根線牽著電次的魂兒。

「瑪奇瑪小姐……妳太棒了。」電次聲音啞啞的，帶著寵溺，每一次撞擊都爽得他腦子發麻。那濕熱的緊感裹著他，滑膩的肉壁擠著他，熱得像要把他融化。他低頭看著她，汗水滴在她白得晃眼的肚子上，房間裡滿是肉撞肉的「啪啪」聲、她的呻吟和他的喘息。這些聲音混在一起，像一首亂七八糟的歌，刻進他腦子裡，讓他永遠記住——這是他們的第一次，是愛情的味兒。

「瑪奇瑪小姐……你他媽太棒了。」電次喘著粗氣，聲音啞啞的，帶著滿滿的寵溺。他低頭看著她，汗水滴在她白得晃眼的肚子上，紅髮黏在汗濕的臉上，紅瞳半瞇著，水汪汪地盯著他，像在求饒，又像在勾他再狠點。他咬著牙，溫柔地說：「瑪奇瑪小姐，我……我再快點啊，妳受得了嗎？」

「嗯……快點……電次君……」瑪奇瑪喘著，聲音軟得像化開的糖，手抓著床單，指甲都掐進去了。她腿張得更開，白虎陰部被他撞得紅腫，水淌得滿腿都是，黏糊糊地亮著光。

電次腦子一熱，腰跟上了發條似的，抽插得更快更狠。每一下都頂到最深，肉撞肉的「啪啪」聲連成一片，床吱吱亂響，像要散架。瑪奇瑪的呻吟被撞得斷斷續續：「啊……電次……嗯啊……」她的奶子抖得更凶，身子弓起來，像被他幹得要飛出去。房間裡滿是汗味、肉

味，還有那濕膩的水聲，混著她的叫聲，爽得電次頭皮發炸。

「瑪奇瑪小姐……我、我愛妳！」電次吼了一聲，聲音都破了。他感覺下身越來越緊，熱流直往上湧，爽得腦子一片空白。他猛地加快速度，十九公分的全程進出，頂得瑪奇瑪尖叫一聲：「啊——！」她的陰道突然一縮，死死夾住他，像要把他擠乾。

電次扛不住了，腦子裡只剩一個念頭——這是他最喜歡的人。他低吼一聲：「瑪奇瑪小姐，我要射了！」雙手抱住她的腰，死死按住她，最後幾下撞得又深又狠，床都晃得要塌。終於，他全身一抖，像是炸開一樣，十九公分的「海參」猛地噴出精液——那是他人生成長以來攢下的最多的一次，又濃又燙，像開了閘的洪水，全都射進瑪奇瑪的裡面。一股接一股，量多得嚇人，射得她小腹都鼓了點，熱乎乎的白濁從交合處溢出來，淌在床單上，黏糊糊地冒著熱氣。

瑪奇瑪被射得身子一顫，喉嚨裡擠出一聲長長的低吟：「嗯啊……」她癱在床上，紅瞳迷霧蒙蒙，嘴角微微上揚，像在笑，又像在喘。電次也癱在她身上，喘得跟死狗似的，汗水滴在她奶子上，胸口的拉環貼著她的皮膚，涼颼颼的。他低頭看著她，溫柔地說：「瑪奇瑪小姐……我、我把最好的都給妳了。」

瑪奇瑪抬手，摸了摸他的臉，低聲道：「電次君……我收下了。」她的聲音軟得像羽毛，房間裡安靜下來，只剩兩人的喘息，和床單上那攤黏膩的痕跡。

第十六章 完美的結局

公安對魔特異五課拍了板——要搞一場凱旋之宴！

這可不是普通的飯局，是為了慶祝瑪奇瑪、早川電次、早川帕瓦、姬野、早川秋，還有那隻代號「比利」的異形，聯手幹翻了外來威脅、護住了人類的大勝利！這幫瘋子硬是把異形女皇砍成肉醬，血都灑滿停車場，現在能喘口氣吃頓飯，誰還管啥禮節，先填飽肚子再說！

那天晚風吹得有點涼，電次家的小破廚房裡鍋鏟叮叮噹噹，像在敲戰鼓。電次穿著件破得跟狗啃似的T恤，手裡攥著個鏟子，滿頭大汗地翻著鍋裡的肉。瑪奇瑪站在旁邊，手指捲著紅髮，懶洋洋地靠著灶台，聲音軟得像在哄人：「電次君，今天是烤肉還是火鍋？」

「肉多就行！」電次咧嘴一笑，鏟子一揮，差點把油濺她風衣上。瑪奇瑪側身一躲，紅瞳瞥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一勾，沒吭聲。

就在這時，門縫底下突然塞進來一封信，白紙黑字，帶著點墨水味和老派紙香，差點被電次一腳踩成廢紙團。

「啥玩意兒？」他皺著眉，走過去撿起來，粗手粗腳地撕開信封，瞇著眼念道：「公安特異五課專屬邀請函……诶？這他媽是啥鬼東西？」他撓了撓雞窩似的頭髮，滿臉懵逼。

與此同時，早川家那邊，秋、姬野和帕瓦正圍著餐桌吃得熱火朝天。桌上擺著熱氣騰騰的咖哩飯，香得能把人魂兒勾走。門鈴一響，

姬野叼著煙懶洋洋起身，回來時手裡捏著一封信，眉毛一挑：「又誰啊？送快遞的？」

「啥啊啥啊？」帕瓦嘴裡塞滿飯，含糊不清地湊過來，差點把咖哩噴桌上，秋皺眉瞪了她一眼：「妳能不能有點素質？」

「是岸邊寫的。」秋接過信封，三兩下拆開，一看那字跡——一筆一劃，老派得跟古董似的，又工整得像教科書，肯定是岸邊那老傢伙的手筆。

信不長，開頭卻寫得跟感慨人生似的：

「老子居然還能活著看到你們這群腦子有坑的混蛋出人頭地，而不是人頭落地，真是奇蹟。

你們幹得不錯。

對了，比利最近挺猛，戰績牛逼，上面已經拍板讓他正式加入對魔特異五課，算個正經戰力——別擔心，他不會在你們背後噴酸血瞎搞。

廢話少說，明天晚上七點，公安大樓，開飯。

穿啥都行，最神經的、最帥的、最邋遢的隨便你們，不過盡量像個人樣——這次有電視台直播，別丟老子的臉。

別遲到，岸邊。」

幾人看完信，房間裡靜了兩秒。帕瓦猛地打了個響嗝，拍著桌子嚷：「啥？電視台？老子上鏡還不跟玩兒似的，分分鐘迷死那群傻逼觀眾！」她一激動，咖哩勺子都飛出去，砸在牆上哐當一聲。

「嘖，別丟人現眼。」姬野吐出一口煙，斜眼瞅她，嘴角一撇。

「嗯……這不是普通的飯局。」秋抬頭望了眼窗外，橘紅色的天空映得他臉有點沉，低聲道：「這像是——謝幕式。」

還真有點像。不只是慶功，這頓飯更像是跟過去那些鬼日子揮手說拜拜。從槍之惡魔到武士刀，再到蕾塞——雖然那倆現在算友軍——從一次次差點嗝屁，到現在終於能坐下來喘口氣吃頓熱乎飯……這幫傢伙心裡都清楚，不管嘴上笑得多大聲，打得多瘋，這頓飯是活下來的證明。

也許，勝利的味兒就該是這樣，帶點肉香，夾著點血腥。

當天晚上，夜幕低垂，東京街頭霓虹閃得眼花繚亂，空氣裡飄著一股慶典前夜的騷動味兒。電次和瑪奇瑪早早收拾好，站在門口等著。電次套了件皺巴巴的夾克，頭髮亂得像剛被風吹過，咧嘴衝瑪奇瑪傻笑：「瑪奇瑪小姐，我這帥得不行了吧？」

瑪奇瑪瞥了他一眼，輕笑一聲，風衣裹得優雅從容，手指伸過去理了理他的領子，聲音軟得像羽毛：「嗯，電次君很可愛。」她指尖一碰，電次臉刷地紅了，撓頭嘀咕：「瑪奇瑪小姐，妳別誇我，我扛不住啊……」

就在這時，一輛黑車吱吱停在門口，車燈晃得人眼疼。岸邊推門下車，今天他罕見地穿了身筆挺的西裝，頭髮梳得一絲不苟，叼著根沒點火的煙，眼神銳利又透著點煩。他掃了兩人一眼，硬邦邦地說：「今晚你們是主角，別他媽給我丟人現眼。」

「別擔心啦，我帥得連自己都快愛上了！」電次伸了個懶腰，吊兒郎當地回了一句，瑪奇瑪掩嘴輕笑，風衣一擺，跟在他後面。

岸邊眼角抽了抽，像是懶得搭理，鑽回車裡，轟一聲發動引擎，車子衝進夜色，輪胎捲起路邊的燈火，像拉開了什麼大戲的幕布。

車子先是大張旗鼓地開到早川家門口接人。秋、姬野、帕瓦早站在那兒等著，秋襯衫沒繫扣，露出點結實的胸口，姬野叼著煙倚著門框，帕瓦頭上還戴著個自製的破紙皇冠，歪歪扭扭寫著「老子最牛逼」。一見電次，她就嚷：「老子今晚要吃三份大餐，誰也別跟我搶！」

「噗哈哈哈哈哈哈，啊，啊，太好笑了，你這皇冠跟垃圾堆撿的似的。」電次哈哈一笑，帕瓦瞪他一眼，差點撲上來咬人。

岸邊深吸一口氣，眼角又抽了抽，像是對這群貨徹底沒轍。眾人擠上車，車廂裡瞬間炸了鍋，跟野餐出遊的學生會似的，嘻嘻哈哈沒個正形。帕瓦跟電次搶靠窗的座位，姬野拿煙頭戳秋的胳膊，秋冷著臉罵：「妳能不能消停點？」姬野吐了口煙圈，笑得賤兮兮的：「不能。」

車裡亂成一團，岸邊握著方向盤，臉黑得像鍋底，硬是忍著沒發飆。這輛車就像載著一群從地獄爬回來的瘋子，轟隆隆駛向東京公安大樓。車燈劃破夜空，輪胎碾過路面，揚起一串火星，目標死死鎖住——慶功宴的主場，正等著這幫混蛋閃亮登場。

車子緩緩駛入公安大樓前的廣場，周圍燈火通明，已有不少媒體與攝影機就位，等待今晚的「英雄們」登場。

車子吱吱一停，車門被人從外面猛地拉開，差點砸到電次的臉。

蕾塞穿著身筆挺的公安制服，俏生生地站在那兒，嘴角掛著笑，朝車裡揮了揮手：「歡迎光臨，電次君。」她的聲音柔得像春風，眼神卻帶點調皮，像在故意逗他。

「诶诶诶？蕾、蕾塞？」電次剛探出半個腦袋，整張臉刷地紅了，像被熱水燙了屁股。腦子裡瞬間炸開那次「約會」的畫面——混亂得跟狗屎一樣，失控得像脫韁的野馬，可不得不說，那天的蕾塞穿得粉粉嫩嫩，笑得甜得要命，確實可愛得他媽的犯規。

「電次君，恭喜你。」蕾塞語氣軟乎乎的，帶著點玩笑味，眼神裡沒半點敵意，反而透著真心實意的祝福，像個老朋友在拍肩。

「啊……謝、謝謝……」電次下意識低頭，臉紅得跟剛偷看女生換衣服的男高中生似的，手腳都不知道往哪放，差點一腳踩空摔下去。

瑪奇瑪站在他旁邊，風衣一擺，神情淡定地瞥了蕾塞一眼，微微點頭，像在打招呼，又像在宣示啥。後頭的攝影機默默轉著，把這微妙的一幕全拍了下來——電鋸人當年的宿敵，如今的老熟人，在這和平的夜裡撞了個正著，空氣裡都飄著一股怪味。

電次還沉浸在蕾塞那句「恭喜」的餘韻裡，整個人愣愣地發呆，結果冷不丁被後面猛推了一把。

「呃哇！」他踉蹌一步，差點臉朝下啃地，回頭一看——操，果然是那個最囂張、最欠揍的魔人。

「全日本的觀眾都他媽給老子看清楚了！」帕瓦雙手一張，像要抱住整個東京似的扯著嗓子吼，「記住老子的臉！Look at me！老子叫早川帕瓦！老子是血之魔人啊啊啊啊啊！！」她喊得跟嗓子要炸了似的，眼神狂熱，腳下跟裝了火箭推進器一樣，直衝正前方的攝影機，整張臉懟到鏡頭上，鼻孔都快佔滿螢幕。

「喂！帕瓦子！妳快過來！」電次急了，衝上前一把拽住她的衣領，嘴角抽得跟抽筋似的，「別丟人現眼了！」

「放開老子！老子還沒吼夠——！」帕瓦手腳亂揮，像隻被拎住後脖子的野貓，還想往鏡頭前撲。

「妳吼夠了！吼太多觀眾還以為妳是神經病跑出來的！」電次咬牙拽她，差點被她一腳踹褲襠。

「老子本來就是啊！」帕瓦瞪他一眼，氣勢洶洶地反吼。

兩人就這麼一邊吵一邊往會場走，鏡頭老老實實把這鬧劇拍下來，活脫脫一場瘋子開場的真人秀，為這場盛大又他媽瘋癲的凱旋宴，拉開了最「對味」的序幕。

導播室裡，氣氛本來緊得像拉滿的弓。帕瓦那張狂到失控的臉突然「霸屏」，導播嚇得手一抖，條件反射就要切畫面：「操，這段太亂了，切掉吧……」

話沒說完，一隻帶著煙味的糙手拍在他肩上，硬得像塊鐵。

「別切。」岸邊聲音低沉，帶著不容置疑的勁兒。

導播一愣，回頭瞅這位特異五課的課長。岸邊叼著沒點火的煙，盯著螢幕上電次和帕瓦的嬉鬧，眼神沒半點煩，反倒透著一股子……操，驕傲？他嘴角微微一扯，淡淡地說：「能幹死槍之惡魔的，有哪個是正常人？就讓全國、全世界的人看看吧。這幫瘋子——就是現在的英雄。」

他身後，光熙靠在椅子邊，雙臂交疊，瞅著螢幕上那群吵鬧的混蛋，臉上露出個輕鬆又欣慰的笑：「嗯，挺好。」她聲音輕得像嘆氣，「就這樣挺好。」

電次一行人在小紅的帶領下，晃晃悠悠走進公安大樓的大廳。這地方早被收拾得像模像樣，變身宴會場。鋪著白桌布的圓桌擺得整整齊齊，桌上堆著香噴噴的點心、晃著泡沫的水酒，還有些花裡胡哨的裝飾花，舞台一角搭著音響和麥克風，整個大廳熱熱鬧鬧，空氣裡飄著股烤肉味，隆重得跟過年似的。

（你看到這兒可能納悶：「诶？小紅不是辭職了嗎？」沒錯，她是辭了。今天是她在公安的最後一天。）

小紅笑得跟個服務員似的，揮手領路，帕瓦一馬當先衝進去，扯著嗓子嚷：「吃的呢！快把吃的端上來！老子餓死了！」電次跟在後面，低頭瞅了瞅，悄悄從夾克口袋裡掏出一張折得整整齊齊的樂譜，邊走邊嘀咕：「這玩意兒我咋一直揣著？」

他湊到蕾塞旁邊，小聲說：「喂，蕾塞，等等幫我弄下吉他和麥克風，這首歌我想給秋個驚喜。」

蕾塞低頭瞥了眼樂譜，封面上是秋那手乾淨得要命的字跡——《能

遇見就很不錯了》。這歌是秋老早寫的，連電次自己都不清楚為啥一直揣著這破紙。今晚，他突然覺得，是時候唱出來了。

蕾塞接過樂譜，遞給音響組交代了幾句，轉身溜回主廳。今晚她不是工作人員，是貴賓身份來的。剛才幫忙開車、領路，不過是她想親口跟電次說句「恭喜」。她不屬於這舞台，可在這重要的一夜，她願意站在邊上，默默給這幫瘋子送個祝福。

岸邊從導播室一路風風火火衝到後台廚房，腳步踩得地板咚咚響，像個急著救火的老頭。他掀開油膩膩的簾子，瞇著眼仔細掃了一圈——烤肉冒著熱氣，牛排擺得跟藝術品似的，旁邊還有堆得滿滿的炸雞和啤酒，香得能把人魂兒勾走。他點了點頭，低聲嘀咕：「好，這群神經病今晚他媽的不能餓著。」說完，他點了根煙，深吸一口，煙霧從鼻子裡噴出來，轉身又衝回前台，忙得像個陀螺。

與此同時，光熙從導播室慢悠悠走出來，穿過公安大樓寬敞的大廳，徑直邁上舞台。她的靴子踩在地板上，咔咔作響，像在敲戰鼓。

此刻，她站在舞台正中央，接過旁邊遞來的講稿，隨手掃了一眼，直接甩到講台上，雙手撐著麥克風，眼神一掃全場，像頭老鷹盯著獵物。

底下的人瞬間安靜下來，連帕瓦嚼雞腿的聲音都停了，所有目光齊刷刷聚在她身上。

光熙咧嘴一笑，清了清嗓子，開口就是幹練又帶點中國味的嗓音，硬邦邦卻他媽有力得要命：「歡迎大家，來到公安對魔特異五課的凱旋之宴。」

她頓了頓，嘴角一撇，露出個戲謔的笑：「老實說，我知道在座這幫傢伙——你們要么是神經病，要么比惡魔還難搞。可今天，你們是英雄。」

底下轟的一聲炸開掌聲，帕瓦還嚷了一句：「老子就是英雄！」電次咧嘴傻笑，撓了撓頭。

光熙沒理那幫鬧騰的貨，語調不變，繼續說：「從槍之惡魔到異形女皇，普通人連想都想不出你們打的是啥玩意兒。但我們知道——你們他媽做到了。靠的不是神仙下凡，也不是狗屁奇蹟，而是——」

她緩緩舉起一根手指，指著台下所有人，眼神硬得像刀：「你們自己的力量。」

電次、瑪奇瑪、秋、帕瓦、姬野，還有蹲在一邊啃骨頭的比利，全都站在燈光下，安靜得跟被點了穴似的。光熙這話直白得像一拳砸在胸口，把他們這些瘋子從血裡爬出來的敬意全掏了出來。電次低頭摸了摸胸口的拉環，嘀咕：「操，波奇塔，你也聽到了吧。」瑪奇瑪站在他旁邊，紅瞳微微一閃，輕笑不語。

「今天，好好吃，好好喝，別給岸邊那老傢伙丟臉。」光熙最後補了一句，底下又是一片哄笑。帕瓦舉著雞腿嚷：「老子要吃十份！」姬野吐了口煙圈，斜眼道：「你吃得下再說。」

光熙把講稿一合，帥氣地從舞台邊跳下去，落地咔一聲，靴子踩得地板一震。她留了個利落瀟灑的背影，大辮子一甩，三把八卦刀在燈

光下閃了閃，酷得他媽不像話。

英雄的晚宴，正式開場。

宴會大廳裡，圓桌上堆滿了吃的，熱氣騰騰的烤肉、炸得金黃的魚、冒著泡沫的啤酒，香得能把人饞死。電次坐在那兒，跟盤子裡一條烤魚較著勁，手裡攥著筷子，戳來戳去就是夾不下來一塊完整的肉。他皺著眉，罵罵咧咧：「這魚他媽怎麼這麼難搞？骨頭比老子還硬！」

旁邊，帕瓦賊眉鼠眼地盯著他的盤子，手跟裝了彈簧似的，趁電次低頭跟魚幹架的工夫，嗖一下伸過去，筷子精準夾走一塊肥嫩的魚肉，塞進嘴裡嚼得滿嘴油。她偷得那叫一個順手，動作快得像隻偷雞的黃鼠狼，嘴角還掛著點魚渣，得意地衝電次哼了一聲：「老子的手速，你學不來！」

「喂！帕瓦子！妳又偷我的魚！」電次一抬頭，發現盤子空了一半，氣得筷子都差點扔出去。他剛要撲過去搶回來，瑪奇瑪卻湊過來，手裡捏著一塊烤得焦香的牛肉，笑瞇瞇地送到他嘴邊：「電次君，張嘴。」那聲音甜得跟抹了蜜似的，紅瞳瞅著他，溫柔得讓人骨頭都酥了。

電次臉一紅，立馬忘了帕瓦，乖乖張嘴咬下去，嚼得滿嘴肉汁，傻乎乎地說：「瑪奇瑪小姐，妳餵的……真他媽好吃。」瑪奇瑪輕笑一聲，又夾了塊餵他，手指還故意在他嘴角蹭了蹭，甜得旁邊的攝影師都忍不住多拍了幾秒。

桌子另一頭，姬野和秋這對小兩口正「發光發熱」地吃著東西，亮得晃眼。姬野夾了塊雞翅塞進秋嘴裡，賤兮兮地說：「秋寶貝，吃多點，晚上有力氣。」秋冷著臉嚼了兩口，瞪她一眼：「你他媽少貧嘴。」可嘴角還是忍不住往上翹，手也沒閒著，反手夾了塊牛肉塞回去，倆人你來我往，膩歪得像在拍偶像劇。

比利蹲在一旁，戴著副從哪淘來的破墨鏡，遮住那對異形眼，避開這對「閃光彈」的光芒。他低頭啃著一根大雞腿，牙齒咔咔咬得骨頭都碎了，嘴裡嘀咕：「操，這光太刺眼，老子還是專心吃肉吧。」帕瓦瞅準機會，又偷偷伸筷子去他盤裡夾了塊炸蝦，偷完還舔了舔筷子，賊笑：「比利，你慢點吃，老子幫你分擔點！」

「我的東西.....喂！帕瓦！」比利摘下墨鏡，吼得滿嘴雞肉渣飛出來，可帕瓦早跑一邊去了，嘴裡還塞著蝦，笑得跟個土匪似的。

岸邊站在大廳一角，叼著煙瞇著眼，盯著這幫瘋子在桌上鬧騰——電次跟魚幹架，帕瓦偷得滿嘴油，瑪奇瑪甜得膩人，姬野秋閃得刺眼，比利啃骨頭啃得滿地渣。他吐了口煙圈，眼角抽了抽，轉頭衝旁邊的侍應生硬邦邦地吼：「喂！繼續上菜，無限量供應！烤肉、炸雞、啤酒，他媽的啥都端上來！」

侍應生愣了一下，剛想點頭，岸邊又補了一句，聲音低得像在威脅：「要是這群混蛋吃不飽，你們廚房那幫廢物就給我滾去帶隊殺惡魔——簡單點說，去死吧！」他瞪了眼過去，煙頭一甩，火星子掉地上燙出個黑點。侍應生嚇得腿一抖，忙不迭點頭，撒丫子跑回廚房喊

人加菜。

岸邊哼了一聲，轉頭瞅著桌上那群瘋子，嘴角一撇，嘀咕：「操，吃飽了才有力氣瘋。」

蕾塞端著杯酒，慢悠悠晃到光熙身邊，湊過去在她耳邊嘀咕了幾句，聲音低得跟蚊子哼哼似的。光熙聽完，眼角一挑，立馬明白啥意思，嘴角咧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她拍了拍蕾塞肩膀，抓起麥克風，三兩步躥上舞台，靴子踩得咔咔響，氣場硬得像要開戰。

「咳嗯！」光熙清了清嗓子，麥克風吱一聲響，底下的人全抬頭看她。她掃了眼全場，聲音幹練又帶點戲謔：「接下來，咱搞點正經的——有請電次，我們的大英雄，上台給老子獻唱一首歌！來，掌聲他媽的響起來！」底下轟的一聲炸開，帕瓦嚷著「唱一個！」，姬野吹了聲口哨。

「這麼快？」電次正夾著塊雞腿，抬頭一看舞台，筷子差點掉桌上，滿臉懵逼。

「怎麼了？」瑪奇瑪坐在他旁邊，紅瞳瞅著他，手裡還捏著塊烤肉，聲音軟得像在哄小孩。

「沒事啦，瑪奇瑪小姐。」電次撓了撓雞窩似的頭髮，咧嘴一笑，語氣溫柔得要命，「就……想讓秋聽聽他自己的歌嘛，那傢伙老裝酷，今晚得給他點驚喜。」他拍拍褲子，掏出那張皺巴巴的樂譜，站起身，吊兒郎當地朝舞台晃過去，嘴裡還嘀咕：「操，別摔了才好。」

瑪奇瑪看著他的背影，輕笑一聲，低聲道：「電次君，真是可愛。」

電次走上了舞台，掌心微微出汗，強作鎮定地接過蕾塞遞來的吉他，熟練地背在身上。他低頭，輕輕將樂譜架好，指尖滑過琴弦。雖然他臉上還帶著慣有的吊兒郎當，但眼神卻格外認真。

「額，是這樣的……」

電次對著麥克風說道，語氣略帶羞澀，耳根泛紅：「這首歌，是我在秋不要的舊紙箱裡翻出來的，上面寫著『要送給姬野前輩』。所以，就……就這樣啦。」

他撓了撓後腦勺，笑得有些笨拙，「先說清楚，我不太會唱歌啊。」

話音剛落，大廳響起一陣鼓勵的掌聲。

電次沒有多說，深吸了一口氣，手指撥動琴弦，前奏便流淌開來，如同江之島海風拂面般溫柔。他眉頭輕皺，神情專注，在前奏的尾音還未散盡時，他開口唱出第一句：

「茫茫人海之中 我找到我的家

我不知道我們未來會怎樣

但有你在我很心安 你說你想 陪在我身旁……」

電次的嗓音不算完美，卻透著一股最直接的情感與真誠，像是把心窩子掏出來唱的。歌聲在大廳迴盪時，所有人都安靜下來，彷彿連空氣都變得柔和了。

「有一天 我睜開眼 看著你的臉
幸福的瞬間 我有點膽怯
是不是有一天 所有美麗的畫面 都有個終點……」
副歌隨之而來，電次唱得更用力一些：
「我想 陪你 很久 很久
我常想 我哪來 的資格 去擁有
這麼 完美 的你 在這不完美 的世界
我不貪婪 能遇見你 就很不錯了……」
隨著旋律推進，眾人的情緒也悄然起伏。
坐在前排的秋望著電次，眼神複雜無比。他低著頭，指尖不自覺地扣著餐巾，百感交集——那首他以為早就被時間埋葬的歌，如今竟在電次口中重生，而且，是唱給姬野聽的。他的嘴角微微翹起，眼眶卻有些泛紅。
姬野靜靜地望著秋，眼睛裡彷彿有星星在閃動，視線像是黏在了他身上。她一動不動地聽著，臉上寫滿柔情，那是一種「他到底還是沒忘記」的心滿意足。
站在側邊的蕾塞，雙手輕握在身前，眼眶紅了，眼淚無聲滑落——那樣直接、不加掩飾的情感，觸動了她內心最柔軟的地方。她明明是個殺伐果斷的女武神，但這一刻卻像個靜靜聽情歌的普通女孩。
平時最聒噪的帕瓦居然罕見地安靜下來，連嘴巴都沒張，只是呆呆地看著舞台上那個和她鬥嘴、搶飯吃、一起冒死拼殺過的笨蛋……居然，會唱歌，還唱得這麼好聽？
而一旁的光熙也愣住了。她原本只是靜靜坐在舞台邊，沒想到聽到一半竟下意識握緊了八卦刀的刀柄。她心裡暗想：不行，這小子唱得太好了，等回中國，我要拜他為歌唱導師……
瑪奇瑪則一直目不轉睛地望著電次，紅瞳中閃爍著連她自己都察覺不到的情愫。她感覺自己心跳加快，每一個音符彷彿都落在了心尖，攪得她不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支配者」，而只是一個被他唱得逐漸淪陷的普通女人。電次啊……你真的是我無法支配的東西了……
比利戴著墨鏡，連眼神都看不見，可他那隻正舉著炸雞腿的手已經停在了半空，根本沒法動筷。他就像是看傻了一樣，嘴角還沾著一粒米飯，一動不動地盯著電次，直到曲終。
「我不貪婪 能遇見你 就很——」
啪！
最後一個音符落下，電次緩緩放下吉他，抬頭時已經微微出汗，卻咧開了標誌性的笑容。
大廳瞬間爆發出如雷貫耳的掌聲，響徹天花板——
這是屬於大英雄，也是屬於一個笨拙又熾熱的戀人的掌聲。
就在溫馨與掌聲交織的慶功宴上，當所有人沉浸於勝利與團圓之中，鏡頭緩緩拉遠，切換到某處遙遠的研究基地。
一台老舊的電視機正播放著這場東京公安的直播畫面，螢幕裡，電次站在掌聲中微笑，燈光為他鍍上一層英雄的金邊。

電視機前，一個身著白色實驗服的男人靜靜坐著，指尖輕敲著下巴，神情專注。他看上去三十出頭，面容冷峻，氣質沉穩，身上的工牌上，清楚地寫著一個名字：

Peter Weyland（彼得·維蘭德）

他緩緩站起身，背後的牆壁上，赫然印著一排金屬字樣：

「**Weyland Corporation**（維蘭德企業）」

牆壁上方的宇宙星圖上，有一處被紅色圓圈特別標記的星球，編號為—— **LV-426** 。

那是異形的故鄉。

而旁邊，一張泛黃的電影海報被釘在牆上，標題是：

《**ALIEN**》

他望著螢幕上的電次，輕聲自語道：

「真有趣啊……金髮少年……」

他嘴角微微上揚，眼神中閃過一絲陰鬱而興奮的光芒。

「也許……地球的惡魔，只是個開始。」

畫面定格在星圖與電次的背影之間，一條長長的陰影在走廊上悄然滑過，悄無聲息。

THE END。

《离歌》

12月31日，跨年的傍晚，馬來西亞某處海灘。潮水一遍遍拍打著岸邊，彷彿在低語什麼，又像是無聲的嘲弄。

我站在那裡，雙手插在口袋裡，涼風裹挾著潮濕的空氣拂過臉龐，頭髮被吹得凌亂不堪。遠處的夕陽緩緩墜入地平線，將整個天際染成一片絢爛的紅。

凝望著眼前的沙灘，我心裡反覆呢喃：

「是嗎？我真的是這樣的人嗎？」

回想起剛才的畫面，腦海中只剩下她的背影，漸行漸遠，終於消失在夕陽的餘暉裡。我像個木偶般呆立原地，沒有挽留，也不知該說些什麼。

「原來……我真是個混蛋啊。」我低聲笑了起來，笑聲比哭還要難堪。

是我做錯了什麼嗎？應該沒有吧？我並未做任何對不起她的事……對吧？

可為何結局仍是如此？

海浪湧上岸，漫過我的鞋子，冰冷的海水滲進襪子，我卻毫無動彈

的意願，任由寒意沿著腳踝攀升，像是某種自我懲罰。我垂下頭，望著沙灘上雜亂的腳印，那些痕跡突然刺眼得讓我心痛。

這一切，真是我的錯嗎？

遠處酒吧的喧鬧聲隱約傳來，笑聲與音樂交織，那是屬於別人的熱鬧，與我無關。今晚本該是歡慶的時刻，對我而言，卻像是一場告別——告別她，也告別某段我曾珍視的時光。

「混蛋也好，失敗也罷……我大概就是這樣的人吧。」

俗話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可這一刻，我的淚水還是無聲地滴落在沙灘上。

我沒有哭……吧？

不知是為了確認還是自欺，我掏出手機，開啟那個只在我們獨處時才會用的自拍模式。螢幕中的我，眼眶泛紅，淚水一滴滴滑過臉頰，化作兩行鹹澀的H_2O，無可辯駁地宣告我的失控。

「罷了，就這樣吧。」

我低聲喃喃，聲音被海風吹散。我以為，那一刻我真的放下了什麼——或許是她，或許是過去，或許是我的驕傲。

抱著這樣的心情，我點燃一根煙，任由熟悉的苦澀滋味湧入口腔，彷彿為心底的空洞披上一層保護殼。燃燒的火光在風中忽明忽暗，像是預示某種不確定的未來。

踩著鬆軟的沙子，我朝離海灘最近的酒吧走去。燈光從木質小窗灑出，隱約傳來音樂與人聲，那熱鬧的氛圍卻讓我感到格格不入的孤獨。

我推開酒吧的門，煙還夾在指間，腳步略一猶豫，終究還是走了進去。是啊，這一夜，還長得很。

推門而入，一股溫暖的氣息撲面而來，夾雜著酒香與音樂聲。剛踏進去，才瞥見牆上醒目的標語：「本店禁菸」。

我低頭看了看手中即將燃盡的煙，輕嘆一聲，將它丟在門外。火星落在沙地上，瞬間熄滅，恰似此刻我內心的無奈。

酒吧不大，昏黃的燈光灑在木質吧台上，顯得溫暖而復古。牆上掛滿老舊海報，多是我熟悉的經典電影與歌曲封面。一首柔和的曲調在空氣中流淌，與遠去的海浪聲形成奇妙的對比。

我走到吧台前，隨手翻開酒單，目光瞬間被兩個名字吸引。

「忘情水」。

「富士山下」。

前者，源自劉德華那首膾炙人口的經典；後者，來自陳奕迅的深情之作。這兩杯酒據說是此處的鎮店之寶，酒精度極高，味道濃烈，彷彿專為放不下的人而設。

我凝視著這兩個名字，指尖輕敲酒單。或許是腦子一熱，或許是心底某處仍存執念，我鬼使神差地抬起手，對調酒師說：

「各來一杯，『忘情水』，還有『富士山下』。」

話音剛落，調酒師抬頭，目光在我臉上停留數秒。那眼神帶著一絲揶揄，彷彿洞悉了什麼。他輕挑眉，嘴角勾起一抹微妙的笑。

「這兩杯酒，通常在這樣的晚上，沒人會點。」他語氣平淡，卻透著幾分玩味，像在與我開個無聲的玩笑。

隨後，他又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多了幾分複雜的同情。我不知他在想什麼，但那目光，卻像在注視一個注定受傷的人。

「你……」他頓了頓，似想說什麼，終究沒說出口，只是輕嘆一聲。

我不置可否，目光未曾離開他手中的酒壺。或許這兩杯酒對他人而言太過沉重，象徵某種告別或放手。但對我來說，這或許正是我需要的——一杯用以遺忘，一杯用以承認，再加一點自嘲。

調酒師開始忙碌，我看著他調酒，思緒卻停留在他剛才的那一眼。

幾分鐘後，兩杯酒擺在我面前。

「忘情水」呈深邃的琥珀色，散發淡淡的苦澀香氣；「富士山下」則是濃烈的藍，宛如憂鬱的深海。

望著這兩杯酒，我忽地笑了。忘不了又如何？再烈的酒，能有多大的魔力？

帶著這般心情，我端起第一杯，深吸一口氣，仰頭飲下。

這個跨年夜，就在我宿醉的渾渾噩噩中，悄然落幕。

再次醒來，我發現自己躺在熟悉的出租屋床上。窗簾未拉緊，晨光從縫隙灑入，刺得我瞇起眼睛。低頭看錶，1月1日，上午10點30分。

頭脹得厲害，喉嚨乾澀如灌了沙。我費力坐起身，發現床邊坐著一人——酒吧的女同事。她正低頭玩手機，聽到動靜後抬頭，見我醒來，露出一抹淺笑。

「醒了？」她語氣平靜，帶著幾分關切。

「嗯……」我點點頭，聲音沙啞得不成樣子。「昨晚……是你送我回來的？」

「對。」她放下手機，雙手抱臂靠在椅背上。「你醉得不省人事，我和調酒師一起把你弄上車送回來的。」

「麻煩你了。」我搔搔頭，有些不好意思。

「沒事。」她擺擺手，像是慣於處理這種場面，隨後又補了一句，「對了，調酒師讓我帶話給你。」

「什麼話？」

她輕笑一聲，語氣帶著揶揄：「他說，看你失戀挺慘，給你免單了。還留了張紙條，寫了他的聯絡方式，讓你有空找他喝一杯。」

我愣了愣，心頭湧上一股莫名情緒。那調酒師見我失魂落魄，竟做出這樣的舉動。是單純的同情，還是別有用意？那張紙條彷彿在我眼前變得格外顯眼，雖靜靜躺在床頭，卻帶著一絲陌生的溫度。

「他讓我找他喝一杯？」我低聲重複，內心百感交集。失戀的痛楚尚未消散，這陌生人卻伸出手，試圖將我拉出陰霾。

她見我未即時回應，語氣更添幾分戲謔：「是啊，說不定他覺得你昨晚太孤單，想找個聊得來的朋友。」

我無奈一笑，摸摸頭，不知該感激這份好意，還是覺得突兀。面對陌生人的關懷，我總有些猶豫。但轉念一想，這或許正是我所需的

——不再孤單。

我低頭望向床頭，那張紙條靜靜躺在那，角落微微翹起。那一刻，心緒複雜，卻不知如何梳理。

我苦笑著搖搖頭。昨晚點的可是鎮店之寶，價格想必不菲。想到這，我竟有些哭笑不得。

「這算……失戀的特別福利？」我自嘲道，語氣透著無奈。

「你愛這麼想也行。」她聳聳肩，起身拍拍我肩膀。「今天不用上班，好好休息。」

看著她轉身離去的背影，我怔了片刻，揉揉太陽穴，腦中一片混沌。新的一年，就這樣開始了。

她的背影將我思緒拉回昨晚，腦海中迴響著一切片段，像是剛發生，又似永遠停留在記憶深處的模糊印象。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她——那個笑中帶著憂鬱的她，那個曾讓我心動的她。可如今，一切都不復存在。我下意識嘆息，眼神迷茫，彷彿在尋找什麼，卻一無所獲。

就在這空洞的瞬間，我哼起一首歌。或許是酒精作祟，或許是情緒宣洩，旋律無預兆地從記憶深處竄出，闖入腦海。那句歌詞不知為何，清晰地浮現——

「來吧…來吧…再來一杯吧。」

這句詞彷彿是我此刻的寫照，帶著放縱與自我麻醉的意味。這或許正是我需要的——一種逃避，用酒精與旋律掩蓋內心的痛。旋律在腦海迴盪，越發清晰，彷彿提醒我，生活不只有悲傷，偶爾也能選擇釋放。

我不知為何在此刻哼起這歌，或許只為安慰自己，尋找不再沉溺於失落的方式。

突然間，彷彿天賜靈感，歌詞在我腦中逐漸成形。那一刻，思緒竟變得清晰，靈感如從天而降，砸進我腦海深處。

我坐在床邊，眼前一切模糊，雜念漸散，取而代之的是旋律與歌詞。像有股神祕力量推動，歌詞一字一句在我腦中組裝，鮮明而有力。

我拿起手機，手指僵硬地開啟便條。那些歌詞彷彿從心底湧出，無法控制地流淌。我飛快地在螢幕上輸入，腦中字句幾乎同時湧現，毫無停頓。

「怎麼了
又怎麼了
該說些什麼
你知道的
我不懂的
說真的
別再說了
我都記得
我忘不了的」

歌詞的情感逐漸具體，每字每句都承載著我內心的波動。她——那個人——不斷浮現，那些遺憾，那些未說出口的心情，在腦海激起漣漪。

「她
奔離了海灘
留下些遺憾
倒也沒那麼心酸
我
模仿著不平凡
卻又一邊
渴望著陪伴」

我停頓數秒，凝視螢幕上的句子，像是無意識寫下內心的情感。我未控制它們，它們如潮水般順著思緒流出。

旋律似找到出口，我繼續寫下在腦中反覆迴響的歌詞：

「來吧 來吧
再來一杯吧
去吧 去吧
都離我而去吧
來吧 來吧
再來一杯吧
去吧 去吧
都離我而去吧
再來一杯吧」

那一刻，所有情感彷彿濃縮在這幾行簡單的歌詞中，帶著自嘲、放縱與無奈。我將手機放回床頭，心頭莫名空虛，卻也像找到某種出口。

靈感源自：草東沒有派對《離歌》

《一封情书》

1

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电次与战争恶魔"夜"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他们像两条平行线般约定互不干扰，却又因三鹰朝的存在而产生了奇特的交集。"夜"继续寄宿在朝的身体里，成为她深夜独处时唯一的倾听者；而电次则重返校园，只在东京的夜空划过危险信号时，才会化身那道熟悉的电锯轰鸣。

但有些变化比契约更难约束。每当夕阳将教学楼染成蜜糖色，电次总会在走廊拐角放慢脚步——三鹰朝整理鞋柜的侧影，她制服第二颗纽扣反射的微光，甚至是"夜"偶尔透过她眼睛投来的锐利目光，都会让他的心脏像启动中的引擎般剧烈震颤。

直到某个雨夜，他在天台水箱后找到蜷缩的朝（或者说暂时占据主

导的"夜"）。湿透的衬衫下隐约浮现的绷带，发梢滴落的水珠在月光下宛如珍珠，还有那句带着硝烟味的"看够了吗？"——所有细节都在他脑海中不断闪回。特别是那次意外接触的记忆，像卡在齿轮间的砂砾般顽固。战争恶魔冰冷指尖的触感，与朝温热的呼吸重叠在一起，在他每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反复上演。

情书已经修改到第七稿，皱巴巴的纸页上还沾着疑似机油的污渍。电次把最新版本塞进课桌最深处，那里还躺着半截断掉的锯链。他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种矛盾的心情：既渴望看到朝吃到草莓蛋糕时眯起的眼睛，又期待着"夜"在战斗中投来的那种看待猎物般的注视。

东京塔的探照灯划过夜空时，电次摸了摸发烫的耳朵。或许明天，等朝值日结束后的黄昏，他会把那张被汗水浸软的信纸递出去——当然得先确认此刻掌控那具身体的是哪个灵魂。

电次曾犹豫不决地找岸边和光熙商量，支支吾吾地问他们该不该向朝表白。

岸边叼着烟，眯起眼睛打量他，然后嗤笑一声："小鬼，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叽了？以前砍恶魔的时候可没见你怂过。"

光熙靠在墙边，单手叉腰，另一只手随意地抛玩着一把小刀，冷冷地插话："感情和战斗一样，犹豫就会败北。"

岸边拍了拍电次的肩膀，吐出一口烟圈，咧嘴笑道："听着，小子，喜欢就去说，别像个娘们似的纠结。走过去，抓住你的睾丸，挺直腰杆，直接对她说——'喂，三鹰，我喜欢你。'"

光熙点头，刀尖在指间转了个圈，淡淡补充："接受，恭喜你，抱得美人归。不接受？那就潇洒点，转身走人。"

岸边弹了弹烟灰，笑得意味深长："老话说得好——'被拒绝总比后悔强'。你难道想等到哪天她被别人牵走了，再蹲在厕所里哭自己当初没胆子？"

电次听得一愣一愣的，脸慢慢涨红，但胸腔里那股躁动的情绪却莫名安定了下来。

于是，经过一番纠结，电次终于下定决心，将那封情书悄悄放在了三鹰朝的课桌上。

然而，就在他犹豫地走出教室的那一刻，三鹰朝却已经注意到了他的不自然举动。她看了一眼桌上的信封，又望向电次离开的背影，沉默了片刻，随即伸手拿起信封，缓缓拆开。

信纸展开，字迹略显凌乱，却透着一份独特的真挚与直率——

致三鹰朝：

嘿，朝。

我是电次，就是那个整天缠着你、总想和你待在一起的家伙。虽然你可能觉得我有点烦人，但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真的真的很喜欢你。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战争恶魔了——或者说，是"夜"。我知道她曾经想杀我，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和解了，对吧？而且，正因为你是战争恶魔，而我是电锯恶魔，我们俩都是那种……能活很久很久

的家伙。普通人类可能几十年就没了，但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一直活下去。所以，我想永远保护你，不是随便说说的“永远”，是真的“永远”。

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那时候我刚杀了玛奇玛，脑子还有点乱，老头子岸边让我去上学，我就去了。然后我就看见你坐在那里，侧脸看起来特别酷，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好厉害”。可能那时候我就有点喜欢你了，只是我自己没发现。

不过真正确定我喜欢你，是那天你不小心摸到我的鸡鸡，然后我……呃，射在你手上的时候。我知道很尴尬！但那时候我就明白了，我对你的感觉不一样。我不是随便的人，我要是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一辈子。之前对玛奇玛也是这样，虽然她死了，但我还是花了好久才慢慢忘记她。可你不一样，你是战争恶魔，你不会那么容易死掉，我也不会让你死掉。

我这个人很粘人，喜欢一个人就会一直缠着她，想和她在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管是打架、吃饭、上学，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活很久很久，久到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一起。

所以，朝，你愿意吗？

——电次

三鹰朝看着信上的字句，脸颊不由自主地泛起一抹绯红，心跳也比平时快了几分。她的手指轻轻捏着信纸，眼神有些游离，似乎还没完全消化掉这些突如其来的情感。

就在这时，她耳边传来了一个略显无奈的声音——

“喂，你没事吧？”

是“夜”。

只有她能看见的战争恶魔正抱着手臂，一脸不耐地看着她，嘴角微微抽搐，像是对她这种反应感到难以理解：“你脸红什么啊？不就是一封情书吗？你到底是喜欢他，还是被这蠢话羞得不好意思？”

三鹰回过神来，嘴唇微微张了张，像是想反驳什么，却又说不出口。她低头再看了一眼信，心跳莫名加快了一瞬。

“没……没什么，只是有点害羞……”三鹰朝低声嘟囔，脸颊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她努力维持镇定，可是手里的信却怎么都放不下。

“你喜欢他，对吧？”“夜”抱着手臂，歪着头，一副看透一切的表情。

“我没有！我……我真的……没有……我不……不喜欢他！”三鹰朝的声音越来越小，像是在说服别人，又像是在说服自己。

“哦？”“夜”意味深长地看着她，嘴角扬起一丝揶揄的笑，“我能知道你在想什么，三鹰。你湿了。”

“哈？”三鹰愣住，脸色瞬间涨得通红，心跳猛然一滞。她慌乱地低头，伸手摸了摸那个地方，结果——还真有点湿了。

“你想被他操？”“夜”毫不留情地戳破事实，眼神充满戏谑。

“没、没有！我……我是说……虽然……我喜欢他……不过……”三鹰结结巴巴地想解释，可越解释，话就越说不清。

“啧，真麻烦。”夜叹了口气，摆摆手，“先回家吧。回去之后，我帮你想办法写回信。”

三鹰朝抬头看着“夜”，眼神闪烁，犹豫了片刻，才小声问道：“如果……如果是拒绝的话，该怎么写？”

“夜”瞥了她一眼，轻哼一声：“你想拒绝？”

三鹰咬了咬嘴唇，沉默不语。片刻后，她的目光变得坚定，轻轻地摇了摇头。

“好吧。”夜耸耸肩，无奈地笑了笑，“既然你想同意，那回去你写吧，我在旁边帮你。”

另一边，电次家。

夜幕降临，东京的霓虹透过窗户洒进屋内，映在餐桌上那碗早已冷掉的拉面里。电次独自坐在桌前，一边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一边盯着空荡荡的客厅，心里莫名感到有些空落落的。

自从支配恶魔转生为那由多，又被某个恶魔杀死后，电次便再次陷入了孤身一人的生活。麻烦事终于告一段落，他拿着在玛奇玛死后得到的赔偿金，搬离了原本那间狭小的出租屋，住进了玛奇玛曾经的公寓。这地方宽敞、整洁，还带着淡淡的她曾经存在过的痕迹，然而也因此显得更加寂寞。

他低头看着自己碗里的面，咬了一口，却尝不出什么味道。

夜晚，卧室。

电次躺在双人床上，床单和枕头仍残留着属于玛奇玛的微弱气息，他深吸了一口，翻了个身。即便过去了那么久，这个房间仍然让他感到熟悉，却又陌生。

他闭上眼睛，手无意识地探进被窝，纾解着自己压抑已久的情绪。快感退去后，他喘着气，盯着天花板出神，随手抽了几张纸草草擦拭，随即将手搭在额头上，轻轻叹了口气。

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道：“波奇塔，你还在吗？”

寂静的房间里，他仿佛听见那个熟悉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嗯，我一直都在啊。”

在电次的脑海深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心脏位置——那是一只小巧而奇特的恶魔犬，橙色的毛发，头上嵌着一把微型电锯，正用那双温暖的蓝色眼睛看着他。

“波奇塔啊……”电次低声喃喃，语气里带着几分犹豫和不安，“你觉得……我中午做的决定，是正确的吗？”

波奇塔歪了歪头，尾巴轻轻地摇了摇，然后用力点了点头，发出熟悉的声音——

“汪！(我认为啊，电次的决定是正确的呢！)”

听到这个回答，电次愣了一下，随即嘴角微微扬起，心里那股不安的情绪似乎也被驱散了一些。

“是吗……那就好。”他轻轻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仿佛能感受到波奇塔依旧陪伴在自己身边，像过去无数个夜晚那样，默默守护着他。

另一边，三鹰朝的家。

夜色深沉，台灯投下柔和的光，将房间映照得静谧而温暖。三鹰朝坐在书桌前，手边摊着一张空白信纸，笔尖悬在半空，却迟迟没有落下。

她的目光悄悄瞥向旁边空着的椅子——在常人眼中，那只是一个无人占据的位置，但在三鹰朝的视角里，“夜”正优雅地坐在那里，双腿交叠，双臂抱胸，金色的瞳孔中闪烁着一丝不耐。

“夜”是战争恶魔的化身，也是寄宿在她体内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她的另一个人格。虽然“夜”已经学会了在现实中现身的技巧，但此刻，三鹰朝仍然选择让她只存在于自己的视野之中，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你还在犹豫？”“夜”懒洋洋地歪了歪头，嘴角挂着一丝揶揄，“就写封信而已，怎么拖拖拉拉的？”

三鹰朝轻轻咬了咬下唇，指尖在信纸上摩挲，最终深吸一口气，提起笔，开始落下第一个字，随着沙沙声，纸上留下了一大片文字：

电次，

你的信，我看完了。

（这家伙是个笨蛋。）

你说你喜欢我，从入学第一天看到我的侧脸，就觉得我很酷。其实我一直以为自己很普通，没想到在你眼里，竟然会是“酷”的样子……被这样说，感觉有点高兴呢。

（你别被这种话骗了，朝。他是电锯恶魔，我们是战争恶魔，我们的立场本该是敌人。你忘了吗？你曾经想要杀了他。）

我没有忘。可他也没在意，不是吗？明明知道你想杀他，却还是说要保护我。这样的人，真的很奇怪……但我好像，的确有点喜欢上这个奇怪的家伙了。

（你不会真的接受他吧？你自己想想，他可是那种黏人的类型，每天都要缠着你，烦得要命。而且，你也知道他在玛奇玛身上花了多久才忘掉——或者说，他根本没忘。）

……可是，那不正是他可爱的地方吗？他会记得自己喜欢过的人，会愿意去保护自己喜欢的人。如果是他的话，或许真的能一直陪在我身边。你也说了，电锯恶魔不会死，战争恶魔也不会死。如果真的到了世界毁灭的那天，我们可能还活着。

（……）

而且，夜，你不也能保护我吗？可是你总说，力量是用来战斗的，不是用来守护别人的。可我……我想要有人能守护我。

（……这家伙真的很笨，他甚至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他来制造更强的武器。）

那就试试看吧。

（……你这个女人，真是麻烦。不过，也不是不行。）

你看，夜也同意了，虽然她好像还是不太高兴。

（……你不是个好人，他也不是什么好人，算了，试试看吧。不过——不能天天“那个”，你知道是什么。）

……夜都这样说了，我也没有什么好拒绝的了。
电次，我接受你的告白了。
——三鹰 朝
“怎样？你满意吗？”朝问夜。
“啧，你忘记写我了。”夜瞥了一眼信纸，不满地嘟囔着。
她的身影在空气中浮现，带着一丝不耐烦地拿起笔，在括号里加上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在纸上滑动，留下一行潦草却充满威胁意味的字迹——
（还有勉强同意的战争恶魔——夜。虽然我的性欲很强，不过你可不许背叛我们哦。）
她满意地看着自己的补充，嘴角微微扬起，像是对自己的杰作感到得意。
“这样才算完整。”夜合上信纸，轻哼了一声。
“明天怎么样？我会很期待的。”夜轻笑着，目光透着一丝危险的意味，“你就好好放心吧。如果他不敢与我们在一起，那我就杀了他。”
“好……好吧。”三鹰朝有些无奈地看着她，然后叹了口气，补充道：“不过你不可以杀了他。你最好让他心服口服地和我们在一起。”
夜闻言挑了挑眉，似乎觉得这个提议也不错，随即耸了耸肩，笑得意味深长：“啧，也是，你说得对。况且……我也对他有点好感了。”
于是，在这个夜晚，电次和三鹰朝不约而同地做了一个几乎相同的梦。
梦境中，他们都看见了彼此。
模糊的光影交错，炽热的呼吸交缠，指尖触碰间带着隐隐的战栗，暧昧与悸动交织成一片朦胧的幻境。
是的，他们都做了春梦。

2

“不要，不要射在里面……电次，电次君，我、我……要去了，啊——！”
三鹰朝猛地惊醒，心脏狂跳不已，浑身发热，然而下一秒，一道熟悉的身影赫然出现在黑暗之中，吓得她瞬间完全清醒。
“你干嘛啊！”她猛地坐起身，瞪向突然现身的夜。
夜抱着手臂，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目光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床单，语气随意却带着几分揶揄：“你做春梦了，对吧？而且……你在梦里高潮了，弄得整张床都是你的水。”
朝闻言一愣，下意识低头看去，果然，床单上那滩暧昧的水渍赫然在目，脸瞬间涨得通红。
“你、你怎么知道的……”她结结巴巴地问道。
夜嗤笑了一声，靠近一步，低下头，微微眯起眼睛，带着一丝恶作剧般的兴味：“你刚刚的叫声——非常大哦？我想，要是有邻居的话，恐怕都能投诉了。”她顿了顿，嘴角扬起一抹坏笑，“不过，好在现在

我们没有邻居。而且，我还知道，你梦到电次在操你，对吧？”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三鹰朝结结巴巴地问道，脸上的热度还没退去。

夜抱着手臂，嘴角挂着一抹坏笑，悠闲地靠在床边：“我刚刚在你醒来之前，偷偷进入了你的梦境。”她顿了顿，露出夸张的表情，耸耸肩道，“我的天哪，真是刺激。有一个金发的男生，胸前还长着一条奇怪的东西，那就是那个电锯男呢……”

“什、什么奇怪的东西？”朝瞪大眼睛，感觉自己的心跳又加快了几分。

夜笑得更坏了，伸出手比划了一下，语气带着点刻意的暧昧：“当然是他的那根东西啦。看起来——好像挺大呢。在教室里，直接把你按在课桌上……”

“讨厌啦……！”朝捂住脸，羞得不知所措。

夜看着她这幅模样，得意地哼了一声，随即语气一转，若无其事地问道：“你今天去学校吗？要是你想清理这张床单的话，我可以留下来陪你。毕竟——现在的我可是能现身了哦。”

朝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咬了咬唇，摆摆手：“不需要啦……回来的时候再洗。”

她一边说，一边偷偷瞥了一眼那摊水渍，脸上的红晕却怎么也散不去。

另一边厢，电次也从梦中缓缓醒来，额头上还带着些许薄汗，呼吸有些急促。

他眨了眨眼，盯着天花板怔了几秒，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个不得了的梦——三鹰朝、课室、喘息、交缠……画面依旧清晰得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操……”他喃喃自语，伸手抓了抓自己乱糟糟的头发，嘴角不受控制地勾起一丝傻笑。

他低头一看，果然，裤子上一片湿黏。

“啊——这回彻底完蛋了……”电次一边嘀咕，一边从床上爬起来，试图整理自己那已经一团糟的思绪。

“不过话说回来……我刚刚梦到的，是真的朝吗？”他喃喃道，脑海里不断回放着梦中的画面，尤其是她在自己身下喘息的模样，脸颊又开始微微发烫。

“靠，好色啊……”他捂住脸，但嘴角却还是忍不住勾起笑意。

他躺回床上，双手枕在脑后，盯着天花板轻声自言自语：“不过，这是不是说明，我是真的喜欢她啊……”

想到这里，他的笑容渐渐变得温柔起来。

“嘿嘿……这感觉，真不错啊。”

想着那红豆般大小的两颗葡萄籽，再加上那勉强算得上 A 罩杯的微微起伏的胸——电次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已经先做出了诚实的反应。

他低头一看，顿时头皮发麻：“靠，怎么又硬了？！”

他烦躁地揉了揉脸，一边咬牙切齿地嘀咕：“不行不行……晚上再搞！”

说完，他一翻身，狠狠地把自己埋进被子里，试图冷静下来……可脑海里那些羞耻的画面却挥之不去。

尽管昨晚都经历了令人羞耻的梦境，电次和三鹰朝还是照常去上学了。

清晨的街道上，阳光洒落，空气中还带着些许凉意。

电次打了个哈欠，心里还在回味着昨晚的梦，结果一抬头，就正好看见迎面走来的三鹰朝。

而朝的心跳也在瞬间漏了一拍。

两人视线交汇的刹那，仿佛有什么无形的电流窜过全身，脸颊不受控制地泛起热意，心跳也随之加快。

完了……她（他）该不会也做了那种梦吧？

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别过脸，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然而，不知不觉间，脚步却渐渐同步，就这样在一个街道上并肩而行，走在了一起。

“嗨。”电次终于打破了沉默，声音听起来有些僵硬，带着点掩饰不住的紧张。

三鹰朝猛地一颤，喉咙仿佛被什么堵住了一样，嘴唇微微张开，却迟迟没能发出声音。

“喂，朝，你不会是个哑巴吧？”在一旁只有朝能看到的夜无奈地叹了口气，双手抱胸，悠闲地跟着他们的步伐，语气里满是嫌弃。

朝还是没说话，只是低着头，心跳快得不像话。

夜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狡黠的笑意：“行吧，既然你紧张得说不出话，那我就夺舍你了哦。”她故意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丝恶作剧般的戏谑，“反正你不是喜欢他吗？那不如让我来吧——”

“我……还是我来吧……”三鹰朝结结巴巴地说道，声音小得像是蚊子在哼哼。

电次听到这话，歪了歪头，脸上写满了疑惑：“嗯？”

“没……没什么！”朝慌忙摆手，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正常一些，却还是有些紧张，“你、你好，早……早安！今天，东、东京的天气真不错呢！”

电次眨了眨眼，随意地抬头看了看天空，咧嘴一笑：“嗯，没错啊，今天天气的确很不错哦。”他顿了顿，突然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带着点戏谑地问：“对了，昨天晚上做了什么梦呢？”

“这、这个……”朝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耳根子都泛起可疑的红晕，她慌乱地别开视线，结结巴巴地说道，“别、别问这种问题啦！有点……害羞……”

电次看着她这副反应，心里顿时有了数，嘴角的笑意不禁更深了几分。

“你……你也做了那个梦吗？”三鹰朝红着脸，小声问道，声音里带着几分羞涩和试探。

电次一愣，随即眨了眨眼，嘴角渐渐勾起一抹坏笑：“嗯？什么梦啊？”他故意拖长了尾音，装作一脸无辜地看着她，“不会是……我和你做那个的梦吧？”

三鹰的脸瞬间爆红，连耳朵都红透了，慌乱地别开视线，脚步也不自觉地快了几分，试图逃离这个尴尬的话题。

“我、我才不会说！笨蛋！”她结结巴巴地反驳，心跳却完全不受控制地加快了。

“哼，好啦。”三鹰朝轻轻哼了一声，试图掩饰自己的羞涩，抬起头看向电次。

电次挠了挠头，咧嘴一笑，眼神里带着几分期待：“对了，三鹰同学，你有收到我写给你的信吗？”

“我……我有！”朝的声音顿时紧张了起来，手指无意识地揪着衣角，视线飘忽不定，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我……我还写了一封回信呢……交、交给你吧！”

说完，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鼓足了全身的勇气，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双手紧紧攥着，微微颤抖地递了过去。

“？？？？”站在一旁的夜目瞪口呆，整个人都愣住了，脸上写满了震惊。

“喂、喂喂——等等！”她猛地凑近朝的耳边，压低声音惊呼道，“你竟然真的写了回信？还要亲手交给那家伙？！”

朝咬着下唇，脸颊泛红，没敢回应，只是把信递得更近了一些。

夜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眉头狠狠地皱了起来，嘴里忍不住嘀咕：“搞什么啊……这发展太快了吧？！”

三鹰朝将回信塞进电次手里后，根本不敢再停留，几乎是落荒而逃般快步跑向学校，脚步匆忙得连鞋跟都差点踩掉。

电次愣了一下，看着她仓皇逃离的背影，不禁咧嘴一笑，低头拆开信封，迫不及待地展开信纸。

随着视线一行行扫过，原本满是兴奋的神情逐渐变成了脸红心跳，耳根也悄悄染上了一抹绯红。

“哇哦……”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心跳快得像是刚跑完一场百米冲刺。

然后，他突然灵机一动，抬头看了看四周，目光落在街边的一家手机店上，随即迈开步伐，大步走了过去。

几分钟后，电次从店里走出来，手里多了一台崭新的诺基亚5000，以及一张刚刚办好的号码卡。他看着手机屏幕，嘴角勾起一个得意的笑容，自言自语道：“嘿嘿，这下总算能随时给她打电话了。”

到了学校，电次一坐下便迫不及待地再次展开三鹰朝给他的回信，目光在字里行间游走，随着阅读的深入，他的脸颊逐渐泛起红晕，心跳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节奏。

“噢噢噢……”他小声嘀咕着，手指捏紧了信纸，嘴角却不自觉地扬起一抹难以掩饰的笑容，既开心又有些害羞。

而此时，课室外的三鹰朝正悄悄地躲在门后，偷偷观察着电次的反

应。她屏住呼吸，指尖无意识地揪着裙摆，紧张得连心跳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当她看到电次读完信后，那张平时有些吊儿郎当的脸上竟露出了一抹真诚的笑容——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甚至还带着一丝爱意，单纯又可爱，让人忍不住心动。

“……这样就好了。”三鹰朝在心里轻轻地想着，嘴角也悄悄浮现出一丝浅浅的笑意。

就在电次沉浸在自己的小甜蜜中时，课室门口突然走进了一个高大的身影。

来人是吉田宽文，17岁，民间恶魔猎人，同时也是电次的同班同学。他个子高挑，五官端正，帅气得让人一眼难忘，一身气质更是透着一股与普通学生截然不同的成熟感。

吉田扫视了一圈，目光落在了电次手中的那封信上，眉毛一挑，直接走了过来，嘴角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

“喂，电次，这是什么？”

电次像是被人抓包了一样，手一抖，差点把信纸揉成一团，慌忙把它往书桌底下塞去，结结巴巴地说道：

“哦……没、没啥啦！就是……就是——”

吉田眼疾手快，一把抽走了信，低头一看，立刻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情书？！卧槽，哥们，你有缘分了啊！这谁写的？让我看看落款……”

然而，当他的视线落到署名的部分，脸上的表情顿时微妙了起来。

“等等……不是那个很讨厌电锯人的女生吗？！”吉田瞪大了眼睛，看向电次，“这女生你都喜欢？”

电次被这句话噎了一下，顿时涨红了脸，急忙解释道：

“是、是我表的白啦！”他抓了抓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眼神却透着一丝坚定，“在和夜还有三鹰朝一起作战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她了啦！”

吉田听完，摸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了电次一眼，随即轻笑了一声，把信还给了他。

“……行吧，哥们，感情的事我不掺和。”他耸了耸肩，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啊。”

电次接过信，撇了撇嘴，心里暗想：怕什么？就算她想杀我，我也喜欢她啊。

吉田瞥了一眼电次，意味深长地说道：

“你得小心的不是别的，而是她会不会哪天把你变成武器……”

电次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抹自信的笑容，拍了拍胸口说道：

“她说她不会的啦！”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他迅速展开手中的信，指了指其中的一段内容。确实，三鹰朝和“夜”在回信里都承诺了——不会把电次当作武

器。
吉田扫了一眼，挑了挑眉：“……那就好。”
与此同时，课室外的三鹰朝一直在偷偷观察着这一切。当她听到吉田的那句话后，微微一愣，随即转头看向站在一旁、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夜”。
“夜？是真的吗？”她低声问道，带着一丝不安。
“夜”抱着手臂，嘴角微微嘟起，眼神有些别扭地移开了视线，沉默了几秒后才闷闷地开口：
“是啦……毕竟……是第一次……人家讨厌的人……喜欢人家……讨厌啦！”
三鹰朝听着她那故作傲娇的语气，不禁轻轻笑了一下，语气温柔地说道：
“好啦好啦，没事的。”
“夜”撇了撇嘴，哼了一声，没再说话，但耳尖却悄悄泛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
三鹰朝眨了眨眼，歪着头看向“夜”，语气里带着些许疑惑：“可是……夜，你之前不是说，想把他做成更强的武器吗？”
“夜”轻哼一声，双手抱胸，目光微微躲闪了一下，语气有些不自然地回道：“我改掉了啦……在你睡着的时候，偷偷改成了‘不会把他变成武器’的啦！”
三鹰朝听后，嘴角微微上扬，眼神中带着几分戏谑：“你这个恶魔，有点可爱呢。”
“夜”瞬间瞪大了眼睛，耳根悄悄泛红，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炸毛，猛地转过头，急急忙忙地反驳道：“我哪有！”
“你有哦。”
“……没有！”
三鹰朝忍不住笑了出来，而“夜”则撇过头去，嘴巴嘟得更高了几分。
铃铃铃铃铃——上课铃声响起，教室里的喧嚣渐渐消散。今天是“如何对抗恶魔”的课程，虽然在电次眼里，这堂课毫无必要，只是浪费时间。
他懒洋洋地瞥了一眼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干脆利落地把作业往旁边一扔，啪的一声，纸张在桌面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差点掉到地上。
老师微微一瞥，却只是笑着摇了摇头，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毕竟，在他的眼里，电锯人电次的一举一动，都是绝对正义的象征。
班上的同学们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有些悄悄磕着电次和三鹰朝CP的女生们，偷偷捂嘴偷笑，用眼神交流：“你看，电次又在写给三鹰同学的回信了！他们俩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
电次对周围的目光毫不在意，反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重新拿起信纸，眼神专注，嘴角微微上扬，开始写下他给三鹰朝的回信。没有人打扰他，空气仿佛也在这一刻凝固，除了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什么都没有。

他小心翼翼地写下每个字，每一个表达着自己内心情感的句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和三鹰朝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

致三鹰朝（和夜）：

朝！！！！！！

我收到了你的信！！！你真的答应我了！！！（狂喜乱舞中！！）

我超——级喜欢你！比喜欢汉堡肉和可乐还要喜欢！比喜欢摸胸还要喜欢！甚至比活着还要喜欢！！！虽然我现在正在努力戒掉撸管（毕竟我要成为更配得上你的男人！），但光是想到能和你在一起，我就兴奋得快要爆炸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情侣了对吧？！对吧对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光明正大地牵你的手了？可以亲你了吗？可以……做那个了吗？

总之！我想让你知道，我会好好珍惜你的！虽然我已经不是公安的恶魔猎人了，但老头子（岸边）每个月还是会给我生活费，而且我现在住的地方超——级大！是以前玛奇玛小姐住的房子，那由多死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不过现在有你的话，这里一定会更热闹的！

地址：东京都新宿区**XX**町**X-X-X**

电话：**090-1145-1919**

随时欢迎你来玩！如果你不想跑腿的话，我可以直接去接你！！

PS： 虽然恶魔不会怀孕，但我保证会戴套的！（认真脸）

PPS： 夜，我发誓不会乱来的！所以求你别砍我，更不要把我做成“电次脊髓剑”……（瑟瑟发抖）

PPPS： 朝，你真的超可爱！我说真的！！！比所有的甜点、漫画、电影、游戏、甚至我的人生都可爱！！！

——永远爱你的电次

电次写完信后，他眼神中带着一丝决然的光芒，仿佛做出了某个重大的决定。信纸上已经落下了最后一笔，他微微一笑，站起身，拿起信封。没有一丝犹豫，他朝三鹰朝的桌子走去。

教室里的人都注意到他坚定的步伐，但谁也没有阻止他——毕竟，在他们眼里，电次的一举一动，似乎总是充满了不可动摇的正义感。甚至连老师都没有开口制止，因为老师知道，电次可不是普通的学生，更不是他能随便指责的存在。再加上三鹰朝的威胁，老师更是生怕被当做“武器”的目标。

电次走到三鹰朝的桌前，毫不拖泥带水地把信放在她的桌面上，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仿佛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然后，他不再停留，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来，似乎从此刻开始，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等待着接下来的答案。

夜在旁边看着，嘴角带着一抹得意的笑意，她轻声说道：“打开看看吧，朝，看看电次写了什么。”

朝的脸瞬间被染上一层羞红，她低声抗议道：“不要啦，夜。”

“你刚刚还说我很害羞，现在你呢？”夜的话带着一丝调侃，眼睛闪烁

着不满的光芒。
“你是笨蛋吗？”朝有些生气地反问，虽然心中有些紧张，但她还是忍不住嘴上反驳。
“我才不是！”夜轻声回应，语气中带着一丝玩笑。
“那你自己来。”朝无奈地说道。
“你来嘛！”夜立刻反击，带着几分调皮的语气。
朝深吸了一口气，眼神闪躲了一下，低声说道：“放……放学后再看吧。”
“你害羞了吧？”夜在旁边笑得更大声了。
“我哪有！”朝急忙否认，但她的语气显得有些不自信，眼中却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红晕。
三鹰看着电次离去的背影，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悸动。她低下头，拿起手机，熟练地按下了电次的号码。
“090...1145...191... 电锯恶魔的号码真是奇怪。”夜站在一旁，看着三鹰手中的信纸，念出号码后，忍不住轻声感叹道。
三鹰没有回应，只是默默地把号码存了进去，心里却满是复杂的情绪，既有期待，又有些许紧张。她将手机收好，轻轻叹了口气，目光在那张信纸上停留了片刻。
电次的手机屏幕亮起，显示出一条短信：
三鹰 朝
“测试”
1999年7月20日，上午10:27:12
电次看到后，愣了一下，迅速回复：
电次
“你好？”
1999年7月20日，上午10:27:15
几秒后，朝的短信再次到来：
三鹰 朝
“嗨，放学后再聊”
1999年7月20日，上午10:27:19
电次看到后，微微一笑，回复道：
电次
“好吧，放学后再聊”
1999年7月20日，上午10:27:27
他放下手机，心跳不自觉地加速了一些。
朝看着身旁的夜，轻声问道：“你.....不是讨厌电锯恶魔吗？”
夜斜靠在墙上，略带思索地回应：“啊？哦.....其实，在和他共同战斗的时候，我对他改观了啦。”
朝微微一笑，轻轻点头：“行吧。”

下午三点钟。

放学的钟声响起，校园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可对某个人来说，真正的“热闹”才刚刚开始——象征着“绝对正义”的电锯人 电次，每到放学后，总会被一群兴奋的人围得水泄不通。

手里拿着电锯人周边、眼里闪烁着狂热光芒的学生们，尤其是女学生，总是争先恐后地冲上前来，迫不及待地索要签名。而在人群之中，还有一个显得格外突兀的身影——“如何对抗恶魔”课程的老师。

这个老师有些奇葩，因为电次曾在某次恶魔袭击中救过他，从那以后，他便对电次感激涕零。甚至不只是私底下，而是每次放学后都会恭恭敬敬地称呼电次为：“恩人。”

电次正低头在一本电锯人周边画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抬头一看，是个熟悉的姓氏——东山小绿。

“哦，你是小红的……”电次眨了眨眼。

“妹妹。”东山小绿点点头，语气有些兴奋，“能不能帮我多签一个？我要给小红。”

“行啊。”电次笑了笑，爽快地在她递来的另一张画册上写下了“To:东山小红”。就在他落笔的瞬间，裤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电次一手递回签名，一手掏出手机，屏幕上跳出一条新讯息——

三鹰 朝

“怎么不走？”

1999年7月20日，下午3:27:15

电次耸耸肩，只能无奈地回道——

电次

“给我几分钟，放学后往往有一大堆人要向我要签名，是这样的。”

1999年7月20日，下午3:29:03

等了几秒，对方没回，他又敲下一条讯息——

电次

“你在哪？”

1999年7月20日，下午3:29:15

很快，手机又震了一下。

三鹰 朝

“校门口等你，约尔和我一起等，给你十五分钟，不下来‘夜’就会把你做成‘电次脊髓剑’了。”

1999年7月20日，下午3:27:51

电次盯着屏幕，咂了咂嘴，心里默默感叹：

“啧，这三鹰夜还真是个病娇啊。”

他叹了口气，认命地敲下最后一条讯息——

电次

“行行行，我尽快。”

1999年7月20日，下午3:30:02

此时，校门口

“你确定他会下来？你看看他班门口那条人龙。”

说话的是约尔，电次和朝都习惯叫她“小饥”。她曾以饥饿恶魔的身份潜伏在第四东高等学校，既是恶魔猎人社团的一员，也是学生会成员之一。她的模样与她的身份一样特殊——面无表情，脑袋微微歪斜，脸上布满痣，耳垂上挂着一对形似链锯拉环的耳环。最显眼的，还是她那几乎无底洞般的食量。

然而，她的真实身份远比表面复杂。她一直以“饥饿恶魔——希雅”的名义活动，但实际上，她是“天启四骑士”中最强的死之恶魔，也是“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言”中所述的“恐怖大王”。据那由多所言，她的名字是世间最令人恐惧的存在，远超其他恶魔。

在过去的阴谋中，她曾为了阻止“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言”所预示的人类灭亡，操纵正义恶魔、电锯人教会等事件，希望让电锯人和战争恶魔成为世人畏惧的存在，使他们的力量足以对抗即将降临的灾厄。她是“天启四骑士”中仅次于支配恶魔玛奇玛的存在，与战争恶魔、饥饿恶魔并称四姐妹，共同拥有圈状的瞳孔，并且知晓那些被电锯人吞噬的恶魔之名。

在四骑士之中，最强的毫无疑问是死之恶魔约尔，其次是支配恶魔玛奇玛，而战争恶魔和饥饿恶魔则紧随其后。玛奇玛已经不复存在，而其余三位仍然以学生的身份留在这所学校——曾经，她们潜伏在这里，是为了杀死电锯人。

如今，一切阴谋都尘埃落定。饥饿恶魔希雅已不再是敌人，她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了电锯人的经纪人，和吉田宽文一起管理电锯人的事务。

“别急嘛，”朝瞥了约尔一眼，双手抱胸，嘴角微微上扬，“再给他几分钟吧，毕竟——偶像魅力，无法阻挡。”

“你爱上他了。”小饥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语气平静得像是在陈述一个毫无波澜的事实。

“没有。”朝立刻反驳，语气干脆得几乎是不假思索。

小饥微微偏头，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不然，你问问你旁边的‘夜’？”

朝皱了皱眉，转头一看——却猛地吓了一跳。

不知何时，夜已经悄无声息地现身，就站在她身边，一如既往地带着那张冷淡而深不可测的表情。

“谁让你现身的？”朝皱眉问道，语气里透着一丝警惕。

夜平静地看着她，缓缓答道：“我的姐姐。”

朝怔了一下，顿时明白了些什么，叹了口气：“哦……这样啊。”

此刻，走廊尽头走来一男一女，两人步伐从容，目光扫视着眼前这条排得长长的队伍。

是吉田和希雅。

吉田懒洋洋地扬起一只手，语调随意地说道：

“好了，不要再排队了，放学了哦——电锯人要下班了。”

一群排在后面的女生闻言，脸上露出了难掩的失望之色，纷纷发出小声的叹息。但当她们的视线落在吉田身上时，神色立刻又变了——

眼里浮现出几分好奇，甚至带着些许兴奋。

“你好，帅哥，你是谁啊？”其中一名女生鼓起勇气问道。

吉田微微一笑，语气平稳地自我介绍：“我叫吉田宽文，是电锯人的经纪人，现在也是一名民间恶魔猎人。”

他侧过身，向旁边的少女示意了一下：“这位是希雅——饥饿恶魔，同样是电锯人的经纪人，同时也是民间的恶魔猎人。”

那名女生眨了眨眼，消化了一下信息，然后点了点头：“哦……明白了。”

尽管她嘴上这么说，脸上的表情却写满了疑惑和震惊。

“电次君，你女朋友在等你哦。”

希雅迈进教室，环视一圈，最后目光落在电次身上，用不算大的音量提醒道。

电次正低头签完最后一个名字，闻言随手把笔一丢，伸了个懒腰，站起身来。

“行，我这就下去。”他一边整理外套，一边嘱咐道，“你帮我关门哦，顺便叫吉田那章鱼哥挡住她们。”

希雅爽快地比了个“OK”的手势，笑道：“没问题！”

电次匆匆赶到校门口，一眼就看到三个女生正等着他。

“我的好妹妹，既然你男朋友下来了，我就先走了。再见啦。”

约尔（小饥）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轻轻拍了拍朝的肩膀，语气平静却又透着几分揶揄。

“再见，姐姐……”

“夜”望着这个曾经的“姐姐”，内心不禁涌起一丝复杂的情绪，五味杂陈。

朝则是双手抱胸，微微嘟嘴，抬头幽怨地看着电次，语气带着点撒娇般的可爱：“怎么这么慢啊？”

电次挠了挠头，无奈地笑了笑：“没办法啊，人太多了，签名签到手软。”

“嗯嗯，没事啦。”朝轻轻哼了一声，语气柔和了几分。

电次左右看了看，接着说道：“所以……你们晚上还是来我家吗？我要先整理一下。”

“没关系的，你准备好再打电话通知我就行。”朝随意地挥了挥手，“我顺便在路上买点东西，你要什么直接跟我说。”

电次看了看一旁的夜，试探地问道：“那夜呢？”

朝回头看了一眼，夜依旧冷冷地站在一旁，听到这个问题后，轻轻点了点头，语气平淡：“没事，我可以去。”

“行吧，那就等你们咯。”电次耸耸肩，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那我们回去消息联系。”

“行，回聊。”

“再见。”

“再见。”

目送朝和夜离开后，电次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伸了个懒腰：“呼，总

算搞定了。”

中午，炎热的太阳炙烤着街道，连空气都带着一丝燥热。电次受不了这股热浪，索性钻进了一家电影院，随便选了场电影，正好是《黑客帝国》。坐在冷气充足的放映厅里，看着基努·里维斯在银幕上大杀四方，他才觉得自己终于活过来了。

两个小时后——

电影散场，电次走出影院，伸了个懒腰，心里还在回味着刚刚的战斗场面，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笑意。

然而，现实比电影更刺激。

就在回家的路上，电次敏锐地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息。抬头一看——

一只恶魔挡在前方。

它的身形高大狰狞，影子在地上拉得老长，但从气息上来看……实力也就那样。

“喂，杂鱼恶魔，受死吧！”

电次嘴角咧开，露出兴奋的笑容，随手拉响了胸前的拉环——

“嗡——嗡嗡嗡——！”

电锯轰鸣，鲜血四溅！

电锯人，登场！

此时，三鹰朝和“夜”正在家里，忙着清洗早上弄湿的床单。

“怎么样？”“夜”一边晾着床单，一边看向朝。

朝看了一眼手机屏幕，眉头皱起：“那个死电次，到现在都没给我发消息……”

“来，我教你。”“夜”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身为一个女生，要主动出击。”

“那要怎么做？”

“简单，先给他发消息。”

朝点点头，打开手机，开始输入。

三鹰 朝

电次，在吗？不是说好今天要去你家的吗？你人呢？

1999年7月20日，下午18:03:10

18:03:12 电次 未接通

18:03:15 电次 未接通

18:03:18 电次 未接通

18:03:21 电次 未接通

18:03:24 电次 未接通

18:03:27 电次 未接通

三鹰 朝

你没在线？什么意思啊？我都准备好出门了。

1999年7月20日，下午18:04:20

18:05:10 电次 未接通

18:06:02 电次 未接通

三鹰 朝
喂，电次，你到底来不来接我？还是我自己过去？
1999年7月20日，下午18:09:45
18:10:30 电次 未接通
三鹰 朝
……算了，我自己去。不过，要买“那个”吗？（脸红）就是**……**保险套。
1999年7月20日，下午18:45:21
18:46:02 电次 未接通
三鹰 朝
电次，你再不回消息我真的要生气了。“夜”刚刚在一旁嚷嚷要把你做成“电次脊髓剑”，不过发现半人半恶魔没办法做成武器，她很伤心。
1999年7月20日，下午18:47:11
18:48:40 电次 未接通
三鹰 朝
……电次？
1999年7月20日，下午18:51:10
18:51:55 电次 未接通
三鹰 朝
……算了，我直接去你家。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999年7月20日，下午18:53:10
朝放下手机，深吸一口气，转头对“夜”说：“行了，我不等了，直接去找他。”
“夜”笑着耸耸肩：“希望你不会看到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
“切。”朝咬了咬牙，直接拿起包，准备出门。
朝深吸了一口气，虽然心中有些犹豫，但她还是决定照着计划行动。她走进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一包保险套，脸上有些羞红，但最终还是将它放进了包里。走出便利店后，她查看了手机上的地址，确保没有错过。
按照电次给的地址，她走到了公寓楼下，站在门外，等待着电次的出现。虽然外面的阳光依然强烈，但她的心里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她望着那座不远处的楼，默默想着今天的事情会如何发展。
"希望电次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朝心里暗自想。她的目光时不时地扫向手机，期待着能收到来自电次的消息。然而，直到她站在公寓外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分钟，手机却依然没有响起。
她低下头，叹了口气，想着：“真是个迟到的大头鬼。”
随着时间的流逝，朝的心情逐渐变得有些急躁，但她还是坚持站在那儿，手中紧握着那包保险套，等待着电次的回应。
电次刚刚与恶魔的激战终于结束，眼前的怪物已经被电次彻底解决，尸体四散。那恶魔的最后一声哀求尚未消散，便被电次毫不留情地撕裂。电次擦了擦满是血迹的手，冷冷地看着倒下的恶魔。

“啧，你个杂鱼恶魔，乖乖投降，不然杀了你。”电次一边说，一边将电锯重新收回身上，语气中没有一丝怜悯。“电锯大人！饶——”恶魔的求饶话还没说完，便被电次一锯切割得粉碎，鲜血飞溅，整个场面显得格外血腥。

"撕拉——" 伴随着一声撕裂的声音，恶魔的生命彻底消失。

电次深吸了一口气，环视周围的场景，然后冷冷地咕哝了一句：“我不会放过的，毕竟你差一点就要让我爽约，操你妈。”

他心里满是不悦，想到约定好的见面时间已经过去，而他还在和这些该死的恶魔纠缠，心中的怒火愈加旺盛。

电次掏出了手机，心跳加速，看到屏幕上那一连串的未读信息和通话记录，心中一阵慌乱。手机没坏，刚刚开了勿扰模式，一直到现在才恢复正常，电次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看到那一串突如其来的消息，顿时心里一沉。

“死了！这下真死了！”电次心头一紧，马上打开了信息窗口，急忙开始打字回应。

电次

刚砍完恶魔！手机勿扰模式忘关了！！

朝！！！我错了！！！

刚刚有只臭恶魔突然跳出来找我打架！！！

我就在家旁边那个废弃仓库那里！！！

五分钟就能跑回去！！！

1999年7月20日，下午7:23:15

电次

但你先别过来！！！

我身上全是血！！！超恶心！！！

等我冲个澡先！！！

（手机没坏！就是开勿扰模式杀嗨了没看消息！！！）

1999年7月20日，下午7:23:37

电次

套的话…（挠头）

便利店买就行！！！

或者我洗完澡自己去买！！！

（夜大姐别砍我！！！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回！！！）

1999年7月20日，下午7:24:02

电次

仓库这边恶魔肠子还挂着等我收拾，不过不用急，交给公安就行…

朝你饿不饿？

我冰箱里有披萨可以热给你吃！！！

（我超快的十分钟就好！！！）

1999年7月20日，下午7:24:45

电次紧张地摁下发信键后，马上打了电话给公安，报告了刚刚与恶魔的战斗，以及留下的现场证据。在岸边的询问下，他做了详细口

供，然后迅速离开了现场，准备赶回家。

与此同时，朝也收到电次的回复。她看到那段信息，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意："行吧，这次放过你了，嘿嘿。"朝低头看着手机，轻轻一笑，似乎有些不满，又不禁有些宽容，准备好等电次的道歉。

她放下手机，准备往电次家去，心里打定了主意，今晚一定要让他好好弥补一下。

电次一踏进公寓范围，第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楼下徘徊不定的三鹰朝。她低着头，时不时看向手机屏幕，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纠结什么。电次嘴角勾起一个坏笑，心生一计——要不吓她一下，给她一个惊喜？

他悄悄地压低脚步，猫着腰靠近，从公寓楼下绕到朝的身后，屏住呼吸，确保自己的气息不会惊动她。等到距离足够近，电次猛地伸手，一把从背后抱住了她！

"哇啊！！你谁啊！！"朝吓得惊叫一声，条件反射地挣扎，整个人跳了一下，几乎要把手上的手机摔出去。

电次忍不住笑出声，得意洋洋地在她耳边说道："嘿嘿，是我啦！电次！"

朝听到是电次的声音后，松了一口气，但下一秒就皱起了眉，推了推他的胸口，嫌弃地说："喂！先别抱我啦，你身上全是血，脏死了！明天还要上学呢！"

电次闻言低头看了看自己，发现自己确实狼狈不堪，衣服上还沾着恶魔的血迹，一股腥味飘散在空气中。他挠了挠头，干笑了一下："啊哈哈，这个嘛……其实不用担心，岸边老师刚刚和我说过了，他知道我和你在一起的事，也知道'夜'的事，所以他已经帮我们办好了休学手续。"

"哈？"朝愣住，睁大了眼睛，"为什么？"

电次耸了耸肩，理所当然地说道："因为岸边老师说，你有当恶魔猎人的潜质。他让我回公安，成为对魔课的领袖，就是之前玛奇玛小姐的职位——然后我把你招进来，你就成了我的下属啦！"电次说到这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芒，"接着再提拔你，你就变成我的同事兼女朋友啦！"

朝听完，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胸口："笨蛋，这样不是很麻烦吗？"

电次挠了挠头，笑嘻嘻地说："如果不想当也没关系嘛，反正岸边老师给了我一大笔钱，都是以前的工资、补偿金、奖金之类的。"他比出一个"七"的手势，眼神里透着几分得意，"足足七位数哦！"

朝愣了一下，眨了眨眼："这么多？"

"对啊！"电次豪气地拍拍胸口，"这些钱我们可以一起用嘛，而且我厨艺超好的，不管是吃的、住的，我都能搞定！再说，我们家里还有一只猫呢！"

朝听到这里，眼神柔和了些，嘴角微微上扬。

"所以呢，大不了，我们就当民间的恶魔猎人嘛。"电次继续说

道，“反正和公安的恶魔猎人关系超——好的，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情报和资源。而且，现在的世界已经没有像枪恶魔那种级别的怪物了，最恐怖的恶魔大概也就是你姐姐们吧。”

“喂！”朝听到“姐姐们”时瞪了他一眼，但电次依旧嬉皮笑脸地继续说道：

“反正啊，就算不当恶魔猎人，我们也可以每天腻在一起。夜现在能现身了，那岂不是更爽？早上一起吃早餐，白天一起玩游戏，晚上抱着彼此睡觉，或者做“那个”……超级甜蜜吧？”

电次说完，一脸期待地看着朝，眼神里带着几分狡黠和憧憬。

朝看着他那副傻傻的笑脸，最终还是忍不住噗嗤一笑，轻轻推了他一下：“你这个笨蛋……”

但她的语气里，已经没有了最初的不满，反而带上了一丝甜蜜的无奈。

电次拿出钥匙，熟练地插进锁孔，轻轻一扭，门缓缓打开。

是的，这里就是电次的家——一间位于市中心的二层公寓套房。曾经，这里属于玛奇玛，但在一切尘埃落定后，这座公寓变成了他的住所。电次原本住的地方在混乱中被毁，而岸边索性直接将玛奇玛生前的这间公寓交给了他，还把屋子里原本的狗全都处理掉了。

电次没有多想，他带着仅剩的全部财产搬了进来，让这里真正成为自己的家。当然，虽然环境比以前好上无数倍，但有一件事始终没有改变——他至今还是个处男，甚至连约炮的机会都没有过。

不过，房子里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还有帕瓦生前留下来的宠物猫——喵子。电次毫不犹豫地把喵子也带了过来，让它成为这个豪华公寓的新主人之一。

“喵~”

刚进门，喵子立刻跑了过来，在电次的腿边蹭了蹭，抬头看着他和三鹰朝，一副懒洋洋的模样。电次弯腰摸了摸它的头，嘴角扬起了一丝笑意。

“喵子，今天晚上，家里多了个客人哦。”他对着小猫说道。

喵子歪了歪脑袋，仿佛在打量着朝，而朝也蹲下来，伸出手轻轻摸了摸它的头，笑着说：“嘿嘿，原来你就是喵子啊。”

电次关上门，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房间，深吸了一口气。

“好啦，进来吧。”他对朝说道，“今天晚上，你就是这个家的贵宾。”

4

电次把三鹰朝和“夜”带到客厅，一边介绍一边摆出一副“这里我最熟”的得意表情。

“这边是客厅，电视、音响、游戏机通通有，想看什么、玩什么都可以随便用。”他说着，还打开了电视示意，“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作战’兼睡觉，沙发拉开就是床，超级软。”

“夜”坐在沙发上环顾四周，点了点头，“嗯，不错，比我想象中好。”

朝则悄悄掀起窗帘看了看外头夜色，转头对电次笑了笑：“那我今晚就赖在这里啦。”

“早就打算好了。”电次咧嘴笑着，随即走向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一盒用密封袋包得严严实实的冷冻肉。

“嘿，就是你了。”

那是一份还没吃完的玛奇玛的肉。虽然听起来有些猎奇，但因为是恶魔的肉，所以至今仍然没有腐坏。电次像是处理日常食材一样，把它解冻，放到料理台上备好。

“今晚让你们尝尝我的拿手菜。”他丢下这句，便转身进了浴室，准备洗去一天的血腥与疲惫。

热水哗啦哗啦地流下，洗净了电次身上沾着的恶魔血，也冲淡了空气里残存的战斗气息。

客厅里，朝抱起喵子坐在沙发上，“夜”则翻起了桌上的漫画，两人安静地等待着——属于她们的新生活，似乎就要从这个晚上开始了。

浴室内，水汽弥漫，电次一边用力搓着头发一边哼着一首走调又听不出旋律的歌。声音在瓷砖墙壁间回荡，有种莫名的悠哉。

“啊～洗澡真是人类发明中最伟大的东西之一啊……”他自言自语，完全没察觉外头正悄悄酝酿着“突袭”。

就在此时，客厅的灯光一闪，“夜”斜靠在门边，盯着眼前正一边脱衣服一边露出小恶作剧笑容的三鹰朝。

“要干嘛呢，朝？”

“嘘。”三鹰朝将胸罩悄悄丢在沙发上，小声说：“我要给那家伙一个惊喜。”

“你这叫突击战术。”

“夜”耸耸肩，看着她轻手轻脚地靠近浴室门口，嘴角轻扬：“那我就帮你一把。”

说罢，伸手一按。

“哒。”

浴室的灯突然熄了。

“哇靠！！谁关灯了！！朝！外面停电吗！？恶魔来了吗！？”

电次瞬间慌了，语速飞快，声音透着一股惊恐。他最怕的不是打恶魔，而是黑暗中那种幽闭的压迫感。死掉后重生时被丢在垃圾箱的记忆还历历在目。

“妈的，不会是棺材恶魔吧！！我他妈还在洗澡啊——”

“吱——”

门缓缓地被推开，一阵冷风伴随着湿气从门缝钻进来。

然后，一具温热的、柔软的身体毫无预警地扑进了他的怀里，直接抱住了还满身泡沫的电次。

“呜哇哇哇！！——”

电次猛地一哆嗦，往后退了半步，差点滑倒。

“是我啦，笨蛋。”三鹰朝轻声说，脸颊红得仿佛能滴出血来，湿漉漉的头发贴在肩膀上，眼神却满是期待。

“我……我……”电次还没缓过神来，脸上写满惊讶和惊慌。

就在这时，浴室的灯突然又亮了起来。

“夜”站在门外，笑着把门轻轻关上：“作战开始，祝你们好运。”

门“咔哒”一声锁住，房间里只剩下水声、微喘，还有两颗急速跳动的心。

浴室里暖雾缭绕，空气中弥漫着热水的气味，还有些许暧昧的不安。

电次满脸通红，眼神不敢往下瞟。他死死盯着三鹰朝的眼睛，像是害怕一旦视线滑下来，就会爆炸一样。

“你……你要我帮你洗澡吗？”他硬着头皮问，声音有点发抖，像是国中生第一次跟女朋友牵手那种紧张感。

三鹰朝的脸也红得像熟透的苹果，眨巴着眼睛看着电次，嘴角一勾，露出点坏笑：“你很笨耶。”

“我，我哪有笨了！虽然……我的脑子就好像大便一样，有点像金鱼那种，记性烂得一逼，但我还是……还是很聪明的好不好！至少能砍恶魔！”电次有点语无伦次地辩解着。

“那我不理你了。”朝故作生气，轻轻一转身。

“别——别别别别转过去啦！”电次赶紧抱住她的肩膀，“我帮你洗澡……应该是这样吧？不然会产生误会！对！会产生误会的！”

门外的“夜”靠在墙上偷听着，忍不住偷笑了：“电次这家伙居然会怕‘产生误会’？果然没读过几本正经书，也完全没见识过女生……好耶。”

浴室里，电次努力维持着“我是个成熟男性”的假象，一边握着朝的肩膀，一边回避着一切会引发本能反应的视线。

“先说好哦……在这之前我只有过帮帕瓦洗澡的经验……”他语气突然安静了下来，“那次是在我们打败那个……暗之恶魔后。过了几天，她突然变得不敢一个人洗澡，说是什么PTSD……还是P什么SD的，我忘了，总之她硬要我帮她洗，结果没几天她就自己又能跳来跳去了。然后……秋就死了。”

气氛一下静了下来。

朝转过头看着他，目光温柔中带点心疼。

“……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很擅长这些啦，”电次挠着头发，“就……你别笑我。”

“我没笑你啊。”

“哦，那就好……”

接下来是一段沉默又尴尬的过程。

电次握着洗澡的沐浴球，小心翼翼地从朝的肩膀开始帮她擦洗，像是在擦一件很贵的瓷娃娃，生怕弄坏了。

“这、这样会不会太用力？”

“你都还没开始洗。”

“哦哦……是、是这样吗……那我……开始咯……”

朝闭上眼睛，水珠顺着她的发梢滴落在电次的手背上。电次的动作

越来越僵硬，完全不像个男人，倒像是个机械臂在操作。
电次内心疯狂嘶吼着：
「可恶啊——！！这种场合我果然还是……硬不起来啊……！」
「明明朝就在我面前、全裸耶！可是……啊……不行……感觉硬了会更糟……现在硬了，那不就太猥琐了吗！？我会不会被朝讨厌！？会不会被说变态！？会不会——」
「冷静点……不如……今晚再来吧……对，晚上，晚上比较好！」
他暗自深呼吸，努力让脑中那点小色念退去，仿佛随时都在进行一场艰难的心理修行。
朝睁开一只眼，看见电次脸上仿佛快流出血的红色，轻轻笑了出来。
“你很紧张欸。”
“才没有！我很冷静的好吗！！超冷静的！现在我就像一块冰块！！！”
“那块冰块……脸红得要滴血了喔。”
电次哭笑不得地搓着她的背，小声说：“晚点……我们晚点再来吧……”
朝没说话，只是轻轻靠在了他胸口，浴室里，只有水声，还有两颗温热却克制的心跳声在同频共振。
“我以为你……想做的。”朝轻声说着，眼神里带着一点点委屈，却更多的是坦率。
电次像是被人用棒子敲了一下脑袋，整个人愣在了原地，嘴唇张了张，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他哑口无言，脑子像卡带一样死机。
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水声依旧滴滴答答地落在瓷砖上，却被他心里的震动完全盖过去。
他低下头，耳朵红得快要冒烟，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地说：
“我只是……太紧张了啦……”
朝看着他那副笨拙又慌张的模样，轻轻一笑，伸手戳了戳他的胸口。
“笨蛋。”
电次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小声嘀咕着：“……我怕你不是真的想……怕你是勉强自己，我就……不敢动。”
朝看着他那副小狗一样的模样，心里一软，伸手轻轻抱住了他：“我不是在勉强自己啦。”
电次心跳漏了一拍，像被什么温柔地撞了一下。然后，他低声说了一句：
“那……今晚可以吗？”
朝没回答，只是将头轻轻靠在他肩上。
——那就是答案了。
几分钟后，两人从浴室出来。
朝整张脸红得像关公附体，别过头不敢直视电次，手忙脚乱地拉住

浴巾边角，像只炸毛的小猫一样跳着脚喊道：

“你不准睁眼睛！听到没？绝对不准偷看！”

“好、好啦我闭着呢……”电次双手捂眼，靠着墙，眼睛紧紧闭上，脑袋飞快运转着刚才的记忆片段，耳根都烧得发烫。

“‘夜’，帮我监视他一下，他要敢睁眼你就……你就咬他一口！”

“好啊，”“夜”笑得很坏心，“我看着呢，电次，要是你眼皮掀一下，我就当场爆你一拳哦。”

电次连忙点头，像个在黑板前罚站的小学生。

朝这才转身，在公寓里到处翻找换洗衣服，结果在衣柜最深处找到了玛奇玛生前留下的一件宽松休闲服，是件带着淡淡洗衣粉香味的浅灰色长袖T恤，还有一条宽大的运动短裤。她盯着衣服看了一会儿，迟疑了几秒，最后还是穿上了。

衣服穿在她身上松松垮垮，显得格外可爱，也莫名有点熟悉的温度。

“好了，你可以睁开眼了，”朝小声说。

电次一睁眼，看见那熟悉又陌生的衣服，愣了一下，接着眼神就温柔下来，嘴角也悄悄翘了起来。

“这衣服……很适合你。”

“是吗？”朝低头看了看自己，脸又红了几分。

“不过……我可以睁眼了，那我也要去找衣服穿啦，”电次说着蹦哒两下，像是终于得到了释放的狗崽子。

“‘夜’，我穿什么比较帅？”

“穿啥都不帅，”夜嗤笑了一声，“但你现在那副光屁股的样子……更不帅。”

“喂——！”电次哀嚎着冲进衣柜，一边换衣服一边大喊，“我以后一定要多买点帅爆的衣服，不能再被你们笑啦！”

电次换好衣服，走出卧室时，穿着一件印有“电锯人”字样的签名T恤，T恤上赫然写着他自己的签名。电次轻轻拉了拉衣服的下摆，看着上面那熟悉的字体，心中有些复杂。

这件T恤可不一般。其实，这是有个电锯人商店的老板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知道了电次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电锯人”之后，兴奋得差点跳起来。他当时直接冲上前，要求电次为他的店面签个名。电次倒也没多想，拿起笔就在店里的一件衣服上签了个大大的名字。

结果，老板惊喜得像中了大奖似的，第二天特地请电次吃了一顿麦当劳，顺便还给了他一大箱电锯人主题的衣服，作为谢礼。衣服上全都印上了他的签名，简直是电锯人粉丝的梦幻福利。虽然有点尴尬，但电次也没拒绝，毕竟这老板挺热情的，还说以后衣服都可以打折，电次心里想着，这算是意外的好事。

晚餐时，电次站在厨房里，左思右想，最终决定为朝做一顿“姜汁烧肉”，这道菜他已经做了好几次了，虽说他自己对人肉产生了反感，但这一次，他还是决定做这道他一直以来都比较拿手的菜。

“姜汁烧肉”是他自己调制的食谱，配料包括姜汁、味醂、酱油、米

酒、洋葱和蒜，所有这些在加热时与食材的结合，形成了浓郁的酱汁，十分下饭。在制作过程中，电次从不避讳“材料”的来源，玛奇玛的肉，这道菜的主料，电次也早已习惯了。

虽然这道菜以前在现实世界曾因为玛奇玛的死亡而成为人们谈论的“汉尼拔”类梗，但在电次看来，这只是某些人无聊的恶搞。对他而言，这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延续。

电次专心致志地将食材和酱汁调好，锅里已经传出诱人的香气。随着火候的控制，香味越来越浓，他快速翻动着食材，确保每一块肉都被均匀地浸泡在调料里，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香气扑鼻而来。

他做好的这份姜汁烧肉，虽然与以前做的并无太大区别，但这一次，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心态的变化，尤其是对人肉的反感愈发强烈。

“好了，上菜。”电次端着姜汁烧肉的锅，轻轻放到桌子上，菜肴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你不吃吗？”朝抬起头，看着电次，眼中带着一丝疑惑。

“我一段时间内不会再吃肉了，原因你懂的。”电次的语气平淡，但眼中却闪过一丝复杂的情感。

“哦……好吧。”朝似乎明白了电次的意思，低下头继续看着面前的姜汁烧肉。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拿起了筷子，夹了一块肉尝了尝。

“嗯，还不错。”朝吃了一口，咀嚼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似乎没想到电次能做得这么好。

电次微微松了口气，内心有些许放松。他知道朝不会再多问什么，大家都在默默地处理着过去的事。电次没有再提过去的种种，只是静静地坐在她对面，陪着她一起吃饭。这一刻，屋子里充满了温馨与宁静，电次不禁感到一丝久违的安慰。

他没有再想太多，只是珍惜眼前的这份短暂的平和。

“那……接下来，怎么弄啊？”电次抓了抓头发，声音里透着几分紧张，眼睛却忍不住偷偷瞄向三鹰朝。

朝正慢条斯理地夹着碗里的饭菜，闻言抬眼看了他一眼，平静地说：“嗯，我们还是戴套吧。”

“啊？为啥？”电次一愣，筷子停在半空，满脸疑惑地看着她。

朝放下筷子，手肘撑在桌上，语气坦然却带着点不容商量的味道：“我不喜欢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像是有什么脏东西在我身体里乱动，太不舒服了。”

电次皱了皱眉，挠了挠脸颊，小声嘀咕：“可是……咱们之间应该没啥问题吧？恶魔又不会怀孕。”

朝轻轻摇了摇头，眼神认真：“为了干净卫生，还是用一下比较好。”

电次愣了一下，低头盯着桌上的饭碗，似乎在消化这话。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试探着问：“这样啊……那‘夜’呢？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得用吗？”

夜的声音突然从朝的脑海中冒出来，低笑了一声，带着几分戏谑：“我就不用了吧。”

电次眼睛一亮，嘴角立刻勾起一个轻松的笑：“太好了！这还差不多！”

“你确定？”朝转过头，斜眼瞥向身旁那看不见的“夜”，语气里藏着一丝威胁，像是在警告某个不安分的家伙。

夜的声音依旧淡定，带着点挑衅的意味：“反正我跟你是同一个身体。不过呢，如果你非要跟我对着干，我也不是不能考虑弄死你哦。”

朝无奈地叹了口气，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低声道：“唉……真是麻烦。”

夜幕降临，房间里只剩昏黄的灯光洒在地板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微妙的紧张感。电次站在三鹰朝面前，盯着她那双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幽深的眼睛。虽然没喝酒，但他却觉得脑袋有点晕乎乎的——朝身上那股若有若无的气息，像极了传说里勾人心魄的魅魔，让他心跳不自觉地加快。

她穿着简单的睡衣，领口微微敞开，露出锁骨那片白皙的皮肤。电次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终于忍不住向前一步，直接伸出手臂把她揽进怀里。

“喂，你干嘛……”朝的声音有点慌乱，身体却没怎么挣扎，只是象征性地推了一下他的胸口。

“没干嘛，”电次低声说，声音沙哑得像是被什么堵住，“就是……想抱抱你。”他的手臂收得更紧了些，鼻尖几乎蹭到她的发梢，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像夏夜里拂过的风。

朝的脸颊微微发烫，眼神闪烁了一下，最终还是放松下来，轻轻靠在他胸前。房间里安静得只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而夜的声音在她的脑海中轻笑：“看来今晚有好戏看了。”

房间里的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微热的暧昧。电次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滑向朝的上衣，动作慢得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他的指尖轻轻挑开衣扣，布料顺着肩膀滑落，露出她白皙的肩头和锁骨，像月光下泛着微光的瓷器。朝的呼吸微微一滞，但没有抗拒，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里藏着复杂的情绪。

电次低头，嘴唇试探性地贴上她的，起初只是轻触，像羽毛拂过湖面，随后逐渐加深，变成了彼此气息交缠的拥吻。他的手掌贴着她的后背，感受着皮肤传来的温热，心跳声在胸腔里轰鸣，像是要挣脱出来。

没过多久，电次的衣服一件件落了地，堆在地板上像被风吹散的树叶。他站在那里，赤裸的身躯在灯光下显得有些粗犷，肌肉线条紧实有力，仿佛藏着一头随时能冲破牢笼的野兽。那“九寸海参”若隐若现，带着原始的张力，却又因他的笨拙而多了几分可爱。

朝的目光掠过他，随后垂下眼帘，缓缓褪去自己的衣物。睡衣滑落时，露出了胸前那两颗“小葡萄籽”，在微光中娇小而诱人，下方的“一线天”若隐若现，像是一道藏在薄雾中的秘境。她站着没动，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似乎在掩饰内心的羞涩。

电次愣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咕哝，随后又凑上前，重新

抱住她。他的嘴唇蹭过她的耳廓，低声呢喃：“你真好看……”语气里满是真诚，连带着那份笨拙的温柔，把房间里的紧张感冲淡了几分。

朝的脸颊染上浅浅的红，她轻哼了一声，像是在掩饰什么，却没推开他。夜的声音在这时幽幽响起，带着笑意：“啧，看来我得回避一下了。”但朝知道，夜从不会真的走远。

朝的目光不自觉地停留在电次身上，脸颊染上一抹浅红。她咬了咬下唇，声音低得像是耳语：“电次……你那儿……真的那么大吗？”她的眼神游移，落在他的“大海参”上，又迅速移开，像被烫到似的。

电次挠了挠后脑勺，咧嘴一笑，带着点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是啊，挺显眼的吧？难道你昨晚梦里见到的也是这么大？”

“讨厌啦！”朝嗔了一句，瞪了他一眼，脸却更红了，手指不自觉地绞在一起，像是在掩饰那份慌乱。

“好啦好啦，”电次连忙摆手，语气软下来，带着几分哄她的味道，“别生气嘛。”

朝没再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后，她慢慢蹲下身子，膝盖轻轻触地。眼前的“大海参”已经完全昂首挺立，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咸腥味，像海风吹过礁石。她皱了皱眉，抬头瞥了电次一眼，见他正低头盯着自己，眼神里满是期待和紧张。

她深吸一口气，凑近了些。那长度在她眼里仿佛有种夸张的震撼——足足十九公分的弧度，像一把拉满的弓。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张开唇，动作轻柔而试探，像是在面对一件既陌生又让人好奇的事物。她的呼吸洒在上面，带着点颤抖，随后缓缓靠近，为他献上一份小心翼翼的“侍奉”。

电次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哼，手指攥紧了身侧的床单，像是怕自己失控。他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她，低声呢喃：“朝……”语气里夹杂着难以言喻的温柔和克制。

夜的声音在这时幽幽飘来，带着一丝揶揄：“啧，真会享受啊。”朝耳根一热，却没理会，只是专注眼前，仿佛要把这份羞涩藏进动作里。

那根海参从朝的嘴里进进出出，那电次的本能的被刺激到的叫声也不断响起

“朝.....三鹰朝.....我爱你”

嗯....嗯.....嗯....

朝的动作渐渐加快，节奏不再是她能完全掌控的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次的手——那只带着点笨拙却又不容拒绝力道的手，正轻轻按在她的后脑勺上。他的指尖不自觉地收紧，像是既紧张又期待地推动着她，让她只能加快速度，好让那“污秽的东西”早点释放出来再说。

她的呼吸有些乱了，鼻尖几乎贴着那温热的“海参”，一股淡淡的咸腥味钻进鼻腔。她皱了皱眉，心里却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吞下去的话……会不会让电次开心？她偷偷瞥了他一眼，见他咬着下唇，眼神里满是克制不住的期待和一丝傻乎乎的温柔。嗯，也许会吧——朝这样想着，嘴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像是被自己的想法逗乐了。

“朝……”电次低声呢喃，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手指在她发间微微颤抖。他明明想装得淡定些，可那份藏不住的紧张还是从指尖泄露出来，传到了她身上。

她没回应，只是埋头更深了些，耳边却突然响起“夜”的声音，低低的，带着点揶揄：“啧，你还挺卖力啊，为了这家伙开心，连这种事都肯干？”朝耳根一热，差点呛到，却硬是忍住没抬头——她知道，“夜”肯定正抱着手臂，在她脑海里笑得一脸坏心。

就这样，在朝几十次快速而笨拙的进出后，电次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像是拉紧的电锯弦终于绷到了极限。他猛地攥紧了床单，喉咙里挤出一声沙哑的喊叫：“我要射了！”话音刚落，一股热流便毫无预警地释放在了朝的嘴里——至少，这是他今晚的第一次释放。

“啊……我射了……射了……”电次喘着粗气，声音里夹杂着满足和一丝慌乱，像是还没从那股冲劲里缓过来。他低头看着朝，眼神里满是懵懂的温柔，又带着点不好意思的红晕。

“嗯……咳咳……”朝被呛了一下，喉咙里发出几声轻咳，眉头微微皱起。她努力调整呼吸，脸颊红得像是刚从热水里捞出来，最终还是艰难地咽下了那股“种子”。她舔了舔嘴角，抬起眼，迎上电次那双瞪得圆圆的眼睛，心里莫名有点得意——虽然有点狼狈，但她还是做到了。

“朝，你没事吧？”电次连忙坐直了些，手忙脚乱地想扶她，语气里满是关切，“我、我是不是太用力了？”

朝摆摆手，咳嗽声渐渐平息，声音低低地嘀咕：“没事……就是有点呛。”她偷偷瞄了他一眼，见他那副紧张又傻乎乎的样子，忍不住轻笑出声，“你喊得跟杀恶魔似的。”

“夜”的声音在这时幽幽飘来，带着一贯的揶揄：“啧，瞧你俩这德行，一个喊得像要上天，一个吞得跟吃药似的，真有意思。”朝耳根一热，瞪了夜一眼，却没反驳。

电次挠了挠头，咧嘴傻笑：“不过……你真厉害，朝。”他的语气里满是真诚，连带着那份笨拙的温柔，把房间里的暧昧冲淡了几分，多了点甜腻的温度。

前戏做完了，正片才刚刚开始。

5

房间里，昏黄的灯光洒在床单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微热的暧昧。电次和朝的嘴唇贴在一起，吻得有些笨拙却又热烈。他的手不自觉地搂住她的腰，鼻尖蹭着她的脸颊，呼吸粗重得像是刚砍完恶魔。朝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回应时带着点羞涩的主动，唇间偶尔溢出一声轻哼。

“夜”现了身，懒洋洋地倚在床边，抱着手臂，一脸看好戏的表情。她金色的瞳孔在灯光下闪着戏谑的光，嘴角微微上扬，像个导演在审视自己的演员。“啧，你们俩亲得跟演偶像剧似的，接下来呢？”她调侃

道，声音里带着点不耐，又有点期待。

朝喘着气从电次唇间退开，脸颊烫得几乎能煎蛋。她转头瞪了“夜”一眼，低声嘀咕：“别吵啦……”但“夜”没理她，反而走近了些，俯身在她耳边低语：“想让他爽一把？听我的，保准他明天还想再来。”

电次愣愣地躺在床上，头发乱糟糟地贴在额头，眼神里满是期待和紧张。朝咬了咬唇，在“夜”的催促下，从床头柜上抓过一包安全套，递给电次。她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你……先戴上这个。”电次接过来，手抖得差点把包装撕烂，好不容易戴好，抬头看着朝，脸红得像是刚从蒸锅里捞出来。

“夜”拍了拍朝的肩膀，指着电次说：“让他躺平，你坐上去——观音坐莲，懂吗？”朝一愣，脸更红了，小声问：“什、什么观音坐莲？”“夜”翻了个白眼，语气像在教幼儿园小孩：“就是你骑在他身上，掌控节奏。喏，先让他躺好，别让他乱动，不然这家伙肯定手忙脚乱搞砸了。”

朝深吸一口气，照着“夜”的指示推了推电次的胸口：“你……躺好。”电次乖乖往后一倒，仰躺在床上，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她，喉咙滚动了一下：“我……我躺好了。”“夜”在一旁插话：“腿稍微分开点，朝，你坐他腰上，对准了再下去——别急，慢慢来，不然你喊疼他又得慌。”

“你好了吗？”朝低头看着电次，见他脸红得像是煮熟的螃蟹，声音里带着点试探。电次咽了口唾沫，眼神飘忽了一下，又坚定地迎上她的目光：“我……我好了，准备好了！”他盯着眼前这个难以置信的场景——朝跪在他身旁，宽松的T恤滑到肩膀，露出白皙的锁骨——心跳快得像是拉响的电锯，脑子里却一片空白，只能傻乎乎地点头。

“那……好……我……开始啦……”朝的声音抖得厉害，她扶着电次的肩膀，小心翼翼地挪到他上方。她的膝盖压在床单上，慢慢调整位置，电次的“九寸海参”已经昂首挺立，带着点原始的张力。“夜”在一旁指导：“对，就这样，往下坐——别一下子全下去，先试试感觉。”朝咬紧下唇，缓缓下沉，当那“海参”触碰到她的“水帘洞”时，她身子一颤，发出一声可爱又羞涩的“啊！”。

电次喉咙里挤出一声低哼，手不自觉地攥紧床单，像是怕自己失控。他瞪大眼睛看着朝，声音沙哑地说：“朝……你没事吧？”朝喘着气，脸红得像是滴血，低声说：“没事……有点胀……”她调整了一下姿势，在“夜”的注视下慢慢适应，动作生涩却带着点笨拙的温柔。

“夜”抱着手臂，嘴角勾起坏笑：“怎么样，朝，感觉如何？是不是比你想的刺激？”朝没理她，只是偷偷瞪了她一眼，继续专注地动着。电次则仰着头，喘息越来越重，低声呢喃：“朝……你真好看……”语气里满是真诚，连带着那份傻乎乎的温柔，把房间里的紧张感冲淡了几分。

“夜”轻哼一声，语气揶揄：“啧，这家伙还挺会说话。朝，你再快点，他估计撑不了多久。”朝耳根一热，却没反驳，只是默默加快了节奏，房间里只剩彼此的呼吸和床单的轻微摩擦声。

朝的十指紧紧扣住电次的手掌，指尖微微用力，像是要把自己的温度全都传递给他。她的掌心温热而潮湿，嵌进他的指缝，握得那样坚定，仿佛怕一松手就会失去什么。而下方，她的“水帘洞”也同样紧实地包裹着电次的“海参”，湿润的温暖层层收紧，像一双柔软却不容逃脱的手，将他牢牢锁住。

电次喘着粗气，感受着那股紧密的挤压，喉咙里不自觉地溢出一声低哼。他的手指本能地回握住朝，掌心满是汗水，眼神却直勾勾地盯着她，带着点迷离和傻乎乎的温柔。朝的脸颊红得像是晚霞映在水面，低垂的眼睫微微颤抖，每一次细微的动作都让那“水帘洞”的温度更烫了几分。

房间里，昏黄的灯光下，一阵阵轻微却节奏分明的“为爱鼓掌”声回荡着，像是夏夜里细密的雨点落在窗沿。电次和朝的手指紧紧扣在一起，掌心贴着掌心，汗水让彼此的触感更加黏腻。他们的眼神迷离却饱含爱意，像两团雾气交缠在一起，彼此都映在对方瞳孔深处，舍不得移开。

“啊，啊，嗯哼……啊，有点……疼啊！啊，啊……”朝的声音断断续续，带着点娇喘和羞涩。她上下起伏着，动作虽有些生涩，却带着一股笨拙的认真。电次的“九寸海参”在她温热的“水帘洞”里嬉戏，每一次深入都引得她轻颤。那“水帘洞”里流出的温润水液，顺着“海参”缓缓淌下，像细密的溪流滑过礁石，留下湿漉漉的痕迹，滴在床单上，晕开一小片暧昧的水渍。

电次咬着下唇，喉咙里挤出几声低哼，眼神半眯着，像是在努力克制什么。他紧紧握住朝的手，掌心传来的温度让他心跳更快，低声呢喃：“朝……你没事吧？”语气里满是关切，连带着那份傻乎乎的温柔，把房间里的热烈冲淡了几分，多了点甜腻的味道。

朝喘着气，脸颊红得像是熟透的樱桃，她低头瞥了他一眼，轻声道：“没事……就是有点胀……”她的声音细得像是耳语，却藏不住那点羞涩的满足。

朝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带着点娇喘和羞涩的颤音：“你那根……有点过分了……过分的大了啊！嗯，嗯，嗯……”她的语气断断续续，像是在抱怨，又像是忍不住的呢喃。每一声轻哼都像是羽毛挠在电次心上，让他的“九寸海参”不自觉地又硬了几分，紧绷得像是拉满的弓弦。他的脸红得像是刚从火炉里捞出来，红透的耳根几乎要冒出热气。

电次喘着粗气，眼神迷离地盯着朝，低声回应：“我……我才19厘米而已……你喜欢……就、就好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带着点笨拙的真诚。他低头看着眼前这个全裸的女孩——朝的皮肤在昏黄灯光下泛着柔光，汗珠顺着她的锁骨滑落，胸前那两颗“小葡萄籽”随着她的动作微微颤动。他咽了口唾沫，眼神里满是爱意和一丝傻乎乎的满足，像只被喂饱的小狗。

朝咬着下唇，脸颊红得像是晚霞染透了云层，她轻哼一声，没反驳，只是继续动着，像是默认了他的话。她的十指依旧紧扣着他的手

掌，像是在这热烈的节奏里寻找一点依靠。

“夜”倚在床边，抱着手臂，金色的瞳孔在昏黄灯光下闪着戏谑的光。她看着床上那对忘我缠绵的家伙——朝娇喘着起伏，电次红着脸低哼——心里却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虽然时间还早，但她忍不住想象了一下：如果把电次压在身下，让他“后庭开花”，会是什么感觉？那家伙肯定会一脸懵逼地喊“夜姐饶命”，光是想想就挺带劲。

她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心想：先试试水也好。于是，她悄无声息地离开床边，溜进厨房，目光扫过台面，最后锁定了一根翠绿的黄瓜。那黄瓜水灵灵的，粗细适中，带着点清新的菜香。她拿在手里掂了掂，嘀咕道：“嗯……差不多能行吧。”

回到房间，她找了个角落坐下，懒洋洋地靠着墙，掀起自己的裙摆。她盯着那根黄瓜，脑子里闪过电次那张傻乎乎的脸，忍不住低笑了一声。接着，她试探着将黄瓜凑近自己的“水帘洞”，轻轻一推——凉意混着微妙的胀感传来，她皱了皱眉，喉咙里挤出一声低低的“啧”。不算太糟，但也没想象中那么刺激。她自顾自地动了动，眼神却时不时瞟向床上那两人，心想：这玩意儿跟电次的“海参”比，还是差了点意思。

回到床上，朝的节奏渐渐加快，她不断地上下起伏，像是在轻柔却坚定地拨弄一曲暧昧的旋律。昏黄的灯光洒在她汗湿的皮肤上，映出点点晶莹的光泽。电次仰躺在她身下，双手紧握着她的腰，指尖微微陷进她的软肉，像是怕一松手就会失去这份炽热。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喉咙里挤出几声低哼，终于在一声沙哑的“朝……”中绷不住了。

一股热流猛地释放出来，尽管有保险套隔着，那“肮脏的东西”还是裹挟着他的温度，让电次整个人僵了一下。他喘着粗气，脸红得像是刚从火堆里爬出来，眼神迷离地盯着朝，低声呢喃：“我……我射了……”语气里带着点羞涩，又有点傻乎乎的满足。

朝停下动作，喘息着低头看他，脸颊红得像是熟透的樱桃。她能感觉到那股隔着薄膜传来的热意，虽然被安全套挡住，她还是不自觉地轻颤了一下，嘴角勾起一抹羞涩却享受的笑。她轻声道：“嗯……还好啦。”声音细得像是耳语，却藏不住那份偷偷的愉悦。

电次喘着粗气，小心翼翼地取下保险套，指尖还带着点颤抖。他低头一看，朝正趴在床上，汗湿的发丝贴着后颈，身体微微起伏，像一幅让人心跳加速的画卷。那“水帘洞”正对着他的视线，湿润的入口在昏黄灯光下泛着微光，像是无声的邀请。电次喉咙一紧，刚刚软下去的“九寸海参”不争气地又硬了起来，昂首挺立得像是没餍足的野兽。

“喂……电次，不要，不要进来！不要！”朝察觉到他的目光，转过头，声音里带着点慌乱和羞涩。她撑起胳膊想翻身，却因为体力不支只能半趴着，脸颊红得像是滴血，眼神里满是抗拒又有点无力的颤意。

可电次像是没听见似的，眼神迷离地盯着她，脑子里那根理智的弦“啪”地断了。他咽了口唾沫，膝盖压上床沿，低声呢喃：“朝……我、我忍不住了……”没等她回应，他直接俯身下去，无套的“海参”顺

着那湿热的“水帘洞”滑了进去，动作急切却带着点笨拙的温柔。

朝猛地一颤，发出一声短促的“啊！”，手指攥紧床单，声音抖得像是被风吹散：“电次！你、你别……”可话没说完，那股突如其来的满胀感让她喉咙一紧，后面的话全化成了细碎的喘息。

电次低哼一声，双手扶住她的腰，脸红得像是煮熟的螃蟹，低声说：“朝……你里面好热……”他的语气里满是真诚和一丝傻乎乎的迷恋，像只闯进禁地的小狗，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冲动。

电次喘着粗气，眼神迷离地凝视着身下的朝。他的手撑在她两侧，膝盖轻轻压着床单，慢慢调整姿势，将她翻了过来。朝仰躺在床上，湿漉漉的发丝散在枕头上，脸颊红得像是晚霞染透了云层。她看着电次那双带着爱意又有点傻乎乎的眼睛，心跳不自觉地加快，双手不自然地攥紧了床单。

他俯下身，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动作笨拙却温柔，像是在确认她的存在。随后，他用传教士体位贴近她，双手撑在她肩膀两侧，双腿自然分开，将自己的“九寸海参”对准她的“水帘洞”。朝轻颤了一下，喉咙里溢出一声细碎的“唔……”，像是既紧张又期待。

电次低声呢喃：“朝……我来了啊……”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他慢慢推进，那温热的紧实感让他喉咙一紧，低哼了一声。朝的十指不自觉地抓上他的背，指甲微微陷进他的皮肤，留下浅浅的红痕。她咬着下唇，喘息着低声道：“慢、慢点……笨蛋……”

电次傻乎乎地咧嘴一笑，额头抵着她的，低声说：“好……我尽量……”他开始动了起来，节奏虽有些生涩，却带着一份专注的温柔，像是在用整个身体诉说对她的喜欢。房间里只剩彼此交缠的呼吸和床单的轻微摩擦声，暧昧而甜腻。

朝趴在床上，胸口微微起伏，喘息还未平复。她转过头，脸颊红得像是熟透的樱桃，眼神半眯着看向电次，声音断断续续地挤出来：“可、可以不用套啦……”她顿了顿，像是鼓足了勇气，又急忙补上一句，“但是……但是不可以射在里面！”

电次愣了一下，撑在她上方，手还扶着她的腰，闻言眨了眨眼，满脸疑惑地问：“为什么嘛？恶魔不是不会怀孕的吗？”他的语气里带着点天真的好奇，声音沙哑得像是刚跑完步，眼神却直勾勾地盯着她，像只等着主人允许的小狗。

朝咬了咬下唇，脸更红了，眼神飘忽了一下，低声嘀咕：“那……那好吧，你想怎么样……随、随便你……”她的话还没说完，又连忙加了一句，声音细得像是耳语，“但是，不可以那么大力哦！”她的手不自觉地抓紧床单，指尖微微发白，像是在掩饰那份羞涩的妥协。

电次咧嘴一笑，眼睛亮得像是点了灯，低头凑近她的脸，额头轻轻抵着她的：“真的随便我？那我可得好好表现了……”他的声音里满是傻乎乎的温柔，带着点藏不住的兴奋。他调整了一下姿势，动作小心翼翼地贴近她，像是在试探她的底线，又像是在珍惜这份信任。

电次喘着粗气，眼神里带着点克制不住的热切。他俯下身，双手扶

住朝的腰，开始前后抽插，动作虽有些急切，却透着一股笨拙的专注。他的“九寸大海参”像是脱缰的野兽，猛烈地冲击着三鹰朝的“花心”，每一下都带着原始的力道，却又因为他的小心翼翼而多了几分温柔。

朝被这突如其来的节奏弄得喘不过气，喉咙里溢出一串断续的浪叫：“啊……嗯，啊！电、电次……”她的声音娇媚得像是融化的蜜糖，时而高亢，时而低吟，带着点羞涩又藏不住的愉悦。她双手抓紧床单，指节泛白，身体随着他的动作微微颤抖，脸颊红得像是晚霞烧透了天边。

电次低头看着她，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喉咙里挤出一声低哼：“朝……你、你没事吧？”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眼神里满是关切和一丝傻乎乎的迷恋。他一边动着，一边努力控制力道，生怕弄疼了她，可那“海参”的攻势还是让朝的叫声停不下来。

房间里，昏黄的灯光下，又响起了一阵轻快却热烈的“为爱鼓掌”声，像夏夜里急促的雨点敲打着窗棂。电次的抽插节奏越来越快，他的“九寸大海参”在朝的“水帘洞”里进出，带起一阵阵湿润的摩擦声。两人汗湿的身体紧紧贴合，呼吸交缠得像是融成了一体。

三鹰朝终于绷不住了，她的喘息逐渐高亢，喉咙里溢出一连串控制不住的娇吟：“啊……嗯，啊！电次……”她的十指死死扣住电次的肩膀，指甲陷进他的皮肤，身体猛地一颤，像是被一股无形的浪潮推上了顶点。一股热流毫无预警地喷涌而出，直接洒在电次的“海参”上，温热而湿润，像是夏日暴雨后的溪流，让他整个人僵了一下。

电次低哼一声，感受到那股热意的冲击，脸红得像是煮熟的螃蟹。他的抽插却没停，反而因为朝的反应更用力了几分。他咬紧牙关，额头满是汗珠，终于在几下猛烈的动作后，喉咙里挤出一声沙哑的喊叫：“我要射了！”话音刚落，他身子一紧，将自己的“种子”毫无保留地灌满了朝的“花心深处”，热流涌动，像是要把他的温度全留在她体内。

朝轻颤了一下，发出一声细碎的“唔……”，脸颊红得像是滴血。她喘着气，眼神迷离地看向电次，像是还没从那股汹涌的高潮中缓过来。电次则傻乎乎地咧嘴一笑，低头吻了吻她的额头，低声呢喃：“朝……你真厉害……”语气里满是真诚和一丝满足的温柔。

两人的交合终于短暂地画上了句点，房间里那热烈的节奏渐渐平息下来，只剩窗外夜风轻拂的低语。朝已经累得睡了过去，她侧躺在床上，什么都没穿，汗湿的发丝贴着脸颊，胸口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像一朵在暴雨后沉睡的花。电次半跪在她身旁，眼神温柔地凝视着她，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傻乎乎的笑。他从床头柜上抓过一叠纸巾，小心翼翼地擦去她“水帘洞”口残留的“种子”和湿润痕迹，手指轻柔得像是怕吵醒她。

“小朝的睡姿真可爱啊……”电次低声呢喃，声音里满是宠溺。他俯下身，忍不住凑近她的脸，嘴唇轻轻贴上她的，吻得小心又珍重，像是在偷尝一块甜腻的糖果。朝睡得沉沉的，唇角微微动了动，却没醒

来。

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从背后摸上了他的屁股，指尖带着点凉意，轻轻捏了一下。电次猛地一颤，差点叫出声，转头一看——“夜”不知何时现了身，正站在他身后，金色的瞳孔闪着戏谑的光，嘴角挂着坏笑。她懒洋洋地倚着床沿，低声道：“啧，瞧你这色眯眯的样子，朝睡着了你还偷亲？小心我告诉她啊。”

电次脸一红，手忙脚乱地捂住屁股，低声反驳：“喂！夜姐你别乱摸啊！我、我就是亲一下而已！”他的声音里带着点慌乱，却掩不住那份傻乎乎的温柔。

电次正红着脸，手忙脚乱地应付“夜”的调侃，眼神却不自觉地往下瞟了一眼。这一看不得了，他整个人僵住了，眼睛瞪得像是见了恶魔——“夜”的裙摆掀起一角，露出的“水帘洞”里赫然插着一根翠绿的黄瓜，那黄瓜还带着点水光，像是刚从厨房里拿出来没多久。

“你的下面……怎么插着根黄瓜！？”电次的声音猛地拔高，带着点震惊和不可置信，手指指着她，像是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他的脸红得像是煮熟的螃蟹，脑子里一片混乱，完全没反应过来该说什么。

“夜”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正想开口调侃，突然，她手一滑——或者说故意一推——那根黄瓜不知怎么的就从她手中脱手，直直地朝着电次的后庭突了过去。电次猝不及防，只觉得一股凉意混着异样的胀感猛地袭来，他“啊！”地叫了一声，整个人往前一扑，差点撞到床头。

很明显，电次被“夜”给“操”了。他趴在床上，屁股还微微翘着，脸红得像是能滴血，转头瞪着“夜”，声音抖得像是刚被恶魔追过：“夜、夜姐！你干嘛啊！？”他的语气里满是慌乱和羞耻，却又带着点傻乎乎的懵懂。

“夜”懒洋洋地靠着床沿，手里把玩着那根黄瓜，笑得一脸无辜：“哎呀，手滑了嘛。怎么样，感觉如何？比你那‘海参’还刺激吧？”她金色的瞳孔闪着戏谑的光，像是故意在看他笑话。

6

电次捂着屁股，结结巴巴地反驳：“刺激个鬼啊！疼死了！你、你别乱来！”可他那红透的脸和慌乱的眼神，怎么看都像是被戳中了什么奇怪的开关。

“夜”眯着金色的瞳孔，嘴角挂着一抹坏到骨子里的笑。她看着电次那副慌乱又羞耻的模样，像是发现了什么好玩的玩具。她伸出手，慢条斯理地抓住还插在电次后庭的那根黄瓜，轻轻一拉，带出一声细微的“啵”。电次猛地一颤，发出一声短促的“哎哟！”，脸红得像是刚从蒸锅里捞出来，眼神里满是抗议。

可“夜”没停手，她拿过那根湿漉漉的黄瓜，带着点戏谑的眼神瞟了电次一眼，然后若无其事地掀起裙摆，将它重新塞进了自己的“水帘洞”。黄瓜滑进去时，她眉头微微一皱，低哼了一声，像是品尝什么新

奇的味道。此刻的她，站在床边，裙摆下那根黄瓜若隐若现，活像是个带着假阳具的恶作剧大师，正准备继续“调教”电次。

电次趴在床上，屁股还隐隐作痛，转头一看这景象，眼睛瞪得像是见了恶魔：“夜、夜姐！你这是在干嘛啊！？”他的声音抖得像是被电锯拉过，满脸震惊夹杂着羞耻，像是完全没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夜”懒洋洋地靠着床沿，手扶着那根黄瓜，笑得一脸无辜：“啧，这不是给你开开眼界嘛？瞧你那‘后庭开花’的样子，比砍恶魔还带劲。”她故意往前倾了倾身子，黄瓜在她“水帘洞”里微微晃动，像是在挑衅他：“怎么样，要不要再试一次？我保证轻点。”

电次捂着屁股，脸红得像是能滴血，结结巴巴地反驳：“试、试个鬼啊！你这也太变态了吧！”可他那慌乱的眼神和微微发抖的语气，怎么看都像是被“夜”的恶趣味彻底拿捏了。

朝原本睡得沉沉的，像一朵被暴雨淋过的小花，蜷在床单里。可电次那一声声夸张的惨叫，像电锯拉响般刺耳，终于还是把她从梦里拽了出来。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迷迷糊糊地撑起身子，发丝乱糟糟地贴在脸颊上，低声呢喃：“嗯嗯……电次君？什么sh……”话说到一半，她的声音戛然而止，整个人愣住了，像是被冻住的画面。

眼前的景象简直让人怀疑自己还没醒——“夜”正抱着电次，金色的瞳孔闪着恶作剧的光芒，嘴角挂着坏到骨子里的笑。她裙摆下的那根翠绿黄瓜，正一下下地戳进电次的后庭，像个顽皮的孩子在玩弄新玩具。电次被她锁在怀里，脸红得像是煮熟的螃蟹，嘴里发出连绵不断的惨叫：“啊！夜姐！停、停下啊！疼死我了！”那声音既像求饶，又像被吓破了胆。而“夜”却低笑出声，坏笑和他的惨叫混在一起，交织成一首诡异的二重奏。

朝眨了眨眼，呆呆地看着这一幕，脑子里一片迷雾。她伸手捏了捏自己的脸颊，低声嘀咕：“我好像……还没睡醒吧……”她的语气里满是困惑，眼神却忍不住在电次那涨红的脸和“夜”那根晃动的黄瓜间来回扫视，像是在努力分辨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夜”瞥见朝醒了，笑得更欢了，冲她挑了挑眉：“哟，小朝，醒啦？要不要加入我们？这家伙的后庭还挺耐玩的。”她一边说，一边故意又推了一下黄瓜，引得电次又是一声高八度的“哇啊啊！”。

电次扭过头，泪眼汪汪地看着朝，声音抖得像是被恶魔追过：“朝！救、救我！夜姐她疯了！”可他那副狼狈又滑稽的样子，怎么看都像是自己把自己坑进了这场闹剧。

朝揉了揉额角，脸颊微微泛红，低声嘀咕：“你们俩……真是够了……”她拉过被子，像是想把自己藏起来，却忍不住从被子缝里偷瞄这场荒唐的表演。

电次的声音已经完全失控，像是被恶魔追着砍了一路。他扭着身子，满脸通红地挣扎，嘴里喊得撕心裂肺：“朝！小朝！救我——啊啊啊啊啊啊！好、好他妈痛啊！卧槽！卧槽！卧槽！”他的叫声高亢得像是拉响的电锯，带着点哭腔，又夹杂着崩溃的粗口，整个人像是被逼到了绝境。汗水从他额头滑下来，屁股还被那根黄瓜戳得一颤一颤，

疼得他龇牙咧嘴，眼泪都快挤出来了。

可“夜”完全没打算放过他。她死死抱住电次的腰，像只戏弄猎物的猫，力气大得让电次根本挣脱不开。她金色的瞳孔闪着恶作剧的光芒，嘴角挂着坏笑，低声调侃：“啧，喊什么喊啊？这不挺带劲的吗？再忍忍，我还没玩够呢。”她一边说，一边故意又推了一下那根黄瓜，引得电次又是一声夸张的“嗷——”，整个人差点扑到床头。

朝裹着被子，半睁着惺忪的睡眼，呆呆地看着这场闹剧。她揉了揉脸颊，像是还没完全清醒，低声嘀咕：“电次君……你叫得也太惨了吧……”她的语气里带着点无奈，眼神却忍不住在电次那狼狈的模样和“夜”那坏笑的脸间来回扫视，嘴角微微抽了抽，像是在憋笑。

电次扭过头，泪眼汪汪地看向朝，声音抖得像是被风吹散：“朝！别看戏了！快拉她啊！我、我真的要死了！”可他越挣扎，“夜”的手臂就箍得越紧，黄瓜的攻势也没停，像是铁了心要把他折腾到崩溃。

“夜”瞥了朝一眼，笑得更欢了：“小朝，别听他瞎嚷嚷，这家伙嘴上喊疼，心里指不定多爽呢。你说是不是，电次？”她故意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补了一句，语气里满是挑衅。

朝裹着被子，半睁着惺忪的睡眼，看着电次和“夜”这对活宝上演的荒唐戏码。她揉了揉脸颊，打了个小小的哈欠，声音懒洋洋地飘出来：“嘿，那……你们继续玩哦，待会儿电次抱着我睡就行，嗯……”话音刚落，她像是完全没把这混乱场面当回事，脑袋一歪，直接倒回枕头上，呼吸平稳地睡了过去。她的睡姿随意又可爱，发丝散在脸上，像只被吵醒又懒得管事的小猫。

电次还被“夜”死死箍着，闻言扭头看了朝一眼，满脸崩溃地喊：“喂！朝！你别睡啊——”可话没喊完，“夜”手里的黄瓜又是一推，精准地戳中了他的敏感点。他猛地一颤，喉咙里挤出一声短促的“啊！”，整个人像是被电了一下，脸红得像是烧透的炭火。

就在这不到数秒的抽插中，电次完全招架不住了。那根翠绿的黄瓜在“夜”的掌控下，像是找到了他的命门，一下下地刺激着他的后庭。他咬紧牙关，汗水顺着额头滑下来，身体突然一僵，紧接着一股陌生的快感从深处涌上来。他瞪大眼睛，低吼一声：“夜姐！我、我——”话没说完，他猛地达到了前列腺高潮，整个人瘫软在床上，喘着粗气，眼神迷离得像是魂都被抽走了。

“夜”松开手，懒洋洋地靠着床沿，看着电次那副狼狈又满足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坏笑。她把那根黄瓜拿在手里晃了晃，低声调侃：“啧，才几下就受不了啦？看来你这‘海参’还得练练啊。”她瞥了眼睡得香甜的朝，补充道：“不过，放心吧，待会儿我让你抱着她睡——前提是你还有力气爬过去。”

电次趴在床上，脸埋进枕头里，声音闷闷地传出来：“夜姐……你、你真是恶魔……”可他那颤抖的语气和红透的耳根，怎么看都像是被这场“恶作剧”彻底击倒了。

“夜”凑近电次，眯着金色的瞳孔，仔细打量着他那趴在床上的身影。他脸埋在枕头里，呼吸平稳，像是被刚才的“折腾”彻底耗尽了力气，

睡得人事不省。她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坏笑，低声嘀咕：“你这个杂鱼人类，电锯人，没想到你会被我用这种方式打败啊。”她的语气里满是戏谑，手里还晃着那根翠绿的黄瓜，像是在炫耀自己的“战利品”。

她俯下身，带着点恶作剧的心思，准备凑过去偷亲他一口——就当是给这场闹剧画个句号。可就在她的嘴唇刚要碰到他的脸颊时，电次突然动了。他猛地睁开眼，像是装睡的野兽逮住了时机，一个翻身坐了起来，动作快得让“夜”完全没反应过来。下一秒，他一把抓住她的肩膀，将她压在身下，床垫“吱”地响了一声。

“夜”愣住了，金色的瞳孔瞪得圆圆的，还没来得及开口，电次已经红着脸，喘着粗气，掏出了他的“九寸大海参”。那“海参”硬得像是憋了一肚子火，他眼神里带着点报复的狡黠，直直地对准了“夜”的“水帘洞”，猛地插了进去。“夜”猝不及防，发出一声短促的“啊！”，身体一颤，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击打了个措手不及。

电次咬着牙，低声吼道：“夜姐，谁是杂鱼啊？这次轮到我了吧！”他的脸红得像是烧透的炭火，汗水顺着额头滑下来，动作虽有些急切，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他压着“夜”，节奏快得像是拉响的电锯，完全不给她还手的机会。

“夜”被压在下面，起初还想挣扎，可那“海参”的攻势让她喉咙一紧，硬生生憋回了一句调侃。她喘着气，嘴角却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笑，低声道：“啧……你这家伙，还挺有种……”她的语气里带着点意外的欣赏，眼神却依旧闪着戏谑的光，像是在享受这场意料之外的反转。

电次和“夜”喘着粗气，彼此的汗水混在一起，空气里还残留着刚才热烈的余温。电次低头看着身下的“夜”，眼神里带着点得意的傻笑，突然俯身下去，嘴唇猛地贴上了她的。他的吻来得急切又笨拙，像只急着讨赏的小狗，带着点报复后的满足。“夜”愣了一下，随即勾起嘴角回应，嘴唇微微张开，带着一丝戏谑的挑逗，两人的呼吸交缠在一起，暧昧得像是融化的糖浆。

这一幕恰好被再次被吵醒的朝撞了个正着。她揉着惺忪的睡眼，撑起身子，发丝乱糟糟地贴在脸颊上，迷迷糊糊地看向床边。看到电次和“夜”吻得难舍难分，她眉头微微一皱，心里冒出一股酸溜溜的感觉，像吃了一颗没熟的葡萄。她嘀咕了一声：“嗯……这家伙……”有点吃醋，又有点不爽，毕竟那是自己的男朋友，现在却跟另一个家伙亲得这么投入——虽然那个家伙是“夜”，算是自己的另一个人格？

朝眨了眨眼，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脑子里乱糟糟地转着念头。最终，她轻轻摇了摇头，像是把那点醋意甩出了脑海，低声自语：“算了……想那么多干嘛，反正这家伙晚上抱着我睡就行了。”她拉过被子，翻了个身，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释然的笑，像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心里虽然还有点别扭，但想着电次那傻乎乎的温柔，她又觉得这点小插曲也没什么大不了。

“夜”被电次压在身下，起初还想保持那副戏谑的从容，可当他的“九寸大海参”猛地插进她的“水帘洞”时，她再也绷不住了。她的喉咙猛地一紧，发出一声高亢又绵长的淫叫：“啊——你这混蛋！”那声音娇媚

得像是融化的蜜糖，带着点颤抖和失控的浪荡，像是被狠狠戳中了灵魂深处。

她喘着粗气，金色的瞳孔瞪得圆圆的，身体随着电次的节奏不自觉地颤动。她死死抓着床单，指节泛白，嘴里断断续续地挤出一串更淫荡的叫声："啊……你这家伙的那根，比黄瓜，啊——还、还要大啊——啊啊！"她的嗓音时而高亢，时而低吟，像是在拼命压抑却又忍不住放纵，每一个音节都裹着湿热的喘息，像是被那巨大的"海参"彻底征服了。

电次红着脸，咬牙低吼："夜姐，这回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他一边动着，一边喘着粗气，汗水从额头滑下来，眼神里带着点报复的得意。他的"海参"在她"水帘洞"里进出，带起一阵阵湿润的摩擦声，让"夜"的叫声更加止不住。

"夜"咬着下唇，试图反击，可那股满胀的快感让她连调侃的话都说不完整。她喘着气，声音沙哑地挤出一句："啊……你这杂鱼，啊——还真敢……啊！"她的语气里还残留着一丝戏谑，可那淫荡的叫声和微微抽搐的身体，已经完全暴露了她被电次"打败"的模样。

房间里，昏黄的灯光下，一阵急促而热烈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声此起彼伏，像夏夜暴雨拍打屋檐，节奏快得让人喘不过气。电次俯在"夜"身上，满脸通红，汗水顺着额头滑落，他的"九寸大海参"正大力又积极地抽插着她的"水帘洞"。他的动作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每一下都像是拉响的电锯，猛烈却又透着点笨拙的热情，床垫被压得吱吱作响。

"夜"仰躺在床上，金色的瞳孔半眯着，眼神里夹杂着戏谑和一丝藏不住的愉悦。她咬着下唇，喉咙里时不时溢出几声低吟，像是既在挑衅又在享受。她用"水帘洞"里涌出的温热淫水润滑着电次的"海参"，像是以柔克刚的回敬。那湿润的液体顺着两人的交合处淌下，黏腻地滴在床单上，晕开一小片暧昧的水渍。她的双腿不自觉地缠上他的腰，像是在无声地催促他更用力些。

房间里的"为爱鼓掌"声不绝于耳，混杂着电次的粗重喘息和"夜"偶尔泄出的娇哼，交织成一首热烈又混乱的乐章。电次低头看着她，喘着气低吼："夜姐……你、你还挺能撑啊！"他的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带着点得意的傻笑。

"夜"勾起嘴角，喘息着回应："啧……你这杂鱼，啊……也就这点本事……"她的话虽带着调侃，可那颤抖的语气和湿漉漉的眼神，早就暴露了她被电次折腾得有些招架不住了。

电次喘着粗气，半撑在床上，低头看着身下的"夜"，脑子里却冒出了些乱七八糟的想法。在他眼里，朝和"夜"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奇妙又不可分割。朝是那种软乎乎的小可爱，睡着时像只蜷起来的猫咪，红着脸喊他"笨蛋"的模样总能让他心跳加速。而"夜"呢，脸上那道浅浅的伤疤透着一股御姐的冷艳气质，金色的瞳孔闪着戏谑的光，坏笑起来像是能把他吃得死死的。

这俩，一个温柔得像春天的风，一个野性得像夏天的火，却都住在

一个身体里。电次咽了口唾沫，眼神在“夜”汗湿的皮肤上扫过，又瞥了眼一旁熟睡的朝，心里偷偷乐开了花——能跟这两个都“日”得这么痛快，简直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感恩。他咧嘴一笑，傻乎乎地想：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哪怕天天被恶魔追着砍，他也认了。

“夜”察觉到他走神，喘息着抬眼瞪他，低声调侃：“啧，杂鱼，想什么呢？盯着我看还不够？”电次回过神，脸红得像是煮熟的螃蟹，挠头傻笑：“没、没啥，就是觉得你跟朝都挺棒的……”他的语气里满是真诚，连带着那份笨拙的温柔，把房间里的暧昧冲淡了几分。

说完，他双手扶住“夜”的腰，像是被注入了新的能量，“九寸大海参”继续大力抽插着她的“水帘洞”。床垫被压得吱吱作响，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滑下来，滴在“夜”的皮肤上，烫出一片暧昧的湿意。

“喂，电次，你该不会阳痿了吧？”“夜”半眯着金色的瞳孔，嘴角勾起一抹挑衅的坏笑，声音里带着点故意刺激他的意味。她喘着气，试图用言语再戳他一下，像是想看看这家伙到底能撑多久。

可话音刚落，她就感觉到了不对劲。电次的抽插节奏突然加快，像拉满弦的电锯，越来越猛，越来越强，每一下都带着不容忽视的力道，直撞她的“花心”。他的气息也变得更粗重，像野兽喘息般压在她耳边，房间里的“啪啪”声密集得像是暴雨敲窗。“夜”的喉咙一紧，原本的调侃还没出口，就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势逼得咽了回去，发出一声低低的“啊……”。

电次低头看着她，脸红得像是烧透的炭火，眼神里透着点得意的狡黠。他喘着气，声音沙哑却带着笑意：“我……其实快射了，你信吗？”他的语气里满是真诚，又夹杂着一丝傻乎乎的挑衅，像是在用行动反驳她刚才的嘲笑。

“夜”咬着下唇，喘息着瞪他一眼，声音颤抖地挤出一句：“啧……你这杂鱼，啊……还真行……”。

电次的抽插节奏猛地加速，像拉满弦的电锯开到最大功率，带着一股不顾一切的劲头。他的“九寸大海参”在“夜”的“水帘洞”里进出，每一下都撞得又深又狠，汗水从他额头滴下来，落在“夜”汗湿的皮肤上，烫出一片黏腻的热意。“夜”越来越兴奋，金色的瞳孔半眯着，眼神里戏谑的光被快感冲淡，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失控的迷离。她咬着下唇，喉咙里溢出一串高亢的娇吟：“啊……啊！你这家伙……”她的声音颤抖得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身体不自觉地迎合着他的节奏。

终于，两人的喘息在同一刻达到了顶点，像两团烈火同时炸开。“我要去了！”“夜”突然大喊一声，嗓音沙哑又浪荡，像是憋了许久的宣告。她的“水帘洞”猛地一紧，一股温热的洪流喷涌而出，洒在电次的“海参”上，湿漉漉地包裹着他，像是夏日暴雨后的激流。

几乎同一秒，电次也绷不住了。他咬紧牙关，脸红得像是烧透的炭火，大喊一声：“我要射了！”话音刚落，他身子一僵，“海参”猛地颤了一下，将浓厚的“种子”毫无保留地喂进了“夜”的“花心深处”。他感觉到“夜”的热流喷在自己身上，可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顾不上多想，只管把自己的温度全灌进她体内。

两人同时瘫软下来，喘息声交缠着填满房间。电次趴在“夜”身上，汗水黏住了彼此的皮肤，他喘着气，低声呢喃：“夜姐……你、你真猛……”。

电次喘着粗气，从床头柜上抓过一叠纸巾，随手丢给了“夜”。他红着脸，声音沙哑地嘀咕：“喏，你自己处理吧，我累死了……”“夜”接过纸巾，懒洋洋地靠在床沿，瞥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却没多说什么，只是低头擦拭着自己的“水帘洞”，动作随意得像是刚打完一场游戏。

电次没再管她，转身爬上床，动作笨拙却轻柔地钻进被窝，抱住了早已睡得香甜的朝。朝侧躺在床上，呼吸平稳，发丝散在枕头上，像只蜷着的小猫，脸上还带着一丝熟睡的红晕。电次的手臂自然地环住她的腰，把她搂进怀里，下巴轻轻抵着她的头顶，感受着她身上传来的温热。他的眼皮越来越重，像是被这场闹剧彻底耗尽了力气。

“小朝，晚安……”电次低声呢喃，声音轻得像是耳语，带着满满的宠溺和一丝傻乎乎的温柔。他闭上眼，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笑，抱着朝沉沉地睡了过去。房间里只剩窗外夜风的低语，和三人交错的呼吸声，暧昧散去，留下了一片甜腻的宁静。

电次抱着朝，沉沉地陷入梦乡没多久，迷迷糊糊中，他感觉到背后多了一份温热的触感。另一双纤细的手臂轻轻环住了他的腰，带着点懒散却不容拒绝的力道贴了上来。是“夜”。她悄无声息地爬上床，从背后抱住电次，下巴随意地搁在他的肩窝里。

电次半梦半醒间哼了一声，没睁眼，只是下意识地往朝怀里拱了拱。他的手臂依旧搂着朝，感受着她平稳的呼吸和柔软的温度，而“夜”的胸口紧贴着他的背，传来一阵阵微热的起伏。三个刚经历了一场热烈“战斗”的人，就这样在床上挤成一团，彼此的体温交织在一起，像一幅有些凌乱却又温暖的画。

“夜”的嘴角微微上扬，像是还残留着戏谑的余味，可她也没多说话，只是闭上眼，跟着电次和朝的节奏，舒服地睡了过去。房间里只剩窗外夜风的低吟，和三人交错的呼吸声，轻缓而安宁，像是一场闹剧后的甜蜜谢幕。

7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清晨，刺耳的闹钟声像一群恶魔在耳边尖叫，硬生生把电次从美梦里拽了出来。他皱着眉，嘴里哼出一声含糊的“烦死了……”，眼皮沉得像是粘了胶，还是强撑着睁开一条缝。阳光从窗帘缝里洒进来，刺得他眯了眯眼。

他还抱着三鹰朝，手臂紧紧搂着她的腰，感受到她睡梦中平稳的呼吸和温热的体温。可那该死的闹钟还在滴滴滴地响个不停，像在故意挑衅他的耐心。电次咬了咬牙，终于忍无可忍，猛地抽出手臂——动作有点大，差点把朝吵醒。他扭过身，一把抓起床头柜上那只吵闹的小玩意儿，手劲一使，狠狠地把它甩了出去。

“砰！”闹钟砸在墙上，发出一声脆响，然后滚到地上，滴滴声总算停了。电次喘了口气，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熟睡的朝。她睡得正香，发丝散在枕头上，嘴角微微翘着，像只安静的小猫。他咧嘴一笑，低声嘀咕：“吵死了……差点把小朝弄醒。”说完，他又钻回被窝，手臂自然地环回她的腰，闭上眼打算再眯一会儿。

电次半眯着眼睛，盯着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晨光，金色的光线洒在床单上，映出一片暖洋洋的色调。他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脑子慢慢清醒过来，这才意识到——哦，现在已经是第二天的早上了。平时这时候，他应该已经背着书包，迷迷糊糊地往学校跑了。可现在不一样，他有岸边帮他弄来的休学信，妥妥地躺在手里，算是正式“解放”了。

不过说实话，就算之前没这封信，电次也经常翘课，反正对他来说，上学从来不是什么大事。这都得“拜”他的电锯人身份所赐——老师们早就习惯了，对他不去上课的事儿连个屁都不敢放。不是不想管，是不敢管。谁敢评价啊？一开口，估计全日本的电锯人粉丝能把学校踩平。不踩死？那才恐怖呢。现在的电锯人可是最厉害的恶魔猎人，有饥饿恶魔当经纪人，拉风得不行；还有个战争恶魔做女朋友，霸气又带劲。老师要是敢对电次指手画脚，那就是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死法——想想都觉得头皮发麻。

电次咧嘴一笑，懒洋洋地翻了个身，看了眼身旁睡得正香的朝，又感受了一下背后“夜”传来的微热，心想：上学？上个鬼啊，有这两个在身边，比什么课堂都刺激。他伸了个懒腰，干脆闭上眼，打算再赖会儿床。

窗外的晨光还没完全铺开，电次却被肚子咕咕叫的声音彻底吵醒了。他皱着眉，揉了揉空荡荡的胃，嘀咕了一声：“啧，饿死了……”赖床的念头再美好，也敌不过这不争气的肚子催命似的抗议。他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松开抱着朝的手臂，小心翼翼地从被窝里爬出来，避免吵醒她和背后的“夜”。

电次揉着惺忪的睡眼，拖着步子走进卫生间，像往常一样刷牙洗脸。水珠顺着他的下巴滴下来，他对着镜子咧嘴一笑，顺手抓了把乱糟糟的头发，算是简单收拾了一下。洗漱完，他晃悠到客厅，看到喵子正蜷在沙发上睡得四仰八叉，小爪子还抖了抖，像在做什么猫咪美梦。他轻笑一声，轻轻拍了拍它的脑袋：“喂，小懒猫，起床喝牛奶啦。”他从冰箱里拿出牛奶，倒进猫盆里，喵子闻到味儿，立马睁开眼，蹦过来埋头舔了起来。

接着，电次卷起袖子，开始忙活早餐。他点火热锅，煎了三人份的鸡蛋，蛋黄煎得金灿灿的，边缘微微焦脆，又烤了几片面包，香气扑鼻地在厨房里散开。他还特意热了三杯巧克力，浓郁的甜香混着热气飘出来，让人忍不住咽口水。电次一边忙，一边认真摆盘，把煎蛋和面包码得整整齐齐，甚至还用叉子摆弄了几下，试图弄出点花样。他站在桌前，托着下巴盯着自己的“作品”，脑子里琢磨着：怎么才能让朝和“夜”乖乖把这早餐吃下去？朝喜欢甜的，热巧克力应该能哄她多

吃点；“夜”那家伙嘴挑，说不定得靠煎蛋的香味勾她起床。这么一想，他花了不少心思，嘴角却不自觉地勾起一抹傻乎乎的笑。

电次端着热气腾腾的早餐盘，轻手轻脚地走回卧室。他俯下身，温柔地摸了摸朝的头，手指顺着她乱糟糟的发丝滑过，低声唤道：“朝，小朝，起床啦。”他的声音沙哑又宠溺，像在哄一只赖床的小猫。朝被这轻柔的触感弄得眼皮动了动，终于慢吞吞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一丝不挂的电次站在床边。那“九寸大海参”正沉睡着，垂在腿间，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晃了晃。

朝眨了眨眼，睡意还没完全散去，倒也没太惊讶。毕竟昨晚三人折腾完后，谁都没心思穿衣服，直接倒头睡了。现在的她也是个裸女，被子只盖到腰间，露出的肩膀在晨光下泛着柔光。她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小小的哈欠，声音软乎乎地嘀咕：“嗯……不要……让我多睡会儿嘛……又不是你做早餐……”

电次咧嘴一笑，蹲下身凑近她，带着点得意的语气说：“说来真巧呢，我还真做早餐了。煎蛋、烤面包，还有热巧克力，要吃吗？”他故意把盘子往前一递，鸡蛋的香气混着巧克力的甜味飘过来，像是在勾她的魂。

朝愣了一下，鼻子动了动，闻到那股诱人的香味，睡意顿时消散了几分。她撑起身子，被子滑到腿边，露出更多白皙的皮肤，脸颊却微微泛红。她瞥了电次一眼，低声说：“嗯……好吧……”顿了顿，她又连忙拉起被子裹住自己，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哼：“你、你拿衣服进来，不准看！”

电次挠了挠头，傻乎乎地笑出声：“好好好，不看不看。”可他那眼神还是忍不住在她身上多停了一秒，才转身去翻找衣服，嘴里嘀咕着：“小朝害羞的样子也挺可爱啊……”

朝裹着被子，半撑起身子，刚想从电次的宠溺里缓过神，突然瞥见他光着身子就要往外走。她脸颊一热，眼神慌乱地扫过他那毫无遮掩的“海参”，连忙拉高被子遮住胸口，声音急促又羞涩地喊道：“你……你也得穿衣服！”她瞪着他，指了指床边，示意他先把自己收拾好再去叫醒“夜”，“先穿好再进来啊！”

电次愣了一下，转头看着她那红扑扑的脸和微微撅起的嘴，忍不住咧嘴一笑，露出那标志性的傻乎乎表情。他挠了挠头，语气里满是宠溺：“好吧好吧，嘿嘿，小朝真可爱，我去拿衣服啦。”说完，他转身晃悠着往衣柜走，赤裸的背影在晨光下晃来晃去，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像个得了糖的孩子。

朝盯着他的背影，脸更红了，低声嘀咕：“讨厌……”她的声音细得像是耳语，带着点嗔怪，可嘴角却不自觉地微微上扬，像是被电次的直率温柔弄得又气又甜。她拉紧被子，缩回床上，眼珠子却偷偷瞄着他，生怕他回头偷看。

电次晃悠着从衣柜那儿回来，手脚麻利地给自己套了件衣服——一件印着“电锯人”标志的周边T恤，胸口还大大咧咧地写着“最强恶魔猎人”，自恋得不行，配上一条普普通通的灰色短裤。他压根没穿内裤，

裤腿下那“九寸大海参”隐约晃荡，像随时待命的战士，随时准备“战斗”。他咧嘴一笑，对着镜子摆了个姿势，心里美滋滋地想：这身够帅，朝和“夜”肯定喜欢。

他手里还拿着一堆衣服走进房间——那是玛奇玛生前穿过的一套室内家居服：一件宽松的米白色T恤，带着淡淡的洗衣粉香，一条浅蓝色短裤，还有一套简单的胸罩和内裤，叠得整整齐齐。他把衣服轻轻放在床边，低声喊道：“小朝，你的衣服拿来了，快穿上吧。”这些尺寸正好适合朝的身材，而朝和“夜”理论上是共享一个身体，所以等朝穿好后，“夜”现身时也会以同样的穿着出现，省得再折腾一套。

朝裹着被子，脸颊还带着点刚睡醒的红晕，瞥了眼电次那自恋的T恤，又扫到他短裤下那没遮拦的轮廓，耳根一热，低声嘀咕：“你这家伙……穿成这样也太随便了吧。”可她没多说，接过衣服，背过身开始慢吞吞地套上。T恤松松垮垮地罩在她身上，短裤露出她白皙的小腿，胸罩和内裤的痕迹在布料下若隐若现。她穿好后，转头瞪了电次一眼：“不准看！我还没收拾好呢！”

电次挠了挠头，傻乎乎地笑：“嘿嘿，好好好，不看不看。”可他那眼神还是偷偷瞄了过去，满脸藏不住的满足，心想：小朝穿玛奇玛的衣服还真好看，“夜”出来肯定也带劲。

就在电次傻笑着欣赏朝穿衣服的模样时，床上突然传来一阵动静。“夜”猛地惊醒，像是被什么噩梦惊扰，黑色的长发乱糟糟地散在肩上，脸上那道浅浅的伤疤在晨光下更显凌厉。她金色的瞳孔一睁，带着几分刚睡醒的迷糊和莫名的火气，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像只扑食的豹子，直直朝电次扑了过去。

“电次！马上跪在我下面！”她一边扑一边大喊，声音沙哑却气势十足，黑发随着动作甩在空中，像是挥舞的战旗。她伸出手就要抓住他的肩膀，继续嚷嚷：“电锯人一定是最垃圾的恶魔！什么最强猎人，呸！我踩都能踩死你！”她的语气里满是挑衅和戏谑，那张带着伤疤的脸凑近时，透着一股御姐的野性，连晨光都显得没那么温柔了。

电次猝不及防，被她扑得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他连忙稳住身子，脸上还挂着刚被吵醒朝时的傻笑，转头看着“夜”那副气势汹汹的模样，挠了挠头：“喂喂，夜姐，刚醒就这么猛啊？我还没吃早餐呢！”他一边说，一边试图躲开她的“攻击”，短裤下的“海参”随着动作晃了晃，像是完全没把她的挑衅当回事。

朝裹着被子，瞪大眼睛看着这突如其来的闹剧，嘴角抽了抽，低声嘀咕：“你们俩……能不能消停点……”可她那语气里，倒是藏不住一点看好戏的笑意。

“夜”像只发狂的小兽，黑发乱甩，伤疤在脸上随着她的怒吼更显狰狞。她死死扑在电次身上，手脚并用地缠着他，嘴里还在嚷嚷：“电锯人就是垃圾！跪下！跪下！”她的金色瞳孔瞪得圆圆的，像是完全没从睡梦的混乱中清醒过来。电次被她压得动弹不得，短裤下的“海参”晃来晃去，满脸无奈，像是被恶魔缠上的倒霉蛋。

“夜！醒醒！”电次一边挣扎一边喊，转头看向裹着被子的朝，声音里

带着点求救的慌乱，“小朝！我可以给她一巴子让她从我身上下来吗？”他一边说，一边试图推开“夜”的手臂，可她箍得跟铁圈似的，压根不松手。

朝半撑起身子，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看着这俩人闹得鸡飞狗跳。她嘴角抽了抽，懒洋洋地回了一句：“额……随你吧。”她的语气里满是无所谓，像是早就习惯了这种荒唐戏码，眼底却闪着一丝看好戏的笑意。

“好吧，你自己说的！”电次咬咬牙，见“夜”还在发疯地扭来扭去，终于忍不住抬手，“啪”地一声，轻轻拍了她一巴子，正中后脑勺。那一巴子不算重，却够响，像是敲醒梦游人的警钟。“夜”猛地一僵，发出一声夸张的“啊啊啊啊啊”，像是被电了一下，整个人从狂躁中清醒过来。

她眨了眨眼，金色的瞳孔渐渐聚焦，发现自己正窝在电次的怀里，黑发散在他胸口，手还抓着他的肩膀。她愣住了，脸颊唰地红了起来，尴尬得像是被抓包的小偷。她连忙松开手，往后一退，低声嘀咕：“啧……这什么情况……”那语气里带着点羞耻，眼神却偷偷瞄了电次一眼，又迅速移开。

电次揉了揉被她抓疼的肩膀，咧嘴傻笑：“夜姐，你终于醒了啊，刚才跟恶魔附身似的。”他一边说，一边拍了拍她的头，像在安慰一只闹腾完的小狗。

朝裹着被子，忍不住噗嗤一笑，低声吐槽：“你们俩真是……绝配。”

电次揉了揉被“夜”抓得发红的肩膀，站直身子，拍了拍手，像个指挥家似的宣布：“好啦，吃饭了！再不吃都冷了，待会儿喵子……”他话说到一半，突然顿住，像是想起了什么要紧事，猛地伸长脖子，探头往客厅看去。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心跳都漏了一拍，低声嘀咕：“等等！”

好险——客厅里，喵子正慢悠悠地从沙发上爬起来，小鼻子抽了抽，闻着煎蛋和烤面包的香味，已经迈着小碎步朝餐桌晃过去了。它那双绿莹莹的猫眼盯着桌上的早餐，像是准备随时跳上去开抢。电次松了口气，赶紧回头冲朝和“夜”喊：“差点让喵子抢先了，快来吃吧！”

朝裹着被子，闻言轻笑了一声，慢吞吞地从床上爬起来，嘀咕道：“喵子比你还积极呢……”她一边说，一边整理了一下玛奇玛那件宽松的T恤，头发还乱糟糟地翘着，像个刚睡醒的小孩。

“夜”坐在床边，黑发披散在肩上，脸上伤疤在晨光下若隐若现。她揉了揉被电次拍过的后脑勺，懒洋洋地哼了一声：“啧，早餐要是被猫吃了，你就等着跪搓衣板吧，电次。”她嘴上调侃，眼神却瞟向客厅，嘴角微微上扬，显然也饿得不轻。

电次咧嘴傻笑，挠了挠头：“嘿嘿，放心，有我在，喵子没这机会！”他一边说，一边快步跑去客厅，先把喵子抱回沙发，才回头招呼两人：“快来，煎蛋还热乎着呢！”

“夜”伸了个懒腰，黑发凌乱地披在肩上，脸上那道伤疤在晨光下微微闪着冷光。她瞥了眼餐桌上的早餐，又看了看朝和电次，懒洋洋地哼

了一声：“我决定了，出门前都不回朝的身体里。”她双手抱胸，金色的瞳孔闪着戏谑的光，像是故意要多占一会儿“舞台”，完全没打算让步。

朝已经从床上爬起来，套着玛奇玛那件宽松的T恤，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早餐。她一看到那金灿灿的煎蛋和焦香扑鼻的烤面包，双眼瞬间亮了起来，像点满了星星，脸上满是藏不住的惊喜。她转头看向电次，声音雀跃得像是发现了宝藏：“烤面包和煎蛋耶！”她一边说，一边忍不住拍了拍手，像是迫不及待要开动。

接着，她扭头看向还赖在床边的“夜”，皱了皱眉，干脆上前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推着她往卫生间走：“快去刷牙洗脸啦！再磨蹭早餐都被喵子吃光了！”朝的语气里带着点小命令，可那软乎乎的声音配上她冒着星星的眼神，怎么听都像是在撒娇。

几分钟后，朝和“夜”从卫生间走了出来。朝的头发已经稍微梳理过，套着玛奇玛那件宽松的T恤，脚步轻快地蹦到客厅。“夜”跟在她后面，黑发随意披散，脸上那道伤疤在晨光下若隐若现，懒洋洋地揉了揉眼睛，像是还没完全睡醒。两人一前一后走到餐桌前，却发现电次坐在那儿，手撑着下巴盯着早餐，盘子里的煎蛋和烤面包一口没动。

朝歪了歪头，眨着大眼睛，语气里带着点疑惑：“咦？你不吃吗？”她凑近了些，盯着电次那张穿着自恋电锯人T恤的傻乎乎的脸，像只好奇的小猫在探头探脑。

电次抬起头，咧嘴一笑，露出那标志性的憨憨表情，挠了挠后脑勺：“等你们啊，一起吃才香。”他的声音沙哑又真诚，眼神在朝和“夜”身上扫了一圈，像是觉得这顿早餐少了她们就不完整。

“夜”靠着椅背，闻言挑了挑眉，金色的瞳孔闪着戏谑的光，低声调侃：“啧，杂鱼还挺会装贴心。”可她还是拉开椅子坐下，手已经不自觉地伸向了烤面包，显然也饿得不行。

朝噗嗤一笑，脸颊微微泛红，拉过自己的椅子挨着电次坐下，软乎乎地说：“好啦，那就一起吃吧！”她一边说，一边拿起叉子戳了块煎蛋，眼睛又亮起了小星星，像个满足的小孩。

三人围坐在餐桌前，煎蛋的香气混着烤面包的焦香在空气中飘散，热巧克力的甜味更是勾得人食指大动。电次抓着叉子，朝端着小盘子，“夜”懒洋洋地靠着椅背，三人对视了一眼，像是有种默契在眼神里流转。接着，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いただきます！”声音参差不齐却意外和谐，带着点清晨的慵懒和满足。

话音刚落，三人便迫不及待地拿起餐具开动。电次咧嘴一笑，叉起一块煎蛋塞进嘴里，大口嚼着，腮帮子鼓鼓的，像个饿了好几天的小狗。朝小心翼翼地用叉子切开面包，蘸了点热巧克力，咬下去时眼睛眯成月牙，脸上满是幸福的小星星。她嚼得慢条斯理，像在品尝什么珍馐美味。“夜”则单手托腮，另一只手抓起烤面包直接啃了一口，动作随意得像是懒得讲究，黑发滑到脸侧，她一边吃一边哼了声：“嗯，还行吧，勉强能吃。”

朝却不乐意了。她放下叉子，挺直了小身子，脸颊鼓鼓的像只护食

的小松鼠，反驳道：“谁说的！分明很好吃，嗯，好、好吃！”她一边说，一边又叉起一块煎蛋塞进嘴里，嚼得津津有味，眼睛眯成月牙，像在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话。她的语气里满是认真，像个袒护男友的小恋人——哦，不，她本来就是电次的女友，这份维护自然得像是呼吸一样。

电次坐在一旁，手里抓着面包，傻乎乎地看着朝和“夜”在餐桌上一来一往地拌嘴。朝那软乎乎的嗓音配上“夜”戏谑的挑衅，像两只小猫在互相挠痒，他听着听着，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露出那标志性的憨笑。煎蛋的香气混着热巧克力的甜味飘在空气里，喵子在沙发上舔着爪子，客厅里满是细碎的热闹。他嚼着面包，心头突然涌上一股暖意，低声感叹道：“家里已经很久没这么热闹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点满足和怀念，眼神在朝和“夜”身上扫过，又落在桌上的早餐上。朝闻言抬头，眨了眨亮晶晶的眼睛，软声说：“那就多做几次嘛，我喜欢吃！”“夜”则哼了一声，抓起热巧克力喝了一口，懒散地补刀：“啧，杂鱼，别感动过头，这面包也就及格而已。”可她那微微上扬的嘴角，显然也藏不住一点享受。

早餐没过多久就见底了，桌上的煎蛋和烤面包被一扫而空，热巧克力的杯子也空空荡荡。电次拍了拍肚子，靠着椅背满足地呼出一口气，觉得自己已经吃得撑撑的。可他抬头一看，朝和“夜”却像是还没吃够的样子。朝舔了舔叉子上的巧克力酱，眼睛还亮晶晶地盯着空盘子，像只没喂饱的小猫。“夜”则懒散地托着腮，手里抓着最后一块面包屑塞进嘴里，哼了一声：“就这点啊？”眼神里透着点意犹未尽。

电次挠了挠头，咧嘴一笑，心里嘀咕：看来低估了小朝的饭量啊，夜姐也挺能吃的。他之前还以为这点早餐够三个人分了，现在看来，得多补一顿才行。他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拍拍手说：“行了，我饱了，你们俩好像没吃饱，走吧，出去逛一圈，找点东西吃！”顿了顿，他低头瞥了眼自己身上那件自恋的电锯人T恤，又摸了摸短裤下的皮肤，昨天“战斗”留下的汗渍和暧昧痕迹还黏黏地贴着，他皱了皱眉，补充道：“不过先洗个澡吧，昨天折腾得一身味儿。”

朝闻言脸颊一红，裹着玛奇玛的T恤低头嘀咕：“嗯……是有点黏……”她偷偷瞄了电次一眼，像是想起了昨晚的疯狂，耳根都烫了起来。“夜”则挑了挑眉，黑发滑到肩侧，金色的瞳孔闪着戏谑的光，懒声说：“啧，杂鱼，你这是嫌我昨晚弄得不够干净？”她起身拍了拍手，嘴角勾起坏笑，显然也在暗示昨夜的“战况”。

电次嘿嘿傻笑，挠着后脑勺：“哪有，就是想洗干净点，出去逛才舒服嘛！”说完，他转身朝浴室走去，心里想着：得快点洗完，带小朝和夜姐去吃点好吃的才行。

8

朝独自走进浴室，关上门后，房间里只剩花洒淅淅沥沥的水声。她脱下玛奇玛那件宽松的T恤和短裤，光着脚踩在微凉的瓷砖上，晨光

从窗缝透进来，映在她白皙的皮肤上。她打开花洒，温热的水流顺着她的肩膀淌下，像轻柔的手指滑过，冲刷掉昨夜留下的汗渍和黏腻。她闭上眼，感受着水珠在身上跳跃，低声哼了句：“嗯……好舒服……”

她从架子上拿下一根备用牙刷，握在手里犹豫了一下，脸颊微微泛红。她咬了咬唇，还是决定用它清理自己的下体。她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将牙刷凑近“水帘洞”，轻轻抽插着清洗，动作生涩却认真。水流顺着她的腿淌下来，混着泡沫冲走昨夜的痕迹。她低头看着，耳根烫得像是滴了血，心里嘀咕：“昨天弄得太夸张了……得洗干净才行……”

花洒的水哗哗地冲刷着她的身体，水珠在她锁骨间滚动，顺着曲线滑到脚边。蒸汽模糊了浴室的镜子，朝的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她一边清洗，一边不自觉地夹紧了腿，像是怕被谁听见这细微的动静。洗完后，她站起身，让水流再冲一遍全身，长舒一口气，脸上带着点羞涩的满足。

突然，她的手顿住了，像是被什么念头猛地击中。她低头盯着手里的牙刷，眼神渐渐瞪大，脸颊上的红晕从羞涩变成了惊慌。她咽了口唾沫，声音颤抖地低语：“不好……那是……”

“那是电次的牙刷。”“夜”的声音冷不丁地从一旁冒出来，带着点懒散的戏谑。她的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浴室门口，黑发随意披散，脸上那道伤疤在雾气中若隐若现，金色的瞳孔眯着，像只看好戏的猫。她靠着门框，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显然早就发现了朝的小失误。

朝猛地转头，手里的牙刷差点掉地上，脸红得像是煮熟的虾子。她连忙把牙刷藏到身后，水珠还顺着她的手臂滴下来，声音急促又结巴：“不用你说……我、我也知道！”她的语气里满是慌乱，像是被抓包的小孩，可那瞪着“夜”的眼神，又带着点气急败坏的羞恼。她夹紧腿站起身，花洒的水冲得她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心里一阵乱跳：天啊，我居然拿电次君的牙刷……这下怎么办！

“夜”懒洋洋地哼了一声，抱着手臂，调侃道：“啧，小朝，你这是要把电次的牙刷‘物尽其用’啊？待会儿他刷牙会不会尝出点什么？”她故意拖长音，笑得更欢了，像是在故意逗她。

朝裹着水汽的身体一僵，瞪了她一眼，低声反驳：“别、别胡说！我会洗干净的！”可她那红透的耳根和慌忙关掉花洒的动作，怎么看都像是被“夜”戳中了心虚。

几分钟后，朝裹着浴室里的蒸汽走了出来，身上已经换好了玛奇玛那件宽松的米白色T恤和浅蓝色短裤，头发还带着点湿气，软软地贴在脸颊上。她低着头，脸颊残留着一抹红晕，显然还在为刚才的“牙刷事件”感到羞涩。她轻手轻脚地走进客厅，瞥了眼“夜”，小声嘀咕：“别乱说啊……”像是怕她又拿那件事调侃。

电次正站在门口，穿着那件自恋的电锯人T恤，手里拿着毛巾准备去洗澡。看到朝出来，他眼睛一亮，咧嘴露出傻乎乎的笑，上前一步张开手臂，直接把她搂进怀里。他低下头，凑近她的脖颈轻轻嗅了嗅，

温热的鼻息蹭着她的皮肤，带着点满足的语气呢喃：“嗯，香香的，真可爱。”朝身上混着沐浴露的清香和她独有的甜味，让他忍不住多抱了一会儿，像在确认什么珍贵的东西。

朝被他突如其来的拥抱弄得一僵，脸颊唰地又红了，双手推了推他的胸口，声音细得像蚊子哼：“电、电次君！别、别这样……我刚洗完！”可她那软乎乎的语气和微微翘起的嘴角，怎么看都像是半推半就的撒娇。

电次嘿嘿一笑，松开她，挠了挠后脑勺：“好啦，我去洗澡了，待会儿带你们出去吃好吃的！”他转身走进浴室，短裤下的“海参”晃了晃，留下朝站在原地，脸红红地整理衣服，低声嘀咕：“这家伙……真是的……”

“夜”靠在沙发上，黑发散在肩头，脸上伤疤若隐若现，懒散地挑眉调侃：“啧，小朝，你这脸红得跟苹果似的，电次闻一下你就受不了啦？”朝瞪了她一眼，没吭声，心里却甜滋滋的。

电次哼着不成调的小曲，晃悠着走进浴室，短裤下的“海参”随着步伐微微晃荡。他关上门，浴室里还残留着朝洗澡后淡淡的蒸汽，空气中混着沐浴露的清香。他瞥了眼地上的排水口，注意到一小团白白的痕迹，像是昨夜“战斗”留下的残余。他愣了一下，随即咧嘴露出一个坏坏的笑，脑子里闪过朝刚才红着脸出来的画面，心里嘀咕：“嘿，小朝洗得挺认真嘛……”

他没多想，扭开花洒，温热的水流哗哗地冲下来，淌过他满是汗渍的皮肤，冲走昨夜的黏腻。他抓起沐浴露抹在身上，泡沫在水流下翻滚，浴室里弥漫起一股清新的气味。洗到一半，他随手拿起架子上的牙刷，准备刷牙，却突然顿住，凑近闻了闻——一股淡淡的海鲜味混着牙膏的气息钻进鼻子里，微妙得让人浮想联翩。

电次瞪大眼睛，嘴角抽了抽，差点笑出声：“这……小朝用我的牙刷干啥了？”他脑海里闪过“夜”那戏谑的坏笑和朝红着脸的模样，瞬间明白了七八分。他挠了挠湿漉漉的头发，傻乎乎地自言自语：“啧，夜姐肯定又坑她了……不过，这味儿还挺带劲。”他没多纠结，耸耸肩，继续刷牙，嘴角挂着藏不住的笑，像个发现了小秘密的傻小子。电次哼着不成调的小曲，晃悠着走进浴室，短裤下的“海参”随着步伐微微晃荡。他关上门，浴室里还残留着朝洗澡后淡淡的蒸汽，空气中混着沐浴露的清香。他瞥了眼地上的排水口，注意到一小团白白的痕迹，像是昨夜“战斗”留下的残余。他愣了一下，随即咧嘴露出一个坏坏的笑，脑子里闪过朝刚才红着脸出来的画面，心里嘀咕：“嘿，小朝洗得挺认真嘛……”

他没多想，扭开花洒，温热的水流哗哗地冲下来，淌过他满是汗渍的皮肤，冲走昨夜的黏腻。他抓起沐浴露抹在身上，泡沫在水流下翻滚，浴室里弥漫起一股清新的气味。洗到一半，他随手拿起架子上的牙刷，准备刷牙，却突然顿住，凑近闻了闻——一股淡淡的海鲜味混着牙膏的气息钻进鼻子里，微妙得让人浮想联翩。

电次瞪大眼睛，嘴角抽了抽，差点笑出声：“这……朝用我的牙刷干

啥了？”他脑海里闪过“夜”那戏谑的坏笑和朝红着脸的模样，瞬间明白了七八分。他挠了挠湿漉漉的头发，傻乎乎地自言自语：“啧，夜肯定又坑她了……不过，这味儿还挺带劲。”他没多纠结，耸耸肩，继续刷牙，嘴角挂着藏不住的笑，像个发现了小秘密的傻小子。

电次站在花洒下，水流哗哗地冲刷着他的身体，浴室里蒸汽氤氲，混着沐浴露的清香。他低头看着手里的牙刷，那股淡淡的海鲜味依然萦绕在鼻尖，微妙得让人心猿意马。他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朝红着脸清洗时的画面，还有“夜”那戏谑的坏笑，嘴角不自觉地抽了抽，露出一抹坏坏的笑。他嘀咕了句：“啧，小朝……你这牙刷用得可真‘特别’……”

这股味道像是点燃了什么开关，电次咽了口唾沫，感觉身体某处开始不安分。他瞥了眼紧闭的浴室门，确定朝和“夜”不会突然闯进来后，索性闭上眼，手悄悄滑向自己的“九寸大海参”。他以极快的速度撸了一管，动作急促又隐秘，像是在偷尝禁果的小贼。花洒的水流掩盖了细微的声响，蒸汽模糊了他的身影，他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脑子里全是昨夜的片段和朝那羞涩的模样。

没过多久，他低哼一声，身子微微一颤，释放后的轻松感让他长舒一口气。他赶紧让水流冲走一切痕迹，抓起牙刷继续刷牙，脸上挂着满足又有点心虚的傻笑，心里嘀咕：“嘿嘿，不能让小朝知道……不然她得炸毛了。”他甩了甩湿漉漉的头发，假装若无其事地继续洗澡，嘴角却怎么也压不住上扬的弧度。

电次从浴室里走出来，身上还带着点沐浴露的清香，湿漉漉的头发被他随意抓了几下，显得有点凌乱却多了几分随意。他换上了一套黑白双色的衣服——一件简约的黑色T恤搭配白色外套，底下是条深色牛仔裤，这回还老老实实穿上了内裤，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又帅气，比那件自恋的电锯人周边T恤顺眼多了。他站在客厅，伸了个懒腰，咧嘴一笑，像是对自己这身打扮还挺满意。

朝已经坐在沙发上，穿着玛奇玛的家居服，手里抱着喵子。她抬头瞥了电次一眼，眼睛微微一亮，心里默默点头：嗯，这身比那件电锯人T恤帅多了，至少不像个自恋狂。她嘴角勾起一抹笑，软声说：“电次君，你这衣服还挺好看的。”语气里带着点认可，像是小女友在夸男友的审美。

电次闻言嘿嘿傻笑，挠了挠后脑勺，凑到她身边坐下，顺手揉了揉喵子的脑袋。他看着朝亮晶晶的眼睛，突然有点感慨，开口道：“其实我挺常去东京那边一家咖啡馆的，离花店不远。”他顿了顿，眼神飘向窗外，像是陷进了回忆，“以前……我有过段初恋，还没来得及在一起，女方就‘死掉’了。”

朝愣了一下，抱着喵子的手紧了紧，疑惑地歪头：“死掉？”“夜”靠在沙发另一头，黑发散在肩上，脸上伤疤若隐若现，挑眉插话：“啧，杂鱼，你这初恋故事听着挺玄乎啊，说说看。”

电次苦笑了一下，继续说：“其实没真死。她叫蕾塞，炸弹恶魔，被玛奇玛收编进了特异五课。那时候特异五课想干掉我，搞了一场大

战，我差点没命。后来玛奇玛死了，特异五课也散了，蕾塞就回了民间。现在也不知道她跑哪儿去了。”他耸耸肩，语气里带着点释然，又有点怅惘，“我跟她是在花店外面认识的，她在那家咖啡馆打工。为了多看她几眼，我那会儿老往那边跑，假装巡逻，其实就是想偷瞄她。”

朝听着，眼神复杂了点，像是有一丝吃味，又有点好奇。她低声问：“那……你现在还去那家咖啡馆，是想找她吗？”她的声音软软的，带着点试探。

电次转头看着她，咧嘴一笑，伸手轻轻捏了捏她的脸颊：“想啥呢？现在有你和夜，我去那儿就是习惯了，喝杯咖啡，闻闻花香，挺舒服的。”他顿了顿，傻乎乎地补充，“不过，带你们一起去肯定更热闹！”

“夜”哼了一声，懒散地靠着沙发，调侃道：“啧，甜言蜜语一套一套的，杂鱼，你这嘴是跟谁学的？”可她嘴角的笑意，显然也对这趟咖啡馆之行有点期待。

朝脸颊被捏得微红，瞪了他一眼，低声嘀咕：“讨厌……那就去看看吧。”她抱着喵子，心里却甜滋滋的，觉得电次这身帅气的打扮，配上他的直率，确实挺招人喜欢。

电次和朝并肩走在东京街头，秋日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微风吹过，卷起几片落叶。电次穿着那套帅气的黑白双色衣服，双手插兜，走路时微微晃着，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朝穿着玛奇玛的家居服外搭了一件薄外套，步伐轻快，眼睛时不时偷瞄电次，嘴角挂着软乎乎的笑。两人之间的气氛甜得像是刚出炉的蜂蜜面包，连路边的花店都显得格外鲜艳。

“夜”此时已经回到了朝的身体里，化作只有朝能看到的虚影，漂浮在她身旁。她的黑发随风晃动，脸上的伤疤在阳光下若隐若现，金色瞳孔带着戏谑，调侃道：“啧，小朝，你看电次那傻样，笑得跟个二百五似的。”朝脸颊一红，低声嘀咕：“别乱说……他、他挺好的。”她偷偷瞄了“夜”一眼，像是怕电次听见。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一棵大树后，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正盯着他们。岸边叼着一根烟，皱着眉举着望远镜，眼神像老鹰般锐利。光熙站在他旁边，手里也拿着望远镜，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就这俩？还需要监视吗？看着就是一对腻歪的小情侣。”她的声音冷淡，目光却在电次和朝身上来回扫，像在评估什么。

岸边吐出一口烟圈，低声警告：“嘘……别大意。这俩可是电锯人和战争恶魔，怕他们一时兴起搞出什么恶意杀人事件，还是先观察一个星期。”他顿了顿，望远镜里的电次正傻笑着挠头，朝则红着脸低头，岸边皱眉嘀咕，“不过……这甜蜜劲儿，确实有点晃眼。”

吉田靠着树干，手里转着笔，嘴角勾起一抹懒散的笑：“哼，这俩还真是甜蜜啊。”他的目光穿过望远镜，落在远处电次和朝的背影上，带着点揶揄，又有点羡慕。他推了推眼镜，低声说：“电次这家伙，日子过得比我滋润多了。”

岸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叠好的信，烟雾缭绕中，他眯着眼说：“我已经写好邀请函了，看看能不能偷偷塞进电次家里的信箱。”他瞥了眼光

熙和吉田，语气沉稳，“别轻举妄动，电次这小子虽然看着傻，但直觉跟野兽似的。”

光熙冷哼一声，收起望远镜：“希望这邀请函别被他当垃圾扔了。”吉田轻笑，耸肩道：“那得看岸边老师的文笔了。”

电次推开咖啡馆的玻璃门，一阵清脆的风铃声响起，店内的咖啡香气混着烤面包的甜味扑面而来。朝跟在他身后，穿着玛奇玛的家居服外搭薄外套，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家小店。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映在木质地板上，店里只有寥寥几位客人，显得安静又温馨。柜台后，一个紫发丸子头的女工读生正低头擦拭咖啡机，背对他们忙碌着。

电次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那个女生的背影上。她穿着清爽的夏季运动装——无袖上衣和短裤，露出修长的手臂和腿，脚上套着短袜和一双长筒袜，腰间系着围裙，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类似手榴弹插销的项圈，独特得让人一眼难忘。她的紫色刘海尾随着动作微微晃动，背影散发着一股熟悉又陌生的气息，像一首听过却忘了名字的歌。电次皱了皱眉，心头闪过一丝疑惑：这背影……好像在哪儿见过？可他晃了晃头，没多想，嘴里嘀咕：“算了，可能认错了。”

他带着朝径直走向九号桌——那个靠窗的角落，桌上的木纹还带着几道熟悉的划痕。那是他和蕾塞以前常坐的位置，每次来都点一杯黑咖啡和一块奶油蛋糕，聊些乱七八糟的事。电次拉开椅子让朝坐下，自己也一屁股坐下来，眼神却不自觉地扫向窗外的花店，嘴角挂着一抹复杂又释然的笑。他低声说：“小朝，这儿风景不错吧？以前我老坐这桌。”他没提蕾塞，可语气里藏着点怀念，像是回忆被风吹散的花瓣。

朝坐下后，歪头看了看桌子，又瞥了眼电次，软声问：“你以前跟……那个蕾塞，就坐这儿吗？”她的语气有点试探，眼睛亮晶晶的，像是既好奇又有点吃味。“夜”在朝的脑海里哼了一声，戏谑道：“啧，小朝，你这醋味都飘出来了，电次这杂鱼还挺会挑地方。”朝脸颊一红，低头嘀咕：“才、才没有……”

这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老板急匆匆地从柜台后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本有些磨旧的菜单。他穿着深蓝色围裙，额头冒着细汗，像是刚从后厨忙完一轮。他挤出一个营业式的笑容，语气略显急促：“两位，想吃点啥？我们这儿的咖啡和蛋糕可是招牌！”电次瞥了眼菜单，挠了挠后脑勺，咧嘴道：“那就一杯加糖的咖啡，再来一块蛋糕。”朝抬头看了看他，软声说：“嗯……我也一样。”她笑得甜甜的，眼睛亮晶晶的，像只满足的小猫。

老板点点头，飞快地记下订单，转身冲柜台喊：“两杯加糖咖啡，两块蛋糕，赶紧的！”朝噗嗤一笑，低声对电次说：“这老板好忙啊。”电次嘿嘿傻笑，耸肩道：“估计生意太好，忙晕了。”

几分钟后，柜台后的紫发女工读生端着托盘走了过来。她穿着清爽的夏季运动装，无袖上衣和短裤露出修长的四肢，长筒袜和短袜混搭，腰间的围裙微微晃动，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在阳光下闪着微光。她低着头，嘴里嘀咕着：“小气鬼老板，居然扣我钱……”语气里

带着点不爽，像是在抱怨刚才被训。

她走到九号桌旁，刚要把咖啡和蛋糕放下，电次抬头看了她一眼，眼神突然一滞。那张熟悉的侧脸，紫色的丸子头，还有那独特的气质，像一道闪电劈中他的记忆。他皱了皱眉，心跳不自觉地加速，试探性地低声喊道："蕾塞？"

女工读生猛地一僵，手里的托盘差点滑落。她缓缓抬起头，露出一张既熟悉又带点陌生的脸——正是蕾塞，炸弹恶魔。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呼唤打了个措手不及。她咽了口唾沫，声音有些颤抖："电、电次君？"她的目光在电次脸上停留了几秒，又扫向旁边的朝，表情复杂得像是打翻了调味瓶。

朝愣住了，手里的糖罐停在半空，眨着大眼睛看看电次，又看看蕾塞，空气里弥漫着一丝微妙的尴尬。"夜"在朝的脑海里哼了一声，戏谑道："哟，小朝，初恋对决来了，坐稳了看戏吧。"朝脸颊一红，低头嘀咕："别、别乱说……"可她的手不自觉地抓紧了桌角，像是在掩饰心里的小酸意。

电次挠了挠头，傻笑着打破沉默："好、好久不见啊，蕾塞……你、你在这儿打工？"他的语气里带着点惊喜，又有点手足无措，像是没料到会在这个熟悉的九号桌重逢旧人。

蕾塞站在九号桌旁，手里的托盘微微颤抖，紫色丸子头的刘海尾在阳光下轻轻晃动，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闪着微光。她盯着电次，眼神复杂，像是一瞬间被拉回了特异五课的战火与烟尘。电次也愣在原地，穿着黑白双色的帅气衣服，手还握着桌角，傻乎乎的笑容僵在脸上，像是没料到这声"电次君"会让自己心跳得这么快。朝坐在一旁，手里的糖罐停在半空，眨着大眼睛，目光在两人间来回扫，空气里弥漫着一丝尴尬的电流。

蕾塞咬了咬唇，放下托盘，低声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嗯……抱歉……之前，我……爽约了。"她顿了顿，眼神飘向窗外的花店，像是回忆起了那段未完的约定，"因为，那个魔女……"

电次挠了挠后脑勺，咧嘴一笑，语气轻松却带着点自豪："你说玛奇玛吧？被我杀了。"他耸耸肩，像在说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可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光，像是回忆起那场差点要了他命的战斗。

蕾塞愣住了，紫色的瞳孔微微放大，随即低头轻笑了一声，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她抬起眼，直视着电次，声音轻得像耳语："谢谢你……"她的语气里带着真诚，还有一丝藏不住的释然。阳光洒在她脸上，那道熟悉的笑容让电次的心跳又漏了一拍，像是回到了花店外初遇的那个下午。

朝皱了皱眉，手指不自觉地捏紧糖罐，软乎乎的脸上闪过一丝吃味。她低声嘀咕："夜，你说……他们以前很熟吗？""夜"在朝的脑海里哼了一声，戏谑道："啧，小朝，瞧你这醋坛子要翻了。放心，电次这杂鱼现在眼里只有你。"朝脸颊一红，瞪了空气一眼，像是想反驳却找不到话。

蕾塞站在九号桌旁，刚放下咖啡和蛋糕，紫发丸子头在阳光下微微

晃动，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闪着微光。她的目光从电次身上移开，落在旁边的朝身上，眼神里带着点好奇和试探。她轻咳一声，像是鼓起勇气，声音略显犹豫地问："那个……她是…？"

电次闻言，咧嘴一笑，露出那标志性的傻乎乎表情，像是迫不及待要炫耀什么宝贝。他伸手轻轻揽住朝的肩膀，语气里满是自豪："朝，三鹰朝！"他顿了顿，挠了挠后脑勺，继续说，"她最近去读书了，厉害吧？不过昨天刚休学，因为……呃，些原因。然后岸边那老头子想让我俩重新回公安，估计又得忙活了。"

朝被电次突如其来的揽肩弄得脸颊一红，裹着薄外套的身子微微一僵，像是被这亲昵的动作烫了一下。她抬头瞪了电次一眼，软乎乎的嗓音里带着点嗔怪："电次君！别、别说得那么随便啦……"可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微微上扬的嘴角，却藏不住被夸的甜意，像只被顺毛的小猫，半推半就地享受着这份宠溺。她转头看向蕾塞，整理了一下外套，礼貌地笑了笑，声音软得像棉花糖："嗯，我是朝，认识你……很高兴。"她的语气温柔，却隐约透着一丝宣示主权的意味，像是无声地在划定自己的领地。

蕾塞站在九号桌旁，紫发丸子头在阳光下微微晃动，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闪着微光。她低头整理了一下托盘，像是被朝的眼神弄得有些局促。她的手指在围裙上轻轻搓了搓，抬起头，紫色的瞳孔带着点羞涩，试探性地开口："那个……我还有读书，所以……"她顿了顿，像是鼓起勇气，声音低得几乎要被咖啡机的嗡鸣盖过去，"我能坐这儿温习吗？就、就在旁边，不会打扰你们。"

电次闻言，咧嘴露出那标志性的傻笑，想都没想就爽快地回答："当然可以！这桌大得很，坐呗！"他拍了拍旁边的空位，语气轻松得像是邀请老朋友，完全没察觉空气里逐渐升腾的微妙气氛。

朝坐在电次身旁，手里捏着糖罐，脸颊还残留着被电次揽肩时的红晕。听到他这么痛快地答应，原本软乎乎的笑容僵了一瞬。她低头盯着桌上的蛋糕，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冒出乱七八糟的想法：电次君会不会还喜欢她？旧爱重逢什么的……会不会出轨啊？她的手指不自觉地抠着糖罐边缘，眼神飘忽，像是只被冷落的小猫，陷进了自己的小情绪里。

电次瞥见朝低头不语，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伸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力道温柔得像在哄小孩。他凑近了点，低声说："小朝？发啥呆呢？蛋糕不好吃吗？"他的声音沙哑又宠溺，带着点揶揄，眼神却满是关切。朝被这一拍惊得回过神，脸颊唰地更红了，慌忙抬头瞪了他一眼，软声嘀咕："没、没什么啦……"可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微微撅起的嘴，分明在说"我有点不高兴"。

"夜"在朝的脑海里哼了一声，戏谑道："啧，小朝，你这醋坛子翻得太明显了吧？电次这杂鱼哪有胆子出轨，盯着点不就行了。"朝咬了咬唇，偷偷瞄了电次一眼，心里稍稍松了口气，但还是往他身边挪了挪，像在无声地宣示主权。

蕾塞点点头，轻声道："谢谢。"她转身跑向柜台后面，很快抱着一本

厚重的俄语课本和几本笔记本回来。她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九号桌旁的一个空位上，动作轻得像怕打扰到谁。紫色的刘海尾遮住她半边脸，她低头翻开课本，埋头记笔记，像是想把自己藏进书页里。阳光洒在她身上，映出她安静的侧影，带着点与炸弹恶魔身份不符的书卷气。

九号桌上，咖啡的香气混着蛋糕的甜味在空气中飘散，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映在蕾塞的俄语课本上。蕾塞低头记着笔记，紫发丸子头微微晃动，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在光线下闪着微光。朝戳着蛋糕，脸颊微红，眼神时不时偷瞄蕾塞，心里还在为电次的爽快答应和蕾塞的出现犯嘀咕。电次坐在两人中间，手里握着咖啡杯，傻乎乎的笑容渐渐僵硬，像是嗅到了空气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他瞥了眼朝撅着的小嘴，又看了看蕾塞安静的侧脸，心头突然有点乱。他想起以前在花店外，蕾塞笑着跟他聊天的样子，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像个没谈过恋爱的小子，紧张又期待。可现在，朝就在旁边，他又觉得自己得稳住，不能让小朝多想。他挠了挠后脑勺，干笑两声，声音带着点掩饰的慌乱：“我……我去上个厕所，你们、你们慢慢聊啊！”

电次站起身，语气里带着点少年对喜欢过的女生的拘谨，像是不敢多看蕾塞一眼，又怕朝误会。他冲蕾塞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带着点旧日的心动，低声补了句：“蕾塞，你、你学俄语挺厉害的，加油啊……”话一出口，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傻，脸颊唰地红了，赶紧低头快步朝厕所方向走去，步伐急得像是逃跑，短裤下的“海参”随着动作晃了晃。

朝愣了一下，瞪着电次的背影，嘴里嘀咕：“电次君……跑那么快干嘛……”她低头戳了块蛋糕，脸上的小情绪更明显了，像只被冷落的小猫。“夜”在朝的脑海里哼了一声，戏谑道：“啧，小朝，电次这杂鱼一看就是心虚了，怕你这醋坛子炸了呗。”朝脸更红了，瞪了空气一眼，低声反驳：“才、才没有……我就是觉得他怪怪的！”

蕾塞抬起头，紫色的瞳孔闪过一丝复杂的光，看着电次逃跑似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她低声说：“他……还是老样子。”她的语气里带着点怀念，又有点释然，随即低头继续翻课本，像是怕自己的情绪被朝察觉。

电次逃跑似的冲向厕所后，九号桌上只剩下朝和蕾塞，空气里弥漫着一丝微妙的安静。朝低头戳着蛋糕，脸颊微红，手指不自觉地抠着叉子，脑子里还在回放电次对蕾塞那句“加油啊”的语气，酸溜溜的情绪像泡泡一样往上冒。蕾塞低头翻着俄语课本，紫发丸子头遮住半边脸，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在阳光下闪着微光，像是完全没察觉朝的小情绪。

“夜”在朝的脑海里哼了一声，黑发虚影晃了晃，脸上伤疤带着点戏谑的笑意。她懒洋洋地开口：“啧，小朝，瞧你这副要吃人的样子，主动出击啊！”她的声音像个恶作剧的军师，带着点煽风点火的兴奋。

朝愣了一下，瞪着空气，低声在心里反问：“什么？”她的语气里满是

疑惑，夹杂着一丝慌乱，像是怕“夜”又出什么馊主意。

“夜”翻了个白眼，金色瞳孔闪着狡黠的光：“去和蕾塞交谈啊！问她啥时候喜欢电次那些事儿，探探底，傻站着干嘛？”她顿了顿，坏笑着补刀，“我教你，保证让这炸弹妞招架不住。”

朝咬了咬唇，手里的叉子停在半空，脸颊更红了。她偷偷瞄了蕾塞一眼，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砰砰乱跳：“我？我去问？万一……万一她真喜欢电次君怎么办……”她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带着点担忧，像是既想知道真相又怕听到答案。

“夜”不耐烦地哼道：“啧，磨叽啥？电次那杂鱼现在是你男友，你怕个啥？上啊！”她的话像一记轻推，把朝的犹豫推得晃了晃。

朝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她放下叉子，整理了一下玛奇玛的薄外套，强迫自己挤出一个笑，转头看向蕾塞。可她刚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蕾塞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紫色的瞳孔带着点关切，轻轻问道：“怎么了吗？朝？”她的语气温和，像个细心的姐姐，声音里没有半点防备，紫发刘海尾随着动作晃了晃，显得有些亲切。

9

“夜”在朝的脑海里哼了一声，黑发虚影晃了晃，金色瞳孔闪着促狭的笑意：“问她，问蕾塞，问她什么时候真正喜欢上电次的！”她的声音像个恶作剧的军师，带着点煽风点火的兴奋，直钻进朝的耳朵。

朝咬了咬唇，手指不自觉地抓紧桌角，内心一阵挣扎。她在心里默默给自己打气：“我……没事的，嗯，朝，你可以的！”她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像是怕被谁听见。终于，她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抬起头看向蕾塞，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结结巴巴地开口：“好吧……我、我想请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电次君的？”

话一出口，朝的心跳得更快了，手指攥着外套一角，眼神紧张地盯着蕾塞，像只等着答案的小猫。蕾塞愣了一下，紫色的瞳孔微微放大，手里的笔停在半空。她没想到朝会问得这么直接，脸颊闪过一丝羞涩，随即低头轻笑了一声，像是被拉回了遥远的回忆。

“这个嘛……说来话长。”蕾塞放下笔，整理了一下围裙，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我先告诉你吧，在我遇到电次之后，那些害羞，那些故意表露‘我喜欢电次君’的行为，其实都是在苏联受训后，被派来日本演给电次看的。”她顿了顿，眼神飘向窗外的花店，带着点自嘲，“那时候，我只是个工具，为了任务接近他。直到……我真正喜欢上他。可那时候，我已经被玛奇玛杀死了，或者说，捉走了。”

朝眨了眨眼，瞪大眼睛听着，像是被这复杂的过往震住了。“嗯哼？”她下意识地应了一声，手里的叉子忘了放下，脑子里还在消化蕾塞的话。

蕾塞勾起一抹苦笑，继续说：“什么时候真正喜欢上他的，对吧？嗯……你知不知道去年有个新闻，叫什么《电锯恶魔大战炸弹恶魔》？”她抬起头，紫色的瞳孔闪着微光，像是回忆起了那场惊天动地

的战斗。

朝猛地一愣，眼睛亮了起来，像是被点醒了记忆，激动地接话："啊！我记得了！那时候我被吵醒，看到窗外有两个很怪很恐怖的人在天上飞来飞去，还伴随着爆炸声……"她说到一半，脸颊微红，像是觉得自己形容得有点夸张，低头嘀咕，"当时我还以为是做梦呢……"

蕾塞顿了顿，像是被回忆牵引，目光飘向窗外的花店，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在那之后，电次把我拉进海里。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想把我带到玛奇玛面前，交给那个魔女处置。"她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可他没有。他没杀我，还说要带我逃走，约好当天在这家咖啡馆见面，赴我们的……约会。"她说到"约会"时，声音微微一颤，像是触到了某根柔软的弦。

朝瞪大眼睛，手里的叉子停在半空，像是被这故事吸引住了。她眨了眨眼，忍不住追问："然后呢？"她的声音软乎乎的，带着点好奇，又隐约夹着一丝吃味，像是既想听下去，又怕听到什么让她不安的答案。

蕾塞抬起头，紫色的瞳孔闪着复杂的光，像是陷进了那段未完的记忆。她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我觉得他好傻。傻得……不怕我会杀了他。一个电锯恶魔，对着炸弹恶魔说要逃走，还约会？"她轻笑，笑声里带着点自嘲，"可是在回东京的火车上，我左思右想，脑子里全是他的傻笑，他的眼神，还有他拽着我跳进海里时的样子。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朝歪了歪头，眼睛亮晶晶的，像是被吊足了胃口："是什么？"她的语气里多了点急切，手不自觉地抓紧了外套一角，心跳得有点快。

蕾塞的目光柔和下来，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重担。她低声说："我想……我真正喜欢上了那个电锯恶魔。不，是电次。不是他的电锯心脏，也不是什么恶魔猎人，而是电次这个人。"她顿了顿，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在那之前，我遇见电次，装作害羞的样子，那些'我喜欢电次君'的行为，都是为了任务，演给他看的。可慢慢地，那些假装的害羞，假装的心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自己。我以为脱光衣服是为了任务接近他，可后来我明白了……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喜欢的那个傻乎乎的家伙。"

她说到这儿，眼神飘向窗外，声音轻得几乎要被咖啡机的嗡鸣盖过去："于是我买了一束花，准备赴约，想告诉他这些。可就没有然后了。就在咖啡馆前面那条小巷，我被杀了……被玛奇玛支配了。"她的手指轻轻摩挲着课本的边缘，像是想抓住那未曾实现的约定。

蕾塞低头摩挲着课本的边缘，紫发丸子头遮住半边脸，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在光线下闪着微光。她轻嗯了一声，声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语："是啊，很遗憾。"她顿了顿，像是鼓起勇气揭开一道旧伤疤，目光飘向窗外的花店，继续说："被玛奇玛支配的时候，我完全没办法用自己的意志做事。就算有那么一点自由，也是她在背后盯着，像提线木偶一样。"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紫色的瞳孔闪着复杂的光，

像是回忆起了那段被控制的日子。

“直到玛奇玛被杀的那天……”蕾塞深吸一口气，像是回忆起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我偷偷看着电次……他把自己的心脏——波奇塔，拔了出来，用帕瓦留下的血混进玛奇玛支配的那些人里。他的心脏变成了电锯人，那个电锯人亲手砍了我。”她说到这儿，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手指不自觉地攥紧课本，“我昏迷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从武器人形态变回了这个……”她指了指自己的身体，紫发晃了晃，声音轻得像叹息，“人类的样子。玛奇玛的支配解除了，我自由了。可一转眼，她的尸体也不见了。”

朝瞪大眼睛，手里的叉子差点掉下来，像是被这震撼的画面震住了。她咽了口唾沫，脑子里浮现出电次拔心、化身电锯人的场景，心跳不自觉地加快。她低声说：“那……你醒来后，一定很……”她顿了顿，找不到合适的词，只能小声补了一句，“很不容易吧……”她的语气里满是同情，手指攥着外套一角，像是不知该如何安慰。

蕾塞轻笑了一声，像是被朝那软乎乎的同情逗乐了。她抬头看向朝，紫色的瞳孔柔和了些，低声说：“是啊，不容易。不过……现在这样，也挺好。”她的语气里带着点释然，目光扫过窗外的花店，像是终于放下了那段未完的约定。

她顿了顿，像是回忆起了醒来后的日子，声音轻得像在诉说一个遥远的故事：“醒来之后，我就一个人，踩着其他武器人的残骸，跌跌撞撞地买了张票回了东京。”她苦笑了一下，紫发刘海尾随着动作晃了晃，“我没再用炸弹恶魔的力量，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炸弹恶魔还活着。我当了个普通的民间恶魔猎人，接点小活儿，赚点钱。然后……还是回到这家咖啡馆打工，攒学费，想去苏联读最好的大学。”她指了指桌上的俄语课本，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现在我租了间小屋，自己过日子，挺简单的。”

她说到这儿，目光转向朝，带着点好奇，柔声问：“你呢？三鹰朝，你和电次……是怎么回事？”她的语气温和，像个聊天的老朋友，紫色的瞳孔里没有半点防备，像是真心想听听朝的故事。

朝愣了一下，手里的叉子停在半空，没想到话题会转到自己身上。她脸颊微红，低头整理了一下玛奇玛的薄外套，声音软得像棉花糖：“我……我和电次君，是……”她顿了顿，像是不知道怎么总结，偷偷瞄了蕾塞一眼，鼓起勇气说，“我们是男女朋友。他对我很好，虽然有时候傻乎乎的……”说到这儿，她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像是想起了电次的傻笑，心里甜滋滋的。

“夜”在朝的脑海里哼了一声，戏谑道：“啧，小朝，你这炫耀的语气，恨不得全世界知道电次是你男友吧？不过炸弹妞这生活听起来挺拼，放心，她没工夫抢你男人。”朝脸更红了，瞪了空气一眼，低声嘀咕：“我、我才没炫耀……”可她偷偷瞄了蕾塞一眼，心里的戒备淡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点对蕾塞独自奋斗的敬佩。

朝咬了咬唇，抬头看向蕾塞，软声说：“你……一个人这样，真的很厉害。”她的语气里带着点真诚，像是被蕾塞的坚强触动了。她顿了

顿，小声补了一句：“那你……还喜欢电次君吗？”话一出口，她自己都吓了一跳，脸颊唰地红透了，手忙脚乱地戳了块蛋糕塞进嘴里，像是想掩饰自己的紧张。

蕾塞愣了一下，随即轻笑，紫色的瞳孔柔和了些：“过去的事了。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生活。”她的声音平静，像是彻底放下了那段未完的感情。

朝咬了咬唇，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手里的叉子戳着蛋糕，像是鼓起了全部的勇气。她抬头看向蕾塞，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带着点紧张和试探：“你、你还喜欢着他……对吧？”话一出口，她的心跳得更快了，手指攥紧了玛奇玛的薄外套，眼神慌乱地盯着蕾塞，像只等着答案的小猫，生怕听到让自己不安的回应。

蕾塞愣了一下，紫发丸子头微微晃动，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在光线下闪着微光。她低头摩挲着课本的边缘，紫色的瞳孔闪过一丝复杂的光，随即轻笑了一声，像是被朝的直白逗乐了，又像是被拉回了某段未完的记忆。她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向朝，声音低而真挚：“嗯，是的。他在我心里……一直有个位置。或者说，曾经全是他的位置。”

她顿了顿，目光飘向窗外的花店，像是陷进了回忆的漩涡：“从我在电视上看到电次不停地杀恶魔，被媒体称赞为英雄，又被全日本追杀，再到后来被封为救世主，我都看在眼里。”她的声音里带着点骄傲，又夹杂着一丝苦涩，“他被冤枉的时候，我为他愤愤不平，觉得那些人根本不配评判他。我甚至辞了这儿的工，跑去当了段时间记者，扛着相机拍下电锯人战斗的画面。”她轻笑，紫发刘海尾遮住半边脸，像是掩饰心底的波澜，“电视上那些电锯人战斗的镜头，有一些是我拍的哦。我还买了件电锯人的T恤，藏在柜子里当收藏。”

蕾塞说到这儿，眼神柔和了些，带着点自嘲：“我没像电视上那些女孩子一样疯狂地追星，但也算是……默默支持自己的前男友吧。”她看向朝，嘴角勾起一抹释然的笑，“不过现在，他有你了。我……早就退出竞争了。”

朝瞪大眼睛，手里的叉子差点掉下来，像是被蕾塞的坦白震住了。她没想到蕾塞对电次的感情这么深，心里那点吃醋的酸味被一股复杂的情绪取代——有敬佩，有同情，还有点松了口气的庆幸。她咬了咬唇，低声说：“你……真的很喜欢他。”她的声音软得像棉花糖，带着点真诚，像是被蕾塞的故事触动了。

蕾塞轻笑，摇了摇头，低头翻开课本，紫发遮住半边脸，低声说：“过去的事了。现在的我，只想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她的语气平静，像是把那段感情小心地收进了心底。

朝和蕾塞的对话像涓涓细流，渐渐从最初的试探变成了轻松的闲聊。朝低头戳着蛋糕，脸颊的红晕淡了些，眼神里多了点真诚的共鸣。蕾塞翻着课本，紫发丸子头遮住半边脸，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在光线下闪着微光，语气也比刚才轻松了许多。

两人聊起了学校生活。蕾塞说起自己在苏联大学的预科课程，学俄语的辛苦和打工攒学费的日常，语气里带着点自豪。朝眨着亮晶晶的

眼睛，忍不住分享了自己的学校经历：“我在学校……算是学霸吧，不过老被霸凌，挺烦的。”她撅了撅嘴，像是回忆起了不愉快的片段，但随即笑了起来，“不过电次君和我同班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了！他成绩一般，可校长都怕他，硬是把他安排在我旁边。”她说到这儿，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像是想起了电次在学校横着走的模样。

蕾塞轻笑，紫色的瞳孔柔和了些：“电次那家伙，确实有种让人没办法忽视的劲儿。”她顿了顿，像是回忆起了什么，低声说，“如果那天晚上……我和电次真的私奔了，也许我们也会一起上学，吵吵闹闹地过日子。”她的声音里带着点怀念，目光扫过窗外的花店，“我后来才明白，那天晚上我跟他说的那些私奔的话，全是真心的。不是任务，不是演戏，就是……想和他在一起。”

朝愣了一下，瞪大眼睛，像是被蕾塞的坦白触动了。她咬了咬唇，刚想说什么，蕾塞却抬头看向她，柔声问：“朝，你为什么和电次在一起？”朝脸颊唰地红了，手忙脚乱地戳了块蛋糕，结巴道：“这、这件事也是说来话长……”

就在这时，厕所门吱呀一声开了。电次晃悠着走了出来，穿着黑白双色的帅气衣服，头发还有点湿漉漉的，像是故意在厕所磨蹭了好一会儿。他站在不远处，看着朝和蕾塞兴致勃勃地聊天，朝的眼睛亮晶晶的，蕾塞的笑容温柔又释然。他愣了一下，嘴角不自觉地上扬，露出那标志性的傻笑。心里暖暖的，他为蕾塞感到开心——她不再是那个被玛奇玛支配的炸弹恶魔，而是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像个普通女孩，认真地读书、打工、追梦。

电次挠了挠后脑勺，走回九号桌，傻笑着打破沉默：“哟，你们聊啥呢？这么开心！”朝吓了一跳，脸颊更红了，慌忙低头嘀咕：“没、没什么……”蕾塞轻笑，低头翻开课本，紫发遮住半边脸，像是掩饰心里的微妙情绪。

“夜”在朝的脑海里狂笑：“啧，小朝，电次这杂鱼回来得太是时候了，不然你还得跟炸弹妞聊到天黑！”朝瞪了空气一眼，心里却甜滋滋的，偷偷瞄了电次一眼，觉得有他在身边，一切都安心了。

电次伸手轻轻摸了摸朝的头，声音沙哑又宠溺：“吃完了吗？小朝。”他的手指在朝的发间揉了揉，带着点不自觉的亲昵。

朝抬头看向电次，脸颊微红，眼睛亮晶晶的，软声说：“吃完了。刚刚……蕾塞有聊到你的事哦。”她的语气里带着点揶揄，又有点试探，像是想看看电次的反应。她偷偷瞄了蕾塞一眼，心里那点微妙的酸味已经被之前的聊天冲淡，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好奇。

“那就好。”电次傻笑着，挠了挠后脑勺，刚想坐下，却注意到蕾塞的目光。蕾塞低头摩挲着课本，紫发丸子头遮住半边脸，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在光线下闪着微光。她的紫色瞳孔里藏着一丝悲伤，像是鼓起了全部的勇气，抬头看向电次，低声说：“电次君……”她的声音微微颤抖，带着点决绝，“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还是……说出来吧。”

电次愣了一下，傻笑僵在脸上，歪头看向朝：“说啥？小朝，你觉得

呢？”他的语气里带着点懵懂，像个没察觉气氛的大男孩。

朝咬了咬唇，眼神在电次和蕾塞间扫了扫，软声说：“她刚刚和我说过了。你……先听听吧。”她的声音轻得像棉花糖，带着点复杂的情绪，像是既支持蕾塞坦白，又有点紧张。她往电次身边挪了挪，手指不自觉地抓紧外套一角。

电次点点头，坐下来，傻笑着看向蕾塞：“好，怎么啦？”他的语气轻松，却隐约透着一丝关心，像是在鼓励蕾塞说下去。

蕾塞深吸一口气，紫色的瞳孔闪着微光，像是把心底的秘密一点点剥开：“嗯……怎么说呢。我……我要去苏联上大学了。”她顿了顿，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从你杀了玛奇玛的那天，或者更早，从我被她抓走的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在我的心里，占了一个位置。”她说到这儿，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目光飘向窗外的花店，“我在电视上看着你不停地杀恶魔，被媒体称赞为英雄，又被全日本追杀，后来被封为救世主……我都看在眼里，为你骄傲。你被冤枉的时候，我气得不行，觉得那些人根本不配评判你。”

她低头，紫发遮住半边脸，声音更轻了：“我甚至辞了这儿的工，跑去当记者，扛着相机拍你战斗的画面。电视上那些电锯人的镜头，有些是我拍的。我还买了件电锯人的T恤，藏在柜子里当收藏。”她轻笑，像是自嘲，“我没像那些女孩子一样疯狂追星，但也算是……默默支持你吧。”

电次瞪大眼睛，像是被这番话震住了，挠了挠后脑勺：“哇，蕾塞，你……你还干过这些？”他的语气里带着点惊讶，又有点感动，傻乎乎的笑容里多了丝柔和。

蕾塞抬起头，目光直视电次，声音里带着点决然：“不过那天……在回东京的火车上，我左思右想，想明白了一件事。”她顿了顿，像是把心底最深的话掏了出来，“我真正喜欢的，不是电锯恶魔，不是那颗电锯心脏，也不是什么恶魔猎人，而是电次。你这个人，那个傻乎乎的家伙。”

朝愣了一下，手里的叉子停在半空，心跳不自觉地加快。她偷偷瞄了电次一眼，看到他眼里的温柔，心里酸酸的，却又觉得蕾塞的坦白让人动容。

蕾塞继续说，声音微微颤抖：“在那之前，我接近你，装作害羞的样子，那些‘我喜欢电次君’的行为，都是为了任务，演给你看的。可慢慢地，那些假装的心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自己。我以为脱光衣服是为了任务，可后来我明白了……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喜欢的那个你。”她说到这儿，紫发遮住半边脸，像是掩饰眼底的湿润，“于是我买了一束花，准备赴约，想告诉你这些。可就没有然后了。就在咖啡馆前面那条小巷，我被玛奇玛杀了……被她支配了。”

她深吸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直视电次：“今天，我把这些都说出来，对着你说……我喜欢你，电次。”她的声音轻得像叹息，却带着一往无前的勇气，紫色的瞳孔里藏着释然与不舍。

电次愣住了，傻笑僵在脸上，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告白砸懵了。他

挠了挠后脑勺，眼神在蕾塞和朝间扫了扫，低声说：“蕾塞……你……”他顿了顿，声音沙哑了些，“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我很高兴，你现在过得很好，还要去上大学，真的很厉害。”他的语气真诚，带着点笨拙的温柔，“你会过得更好的，蕾塞。”

朝咬了咬唇，眼神复杂地看着电次和蕾塞，心里那点酸味被一股暖意冲淡。她往电次身边靠了靠，手指轻轻碰了碰他的手，像是无声地宣示主权，又像是被蕾塞的真心感动了。

空气像是凝固了一瞬，她的紫色瞳孔里藏着释然与不舍，紫发丸子头遮住半边脸，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在光线下闪着微光。她深吸一口气，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低声说：“谢谢你们听我说这些……有缘再见。”她的声音轻得像风，带着点决绝，又带着点祝福。

蕾塞站起身，整理了一下围裙，紫发随着动作晃了晃。她看了电次和朝一眼，眼神温柔得像个送别的老友，随即转身走向咖啡厅后厨，背影纤细却坚定，像是把那段未完的感情彻底留在了九号桌。电次和朝愣在原地，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点凉意，吹乱了桌上的餐巾，也吹乱了他们的思绪。

电次瞪大眼睛，傻笑僵在脸上，手还停在挠后脑勺的动作，像是还没从蕾塞的告白和告别中回过神。他低声嘀咕：“蕾塞……她、她就这么走了？”他的语气里带着点惊讶，又有点怅然，目光追着蕾塞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后厨的门后。

朝咬了咬唇，脸颊微红，手指不自觉地攥着电次的手，像是想确认他在身边。她的眼神在蕾塞的背影和电次间扫了扫，心里那点复杂的酸味被一股暖意冲淡。她低声说：“电次君……蕾塞她，真的很喜欢你。”她的声音软得像棉花糖，带着点感慨，又带着点庆幸，像是为蕾塞的坦白感动，也为自己和电次的感情安心。

就在这时，后厨的门帘晃了晃，蕾塞又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张小票。她走到九号桌，轻轻把票据放在桌上，紫发遮住半边脸，嘴角挂着一抹浅笑：“这是今天的账单……我帮你们结了。”票据上写着“感谢惠顾”，字迹工整，像是她特意准备的送别礼物。她顿了顿，低声补了一句：“吃完就走吧，不用管这些。”说完，她冲电次和朝点了点头，转身再次消失在后厨，留下一片安静。

电次愣了一下，低头看着那张票据，傻笑着挠了挠头：“哇，蕾塞还帮我们付钱了？她……真挺好的。”他的语气里带着点感动，眼神柔和了些，像是为蕾塞的新生活感到由衷的开心。

朝瞪大眼睛，盯着票据上“感谢惠顾”的字样，心里的暖意更浓了。她往电次身边靠了靠，软声说：“她……真的很贴心。”她的手指轻轻碰了碰电次的手，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像是被蕾塞的善意触动了，也为电次的反应感到安心。

“夜”在朝的脑海里哼了一声，戏谑道：“啧，小朝，炸弹妞这告别戏码够煽情，还帮你们买单？电次这杂鱼得感动傻了吧！你快撒个娇，趁热打铁！”朝脸颊一红，瞪了空气一眼，低声嘀咕：“我、我才不撒娇……”可她偷偷瞄了电次一眼，心里甜滋滋的，觉得有他在身边，所

有的不安都烟消云散。

电次傻笑着拿起票据，站起身，伸手拉住朝的手："走吧，小朝，回家喽。"朝点点头，脸颊微红，跟在他身后，阳光洒在两人身上，像是为这温馨的午后画上句号。

阳光洒在咖啡厅外的街道上，微风拂过，带着点午后的清凉。电次和朝手牵手走出咖啡厅，朝的脸颊还带着一抹羞涩的红晕，手指紧紧扣着电次的手，像是在阳光下确认彼此的存在。电次的傻笑挂在脸上，黑白双色的衣服在光线下晃眼，他轻轻晃着朝的手，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像是为这温馨的午后增添了几分轻松。

就在两人迈出几步时，咖啡厅的门帘猛地一晃，蕾塞从里面跑了出来，紫发丸子头在风中微微摇曳，脖子上的手榴弹插销项圈闪着微光。她站在门口，双手拢在嘴边，用尽全力喊道："电次！朝！"她的声音清亮而急切，带着一股不舍却又满溢的热情，"你们一定要幸福哦！一定要！一辈子都要幸福！再见了！有缘……有缘再见！"

她的紫色瞳孔在阳光下闪着光，笑容明亮得像盛开的向日葵，带着点泪光，却更多的是真诚的祝福。她挥了挥手，紫发随风飘动，像是在用整个身影为他们送行。

电次愣了一下，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蕾塞，眼睛瞪得圆圆的，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震住了。随即，他咧开嘴，露出那标志性的傻笑，扯着嗓子大喊回去："我们会的！蕾塞，再见！"他的声音洪亮而直率，带着一股少年般的热血，像是用喊声回应了蕾塞的祝福，也回应了她的告别。他挥了挥手，动作大得像个傻乎乎的大男孩，阳光洒在他脸上，映出满满的真诚。

"走吧，小朝，回家喽。"电次转头看向朝，声音沙哑却温柔，带着点不自觉的宠溺。他的傻笑在阳光下格外明亮，像个大男孩，眼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嗯，回家吧。"朝软声回应，嘴角勾起一抹羞涩的笑，语气轻得像棉花糖。她抬头看向电次，阳光映在她的瞳孔里，像是点亮了一整个世界。她往他身边靠了靠，步伐轻快，像是把蕾塞的祝福化作了前行的力量。

"夜"在朝的脑海里哼了一声，戏谑道："啧，小朝，电次这杂鱼喊你回家，你脸都红成苹果了！这幸福BUFF加满，稳赢啊！"朝脸颊更红，瞪了空气一眼，低声嘀咕："才、才没有……"可她偷偷瞄了电次一眼，心里的甜意像蜜糖般化开，觉得有他在身边，未来再多挑战也不怕。

两人并肩走在街道上，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影子拉得长长的，像是在诉说一个刚刚开始的故事。他们的生活，才刚刚拉开序幕，未来有无数的欢笑、泪水和冒险等着他们，而此刻，手牵手的温暖，就是最好的起点。

全文完。

《顶楼》

他曾是商海弄潮的大老板，如今却蜗居在一栋廉价公寓的狭窄房间里。

他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抽油烟机，嗡嗡作响，日复一日吞吐着廉价香烟的雾气，啃着最便宜的饭菜。站在阳台的破裂边缘，他俯瞰脚下川流不息的车流，目光却越过喧嚣，凝望一个早已预见的未来——那个他无力改变的、冰冷无望的明天。

几年前，一场股市崩盘如海啸般吞噬了无数企业，也埋葬了他一手缔造的电影公司。那座曾被誉为“梦工厂”的办公楼，如今只剩尘埃与废纸在风中飘零。

“两天前，有人跳楼了。”他在泛黄的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话，笔迹颤抖。写完，他点开那台屏幕龟裂、摇摇欲坠的旧手机，昏暗的光芒映出一张熟悉的笑脸——那是他的前妻。她如今静静躺在太平间的冷柜里，冰冷无声。

他的家人，他的孩子，都在那场“意外”中永远离去。或者，更准确地说，那场意外是他一手策划的——为了不让他们陪着他，被破产的余烬一点点烧成灰。

每天清晨，他听着万能青年旅店的歌，拖着疲惫的身躯出门，奔波于城市角落，寻找一份工作，讨一口生活。然而，一切徒劳。债务如影随形，催债的敲门声如期而至，拳头与冷眼从不缺席。

黄昏时分，他缓步登上公寓顶楼。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夹杂着楼下饭菜与柴油的刺鼻气味。他站在边缘，凝视那些仍在为生活挣扎的邻居，那些在暮色中忙碌的身影。

他点燃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模糊了他的视线，也模糊了这个沉默的城市。

他打开手机，屏幕泛着微弱的黄光。翻开相册与聊天记录，那些早已沉入深渊的人与事，如幻灯片般一幕幕闪现。那些刺耳的话——羞辱、嘲笑、冷漠——像刀子一样刻在他的记忆里，却毫无意义，因为他早已无力改变。

他的世界早已崩塌，而他们的世界仍在继续。

曾经称兄道弟的朋友，如今各自拥抱崭新的生活，将他从记忆中轻而易举抹去，像删除一条无关紧要的聊天记录，毫不留恋。

他又点燃一根烟，吐出的烟雾模糊了他干裂的眼神。他下定了一个决心。

他要回到自己的世界，一个无人打扰的、孤独却纯粹的世界，像创业之初那样，赤裸而真实。

他摊开笔记本，在泛黄的纸页上写下一段旋律，一首属于他的歌：

“困在一样的空间，抽着一样的烟
点了根从前来回味，也恐惧着明天
想象着自己是他们的一员
说着自己也听不懂的语言”
这是他最后一次试图将破碎的灵魂拼贴成诗。
“他就站在顶楼上，看着远方
幻想着希望，吞着绝望。”
他打开Instagram，滑过一张张光鲜亮丽的照片——那些曾并肩作战的伙伴，如今活在滤镜下的精致人生，而他，只剩昏暗的楼梯间与冷风中的烟。
他点开限时动态，敲下一行字：“楼下的房客们，你们好吗？”
他盯着屏幕，久久凝视，然后按下发送。泪水无声滑落。
不是嚎啕，也不是崩溃，只是眼泪如他的人生，悄无声息地崩塌。
第二天，阳光刺眼，难得的晴天。
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门找工作，也没有打开那些招聘网站。他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然后起身，卖掉最后几件家当，换来一小笔钱——刚够吃一顿好的。
他洗了澡，刮净胡子，穿上那套蒙尘已久的西装，系好领带，对着镜子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他昂首走上街头，面对那些匆匆赶往公司的上班族，面对那些麻木而匆忙的路人，他毫不避讳地举起中指，脸上带着平静的笑。
没人理会他。他们太忙，忙着活下去。
他走进一家高档餐厅，点了一份昂贵的套餐，像曾经的自己那样，细细品尝。酒足饭饱后，他又走进电影院，独自看了一场午场电影。
为什么要这样挥霍？因为他已彻底放下。
对这个世界的留恋，对自我的执念——早已在他心中死去。
有些事，是时候放手了。
他再次登上顶楼，远眺地平线上的双子塔。
风很大，他翻过护栏，坐在外墙的边缘。
他低头，凝视这个世界——最后一眼。
他掏出手机，点开直播。
点燃最后一根烟，深深吸了一口，闭上眼，缓缓吐出：“巴适。”
镜头里，他平静地自语，像只是准备离开一场无聊的聚会。
“一，二，三……再见。”
脑海中闪过那些破碎的过往，那些挣扎与不堪，爱与恨，全都在这一刻随风消散。
他纵身一跃。
——一声闷响。
他倒在血泊中，头破血流。
这是这个月第二十一具尸体。
刚才我看着的人，现在也在看着我。
我想，他们看到我之后——

大概会觉得，自己过的生活，其实还不错吧。
楼下的房客，你们还好吗？
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吗？
他是谁？或许他是每个人。每个人又是谁？谁能说得清呢？
世界依旧喧嚣、冷漠、真实。
敬这个不美好，却从未停止转动的世界。